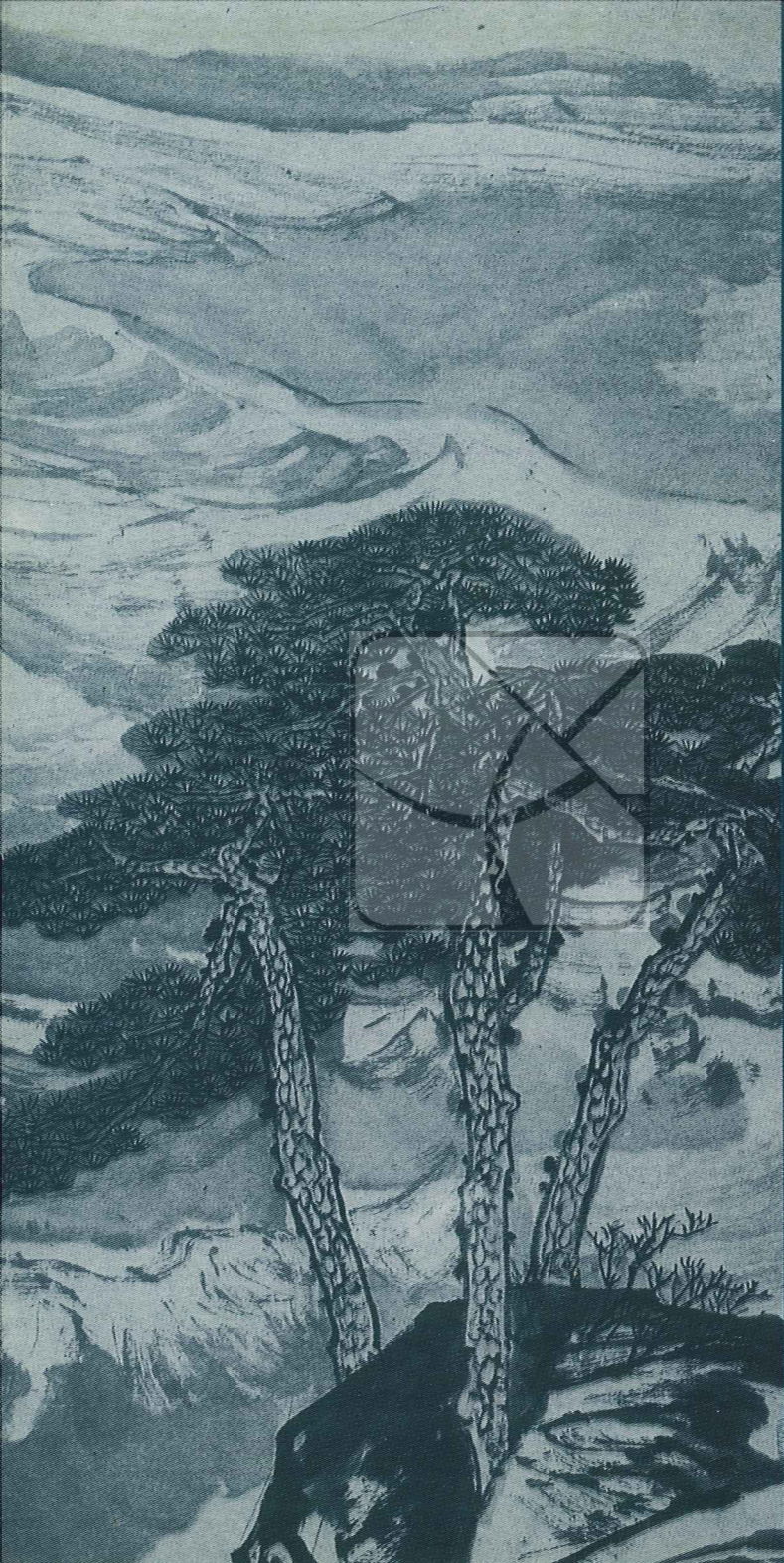


# 海不变

韦晕遗著



## 作者略历

韦肇是在 1913 年 2 月 15 日出生于香港，原籍中国山东省，在香港官立汉文中学受教育，毕业后返回广州进美术学院习画，学成，由于时局动乱，弃笔从戎，过着到处奔跑的兵戎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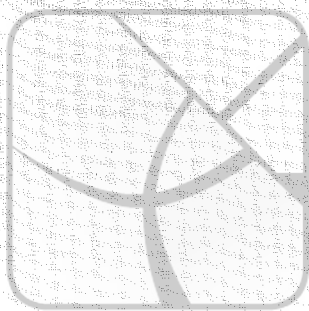
1937 年南来，从新加坡转入关丹，在教育界服务，后来日本南侵，马来亚沦陷，韦肇就在半岛及狮城辗转跋涉，过着逃难不定的生活。日本投降，马来亚光复，韦肇又重返关丹定居。不过，他为了工作，却不时地往返星隆，迨至 1996 年 6 月 1 日逝世。

纵观韦肇的一生，他当过兵，做过小贩、走单帮、教员、公司经理、教科书及杂志编辑，所以，人生经验丰富，生活多姿多彩，为他创作题材的资源，在马华文坛上苦耕 60 年，留下丰富的文学遗产，为了表扬他对马华文坛的贡献功绩，莫过于出版他的遗稿。

出版此书以纪念

# 韦晕忌辰壹周年

(1996年6月1日至-1997年6月1日)



# 海 不 变

韦 晕 遗 著




(15. 2. 1913 - 1. 6. 1996)

编 者 : 马 夫 之

宝 光 金 碓 行 赞 助 出 版  
SYARIKAT ELEKTRIK TUNAS JAYA

---



书 名 / 海不变  
类 别 / 小说  
著 者 / 韦晕遗著  
编 者 / 马夫之  
出 版 / 野草出版社

YEE TSUA PUBLISHING HOUSE  
3279, MAIN STREET, JINJANG NORTH,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打字排版 / 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印 刷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Company No.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初 版 /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初版

售 价 / RM20.00 新币 \$ 15.00 美金 U.S. \$ 10.00

---

端祥友：

上月十九日曾发乙函，请参阅星洲日报情育青的气功  
癌论，近有见地，因便血，便是肾状生癌的表征。

我现在患上前列腺肥大症，频之便急，却又病出不多，真麻烦人也  
这是老年人病，李回尼克说，便患这种病症，曾经入院治疗，但总  
是无效，我已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只能将在家中等死，所以什么  
地方都不去，真是苦得艾宽的罪，抱得多又就抱多，决不入院  
施手术，只求无痛苦的身躯在床上过世，便心甚理得。

过去柳蒂喜曾说个一句话：“人生七十，死不为死，今艾暮  
有宿忧，或迟后死者什么话可说。”

您第三次化疗，检验结果如何，希赐回禀：

我对您亲切同心，愿以频之来信，希得到「平安」二字。

26-4-96

韦晕逝世前写给友人的最后第二封信

，以后继续的，有1927年发刊的《荒岛》<sup>30</sup>时，  
各报章的编辑人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中心思想和文艺治<sup>30</sup>多<sup>30</sup>是以中国文艺  
思潮为依归，把马来文艺看作是<sup>30</sup>中国文艺的一  
环，是可理解的。不过，在《荒岛》出现以后，28  
年出现的《椰林》、《柳林》，29年的《文艺月刊》，30  
年的《南洋的文艺》，《南国》的《两声》等副刊都<sup>30</sup>强调<sup>30</sup>  
新与马来文艺必须具备<sup>30</sup>比时比地的色彩，而  
且采用本地题材，本地景物，和本地人物的描  
写。当时，一位原籍中国福建的青年文艺工作  
者丘<sup>30</sup>牛<sup>30</sup>珍<sup>30</sup>虽然南来，但却不像当日其他南来（  
包括过境或短期居留的有成就的作家在内）把  
南洋又<sup>30</sup>当作<sup>30</sup>是一<sup>30</sup>片<sup>30</sup>荒<sup>30</sup>原<sup>30</sup>，或如<sup>30</sup>点<sup>30</sup>水<sup>30</sup>蜻蜓<sup>30</sup>，  
瞬息掠过，或是把南洋<sup>30</sup>文<sup>30</sup>坛<sup>30</sup>看<sup>30</sup>作<sup>30</sup>是<sup>30</sup>中<sup>30</sup>国<sup>30</sup>文<sup>30</sup>坛<sup>30</sup>的  
外<sup>30</sup>围<sup>30</sup>身<sup>30</sup>作<sup>30</sup>家<sup>30</sup>那<sup>30</sup>样<sup>30</sup>，极<sup>30</sup>力<sup>30</sup>主<sup>30</sup>张<sup>30</sup>与<sup>30</sup>来<sup>30</sup>亚<sup>30</sup>的<sup>30</sup>华<sup>30</sup>文<sup>30</sup>文<sup>30</sup>艺<sup>30</sup>  
作<sup>30</sup>家<sup>30</sup>应<sup>30</sup>该<sup>30</sup>除<sup>30</sup>与<sup>30</sup>越<sup>30</sup>附<sup>30</sup>上<sup>30</sup>海<sup>30</sup>（<sup>30</sup>中<sup>30</sup>国<sup>30</sup>）<sup>30</sup>文<sup>30</sup>坛<sup>30</sup>去<sup>30</sup>登<sup>30</sup>虎<sup>30</sup>的<sup>30</sup>  
理<sup>30</sup>见<sup>30</sup>。与<sup>30</sup>来<sup>30</sup>亚<sup>30</sup>的<sup>30</sup>文<sup>30</sup>艺<sup>30</sup>作<sup>30</sup>家<sup>30</sup>应<sup>30</sup>该<sup>30</sup>老<sup>30</sup>实<sup>30</sup>地<sup>30</sup>、坚<sup>30</sup>决<sup>30</sup>地<sup>30</sup>  
在<sup>30</sup>与<sup>30</sup>来<sup>30</sup>亚<sup>30</sup>地<sup>30</sup>方<sup>30</sup>有<sup>30</sup>组<sup>30</sup>织<sup>30</sup>地<sup>30</sup>团<sup>30</sup>结<sup>30</sup>起<sup>30</sup>来<sup>30</sup>，共<sup>30</sup>同<sup>30</sup>担<sup>30</sup>负<sup>30</sup>推<sup>30</sup>  
进<sup>30</sup>与<sup>30</sup>提<sup>30</sup>高<sup>30</sup>与<sup>30</sup>来<sup>30</sup>亚<sup>30</sup>文<sup>30</sup>艺<sup>30</sup>（<sup>30</sup>华<sup>30</sup>文<sup>30</sup>）<sup>30</sup>的<sup>30</sup>绝<sup>30</sup>对<sup>30</sup>任<sup>30</sup>务<sup>30</sup>。（见  
丘<sup>30</sup>牛<sup>30</sup>珍<sup>30</sup>的<sup>30</sup>「<sup>30</sup>地<sup>30</sup>方<sup>30</sup>作<sup>30</sup>家<sup>30</sup>谈<sup>30</sup>」）

作者手稿

# 前言

马夫之

韦晕不是一位有购书癖的作家，不过，他却常到书局或旧书摊浏览，偶尔也会买一两本，但大都是有关书艺及掌故或译作之类。这些书是他喜欢参阅的。所以，他家并没有丰富的藏书，或者说，他家没有一个书柜，他的书都是分放在纸盒箱里。即使文友送给他的书，他也很少收存，有的看了就转送给友人；有的是朋友需要就拿了去，他从来不会把这些书收藏起来。

韦晕不但不喜欢收存书，即使他自己写的书也同样一概不收存。所以，凡是在报章杂志发表而还未汇集成书的也没有剪存收藏的习惯。因此，这些文稿大都散落在故纸堆里。当他有出版商要为他出书了，他才向有收存他文稿的文友转借复印。

韦晕这种不爱藏书，不收存自己文稿的偏习，并不表示韦晕不爱读书。相反的，韦晕是一个书癖，是一个书虫，他无时无刻不读书，也无时无刻不在创作，而且，他读书读得很杂、很博，上下古今，中外文学，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武侠……以及其他的旁门左道杂书都在他浏览的范围内。对于文学，他没有特别偏爱那一流派，虽然，他的文学创作路向走的是马华现实主义的传统，但他并不排斥现代派，他也涉及欧西的意识流文学，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偶尔也运用。所以，他是一个兼容并蓄能容纳百川的马华作家。

可是，韦晕为什么不喜欢藏书，不喜欢收存文稿呢？我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原来他存有文字祸的恐惧心理。在日治时期，日本法西斯最痛恨的是读书人、文化人，凡是听闻某人文化的都

想方设法而除掉为后快。万一搜查住宿有藏书其株连祸害就更大了，追根究底，迫供成招，不知几许的冤狱就此发生。韦晕亲睹耳闻，深知这种文字祸害的无穷。在中国的史书上历朝都有记载，何况寄居在人之下，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牺牲，韦晕对藏书以及收存文稿就敬而远之了。而且韦晕对日本军国的暴行、无理性的迫害是深恶而痛绝的，心存违背反抗的意念。所以，战后他弃上官笏而沿用韦晕的笔名。

韦晕在马华文坛驰骋了 60 年，在这甲子的风云里，以一个人人生来说，那是漫长的岁月。在这段人生并不短的崎岖的道路上，韦晕浸淫在文学的园圃里，数 10 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昏黄的孤灯下，默默地笔耕，一日，一月，一年累积了几百万言，虽然有 10 余种的文集问世，但是，还有数十万字各类体裁的文稿仍未收录成单行本，散落在各报章什志的旧纸堆里，这些都是马华文学的遗产，如果不印成书，那将是马华文坛的一个损失，这对于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将遇到很多困难与阻碍。

可是，韦晕对于自己的文稿很少收集，有的只靠一些对韦晕作品有兴趣的文友剪存，所以，要搜寻韦晕的文稿的确不容易而是一件极头痛的事。

如今，韦晕已作了古人，希望能将这些还未印汇成书的遗作出版，做点增添丰富马华文学的工作，正当苦于难觅这些文稿之际，韦晕的太太方老师却在翻查一些旧物时无意间发现了这部《海不变》（发表时用《海无垠》后由韦晕改为现题）长篇小说的剪稿，而且完整无缺，这真是一件大喜讯，这也是万万意想不到一向不重视收存自己文稿的韦晕，竟然对这部长篇小说收藏保存这么完好，可见韦晕生前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当这部剪稿交到我手上时，方老师千叮万嘱地要我好好的保管，有机会帮忙出版，最重要的是万不可遗失。

当时，我的确有点战战兢兢；一来我担心遗失；二来不知要找谁来出版；三来如果不早日印成书，搁置起来，日子久了总有

一天会丢掉或是虫蚁蛀蚀，这不只是对方老师与作者韦晕不起，也将是马华文坛的一项损失。

我们知道，很多前辈的作品，一旦人去了，文稿也随之消失，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张一倩了。

提起这部小说，在好几年前，我记得是寄交给中国的一家出版社准备出版，但是，后来据说由于该出版社私营化，盈亏自理，负责人也许看到文艺书籍的市场不理想，便搁置下来，以后便没有了下文，也就不了了之了。

记得韦晕生前写过三部长篇小说，除了《浅滩》在 30 多年前由李汝琳主编青年书局出版，列入〈南方丛书〉外，还有一部交给某出版社出版，可是，出书不但没有下文，连原稿也被丢失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的出现，韦晕的心血就这么地付诸东流。如今，这部《海不变》该是弥足珍贵了。何况马华文学的长篇小说向来就比较少作家创作。

在几经奔波下，最终获得宝光金暹行及 SYARIKAT ELEKTRIK TUNAS JAYA 两公司的欣然应允赞助出版，这对于他们热心推动马华文学，我由衷的感谢，否则，这部书将很难能与读者见面。

(1997 年元月 20 日)

# 韦晕的文艺生涯

马夫之

在马华文坛上能够长期屹立，历经 60 年而仍然孜孜不倦的耕耘，并且又有成绩的作家为数不多，这屈指可数的，韦晕是其中的一位。

韦晕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或是说他所服务的对象，都可以说是道道地地本土作家的。如果说，台湾有乡土文学，乡土作家，而乡土的定义又是服务于当地的人民，当地的人情风俗的话，那么，韦晕是我国马来西亚的乡土作家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韦晕自从 1937 年南来之后，就已摆脱了侨民意识的观念，而毫不犹豫地撷取了当地的题材，反映了当地的人与事、物与情。我们似乎还找不到南来的作家在抵达这块肥沃的土地一创作就有如此的表现，那就是完全抛弃了北方的事物的第一位作家。而韦晕的行脚一踏上这块赤道上的土地就被这炎热的阳光融化而爱上了这里的人情事物，熟识了这赤道上的土地的香。所以，韦晕虽然是南来的作家，但是，他却有别以其他作家。

一个作家的创作，就是选择他最熟识的题材。韦晕南来，照理应该是先写回忆北方的情调，然后在逐渐适应了解当地的民情事物后才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可是，韦晕却一反传统，南来马来亚一开始就以当地的事物作为他创作的对象了。但，这并不是空中楼阁的杜撰而缺乏真实感，他笔下的人物与描绘的实景，处处都充满着这块土地的情调。这似乎说明了韦晕的体内细胞与血液早就与这块土地结缘了。

事实上，韦晕一踏上这块赤道上的土地就牢牢被吸住了，这60年来，他从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即使日本侵马那段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他也与这块土地的儿女一同受难挨苦，从不逃避现实。所以说韦晕是热爱这土地，把生命献给这块土地的道道地地的作家，实在不为过。

韦晕是1913年2月15日生于香港，原籍山东省，受教育于香港官立汉文中学，毕业后返广州进美专习画。学成，由于时局的动乱，当小兵过着戎马的生活。虽然这段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跑过的地方，他接触的人物以及他所见所闻的事物都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帮助很大。

在中学的时候，韦晕就已爱上了文艺，成为当时少数的文艺青年，上课时就躲开老师的视线而偷偷的阅读小说，也开始学习写文章投寄给当时报章的文艺副刊及杂志，如大光报的《疏影》、民国日报的《黄花》、南京的《橄榄月刊》以及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文艺刊物报章，可说是一个青年文艺狂。当然，韦晕在当时所投寄的稿件并不是每投必刊，很多都是遭遇投篮的命运。可是，这对于一个对文艺已成狂热痴癫的青年来说，稿件的投篮并不减少他对文艺的热爱程度与执着，也不会因而受到挫折气馁。因此，他对文艺的坚持与热爱似乎是与生俱来，无以间断。

由于他酷爱书本，尤其是张资平的小说，成为张资平迷，也由于他经常写稿、投稿，他与当时颇负盛名的作家如叶灵凤、端木蕻良；王平陵等开始通讯。

俗语说，演而优则导，学而优则士，当然，对于一个热爱文艺的青年，读书、写稿并不能满足他的狂热欲望，他需要扩充他的文艺视野，他也需要多认识文艺圈内的朋友，这不论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一辈的，只要与文艺有关，他都渴望与之接触，这是很自然的心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或是满足他的文艺欲望，他遂与一般志同道合的同学、文友搞起刊物来，组织出版社，成立

“露丝社”，借当时的民国日报的版位出版副刊，这不但能刺激自己的创作欲，同时也批阅各地文友投寄来的文稿，进而有机会多认识文艺界的同道。这也许是他投身文艺最感愉快的一段生活。

1937年，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时期，国际局势也开始动荡不安，一般知识分子揣时感忧，纷纷他迁。韦晕虽然身系香港，但也受到这种局势的感染，是年7月买棹南下，抵达马来亚，但他并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文艺，他仍然痴恋书本，仍然写作投稿。当时，南洋商报的《狮声》、星洲日报的《晨星》、总汇新报的《世纪风》、新国民日报的《新流》以及文艺刊物的《南洋周刊》、《文艺长城》、《星画报》、《星期文艺》……等等副刊刊物，都是他驰骋的文苑疆场。所以，他并没有因长途跋涉而把笔停搁下来，反而更勤奋耕耘，为马华文坛增添新页。

《非英雄史略》、《小鬼头孙三》、《贫士行品》以及《干净土》都是这时期的作品，也是反映当地人与物的土产。

1942年，马来亚沦陷，日本的东亚共荣圈不允许民间报刊的存在，更遑论有什么社会舆论。日本的血腥统治，滥杀无辜，尤其是文化人，更是深恶而痛绝，凡稍微懂得文墨的，便搜之而诛之。所以，在铁蹄蹂躏下，凡是家有藏书的，必赶快毁之、焚之，以免遭受迫害。因此，凡是摇笔杆的都隐姓埋名，不敢轻易地抛头露脸。韦晕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他对文艺热爱执着，也只好暂时封笔。这段三年零八个月的白色恐怖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不只是韦晕交了白卷，其他的作家也同样交了白卷，甚至有些作家而因此牺牲了生命。

当日本在1945年9月投降，马来亚光复后，一些报章杂志也重新复刊，马华文学又逐渐复苏起来了，而马华作家也开始活动了。素来对文艺执着的韦晕，自然也不甘寂寞，重新握起笔杆，又投身在文艺的疆场上。

由于生活不固定，这时期的作品并不多，直至1954年，他

才真正地恢复他的文艺创作生涯，也参与推动一些出版的工作。如：《中学生文丛》以及《岛外文艺丛书》都是由他主编策划的。

这之后，韦晕便积极地创作，作品大多数刊在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的《文风》副刊以及后来的谢克主编的《新年代》与民报的《新生代》及新明日报姚紫主编的《新风》等副刊发表，一时韦晕的创作风格成为当时文艺青年的学习对象。

在沦陷时期，韦晕在新加坡做过洋杂货的生意，与苗秀、于沫我成为文坛的三剑客，为了生活，他在星马两地走起单帮的买卖，他也到过霹雳州的天定过着农耕的日子，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没有完全放弃文艺，仍然在暗恋着文艺。

当日本法西斯投降后，韦晕在东海岸的关丹教过一个时期的书，《老街场的寡妇》的作者光华是他的学生，以及目前正活跃于政商界的闻人也有不少是他的高足。不过，他从来也没有为此而显耀过，他仍然是一个笃实的文艺工作者。

韦晕除了做估俚，当过教书匠、小贩外，也做过巴士公司的经理，冯强鞋厂的书记，教科书的总编辑以及杂志的编辑，而且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商人。生活经验极为丰富，是他创作的最主要的资本来源。

虽然韦晕做过各行各业，生活清苦也遇到一些困难与挫折，但这些都不能阻碍他爱好文艺的热诚，阻挡他埋首书案创作的毅力。因此，韦晕在这 60 年的创作生涯，就是凭着他那股热爱文艺，对创作执着的那棵不灭的赤心。

乍看起来，韦晕在这 60 年的创作里，在文坛的活动上似乎是很少，在各区域的文学交流也似乎很少亮相，只是喜欢独个儿搞他的创作，独个儿读他的书，好似在文坛上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作家。其实，如果了解韦晕或者与韦晕有接触的文友，都知道韦晕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作家，他不但落力的为文艺青年出版书籍奔走，而且也毫不犹豫地资助文友出书，即使在能力不逮的情况，

他也一样地鼓励文友有机会多出书，这不论是自费或是别人赞助，因为出书是丰富马华文学的一条途径。

因此，韦晕与文艺生活并不是敲锣打鼓般地到处去游说或亮相来表示或显示他对文艺青年的爱护或者是多么地热心协助文艺青年，而韦晕并不如此做，他是默默地、静静地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青年，在为青年做点事，也就是为马华文学培养接班人，为马华文学增添花卉。

韦晕认为，空喊口号，或者搞些不实际的活动，对马华文学起不了作用，而马华文学也不会由此而能得到进展。作家讲究的是成绩，没有成绩，根本成不了作家，也不是作家。空头的作家，或者是挂名的作家，对马华文学根本没有益处，马华文学也不会因此而会丰富起来。因此，韦晕要求的是成绩，是作品的素质。即使在为文艺青年做点事，也是默默的在进行着，不喧嚣、不张扬是韦晕协助文艺青年的一贯作风。如果不是那些曾经受过韦晕协助、指导的文艺青年说出或是透露，是绝难从韦晕的口中溜露出来。

目前很多在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或是在马华文学有些成就的作家，在文艺的道路上都曾经受过韦晕的鼓励、协助。

韦晕在晚年，身体健康不好，但是，他还是不时的创作，不时地有作品发表，直至近半年来，才真正地停下笔。在纵横马华文坛 60 年，留下了不可计数的作品，丰富了马华文学，除了结集成书外，还有不少散落在副刊或杂志仍未结集出版，如今，他已离开我们，但我们将永远记得他，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田里。

(1996年6月2日夜)

## 序 幕

「哎哟！都都！你来看呀！这只蝴蝶真美呐！在这里就没有见过。」

这天，都都的爸爸替镇上那间印度人餐馆到炭窑去载了半天木炭，回到甘榜里就气咻咻的倒在板床上喘息，只有吩咐儿子把车卸了，赶那头老牛去吃草。

都都这孩子把老牛赶过了乌拉山背后，那离岗峦不远的野树丛中出现了一个马来孩子在树丛中钻进钻出，像跟什么人捉迷藏那样。都都这个印度孩子觉得奇怪，从遥远处喊了对方一声，问对方在树丛里干什么。

起初，对方正在远处钻进钻出地入迷，听不到乌拉山麓那儿有人喊自己，管自己扑进扑出，没有回一声过来，这更使都都这孩子那颗幼稚的头脑昏沉过来，以为对方是着了鬼迷了。过去自己在甘榜里就听老人们说过，这乌拉山一带地方不时有什么「汉都」（魔鬼）出现。这些汉都会把过路的人皆惑得不能醒觉过来。

这个牧牛的印度孩子心一急，就赶快着脚步向那野树丛走过

去，想把那着鬼迷的孩子喊醒，想不到自己看顾的那头牛不知在什么时候走得无影无踪。

到对方那马来孩子发觉自己是向他招呼时，他吊着高嗓喊自己去看他要扑的蝴蝶时，都都这印度孩子才发觉到自己那头牵出来吃草的牛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心一急，就回过头来，只提高嗓音向对方回答一声：

「我要顾牛啦！」

可是当这印度孩子回头过来看不到自己的老水牛时，心就慌张起来，一阵风那样冲到回头路去，以为那条老牛找不到自己，沿着旧路回到自己的甘榜去。

还没有半程路，蓦地听到轰隆的一声响起来，在乌拉山对开不远的海岸峰涌起一股子黑烟。接着是沙拉、沙拉的什么爆炸声。

「哟！日本兵登陆了么？」

不知道是那一个人经过这乌拉山山麓时这样问了一声，那个正在野树丛中扑蝴蝶的马来孩子就冲了出来，跟着喊了声：

「日本兵来了！」

这孩子像游魂一样向都都这个印度孩子背后冲过来。这个打牛车的孩子听背后那马来孩子这样一喊，自己也就更冲开了嗓门喊：

「火起了，火起了！」

自己就失魂丧魄的没头没脸地走，连先前想到处找自己那头老水牛的念头都忘得一乾二净。

不知是天色昏暗下来，还是那远远爆炸声发动地方那阵黑烟吹过来，使到这通到小镇的一条泥巴路都给遮遮掩掩的昏瞆起来。

镇上的几间疏疏落落小店的板门噼噼啪啪地，连接的吵杂起来，前前后后的阁上门来。

一下子，这先前还吵杂着的小镇，蓦地成了个死寂寂的地

区。

当时，那个打牛车的印度人正在那印度餐馆向老板收了运载木炭钱，顺便喝杯西朗奶茶还没走，就听到外边一阵子轰隆的声音，跑到店外去望了望，远远的山后升起了一簇黑云似的烟柱，接续传来：

「日本人来了啦！」

「那乌拉山后发生了爆炸呀！」

这些破碎和没有连贯的嘶叫声音，使到这打牛车的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正牵着那头水牛去吃草没有回，心一急，这打牛车的就虎的一声，失魂丧魄的向那股黑烟柱方向走过去。

这情形进入那个正在闭门的餐馆主人眼里，向他吆喝着：

「那儿正在火烧啦，你还冲向那边去，嫌命长么？」

餐馆主人想阻止那牛车夫出走的话，全没有进入这个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和那条算得是自己一条手肘的老牛，就忘了火柱，忘了危险……

走出了小镇的路口，这个打牛车的老人倒怔了起来，两条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那样，只是不停的晃动，老找不到一个方向走过去。

一边对着的是海面，一头是冒起火光的地方，虽然那儿的火光消灭了后，还留着黑簇簇的烟缕，自己敢向那有火的地方冲过去么？这老牛车夫心里不停的晃动，两条腿就更加踌躇，找不到那一个方向可走了。

还只是下午时间嘛，这海岸就像被埋藏在火山灰下面那样死寂了。老牛车夫想找个碰面的人好得问一声也没有找得到。

自己的孩子呢？自己那条老牛呢？

终于在迷茫中，远处有条灰暗的影子闪来闪去。这牛车夫心里想会不会是登陆的日本兵呢？

自己正想找到一个地方去躲藏时，那对方的人影却越来越接近自己了，想退回镇上那间印度人开的餐室时，那餐室的门却紧

紧的闭上。

前面是茫茫的悠长的泥路，连一丛小树都没有，就更谈不上可躲藏的地方了。

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这老牛车夫只好拼着老命，打算豁出去了。虽然两条腿老是不听自己指挥，只在这小镇的三岔路口圈来圈去。

他老牛车夫一生就有这种毛病，心头一乱就没了主张的颠来倒去，连自己要做什么，要向什么方向走动也都忘记了，只像一个被鬼迷了的人那样，迷迷糊糊的在小镇外的三岔路中摸索，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兜头兜脸向自己一吆喝，他老牛车夫才知道自己依旧还在三岔路口打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哟！是阿布你呀！」

这时候，牛车夫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没有掉到深坑去，也没有掉进海里去。

他认得那个走得匆匆忙忙，迎面碰了自己一下，使自己从迷惘中清醒过来的，是离自己居住的甘榜不远的老渔夫阿布。

那老渔夫推了他一把，瞪起那对沮丧的眼望着他，说道：

「都说日本人来了，你还到处浪荡？」

「我那都都牵着牛去吃草，没有回来喽！」

这老牛车夫给阿布一推，才记起自己正在想找寻儿子和那头出外吃草的水牛。

不等对方回答，那老车夫就想发脚冲到那有烟火冒起的地方去，一边陆陆续续的说：

「我那头水牛，是我的命根呀！」

阿布这老渔夫知道这个打牛车的把自己那头替他卖力的水牛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就跟自己把那条旧渔船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样，不过，阿布这个局外人比这牛车夫的脑门子清醒得多，他伸手拉了这牛车夫的肩膊一下，他提醒对方：

「刚才我还见到你那儿子都跟甘榜里一个孩子匆匆忙忙的

赶回甘榜去，他们孩子脚步快，我们这些老不死的就跑不过他们……。」

听阿布说到见到自己的孩子有了着落，这牛车夫那颗跳荡的心就平静下来。不过，他还惦记着自己那头老牛，继续向对方问：

「那头水牛呐！是跟着都都回到甘榜去么？」

经牛车夫这么一问，老渔夫就茫然起来，那溜动的沮丧眼珠向对方瞅了瞅，摇了摇头：

「只看到都都那两个孩子奔跑，就没看到有什么水牛跟着。」

× × ×

这是海岸地区发生了爆炸事件前的一些日子。

近来一片死寂的地带，自从上几天有几部军用卡车带着一捆一捆电线和一小桶一小桶不知是什么东西，有人传说那是什么化学品，有人传说那是炸鱼用的火药，开到这一向冷落的海岸地区之后，使到那地区活动起来。卡车停在海湾的尽头，跳下了几个戴上钢盔的红毛兵，七手八脚的用铲子和锹子去掘地。

甘榜里那些没有出海作业的女人和孩子以为上头要举行什么庆祝会，在这里搭什么棚架去放映皮影戏或是什么，大家赶过来看热闹。

这些红毛兵看到甘榜里涌过来看热闹的女人和孩子，围拥过来时，他们就把什么铲子和锹子搁在一边，从车上拉下一片大帆布，绑在卡车一头，然后把这片大帆布的索子拉紧绑到那路边的椰树干去。

有些红毛兵脱下了制服，赶到沙滩上去，充作要下水游泳那个样子，有些扔下了军帽，躺到帐篷里面去抽烟，喝啤酒。

甘榜来的那几个闲人、女人和孩子等久了，看这些红毛兵没

有动手搭什么棚架，多少觉得心灰意冷，认为没有什么热闹可看，逐渐散走了。

到那些看热闹的人散开了后，那躲在帐幕里喝啤酒的红毛兵伸出头来张望了张望，回头过去拿起搁在地上的铲和锹子，打算再开始掘地的工作时，望到有两三个还站在卡车旁边的孩子瞪大那几颗贪馋的眼珠望着帐幕旁边那几罐还没有开的饮料，像饿狗瞪着骨头一样。

一个像什么军曹的高个子红毛兵弯下头去挪起几罐汽水给几个孩子，打着手势，把他们赶走，喊着：

「哥奥，哥奥亚威！」

× × ×

想起那天，那个高大的红毛兵给了自己一罐罐庄汽水，很好喝。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没有通知别的孩子，自己在那天太阳西下时，独自个儿摸摸索索到过去那些红毛兵停下来掘地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喝好吃东西留下来没有。

那海边地方平时很少行人，又在下午时分，这大孩子的鬼鬼崇崇走过去，就碰不到什么相熟的人。不过，因为地方偏僻，就教这孩子的心动动荡荡，不敢站起身踏着大步跑，只有闪闪躲躲的躲在泥路旁的杂树丛中，蹲下半截身子，一段一段的走过去，预备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就回转头跑回家里去。

这样提心吊胆的走了一段路，蓦地看到前面一簇火柱升上了半空，接着是轰隆轰隆的什么爆炸声音从远处传过来，吓得这大孩子倒在一丛杂树梢头发抖。

这样歇了许久，那远远的烟柱逐渐散开了。大孩子再也不敢朝前面走过去，连想到上几天那红毛兵车停泊的地方去向他们讨什么汽水喝，讨朱古律糖吃的念头都给吓走了。

不过，给那阵子的火光和爆炸声一吓，孩子那双腿子就发软

起来，要走动也不能走动，只匍伏着身子在树梢头上，不停地喘息哆嗦。

虽然如此，但孩子的耳朵还很灵动，自己虽然不敢从杂树丛中走出来，却远远地有着嘈杂的声音传过来。

「……噢，那是一头牛呀，给什么东西弄得一身是血，走不动啦！」

「……。」

「哎！是那个打牛车的印度人的水牛呀，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啦！」

「……不错，是上几天那些红毛兵到这里把什么东西掩埋着，大约那头牛脚碰着了爆炸起来不定。」

大孩子给这些人声越说下去，自己的心就越慌张。

他不停地抬起头来望望天空，希望天快黑下来，好得自己摸黑赶回家去。他就怕自己在半路上碰到什么熟人，回甘榜告知自己的爸爸，惹一身臭骂。

这样子歇了半响，离自己躲藏着的野树丛遥远处的烟缕逐渐消逝，起先的嘈杂人声也淡化下去了，这大孩子一身气力也渐渐恢复过来。

他伸长脖子向远处望了望，刚才出事的远处已经回复了先前的一片死寂，除了那头大约是水牛的物体堆在路上外，什么都没有了。

这大孩子想到趁天还没有暗下来，自己赶回家去，老头子就不会向自己盘三问四。

这念头一发动，自己就从树丛背后闪身出来，向自己住的甘榜走过去。可是没有多久，前面那横搁着水牛畜体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有几个人围拢着。这大孩子虽然离那出事地点远些，但是孩子的眼睛利，看出那个用头巾包着头的汉子擎着一个光闪闪的斧头向着那像是牛体的地方用力砍下去。

这情形进入大孩子眼里，使他赶快把身子退回先前躲着的野

树丛背后去，照旧蹲下半个身子，只不时透过树叶向前面偷望一下。

嘿！孩子心里有数，那几个人很快地，七手八脚的把那条水牛的庞大肢体支解了。有些用肩膊扛了一个牛腿什么气喘得很厉害。有两个人用一条竹竿扛着什么像是很重的那样，蹒跚地走着。

大孩子怕那些人发觉自己躲藏在这儿，只得赶快把头缩回来，蹲卜着，不过还微微听到有人这样吩咐：

「把牛头扔下那个坑去，他们就不会知道这里有什么事发生了。」

× × ×

这海岸第一次发生了爆炸时候。

「哟！是什么响了！」

那个正在屋子外面空地铺上草席晒谷的老祖母躺在屋子里地面上打盹，听到这么隆隆的响了起来，以为弹雷，赶快翻起身去收谷。走出门外，向天空望了望，是那末澄空一片，没有半丝云彩，咋会有雷响呢？

她正站在空地上发呆，心想要不要把蓆子上晒的谷卷收起来。

「妮妮！妮妮！」

那个没有跟妈妈到邻家去串门的孙子匆匆忙忙的从甘榜的入口处赶回家来，气咻咻的对老祖母说：

「外面有红毛兵呀！」

看孙子这么一脸焦灼，老祖母却闲悠悠的应他一声：

「这几天，就常常有军车在这一带出入，有什么红毛兵来算得什么啦！」

那孩子见老祖母不怎么瞅睬他，就一脸涨红的瞪着老祖母：

「这次不同喽，一部卡车冲下了深坑，他们要弄它起来，……。」

那老祖母对这小孙子的话没有什么兴头，只嘟哝着什么赶到那空地上去收拾那晒晾的谷子。

远处却传来断断续续的人声：

「日本兵来了么？」

「谁知道，那儿有条烟柱……」

一片混乱的吵音从外面传进甘榜来，使到那正在收谷的老祖母的脑袋也跟着混乱起来，没有先前那么镇定。她回头去望了望自己那个小孙子，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

老祖母吊高了嗓子去喊他。

歇了许久，才听到孩子从远处传来微弱的答话。

「他们说，卡车上朱古律，有汽水呢。红毛兵都散走了……没有人看顾……我要去拿……。」

跟着，有别的孩子招呼自己的孙子说：

「快跑呀！慢了给别人检走了！」

老祖母听到外面传来这些话，心一急连晒晾的谷子都忘记去收拾了，赶到甘榜入口那栅门去，不停地喊着：

「……胡申，胡申，不要跟他们去呀！」

## 章之一

虽然天还没有入夜，但海面飘过来那片暗云，灰甸甸的压了下来，也压下了阿坤的心。

这个在海角一带，有时跟着渔船出海，有时跟着伐木工入山场当杂工的年轻人一瞄到了这种灰沉沉的鬼天色，心头就憋得透不过气，知道这海岸一带的季候风快到了。

妈的，他心头这样咒诅着鬼天气，更咒诅着几天来自己老是碰着黑，在茶馆里赌四色牌老是输钱，呸！

心里正在这么咒诅，自己那赤着的脚趾却碰到一块起棱角的碎石，痛得他阿坤连眼泪也滴出来，赶快蹲了下来，撮着嘴唇雪雪地用手紧捏着脚趾喊痛。

天色越来越暗，这个青年杂工像是给一层一层厚敦敦的水气裹着那样，捏着碰痛了的脚趾靠着一块大石喘气。

往常，这只是黄昏过后不久，那些渔船正在陆陆续续归来，阿坤即使没有跟着渔船出海后归来，也会在这海岸边沿跟那些出海归来的渔夫打个招呼，可是到了雨季来临前夜，即使出海作业的渔船也比往日回来的早，有些马来渔夫则索性在风雨来前把自

己的船艘拖上沙滩，用棕索绑着船头到沙滩上的任何树头或大石鼓上，这样即使翻着大浪也不怕船艘给漂出海去。

现在，阿坤这个赌败归来的汉子，在海岸上只有自己的昏暗不明影子陪着自己，还有的，则是那一刻比一刻强烈的海风从海面吹过来，使自己的皮肤栗了起来。

阿坤的心不停地跳荡，想起自己在这荒凉的海角混了这么久，过了多少次封港季节，即使沉风沉雨，在黄昏过后总多多少少会有些人在这海岸走动走动，不是从小镇赶回甘榜，便是那些躲在甘榜里歇雨季歇得发慌的渔人冒着风雨到镇上的咖啡店去串门。阿坤这条光棍汉子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游魂客，时时在风雨黄昏中窜来窜去，也时不时在昏暗中与熟人碰头，打个招呼，可是这一个黄昏，这海岸一带比过去更死寂了，除了从遥远海面呼呼的刮过来的晚风跟自己打个招呼外，就是碰得自己脚趾痛的碎石跟自己碰头了。

自己身边靠着那股大石背后的几株椰树的叶子给晚风飘拂得丝丝沙沙的作响，使阿坤那颗寂寞的心更多了一种恐怖，怕有什么鬼魅在这荒凉地带出现。

嗨，反正自己孤单一身，除了这一条短裤破衣外，就贱命一条，还有什么可怕。阿坤想到这些，连碰痛的脚趾也忘记去摸摸捏捏了。

不过，这个黄昏海岸的特殊冷寂，也多多少少使阿坤记忆起上两天到北干（市镇）去时，听到那里有从坡底回来的人说起鬼子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开进邻国的金兰湾，跟自己居住的海岸地带很接近，怕不一天半天也会开过来，所以这海岸地带的渔民虽然在雨季还没有到来，也躲到别的地方去，不敢出海，甚至连小镇也不敢走动，所以这个黄昏，这海岸特别冷寂。

不错，阿坤很有把握的这么自信。可是，自己的脑筋一忽儿又想起有次在小镇那海南人茶店聊天时，听那个甘榜头（马来村长）喝下了浓咖啡后，兴奋地说出：

「兀！我们世代代在这里抓鱼、种木薯这样过生活，谁做皇帝，一样纳粮，管他什么红毛、乌毛？」

虽然，这荒凉的半岛尽头的海角，那些世代代在这里抓鱼、种稻、种木薯过活的村民，加上一小部份像那茶店的老板的海南人，阿坤这个光棍汉等从外地移殖过来的之外，对什么战争或谁来这里做皇帝的事，没有什么人感到有兴趣，都垂低着头去谛听的居多，一句话也不去回答；有些则只顾喝了咖啡茶后，闭上眼睛去咂咂嘴，算是一种回味的样子。

接嘴的，是在小镇上开杂货店的淡米尔人布加兰，因为经常到大城去办货，也带来了不少消息。他在入夜时，吃过夜饭后，就喜欢到咖啡店来跟村人聊天，他听甘榜头说起什么人来这里做皇帝的事时，就插口进去：

「城里的人都传出，皇军到了西贡，把法国人赶跑了，替越南人解除了脚上的锁链……。」

这茶店里闲聊的都是小镇上那几个常客，大都知道这个淡米尔籍杂货店主是受了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客波斯的思想感染，希望鬼子能够替他们去赶走红毛政府。这样，对加布兰说出的皇军在西贡给越南人分派花布、糖果的消息，感不到兴趣，连那个甘榜头也把眼睛微微合上，没有去理他。

到是那个坐在柜台后面，永远监起一只耳朵听茶客谈话，自己只顾着那一个茶客会不会顺手牵羊的去摸邻桌子上一块茶果塞进自己咀里不还钱的勾当的老板，现在听到那淡米尔杂货店主替鬼子作义务宣传，心里老是不是味道，也轻轻驳了两句：

「这里有红毛守军，有苟加兵，有加拿大兵……去保护海岛：大约不会像法国兵那样水皮。鬼子吃软不吃硬，他们也未必敢来。」

茶店老板这几句话，倒把不少茶客的视线吸引过来，第一个是镇上学堂那个新近上任的老师，轻轻向茶店老板那面阔板脸一瞟，微微嘘了口气说：

「这也难怪，一条小小的蛇会吞下一头大笨象。」

为了这华文学校老师是小镇上仅有的知识份子，大家对他说过的话都倾心去听。不过，这小镇上的仅有的知识份子，也许由于比一般村民敏感，淡淡说了两句话后，心头就像给什么东西牵拉着一样，虽然眼看到那小小的茶座里一二十只眼睛都瞪着自己，像是希望自己多发表一些意见，跟学堂里的小学生个个瞪大了圆碌碌的眼珠望着自己那样。但这个学堂老师再也不开口，只垂下头盯着自己那空着的咖啡杯，像块化石一样。

「我阿坤十岁起就跟着同乡飘洋过海，到了这海角，总算得有碗饭吃，没有饿死。唔！谁给我碗饭吃，我管喊谁是「爷」都不在乎。」

嘿，嘿，在昏暗不明的油灯下，爆出了笑声，而那个学堂老师却在嘻笑声中，溜出了茶馆。阿坤给一阵笑声，催红了自己的脸，眼眼皮也绉了起来，到再睁开眼，那学堂老师连影子都掩没了。这倒教年轻杂工心头迷晃了迷晃。自己过去在唐山虽然上过三两年旧馆（私塾），过番后连红皮书三个字也忘记了，不过自己空闲时还不时到小镇的书报社坐坐，自己虽然读不通一段报纸，听人谈谈新闻时事，自己的心也开朗些。

他阿坤就从那书报社的书记口中，听到一些有关这位新到小镇学堂任职的老师故事。那书报社书记说过，上头什么局在那老师到了镇上不久，就派人下来调查过，认为一个这么知识分子，怎会甘心下乡到这荒凉的海角教书，待遇又很薄，只是十把二十块洋一个月，怎挨得下去？

那书报社书记又告诉过阿坤，上头什么局的人到书报社来问过自己，要调查那学堂老师在这里有什么活动。

「嘿，这里的几十家渔户和镇上那几家小店，也不过是树胶店，杂货店和咖啡店，理发店外，什么都没有，那学堂老师除了向学生教导他们认认字，读读书外，还会有什么活动。」

上头这种调查团来过几次后，大约是找不到有什么证据去抓

这个学堂老师的痛脚，也就没有再来找那老师的麻烦。

经书报社书记说过，这个年轻杂工才了解一个老老实实的，不计算待遇厚薄，甘心下乡来教导学生的先生，反而引起上头的疑心，到也叹气起来。

那书记望到这年轻人那一脸不满意神色，猜出这个青年人虽没有什么文化，但极富感情的汉子，也就继续的说出那学堂老师的过去，阿坤频频点着头谛听，一下子又啊了出声来：

「噢，那就怪不得喽，他们没有给鬼子的火灼过肉，以为抗日分子就等于是抵抗他们，难怪学堂老师被他们看作为眼中钉，到他自愿下放这荒凉海岸，还不放过他，要盘查他的底细。大约想吃瘪了这些人。」

因此，他阿坤就常常脑海里闪着那学堂老师的影象，现在这荒郊的黄昏冷落景象，就从那学堂老师的口气中透露出似乎每一块石块背后，每一丛椰树背后，都潜伏着那戴上后有后帔军帽的鬼子兵，那闪闪的刺刀。

唔，真的，学堂老师说得不错，一条小蛇会吞下一头大象。他们鬼子连中国这么庞大，都不怕，还怕这些东南亚一带的岛屿国家么？何况这里出产的橡胶、锡砂等战争物资又那么诱人。

看了这海角的黄昏情景，阿坤想到那学堂老师口中的鬼子，真的会时时刻刻开到来。更何况河内的东京湾离开这半岛东海岸的尽头，只是几百哩海线呢！

阿坤心头开始了草木皆兵，就恍惚这寂寞的海岸，闪着火光，闪动着鬼子的刺刀；也闪动着鬼子兵那些矮小的影子……。

嗨！那真的来了？

阿坤心头一震。

遥远那丛水松树的背后就闪着一个黑影，使到阿坤的胆子发毛。

不会吧，鬼子真的在这海岸登陆了么？

天色虽然晦暗，但阿坤靠着那块大石是很好的一种掩护，不会给谁发觉出来。因此，在自己的心理安全下，阿坤的心情逐渐

镇定过来，从石块背后眯起眼睛，却就模模糊糊的望到海滩上那堆乱草中有个人影闪闪躲躲。阿坤把瞳孔更收缩起来，终于认得那个影子不是戴着有后披军帽的鬼子兵，而是穿着纱笼的本地人。阿坤更安心下去，认得那是个老渔夫，自己过去跟过他出海捕鱼的老渔夫。哦的心里放下一块石头，阿坤正打算冲出掩护自己的石头，跟那老渔夫打个招呼。可是自己回心一想，在这昏暗的入夜时间，连鬼影都不出现的荒凉海岸，那老渔夫闪闪躲躲，在草丛中逡逡巡巡，怕给什么人发觉，同时又像是等待什么那样，就不像是刚从海外作业归来的样子。

阿坤心里一怀疑，那个紧贴在石块下的身体就再也没有移动，只是更眯起眼睛去瞪那草丛中的渔夫的奇异举动。

噢！这个谜终于揭晓了。

海岸虽然一息一息的昏暗了，不过在昏暗中，有一丝微弱的光亮出现，就更容易吸引了阿坤的视线。

阿坤给这微弱光线一引诱，一分神，再回头过来向那躲在草丛中的老渔夫一望，就只见到那丛里蓑草海面吹过来的晚风飘拂得晃来晃去，再没有看到什么影子了。

## 章之二

一头给冷雨打湿了毛茸的狗有个机会躺在草地上晒晒太阳，自己会觉得是一种享受。

阿坤现在就像那头给冷雨洒湿了毛茸的野狗一样，蜷伏在那条破碎了成几个大小洞的旧毛毯里，听到破板屋外的横风横雨声，就觉得自己跟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湿水狗一样幸福，心坎里感到温暖，虽然天亮了也不必起来做工，「阿山，真的封港了，山场还有开工么？」

阿山是那个养着一条水牛，常常赶进伐木场拖大木柙的杂工，他跟阿坤都是光棍汉，同居在这山角的一间外面四周堆积着山柴的小板屋里。

这一天，阿坤裹在破毯子的身体给一阵冷风飘进来，知道有人开了板门外出，就喊了那同居的阿山一声。可是回答的，只是风声雨声。

妈的，阿坤这年轻杂工肚子里这样暗骂一声阿山那嫩汉出门了，连门也没有关上。

阿坤就怕那些横风横雨从门口飘进屋子里，会使泥土结凝的

地面，透湿过来，变成一个泥池子，所以翻起身来去把木门关上。

喔！阿坤用劲的把那给风雨打得噼噼啪啪的板门掩上时才发觉那片单门的铁把子不知怎样给暴风雨摇撼得松了下来，大约是用得日子久了，生了锈，所以给风雨摇撼多了几下，就掉了下来，并不是阿山那懒汉出外，没有把单门外面的铁把子扣上。

阿坤把木门掩好，在门后面用铁闩闩上，又回到板床上去躺在破毯子里，眯上眼去睡觉。可是，阿坤终究是个劳动惯的人，即使到这种不能外出做工的封港天气，天亮睡醒了，再就不能闭上眼睛重新去睡，只是在板床上蜷伏在破毯子里去胡思乱想。

这么沉风沉雨，难道阿山还牵着水牛入山场去作业？山场里的伐木工也歇工回家去了。山场里怕连什么山狗、狐狸、山猪都怕这儿长久的雨季来临找不到食物，逃到别的地方去经营新的巢穴。

唔！阿坤长长打心坎里嘘出了一口气后，又想到阿山这孤老在这山坳捱了几十年，就像枯寺里的老和尚一样，天天敲钟念佛，吃山里的菜根，一旦离开了那荒凉的枯寺，到市镇中去给人们的缤纷色彩迷上，就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那吃惯的蔬菜和住惯了的枯寺……。

到阿坤正这么迷迷糊糊想着阿山的时候，听着一阵匆忙的拍门声，喊着：

「外面都乱糟糟了，你还躲在被窝里寻梦。」

阿坤认得那是阿山的急促的口音，就赶快翻身下床，把铁闩开了，让那披着亚答叶缀成的蓑衣的阿山进来，蓑衣的亚答叶尖渗透了雨水，滴在土地上湿漉了一滩滩。

阿山把油上桐油的箬帽从脑门子拉下，横了阿坤一眼，向他打笑着：

「你怕那个日本人闯了进来？」

阿山这冒头冒脸的两句话，倒令这年轻杂工楞了起来，张大

了口，噓不出声，疑惑地盯着他。

看阿坤那发怔的样子，阿山除下了身上披着的蓑衣，往板壁上一挂，把脸上留下的水渍用手掌揩抹一下，赶快到石板桌上摸到一个铁皮的香烟盒子，揭开了挪出那早就卷好的一枝红烟，叼到干瘪的咀唇去抽，又长长噓出了几个白茫茫的烟圈，在潮湿的木屋里空气压力下，很快就破碎散去。

阿坤也逐渐宁静下来，有点怪责的瞪了对方一眼，要理不理的口气说出：

「还说呢，这么沉风沉雨，外出后连门都没扣好，雨水给风吹了进来，你看门槛边那滩渍水。」

阿山顺眼回头去望了望。真的，门槛还渍着一滩水。一下子，他又想起了什么，瞪着阿坤发问：

「你说我外出了没扣上门？」

「不是你还有谁！」

这倒使阿山楞了楞，歇了半响才瞪阿坤一眼：

「真是鬼，我们总没什么贵重东西，但是灶头那两个锑煲和瓦碗，小偷还可以拿到杂架摊去换几个钱用呀！我阿山是这么粗心大意，出了门忘记带扣么？」

这海岸的雨季，是时歇时动的。阿山回来了不久，外面的雨声风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息了。阿坤看对方那种不认输神色，就自己走到门边去表现当时的情况给阿山去看。阿坤把板门的铁门开了，让单门向屋内掩进：

「先前风雨就这样把板门吹进来！」

首先进入阿山那深陷眼眶里的，是板门外面那个用久了，生了锈的铁扣子螺丝钉掉了一枚，使到铁扣松了，怪不得风雨一使劲就能够把它噼啪噼啪的打了进来。

阿山长长的噓着气，说：

「嗨！阿坤你说得不错，人老了就不中用，螺丝钉生锈了也就松弛了。嗨，嗨！」

阿坤抽完了红烟后，虎的挺了挺腰巴，把身体靠近阿坤那片板床，轻轻地凑头过去，神秘地说出自己怕在风雨中有人会到牛棚去偷去自己的水牛，所以赶到牛棚去把水牛加多条棕索。在那时，听到山背后出现有几个人的谈话声，那声音渗杂着红毛腔的番话，似乎不是过去常常使用的那种纯本地的马来话，他阿山觉得有点诧异，心想这么赶狗不出门的封港天，雨下得这么大，风刮得这么急，还有谁出海去抓鱼，或是入山去砍树呢？阿山绑好了水牛后，就躲在牛棚后，竖起耳朵去谛听，看那些家伙是作什么的，是不是打算来偷走自己的水牛，过了一阵子，人声逐渐给豪雨声冲走了，接续连雨也歇了下来。阿山从牛棚伸出头来向山角张望了张望，只见得是蒙上白茫茫的一片水气，看不得有什么人影，他阿山心里那簇疑云老是赶不走，又看得这封港时特有的阵风阵雨的歇息时间，自己就从牛棚出走，顺便走到附近村头去探听一下消息。

阿山把故事说到一半，阿坤就想起首先入门时，阿山问过自己是不是怕日本人闯了进来，所以白天把门闩上的事，他阿坤就冲口说出：

「是真的日本兵在这里登陆了么？近日来，大城里有人回到这里时，说出日本的战船快就从东京湾开到这儿来啦。他们还没有迹象在这里出现，先就通过他们的代理人，那些出售日本货的，早就向那些村民游说，他们皇军南进，是替这里居民解除痛苦，运便宜布料给我们穿，便宜白米给我们吃，那个帮格鲁（村长）就多多少次在咖啡店里向我们提出这些事……。」

听阿坤这一番长篇大论，阿山那灰白的乱发摇晃了摇晃，卡啞地向地面吐出那粘上红烟丝的唾沫，迷惑地望了望阿坤那突高颧骨的脸，截住了对方的话头，自己插咀说：「那倒不是日本兵在这里登陆的事，倒是大城里有个红毛，听村上的人说是什么警长的带了暗牌（警探）坐了警车到邦格鲁的房子，邀请邦格鲁跟他们出来，到处去搜索，……。」

不等阿山把话说完，阿坤就赶紧接口问下去：

「搜查什么？搜查登陆的日本兵？」

「不是！」

阿山只是神秘的摇了摇头。



### 章之三

加布兰在替那卖「加章布爹」（炒白豆）的印度小贩秤白豆时，把那对连成一条黑线的眉毛向上一挺，呲犄儿一撇地说：

「拉古兰，看来你肩上扛的那张摆卖「加章布爹」的小桌子快得扔掉了。咱们不必再在这里过那牛、马生活。要嘛，空军会给我们枪杆子去打红毛；要嘛，皇军会给我们饭吃，过优优悠悠生活。」

那卖「加章布爹」的拉古兰似乎不明白这杂货店主指的是什么，只是那乌溜溜的瞳仁在眼白上浮动浮动，有点茫然的瞪着这个杂货店老板，一句话也没噓出。

杂货店主看到这拉古兰是块木头，不点不明白，向店外四面张望了张望，没有别人在场，就弯过头来凑到那卖「加章布爹」的耳边说：

「昨晚，大城里那个日本写真师傅告诉我，说在西贡的皇军快开入这里了。这不是咱们的救星么？」

「什么救星？」

「皇军来了，不是供我们枪炮回来打红毛，……」

「我们不管谁做皇帝，只要有口好饭吃就是。」

加布兰看到拉古兰那种冷冷淡淡的反应，知道一头靠着主人残肴过活的狗，永远不会抬起头来走路。他就给了对方那包白豆，收了钱，抿了抿嘴唇，哼着鼻腔走进店去。

拉古兰那个卖「加章布爹」的有点茫茫然的，从杂货店走出，到那积着泥泞的街道上，一片死寂寂。他拉古兰虽然在这海岸小村住过不少时日，也经过多少次封港天，就从没有过现时这么一片寂寞的彩色，甚至连野狗也没看到一头。他心里想，那加布兰家伙说的话总有点眉目吧，说不定这里的人听到日本鬼子要来，躲了起来。

雨渐渐停了，但是泥路上还是厚厚的给白蒙蒙水气裹着，离开一丈公尺远，就望不到前面有的是什么，到拉古兰行近街头一个拐弯处时，听到有人喊出了自己的名字，他拉古兰脚步顿下来，心挺了挺，眯皱了眼向发声处望过去，认出那是村长。村长身旁有个高大的穿着制服的红毛人，拉古兰扛着卖「加章布爹」的小桌子，在这海岸一带行脚，眼皮杂，认识得人多。看到那红毛穿着的制服，知道那家伙大约是大城里警察局的什么高官儿。不过自己不偷不抢，没有犯王法，对着他们警察局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怕，反面对那家伙身旁那个身裁矮小的老村长有几分尊敬，他拉古兰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

「拿督，这么风风雨雨，还出门么？」

对方长长嘘了嘘气。

「嗨，这是陪下乡的「沙展」（警长）来寻找城里失踪的日本人，那个开写真馆的荻村。」

听对方说出大城里那个写真馆的日本人荻村时，拉古兰楞了楞，省起刚才加布兰对自己说的话。拉古兰心里想那个日本人真的躲到这冷落的海角来么？他拉古兰心里翻动着加布兰刚才对自己说过的话，说他听那日本人说皇军快开到这里的话，要不要告诉那个老村长。

拉古兰心里正在踌躇，却无意望到老村长身边那个高大的红毛沙展，两撇胡子翘了起来，瘪着嘴唇，要看不看的瞪着自己。这神情，使到拉古兰潜伏在咀腔里，快就跳出来的话，又吞了回去。

那红毛沙展从拉古兰那闪烁不定的眼神中发觉出一些异相，就把那蓝眼珠瞪着对方，用渗着英语成分的马来话，像审案那样向拉古兰喝问：

「这两天，你遇见过那日本人么？」

拉古兰心里有气，自己不是犯人，干嘛你这鬼子大声小喝，把自己当着小偷那样发问。

别看他是个土包子，却会打趣别人。拉古兰故意不去望那红毛沙展，只把眉毛一挺，向老村长一瞅，似笑非笑的说着：「这地区真换了鬼子当皇帝了么？大家都传说在西贡的鬼子陆战队很快就到这岛上来了。」

老村长苦笑一下，瞟了瞟自己身旁那个正在吹须碌眼的红毛沙展一眼，又瞪了瞪对面的拉古兰一下，心里明白这个「加章布爹」的印度人对那个自高自大的红毛沙展的态度不满，就低声下气的向拉古兰说出这是上头派来追索那个在黑夜里逃跑的日本写真师从大城逃跑的经过，也不管身边那个红毛沙展的一脸不耐烦神色。

「那日本人好好的在大城里开照相馆，做生意也犯法么？为什么要逃走？」

这次他拉古兰真的越弄越胡涂了，那乌溜溜的一对眼珠子老朝向老村长那多皱纹的脸泛动。

「嗨！你还不知道么？鬼子的飞机到新加坡来投了几百枚炸弹，死了千千万百的人，红毛就跟他们正式宣战了。所以各地有侨居的日本人都受到警察局拘留，要送到新加坡的拘留营去集中喽！」

那拉古兰哦了一声，没说出刚才加布兰对自己说过那日本写

真师到这里见过他的话，只摇了摇头：

「这几天，我都没有离开过这海岸一带的小村庄，就没有见过什么日本人。」

「好，好，拉古兰，你要跟我们合作，一发觉到那日本人踪迹，就到我的办事处告诉我。」

说着，老村长又引着那红毛沙展拐到别的地方去了。拉古兰望着那一高一矮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白蒙蒙的水气氛围中，自己心里就嘟哝了嘟哝，呸的吐一口痰在地上，又冒着迷离的微雨，踏上归途。



## 章之四

上几天，在乌拉山背发生那牛车的一头老牛踩了红毛兵装的地雷线给炸死的事，不停在阿山脑海里浮动。

现在这条水牛真给阿山带来不少烦恼了。他整天的留到山前山后去，要找个稳秘的地方，好得把水牛藏起来。不是么？这条水牛跟了自己十年八年，替自己拖树桐从山场到河边去多少次，也替自己赚了算不清的钱，这头水牛不止是自己的一只手臂，而且是自己的一副老命。过去年轻时，阿山自己可以爬高爬低去锯大树，现在自己的年纪大了，自己连高一点的山都不敢爬，不要先去站在树枝上去锯大树了。几年来不是靠了那条老牛拖树桐去替自己赚口粮，现在大难来临，难道忍心把这条老牛卖给屠房去屠宰么？

阿山为了这条老牛的未来命运，整天到外面去钻，打听有什么地方可以暂时把水牛寄托过去。阿山也把自己的心事向那跟自己同居的阿坤提起过。

「嘻，这难怪你老人家烦心，战火烧到这儿来时，谁不是到处去逃命。可是你那条牛，要带它走路么，又那么慢吞吞，怎能

逃过鬼子的追踪？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么，它又不同一个人那样可以静悄悄地躲着不吭声。它哞哞的一叫，不就引起鬼子的注意，那还了得！」

这样，这两个同居在木屋里的单身汉就吱吱嘎嘎的，商量个不停，却老找不出一个结果。

最后，却给阿山这光棍汉在没办法中找到了办法了。他撮起嘴唇来，哦了一声，说：

「我阿山真懵懂，放着这个灵神不去拜！」

「那个灵神？」

「加布兰，那个杂货店主！」

「你说那卖杂货的淡米尔人？」

「对！」

在那个“大城”警察局的红毛沙展下乡来，由村长陪同到处搜查那失踪的日本写真师没有着落，回到大城去之后，这小镇就到处传出那日本写真师真的在加布兰的杂货店躲过一个短时间，然后由加布兰替他找到一条渔船，趁着刮风下雨的黄昏，把这个写真师偷偷载走到这海岸的北部小岛去。

有人问起过那个杂货店主，他不说什么，只是抿着嘴唇笑：

「你信这个消息么？」

尽管如此，这小镇的走投无路的人，像阿山这一类就把希望寄托在加布兰这种人身上。

「真的，万一鬼子真的来时，大家都希望加布兰出来组织什么维持会，好歹能够向鬼子头人替我们说句好话，这不是现成的灵神么？」

阿坤虽然听不明白阿山说话的意思，却也频频点着头说：

「阿山，你说得对。这是一个海角，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躲呢！」

×

×

×

跟往常一样，那个退休校长从民天茶室喝过下午茶，也胡乱地浏览过当天的报纸后，踱着八字脚，拐到隔邻的福福贸易有限公司找那个永远躲在账房里享清福的，现在福福贸易公司改成有限公司后，成为当然董事主席的老头家张能仁去聊天。

老头家看到老校长踏进门槛，照例开了电炉烧开水，冲泡小种茶，请老朋友去欣赏。反正大家都闲着，一口一口的啜着这种泡在宜兴砂壶里的涩中带甘的唐山茗茶，就天空任鸟飞的，从树胶行情的起落谈到社会上的什么奸奸杀杀的大小事件。

虽然，这些事情大多数是跟他退休校长绝没有关系的，不过作为一个斯文人，他老人家就一边挪起小茶杯喝茶时总得作出慨叹的状态：

「真是人心不古，人心不古！」

这差不多成了退休校长的口头禅，而老头家看到对方附和自己的意见，就更挪起砂壶去替对方空下来的茶杯注满，总得让退休校长用手掌盖着杯口，不停地说：

「够了，够了！看太阳快下山，得回去了。」

这出沉闷的折子戏就天天这样排出，也一年一年的过去。

可是有一天，福福贸易有限公司的气氛就跟过去不同了。那一向躲在账房懒佬椅上的头家老张，也紧张起来。

这一天，退休校长一脚踏进这间一向是冷冷清清的贸易公司，就看到了头家老张那瘀红的阔板脸，渍上一层闪闪油光，站在店面，向那个靠着柜台打电话的儿子阿福吩咐什么的样子。

别小看了头家年纪老，他那耳朵倒很聪敏，退休校长还没开声，他就回转头来跟老校长打了个招呼：

「我正念着你呐！今儿这么晚了，还没见你过来喝杯茶。」

老头家虽这么说，那双老花眼还不停地向店门外那辆货车转来转去。

退休校长看到这一天老头家父子这么忙来忙去，尤其是老头家那一脸焦灼的神态，自己就把那还没有完全踏进店去的一条腿

在半途停顿下来，含着笑意的向老头家告别：

「管你自己忙的吧，我也要赶着回家呢！」

「不忙，不忙，进来喝杯清茶吧！」

老头家虽然跟退休校长说着应酬话。但老校长看到他一下子跟那个靠柜台打电话的儿子阿福嘟农了嘟农，阿福搁下了通话器，匆匆的走出门外去。

退休校长看了这情形，把那踏入一半的脚从门槛边抽回来，趁老头家走进走出时，自己回头走了。

离开了福福贸易有限公司后，心里觉得好笑那老头家的替人高兴，作出那忙忙碌碌的样子。自己在咖啡店喝茶时，那些茶客早就七嘴八舌的说到拿督杜的大女儿出嫁的消息了。那老家伙还神秘秘的，怕自己知道了，会抢去了他的光那样。

他退休校长想到拿督虽然是这海岸小镇的大人物，出门见官衣服上缀满了汽水盖，但女儿出嫁，也算不得是什么一回事呀，怎么这小镇就这样的滚动起来，比过去英皇加冕还来得热闹。连那个早把生意让给儿子去做的张老太爷，为了拿督杜嫁女，自己连躺在账房的懒佬椅上，乘风扇的风凉，听收音机，品尝小种茶味的习惯都放弃了，陪着自己的儿子替拿督杜家的喜庆敲锣打鼓呢。

不过，他退休校长，在咖啡店里听到一个到咖啡店送咖啡粉的推销员说起，说到拿督杜女儿这段姻缘，不是什么媒人介绍或是她爸爸的朋友介绍的本地人，而是离开这海岸几千哩远的夏威夷群岛的异国人呢，这就应了一般人所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了。

对拿督杜的大女儿，他老校长还有不浅的印象。那时，自己还在学堂里当过她的级任教师，在教室里，拿督杜的大女儿因为日本时代没有学堂开课，战后又歇了几年。到他退休校长战后来到这海岸的华文小学任教职时，拿督杜的大女儿来报名入学，已经比一般同级的学生大了一些了。他老校长教来教去她都念不上

口，不过碍着她爸爸在这里的社会地位，就不好教她留堂或是罚站。毕业了十多年，想不到她又远到美国去读书，而且又给她吊到了这个金龟婿。

不过，他老校长又记起在咖啡店里那个推销咖啡粉的小伙子却那么刺骨的说出：

「不是女的吊到金龟婿，我看是男的吊到一条金鳌鱼呀！」

那小伙子说出这两句讽刺的话，引起了几个茶客一阵子狂笑，不过很快地便沉默下来，有几个借意结账走了。

退休校长当时看在眼里，了解到大约那些发出过笑声的人，怕有人向拿督告密，那就会引起一身是非，倒不如抽身先走为上着。

那个推销员看到这种情形，自己说的两句笑话，倒把几个茶客赶走，自己反而不好意思，讪讪地望了望那个咖啡店老板一眼，那老板装上阖上眼养神，没有什么表示。退休校长是最了解的人，也只好微微嘘口气，结账起身。

在回家中，退休校长心里盘算着，那个推销咖啡粉的小伙子不是本地人，信口开河，拿督不会奈他何。那些参加过开口笑的是本地人，谁想扒灰上身。

## 章之五

这是拿督府近年来最隆重举行的第二次宴会。

不，实际上，这还是第一次的。因为几年前举行的那次盛大宴会虽然也是在这海角的小山上的拿督府举行。那时因为那姓杜的为了对社会建设有功劳，给上头赐封做什么拿督，这小镇上的人士以及大城的人为了讨拿督的欢心，在报纸上刊登什么「至诚敬贺」「薄海同饮」……一类的颂词，有些团体则联名用木匾刻字、镀金的牌匾随着锣鼓乐队送到山上的拿督府去。拿督杜为了答谢他们的庆贺，就在自己的府第开了一次盛大宴会去酬答友好。不过，那次受邀请参加宴会的，只限于华族社会的那些看风驶舵的人士。这次就不同了，为了自己的女儿能跟外国人联婚，所以受邀请参加婚宴的人士，包括东洋、西洋，本国和邻国的贵宾。所以从皇室聘请到御用厨师来制国餐，从国际餐馆请来了戴上高高白帽子和白围裙的法国厨师之外，还特地从首都的有名席馆请来一级、二级厨师到拿督府来到会。从这种种排场去看，可知道拿督杜怎样隆重的为自己女儿的婚宴铺排了。

那一天，天色还没有完全入夜，这蹲在海岸小山就挂满了大

大小小，闪红闪绿的电灯泡在每棵花树上，使这一座不很高的小山丘变成为一座闪闪烁烁的火山和千千万万的灿烂开遍的银树。

山下排列着一行行，一排排的各地涌进海岸来的名牌汽车，什么「获梳」牌，「福特」牌，「马赛地」牌的车子像开到大城的大戏院那样出尽了风头。

一入夜，如果你从马六甲海峡的彼岸望过来，你会怀疑这小山上的大小灯光是座座琼楼玉宇，那高处的灯光飘落马六甲海峡上面，则银鳞片片，逐水奔流。

自然，在小镇上那些小人物，有些没有收到拿督的请柬的，就不敢硬着头皮去送礼的，就只好在自己的店铺或家里抬高了头去看望山上的火树银花，跟开斋节时站在皇宫外围遥望皇宫殿里的灯饰一样，总算得是一种心愿。

民天茶室那胖子头家，坐在柜台后，不时伸直脖子向山上望过去，有时自己还低声的嘘出口气。

「真是人一世，物一世，咱老九在这里熬过了半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热闹场面。」

真的一点不错，他老九打孩子时候起，跟叔父过番，一直就在这海岸的渔村小镇一带替咖啡摊当捧茶童工起，熬到自己积蓄了一点钱，才在这镇上开了自己拥有的茶店。他在几十年间，看到这海岸一带，只是几间破碎披离的浮脚，上盖亚答叶的板屋；在椰丛下有几个卖咖啡茶，卖杂货的摊位，有时有些流动摊贩到这海岸来摆卖洋货、布料……不过那只在开斋节之前那段时期出现。

老九孩子时口馋，想了许久吃口猪肉时，就得求他的叔父有时要进货时，踏着脚踏车，走二、三十哩远的山巴路到「北干」去买一斤、半斤肥猪肉回来，用盐腌着，好得在过唐人大日子时吃，在开斋节时期，孩子们才有个机会到大树头去看一次皮影戏。

这就是海岸渔村小镇过去的浮雕。

嗨！想不到，过了几十年后，这荒凉的海岸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九把凝望到小山上那火树银花的视线收了回来，垂低头，眯着眼这样心里嘟囔着不知什么时候，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子边的老年茶客竖起一只耳朵去听出自己心坎中想说的话那样，一下子回过头来，向他老九一瞪，却没有开声，只把那老朦的双眼垂下，老瞪着面前那个咖啡杯，跟着轻轻的嘘了一声。

这老茶客的一举一动，却引起胖子头家记忆起这个差不多给遗忘了的老朋友来了，老九哦了一声：

「哦！老丁，这么久不见了，今天是赶来喝拿督的喜酒么？」

那高瘦老汉连头也不抬，只是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一句声都没嘘出。

老九心里觉得奇怪。他记起在自己替那在大树头摆咖啡摊的同乡当小伙计时，就常常看到这个老丁跟当时还没有发迹的杜桂——现在谁也不敢喊他的名字，只称他为拿督杜了——到茶摊上来喝茶，因此，他老九才一见到老丁就这样开口问，想不到却引起那老家伙一顿牢骚。

「人家发了达，还认得我这老家秋？」

茶店老板怕引起对方的更多牢骚，只冲淡地说：

「记起过去你们常常到茶摊来喝茶……。」

那老家伙也是个经历过不少世故的人，不再谈起过去的事，只是轻轻松松的抬起一只赤着的乌黑、乾瘪的脚在老九面前一扬，笑起来，那全掉了牙齿，只敞开一个黑洞似的口腔，也算是嘲笑自己：

「你看，我那双鸡爪脚可以上得台盘么？就算拿督肯给我一张请帖，我也没钱买双帆布鞋去赴会呀！老九，你别跟我开玩笑。」

经老丁这么一抢白胖子也讪讪了起来，歪着半边脸，不知是

羞辱还是嘻笑。幸好，店里那枝电灯泡外面蒙上厚厚的一层油渍，发出的光亮就变得昏昏暗衰，老丁又没有再瞪着自己。茶店老板也就只好尴尬地笑笑，当作是遮掩了羞耻。

「唉，老九，收钱啦，老顾住聊天！」

有个心水清的茶客这样一嘘，胖子头家才看到一张空了坐客的桌子上有几个碎银角，那个茶客喝完茶后把茶钱放在桌子上，走了。

到胖子收了桌子上的碎银角，捧着空了的茶杯放到灶下的白锌盆里去，再出来，老丁已经把茶钱放在柜台上，走了。坐在老丁那空下来的桌子旁边椅子的，是在巴杀里卖肉的猪肉贵。

都是熟客了。胖子头家知道猪肉贵在晚上照例不喝咖啡，怕刺激得不能入睡，第二天赶不及清早起来杀猪，胖子摸到这个熟客的个性，干了一天活，晚上得喝一瓶半瓶黑狗啤才能够补充精力，以便第二天有气有力做工。

老九从冰橱里挪出那瓶健力士黑狗啤，就冲咖啡的桌子上挪起一个玻璃杯。他知道猪肉贵一向喝乌蜜酒是不兴放冰块的，那会冲淡乌蜜酒的香味。

猪肉贵把乌蜜酒喝了一口，用舌尖舐了舐嘴唇沾上的乌蜜酒的泡沫后，又咂了咂嘴唇，点着头说：

「真的好酒！」

这样，骨碌骨碌的又喝了几口酒后，猪肉贵无意中把眼朝向店子对着的那灯光闪烁的小山丘，微微的嘘出了口气，把酒精染得发红的眼向老九一瞅：

「老九，咱们都在这里过了半世了，还不是这个老样子，嗨，看看山上的……嗨，真是一运、二命、三风水……自己还好怪谁哪！他姓杜的，过去不是跟我们一样×流流么？现在发达了，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嫁一个女儿，就那么惊官动府！」

听猪肉贵这家伙的一顿牢骚，茶店老板看了看店子里那零零

落落的坐着几个马来渔夫，没有生面的人，他就放胆的向猪肉贵说：

「老弟，你在这里日子浅，不知道这海岸小镇的过去历史，难怪你这么说……」

说到这里，老九就转了话头：

「你进来时，看到一个乾乾瘦瘦的老家伙么？」

猪肉贵楞了楞，老九就省起他阿贵到这里来卖肉的时间不长，自然不会认识老丁，也更不了解这个姓杜的发达的经过了。

胖子头家轻轻嘘着气，走到门外去，向拿督府所在的小山丘上望着。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山上的缀满电灯泡的树木在黑暗的天幕上影现得更明亮。

大城里来的那队××慈善社的铜乐队在奏着欢迎嘉宾的曲调，跟山背后那马六甲海峡的夜汐声音凝结在一起，使人分不清那些是乐是音，那些是潮声。

## 章之六

这是杜桂初被封为拿督不久的事。

那个高瘦的老散工跟往常一样，吃过了晚饭后，到民天茶室来聊天。

这海岸渔村小镇，自从经过鬼子占领过，又在海岸成立了一间造船厂之后，外地来的人多了。战后，镇上更多开了几间像药店，电发店一类的店铺，所以海岸渔村附近一带的居民，吃过晚饭后，没有什么好消遣，大都养成到茶店来赌博或闲嗑牙的习惯。其实，所谈的，不外是今年的渔产怎样啦，雨季厉害不厉害啦一些家常谈话吧了。

自从，靠近海岸一个小山丘上，有一天忽然从大城里来了几十罗里的红毛灰和钢枝、铁条、木枋一类的建筑材料之外，又用运输车载来几十个木工、泥水匠、铁工……等建筑工人。

在那山上建筑房子的事，就成了小镇居民的谈话资料了，有人说，政府会在山上建筑一间什么关卡；有人说政府会在那儿起一个军营……

这样七搭八搭的乱猜，都没有人猜中。终于有人在一次偶然

经过山脚时，看到那拿督杜的「获梭 10」的私家车停在那儿。

这种蚂蚁传，很快就在小镇上传开来了。而民天茶室更成了这种传言的散播中心。

「拿督发达了，也应该建起一间堂堂皇皇的拿督府来居住。在山上起间拿督府才够气派嘛！」

「对，你说得对！一个人行起运来，连铁门也顶不住；到你倒运时，就渴口凉水也会呛哽呢！他拿督近年来这些发得大红大紫，还不起间像皇宫那样的拿督府来住住，更待何时？噢，噢！」

在民天茶室里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话时那个退休校长也拐了进来，听大家说起山上那间正在建筑中的房子，是拿督杜起的大厦时，这个老校长就为了要表现自己对地輿学的知识，对大家说：

「拿督杜大约得到高明的风水师指点，在那小山上兴建拿督府，会更发达，那山对着的是万里奔流的海峡，背着的是一座森林，山脚下不远处是一间小学校，真算得是「左青龙而右白虎，钟鸣鼎食之家……」

退休校长正在摇摆脑袋的哼出文句时，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忽然有人嘘出「放屁！什么拿督，杜鬼子是真！」

退休校长歇了口，往发声的角落一望，只是昏暗的一片，连人影都没有。

是鬼么？

退休校长的心胆一寒，赶快抽脚溜到门外去。老九这个胖子一脸青色，四面张望了张望，看看有没有拿督杜的人在内，把消息传了出去，自己这间民天茶室就遭殃了。

茶客都互相张望张望，先先后后散走开去。

最后离开的，是那个一向在民天茶室只是喝闷茶，较少开口的老丁懒洋洋的拖着赤板脚步，踏出茶室门口回到自己的歇宿处去。

老丁这个老杂工一谈起鬼来，就那么兴奋。

沿有见过鬼的人，常常向人夸说自己怎样不怕神，不怕鬼，到你反问他一句：你见过鬼么？这家伙就瞠目结舌起来，不会噓出声了。

这是老丁经常说的鬼故事。

×

×

×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个海岸是面对着一片浩淼的洋海，有些印度人乘搭着红毛火船，往他们的唐山加尔各答过了几天几夜的海路，到这里登陆，就以为那海是沟通他们国家和这海岛的广阔的印度洋了，后来，这海岸小镇有了一间小学堂设立，学堂里的老师指出这儿海岸对着的是一条喊什么海峡。海峡的另一面是一个比这个半岛大了很多倍的大的海岛，那大岛另一面才是印度洋。

他老丁就在这海岸小镇遭遇到恶鬼虐待的人。

那时候，半岛北部是在风雨交袭下的雨季。过去，在雨季时，这海岸地区就非常的冷落，渔人没有出海，在山场伐木的没有入山，到了鬼子兵从越南东京湾开过来时，这海岸更变成一块死土。小镇上那几间板店都给丢空了，仕民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

自然，在鬼子陆战队登陆的前夕，这海岸地带却有恶性繁荣的一个短时期，那就是往半岛的北部不时有装甲车往南方开过来，有些戴上钢盔的红毛兵和黑皮肤的印度兵，黄皮肤的荷卡兵乘搭兵车经过这海岸小镇向北方前进。除了红毛兵在车上疯狂地唱歌、喝酒外，那些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雇佣兵都没精打采的把身体靠着卡车车厢两边，随着卡车的簸动而摇幌起来，这情景使到这海岸小镇活跃了一阵，不过很快地又沉落了。

过了没有几天，这小镇上又出现了那先前向北方行进的军车

装上红毛兵折了回头。

那些红毛兵看到老丁几个人站在路边望着他们时，他们有些竖起拇指来，撮着口喊出两个中国字「顶好」。

老丁几个本地人看到这些红毛兵没有恶意，也拍着手去附和他們。卡车上的红毛兵一乐，也就把手中那罐还没有开罐的啤酒扔下车来，给老丁几个人去争。

一阵笑声，把那零零落落，不成队伍的卡车送走。

「看他们那种乐天态度，说不定前头打了胜仗。」

有人这样说出，可给另一个年轻人嘘了一声！

「他们红毛，不跟我们东方人那样呀！你没有看过『西线无战事』那出电影么？那些打败仗受俘虏的兵士，还沿途唱歌呐！我看，这些红毛连敌人还没见到，转头跑回来呢！」

老丁听了，不停地点着头，似乎是赞同这年轻人的意见。

这样过了没多久，那些躲到海湾那儿石洞穴去避难的人微微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弹声。

那个刚从北部回来的鸡贩侧着耳去听，一下子回过头对大家说：

「不错，这是炸弹声，这几天，我骑着脚车走山巴路，就给这断断续续的炸弹声吓得魂飞魄散。差点着了炸弹的碎片，没命赶回来了。」

这个鸡贩还加盐加醋的说：

「在路上，还看到不少连帽子也扔了，只穿着破衣、短裤的散兵，躺在地上，不知道他们受了伤还是死了。」

听那到甘榜收鸡的鸡贩说起沿途看到有散兵倒卧的事，一个在渔寮当杂工的印度汉子瞪大了那对乌黑的瞳孔望着鸡贩问：

「那些是红毛兵么？」

「不，都是印度兵！」

对了！那印度杂工躬起了腰，想从岩石洞穴钻出来，他老心情一急，说起话来就不清不楚：

「加布兰……那杂货店……主说的话不错，皇军是不杀咱们印度兵的，他们还会帮我们去赶走红毛政府呢。」

这个印度杂工还引述了那杂货店主过去对自己说过的话：他们皇军一到了西贡，首先是挂起那支太阳旗，贴出用汉字印出的安民布告，宣传他们是替天行道。过去洋鬼子说他们皇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邪盗，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谣言。现在他们皇军以事实证明，只要原住民不再到处奔逃，从森林走出，皇军就每人分发白米五斤、砂糖、牛奶及江鱼干和可以买到日用品的军用票，使大家安居乐业，仰一体知照等等。此外，还由鬼子开来载着几个会说中国语言的穿军服，臂上套着「军宣班」几个黑色大字的臂章，用学堂老师上课时说的那种话，对着扩音器喊出：

「我们是兄弟姐妹，要手携手去赶走洋鬼子，找寻我们自己的快乐天堂。」

那些军服上套上「军宣班」字样，眉目有点像中国北方农民的鬼子兵一看到甘榜里有孩子身影闪动，就带着装有糖果饼食的纸袋，从卡车上跳下来，向那些孩子招手，不管孩子们听懂或听不懂他们的中国话，就吊高嗓子喊：

「孩子，乖乖，叔叔给你们糖子吃！」

「……来，来……！」

这鬼把戏，老丁在过去鬼子进入省城时，就亲眼看到过了。那些孩子没有听他们的引诱，回过头就跑，背后就有把刀子飞过来。

还有，在孩子尸首旁边或上面，堆叠着给撕破了裤子，裸露着劈破胸膛，凝结着污血的女人尸体。

这些鬼魂追逐着他老丁和无数的还没有给鬼子刺刀戮死的人，从遥远的地方，穿州过府，又飘洋过海，终于逃到这终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异乡。

噢，噢，他老丁总算自己命大，在香港跟着这个老乡过番，想等三五七年，唐山平定了才回去。嗨，想不到，那些鬼子又阴

魂不息的，衔尾追了过来。

妈的！那些从来没有遇见过鬼子的，就替他们鬼子歌功颂德，说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替这里的原住民赶走那些压榨本地人的红毛鬼子，自己做主人。

老丁心里咒诅像那个淡米尔杂货店主的一类人，他自己没有跟自己那样见过鬼，受过鬼的欺凌，所以就那么白天做梦。

一想到自己过去在唐山时的受难，他老丁就想对那些替鬼子歌功颂德的人，像加布兰那种人一拳打过去，可是，自己回心一想，现时正是鬼子们风头火势的时候，他们向鬼子告发自己，把自己拉了去一刀刺死，扔到海里去，自己向谁诉苦？

老丁这样吞声忍气，只好离开他们，回到山巴去。



## 章之七

又是个不怕鬼的人。

老丁在黑暗中听到有什么东西碰撞的声音，就蓦地翻起身，悄悄地从板床上溜下。

他老心里起了一阵悸动，真的鬼子从海岸登了陆，窜到这山巴来了？老丁一夜没有好睡过，老是疑神疑鬼，以为鬼子兵随时随地会打过来，自己连睡梦中都得想着后路，怎样去躲避。

到他老丁想从灶房那后门向外溜走时，忽然听到一阵干咳声，那是自己的同乡阿周，是一间山巴里那间红毛人胶园里的胶工，就是这老乡招呼了自己在她住的木屋里住下，跟他学割胶的工作，呆了下去。

「阿周，是你么？吓死我，还以为鬼子真的来了呢。」

这个老胶工就受不了凉，到了雨季来临，自己起身早些总是引起喉咙发痒，干咳了几声，他阿周听到老丁在昏黑中问自己，等咳嗽过后，才咽了咽唾沫，低哑着声音回答他：

「是我，这里的封港天气快到了，还不趁早起来去割胶，真的大雨来了，想割胶都不行罗！我正起来，摸黑烧水冲茶哪！」

「哎！阿周，你还做梦！鬼子快开到这里来喽，小镇上的人都逃了，你还想去割胶？」

他老丁还告诉阿周：那晚在镇上听到一个从北方逃回来一条渔船的艄公说，他们几条出海的船，在离开哥踏峇鲁对着的南中国海面上，遥远地向西望到哥踏峇鲁那一带有高高低低的火柱，还有爆炸的声音。

「镇上有人传出，鬼子的兵舰已经从东京湾开进来了，早晚会到了这里，你还去割胶，不是……。」

阿周不知在什么时候，点亮了灶下那盏椰油灯，那飘忽的青色火焰，照幌着他那多皱纹脸的一片苦笑：

「我阿周这条贱命还怕死么？我怕的只是挨饿。没有割胶，还会有饭吃么？」

阿周没有理会老丁的劝告，仍旧埋头到灶下去烧开水。

看到阿周这老实人的死心眼，老丁的心也急起来，赶到灶头去想把阿周那引着火的手拉开。阿周用手肘子去一格，瞪着老丁：

「要走，你赶快走，你还年轻，我阿周这么一起把年纪了，要死也得死在这里，只要有饭吃，什么都不怕！」

看阿周那种死心眼，老丁真的没奈他何，只把话头掉换过来：

「公司的大财副，甲巴拉（工头）都走了，你即使开工割了胶，谁跟你收胶汁，谁发粮银给你……」

阿周听了这样反驳他，怔了怔。他那只正放着一根柴枝到灶口的手也停顿了下来，歇了一会儿，又望着老丁说下去：

「树胶，是战争用的原产品呀，他们的飞机、军车、炮车都得用到树胶喽。鬼子要南进，不就为了安南出产的粮食，这里出产的锡砂和树胶么？红毛鬼走了，他们日本鬼不也一样需要这种军用物资么？」

阿周大约是听惯了这庄口（树胶园办事处）的印度大财副说

过的话，用来反驳老丁。

老丁心里明白，阿周这家伙从小就跟了同乡过番，到了这里总算在红毛园丘学到了这门割树胶手艺，一年还在过年过节时有几批银信寄回唐山给老妈子养老，这种好工作，寄回唐山的银水又高，真是打着灯笼没处寻喏。所以大家怕鬼子来了，赶着逃难，他阿周为了这份好工作，就连死也不怕，赖在这红毛园丘不肯走。

而老丁，就跟阿周不同了。他自己在唐山时就是见过鬼怕黑夜的人，他老丁自己虽然只是个大孩子，但却给鬼子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杆子卸尾追过，也亲眼看到了那些鬼子连自己那上了一把年纪的老妈子都不肯放松，用刺刀戮破了老妈子的肚子……。

老丁向阿周这个没有见过鬼的人，谈起在唐山时自己给鬼子追杀的故事。阿周要信不信的，只用那斜乜的眼，趁上微弱的灯光，瞪着老丁，一句声都不出，像是孩子时在乡下的祠堂门口听着大人说什么「封神榜」的神话那样，眼睛只发出怀疑的神色。

老丁看到自己对他阿周说了半天话，他那斜乜的眼只是眨上眨下，没回过一声，老丁觉得自己的说故事技术太低能了，一下子，又吆喝了一声，向对方一嘘：

「阿周，你还记起咱们乡下那间碉楼么？」

一提起乡下那座碉楼，阿周那对斜乜的眼就闪烁了一闪烁，那乌瘀的嘴唇就微微动了动，不过还没有嘘出声。

提起乡下的碉堡，阿周那对斜乜眼的浑浊眼球也就闪亮了起来，把腰巴一挺，像回复过去年轻时的气息。

「怎么会忘记那个碉堡呢？」

他阿周记起过去年轻人的事。那时，他跟几个同样年轻的伙子偷了关帝庙内那几棵荔枝树的果子，正在吃得津津有味时，给关帝庙那庙祝发觉，把这几个小伙子追得走投无路，终于躲到碉楼上去，关起碉楼的大门。

说起碉楼，老丁记得那用青石、土砖一重一重结成的四方形

的高楼，站在碉楼的高顶，可以远远望到那村外的禾田以及小山下像条带子似的河流。

这故乡的景色，随着阿周口中不停嘘出的烟缕，使这个离开了故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回忆起不少往事。他把红烟蒂扔到地上去，顺口吐出那还沾着红烟丝的口沫，清了清喉咙，说：

「建造那碉楼的木材，还是我跟那死鬼爸爸到圭峰山去采伐的喽，那些硬木经过百几十年都不会毁坏呀！」

阿周一提起故乡那座碉楼，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就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也记起自己和爸爸那一代人着实替故乡的人做了不少事。

「老丁，那时你还年纪少，不省事。过去那个年代呀，我们故乡一带都时时闹土匪。一旦土匪来了，大家都躲到碉楼去避，把碉楼的大门关上，就让他们土匪在碉楼外面喊开枪，喊放火都不怕。等到城里的官府知道了，派出什么军警来清乡，他们就窜走了……。」

阿周说起了往事，那双斜乜眼的黑眼球不停眨上眨下，也跟着噓着气，把舌头截断了。

老丁都长长叹了口气，撇着嘴唇向阿周盯着：

「哎，哎，时代变了，他们鬼子就跟土匪不同！」

「怎么不同？」

阿周那双斜乜的眼，回过来向着老丁，像是要信不信那样。

老丁却没有回阿周的话，只是反问：

「你还记得那个常常到处抓田鸡的阿成么？」

呸，老丁向自己问起那抓田鸡的阿成来。哼，他阿周那一次，因为偷了关帝庙里的荔枝，给庙祝追得走投无路，迫得走到碉楼关上大门时，就有阿成一位在内。现在经老丁一提起，他阿周就扑嗤的笑出声来，那斜乜眼的眼球泛动起来，教老丁心里好笑。

「阿成么？当时不是我们的死党，不是他发起，我们也不敢

偷关帝庙后院的荔枝去吃。」

阿周提起阿成来，就说起过去在唐山乡下时，时时跟阿成晚上到田塍去抓田鸡的事。

老丁的脸沉下来，他阿周反而把斜乜的眼向老丁一瞪，自己倒好笑起来：

「有时，他阿成整夜都抓不到几只田鸡，却悄悄的到关帝庙把庙祝养的小鸡偷了，赶早市到市桥去卖，嘿嘿，……。」

老丁却一点笑意都没有，鼻翅膨胀了起来，微微哼了一声，说：

「我说的是阿成的女人。」

「阿成呢！」

「唔！鬼子入城了，他就跟着东江纵队的人入山去了。他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跟不上大队，只好跟几个邻近的老人和孩子们，跟过去躲土匪时那个老办法，躲到碉楼上去，过一时，得一时……嗜！」

老丁这样「嗜」的一个感叹号，去截断了话头。

这倒使阿周怔了怔，那斜乜的眼就像冰块一样，冻结在老丁的瘦削脸上。

虽然，在乡下时阿成年纪比老丁大几岁，没有什么来往，但谈起他那挺着个大肚子的老婆给鬼子从碉楼拖出来，用刺刀破开她那个大肚子，让她那血淋淋的尸体堆在那几十个老太婆和孩子的尸体里，放一把火焚烧的情形，老丁那双深陷的眼眶就滴下了泪水。

这情形，倒教听老丁谈故事时的阿周的斜乜的眼更迷惑地幌动个不停。

「当时这些老老小小的妇人孩子不是都躲到碉楼里去避日本鬼子么？怎么又会给杀了？」

阿周这个疑问，先就使老丁长长嘘了口气，说：

「我早不是说过了，走鬼子跟走土匪不同。土匪攻不破碉

楼，过几天就会退走。鬼子来就不同了。那早就给第五纵队买通了的姓贺的保长，向鬼子头说用火攻，那躲进碉楼的国民党残兵会出来投降，鬼子头就不想把碉楼烧了，以后遇到游击队来偷袭时，自己连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说到这里，老丁气愤得喉咙给什么哽住了那样，噓不出声。过了许久才吞了口唾沫，喉咙顺了些，继续说：

「结果，鬼子听了那姓贺的汉奸的第二种计划，等碉楼里的逃难者乘着黑夜，悄悄开了碉楼的大门，几个人挑了水桶到河边取水时，给埋伏在河边的鬼子兵抓住了，冒认作逃难者挑上放了刀枪的空水桶回到碉楼去。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个老妇人和孩子通通抓了出来，逼她们说出国民党军队躲到什么地方去。那些妇人和孩子都瞪着眼噓不出声，也就引起鬼子光火，都把她们一刀一刀的戮死，放一把火去烧……。」

看到阿周垂低了头，没有吭声，老丁就把声音提高了一吆喝；使阿周抬起头来，用那斜乜的眼瞪着自己。

「阿周！你没遭遇鬼子的刺刀追杀过，就像一个没有见过鬼的人不怕黑一样。我不怪你这个老番客不相信报纸登载他们鬼子在占领区的残暴行为的报道。不过，这些日子快就到这里来了。火烧到身边，你才知道肉痛就太迟了。阿周，你就相信我阿丁说话一次吧！避避他们的锋头火势吧！我和隔邻芭的几个人在对面港的深芭找到了一个可以种些本薯过活的荒芭，他们鬼子不容易找到的……。」

阿周把那靠近灶门的身体挪动了挪动，站了起来，看来不算生火烧开水了，苦笑了一下，说道：

「阿丁，你还年轻，管自己去逃吧！我阿周这一把年纪，又单身一条，还怕什么耶？」

屋外微微传来了一阵狗吠声。老丁就闪身向屋外溜了出去。

## 章之八

阿周自个儿呆在木屋里，一天这样在泥地上转来转去。脚步转动得疲倦了，躺到板床上伸了伸腰脚。时间一久，连腰板也硬化，哎，他阿周过了半辈子，就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

偶然，板门给风吹拂一下，砰的响了一声，阿周这家伙虎的从床上跳了起来，朝门口张望了张望，看看是不是老丁转了回头。

吓的，阿周心里就这么自己咒骂自己真的白天见鬼。板门还是那么靠着门槛，盯着自己，他想到过去老丁那家伙跟自己一起时，虽说有时跟自己抬杠，一下子又合手合脚的帮自己去拾柴枝，跟自己到灶下生火。

现在么？这空框框的木屋泥地上，人一少了；那潮湿的气味就更浓重的向自己的鼻腔袭过来。

望了望那灶门似是给冷空气凝结了。连眼也没有眨一眨。他记起自己整天没有生火，那上两天买回来的面包，也早就给自己吃光了。不过，由于自己的心烦，胸膈有什么东西哽着，不觉得肚子饿。

总到了这一天。

海岸的天色阴沉沉，虽然雨季还没有来临，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像压下了铅块那样。

过去，阿周下了班，吃过晚饭后，虽然没有跟老丁那个同乡一样，到小镇上去串朋友的门。他阿周不是到附近朋友的家去聊天，就是朋友到阿周的木屋来串门，所以总不会很寂寞。

老丁走后，别的朋友也少到来，阿周自己也懒得到朋友的家走动。

这一天，阿周不知想起了什么，特自到隔邻芭去找那个同在园丘里做草（除草）的阿中。

没到几天，那阿中住的芭头的草长了许多。阿周心里想到，大约少人行走，茅草长得更快了吧！

阿中住的那间低矮的木屋似乎给雨季来前的低气压压得头也抬不起。

阿周那本来低沉的嗓音，在这种情形中更喊不出高嗓音来，只嘎着声喊：

「阿中，你在家么？」

对着的低矮木屋，照旧没有抬起头来望阿周一眼。阿周心里一挺，敢情阿中这个跟自己一样的单身汉子趁着雨季来临前走到相好的吉灵婆家去混？

阿周又再提高那嘶暗的嗓门，木屋仍旧是静悄悄的，没有回响。阿周还是不甘心的，再跑多两步，到了那木屋的前面，却看到那板门钩上一条链子。他心里想到阿中这个单身汉不在家。

阿周心里咒骂出来，你阿中不是跟我阿周一样，还有什么可怕？可是，回心一想，大约有人唆摆了他，跟老丁唆摆自己那样。

唔，他鼻腔唔了一唔，记起自己整天没有半碗饭落肚了，他觉得肠胃里吱咕吱咕起来，就踏上自己拖着那辆旧脚车，打算到镇上饭店吃饭。

这个中年割胶工虽说是没有见过鬼，也就不会怕黑暗的人，但在一片死寂的山芭里，心头终是沉重的。那辆上了年纪，许久没添过滑机油的脚踏车，今天踏起来就很吃力，在弯弯曲曲又有大洞小洞的泥巴路上，脚车的滑链咔嚓、咔嚓的嘶叫着，使阿周心里更不好过。

当时，还只是下午时分，不过没有太阳光，加上从海面吹来的海风，使到阿周更吃力的一上一下绞动着那脚踏车的飞轮，更容易使那条滑链掉落，迫使阿周踏上几步又得下车来，用手把那变长的滑链钩搭回齿轮上，弄得一手油污，好不容易，才挨到镇上去。

这只是黄昏时候嘛，阿周骑着那旧脚车进入这小镇，就像进入了一座荒落的坟场上一样，使到这个中年胶工胆子发毛，一阵阵冷气从毛管发射出来。

是自己熟悉的小镇，却是一个快就断气的小镇。

那几间歪斜的木板搭成，只算得是摊档的小店，还颤巍巍的蹲在路旁发抖，活像坟场上的一座座荒冢。

天色开始了昏暗。这小镇的小店却入睡了，连眼睛也没有睁开。阿周心里抖了抖，这只是黄昏时分呀，那些卖夜市的茶店或饭店应该上灯啦！怎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这中年汉子心里越想下去，那踏着的脚车又咔嚓一声，滑链掉落了，他阿周就索性的把一条腿从车包上跨了下来，拖着车把手站在这越来越昏暗的快断气的小镇的老子上眯着那昏瞆的眼去找寻什么，可是睃来睃去，老是找不着。

他心里发抖，连那个手扶着的车把手的铁杖也发抖了。阿周的心一急，脖子上就淌出了冷汗，心里想是不是自己今天跑错了路，进入了别的小镇，还是自己给野鬼迷惑了在这荒郊打圈子？

这样一想，不只他的扶着车把手的手发抖，连那站在地面上的两条腿也发抖起来。

他不停地把那双昏瞆的眼，眯起来向路两旁左望右望，心里

想到这镇上的小店过去只是靠几个熟悉的甘榜里的人或在红毛人胶园做工的人来走动的，连招牌也没有，在逐渐昏暗的黄昏时分，虽然很难分别出那间是什么店，不过那间卖饭的门口有个用泥土结成的大灶，应该容易认得出的，今儿都连那个大灶的影子都没有，不是真的见鬼？

阿周心里正在发麻，两条腿更抖动了，不过，他那双脚还灵动，听到有种微微的物体移动声，接着是几个小店排列的尽头处，有一丝黄光泄露了出来。

阿周看到那小店的微微露出的灯光，就像被溺在黑海中的抓住了一根木头，脑门子清醒了许多。他认得是淡米尔人开的那门吉埃（杂货店）店是在那一列板店的角头，刚才在昏暗中自己认不出来。

那吉埃店主布加兰从半掩开的板门中，认出是在红毛园割胶的阿冷支那（中国人），他就放胆的开了板门，向阿周打个手势喊他过去。

把那掉了滑链走不动的脚车拖到那淡米尔人的吉埃店时，阿周还微微的喘着气的：

「这小镇都变成了死市了，我还以为走错了路哪，那间潮州人开的饭店都不见了。」

那淡米尔人把乌溜溜的眼珠转动了转动，头摇幌了摇幌，眼珠就瞪定到那斜对着的一间板店去，用手一指：

「那不是？」

阿周随着布加兰所指望过去，一间紧紧闭上板门的小店前面，还残留着结灶的几块红砖的基础。那淡米尔人轻轻叹出口气：

「店空下来，就给人把东西搬走，像那饭店前那个大灶，搬不动时就给捣烂了……哎！你，你……」

一说到这里，这个吉埃店主就发觉出，自己面对的，也是个中国人，所以把声音压低了：

「你还在这里？这里几个开店的阿冷支部，一听到日本兵要来，都先行走了，他们在唐山跟日本人打了几年仗，知道日本人恨透了他们。一到了这里，日本兵就会借他们开刀……唔！」

阿周看到对方的眼神，就怕自己是中国人，跟他说起会使那些快开过来的鬼子兵的不快，连他也惹火上身，就胡乱问了问那个饭店老板到了什么地方去后，自己就想离开这里。

「这里的阿冷支那，都走散了，不是入了深芭，还会到什么地方去？」

虽然这个吉埃店主一心一意替鬼子兵在这里登陆的种种宣传，说鬼子兵会把便宜米，便宜布卖给这里的居民，不像过去那些红毛人那样，只会一船一船的把这里的钞票载回他们的祖家，可是，他对面对着在红毛园割胶的阿周，因为他是自己店里一个熟客，而且又没有跟别的割胶工人那样，临走时拖了一笔旧账；所以对阿周就多少有点好感：

「阿周，你怎么啦，怎样打算？」

可是这个割胶工人只用斜斜的眼瞪着对方。

「一条光棍，有什么打算？谁来了不一样是纳粮。」

布加兰啊了一声，摇了摇头：

「你们阿冷支那跟我们不同啦！你们唐山跟他们日本兵打打杀杀，他们不生气么？到了这里，还会放过你们么？」

阿周这个中年人怔了怔，噓口气说：

「我阿周又不反对他们……。」

不等阿周说下去，布加兰就拖了他进店去，轻声说：

「你走不走，都不成问题，可是兵荒马乱了，你还能到饭店来吃饭么？」

这个不算好心肠的淡米尔店主，不等阿周开口，就用旧报纸包了几尾小咸鱼和一小包米给他。这到使阿周那双斜也的双眼瞪大了起来，不知怎样去回答对方，只用一只手摸着袋子。

那店主知道阿周袋里大约不够现款，到先自开口：

「不紧要，等以后还给我就好！」

跟着，不等阿周回答，那淡米尔店主就继续说：

「我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离开这里，人都走光了，我开了店门也没有人到来买东西呐。」

想到那吉埃店主的话不错，这海岸一带的人走光了；红毛园丘的工人就算像我阿周这种不怕鬼，不怕黑的人不走，你割了胶，也没有人跟你收胶水，更没有发粮给你。庄口的总管那个红毛就第一个听到鬼子兵来的消息，就撤走到大城去了。

这个单身汉子，自从过番，得到这个红毛园的工作后，就按时按候有银信寄回乡下给老妈子过活，从没有想到明日的事。嗨，那淡米尔店主虽然是跟鬼子兵无冤无仇，而且又过去常常替鬼子兵宣传，说他们会帮助自己人去赶走红毛政府，是好朋友喽，可是他们鬼子兵一来了，风头火势，就不管你什么人，碰到他们，就向你开刀，这跟过去在唐山时听老人家说故事一样，那些到一个地方的什么兵，上头就准他们犬杀三天才封刀，满清人入关时那个样子，现在鬼子兵到了这里，不仍旧是这个老样子么？这就难怪像这个吉埃店主也打算离开这个地方一个时期了。

从小镇回到自己住的山芭，虽然不很远，但都是泥巴路，一窟一窿的不好走，阿周那辆旧脚车不时脱链，走不上几步路，阿周又得下车来把链子钩回齿轮上去才能够继续走动。现在回头时车尾又多了那包白米和咸鱼，就更令这汉子心烦意乱，不停的拖着那辆脚车喘气。

过去，在太平盛世时，那印度人工头赌博赢了钱时，深更半夜邀请自己陪他到镇上去吃乌狗啤，还不是同样的泥巴路，自己就脚头长了眼睛一样；也同样是那辆旧脚车，却就滑滑溜溜的踏着，从来没有今晚这种忐忑忐忑的心情。

由于阿周今晚的心情不好，觉得这条泥巴路越行越长到没有止境那样，天色却越快入夜。

拐过一座义山，有一座印度人的婆罗门神龛。神龛里面那个

泥塑油彩，额头上多了一只眼的坐在塑着莲花型的座子，阿周往常经过这座神龛时，虽没有跟印度教徒那样对神像膜拜合什，却总是有意无意的横了横那神像一眼。

这个黄昏，阿周到了这座神龛附近，虽然天色很昏暗，但还是照例的望了望龛里的神像。

兀！阿周心头一挺，那神像过去永远是那么寂寂的坐在莲坐上合什的吗，干嘛呢在自己的眼前摇晃起来？

这次那个没有见过鬼的人，心坎毛了起来，想使劲的猛踏车轮，好得很快的溜过那座神像。

咔啦一声，自己的脚一用劲，那挂在齿轮上的滑链又脱了下来。

妈的，阿周心坎里这样暗骂一声，跨下脚车把滑链钩回去时，在昏暗中，微微觉得那个蹲在莲座上的神像正缓缓的向自己方面移动。

阿周吓了一跳冷汗，哦了一声，脚车的前轮不知给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脚车尾架上那小包白米歪倒一边，使脚车的两个轮子不能站稳在地面上，倒了下来，阿周的一条腿就给脚车的铁架压着。

当时，印度神龛是建立在一丛三叉路口的椰树脚下，比较先前阿周进入的泥巴路更昏暗些，这使那中年人下意识的将眼眯皱起来，觉得那幌动的神像阴影像一座山那样倒在自己身上，才使到这个在泥巴路走过多少次的老车手终于翻身到路边去。

到自己那条给脚车铁架压痛了喊出「啊吔，」一声后，自己才警觉过来，认出从神龛旁边闪出了两条人影。

嘿！

在黑影中似乎有人哼出一声，就使到阿周那颗跳荡的心，一下子就像从高空掉下的铅块那样，倒使阿周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想到那躲在神像背后的是什么呢，这几天，阿周就从镇上听到了不少谣言；一个入甘榜收鸡的小贩在一处偏僻的地方给人从背后

用木棒一敲后脑。这个鸡贩子就为了袋子里那几块用来入甘榜收买甘榜鸡的本钱，丢了一条命。

那神像后的家伙是不是趁火打劫的人？因为天色昏黑，自己认不出对方是什么人。大约那些家伙听到自己喊出「啊咗」一声，认识自己是这红毛园里做工的人，而悄悄的溜到神龛背后去。

阿周心里想，虽然在昏暗中认不出对方的面貌，可是想到这里的中国人开店的或是当割胶工，山场杂工的都走光了，那大约是甘榜里的人或是在红毛园里当杂工的印度人吧。唔！

阿周心里嘀咕着，从泥地里翘起半边屁股，眯起眼去注视对方，心想那大约是人怕鬼，鬼也怕人吧。

虽然天黑，但视线集中了后，就约略儿看出那神龛出来的，是几个印度人模样，头上没有帽子或头巾，只是一堆堆长在椰子头上的乱发，给夜风飘忽，阿周就省起，几天来镇上有人传出，前线的败兵溃散流落到这里来。

那几个躲在神龛旁边的人，像个个幽灵似的在昏暗中，阿周虽然认不清他们的面孔，但终意味到对方有极大的惶惑意识；在那儿怔着不动，他们的脚步也像给什么东西胶黏着那样，再也不移动。

「头家！」

前行的一个高大影子，像是朝着阿周脚车倒下处挪进了一步，使到那中年胶工的心脏给什么东西纠缠着那样，冒了一脑袋大汗。自己想发脚逃走嘛，一条腿又被脚车的铁架压着，挪不出来，终于听到对方用生硬的马来话说出这两个字，显然是没有恶意的了，自己的心就放松了许多。

那高大影子越向自己身边挪近，阿周越看清面对着的是个裤管给什么东西撕破，却没有戴上什么帽子的印度人，那耸高的肩膀不停的摇摆着，牙齿互相啃着，连「头家」两个字音都发不清楚，断断续续的在喘气。

这胶工意味到对方是害着严重的发冷病那样，双手摇来幌去。

接着，神龛旁边那几个站着的人中的一个，远远地望到自己的同伴只是摇幌着头，不停地打着手势，而那个还躺在路边没有起来的人老瞪着对方发呆，像是两个对手在舞台上演着哑剧。

这个是比较先前的那个高大汉子看来年轻一些，却用着淡米尔话跟阿周招呼一声，吱吱嘎嘎的说起来。

幸好，阿周做工的那间红毛园丘有不少印度人，阿周平常也听惯了他们用自己的淡米尔交谈，所以多多少少懂得其中的散句，像平常用惯的「伊利亚」，「沙布里」……。

这次看对方用淡米尔话交谈起来，对方说得又长又快，他阿周本就不很明白，不过最后听到「日本」两个字音，就意识到这些是前线崩溃下来的散兵，大约是向自己打听这里有没有日本兵的意思。

阿周对这充满了冷意的发抖音调，像是把发冷传染病传到自己的身上。他老歪着一条腿，扶着车把手，站立起来，仿效着他们淡米尔人那种在谈话之前，先把眼珠转来转去，把头颅摇幌着，说：

「伊利亚！」（没有）

这样正回答过去，他阿周就记起昨天晚上，自己在山芭的木屋看到天空不时闪动着一忽一忽的红光，也听到断断续续的爆炸声，现在看到这神龛的一幅景象，大约那些家伙是在前线吃了败仗，崩溃下来的游兵散勇了。他们开始时对自己那股恐怖情形，大约以为有日本兵混入这地区也说不定。

自己这样想了想，记起什么想向先前站在神龛旁边的家伙问一问，那个神龛又回复过去那种沉寂，那几条人影也消失了。

## 章之九

是一阵阵热带季候风带来的豪雨，使到这个在组织里担任「交通」职责的老丁，坐在镇上一间露天茶摊里发呆，又不敢多向门外张望，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一直想等候豪雨停止了才回去。

这海岸的雨季，跟别的地区不同。老丁就经历过不少次雨季，有时这个雨季拖延到整个月，有时一连下雨几天后，又停停歇歇一个时期，然后再继续下雨，一直等到发了大水，浸死了人之后，或是等到送走雨季的雷电发放过后，老天才宣布海岸雨季的终止。

现在只下了几天雨，这个算是经验过雨季的老丁就得躲在茶店里歇雨，等雨停止了才动身。还好，这场雨阻挡了多少人进入小镇，那茶摊自然也冷静下来，老丁不时伸长了脖子，向茶摊布蓬上空张望张望，咀腔里嘟哝着在骂老天：

「真的，这长命雨！天公真不可怜穷人。」

他老丁咀腔正嘟哝着时，蓦地有个影子在茶摊旁边一闪动。老丁眼神厉害，看的站起身来，走向那蹲在灶头半闭上眼作着瞌

睡神态的茶摊主人前去结账。

那枯瘦的茶摊主人睁开半边眼横了横老丁，爱理不理的样子：

「雨下得那么大，怎样走？坐一下吧！」

「这种长命雨，谁能够肯定它会不会下到天黑！」

这茶客就不再踌躇，把搁在椰树头的脚踏车挪出来，解散了搁在车尾架上那块浸过胶液的帆布，把它披到自己身上。

这老丁没有一离开茶摊就跨上脚车，而只是把它拉着在到处是泥泞的路上跑。

幸而，茶摊老板又仍旧闭上眼在灶边打盹，老街上又没有人走动，所以没有谁对这个有了脚车不去坐，却拉着脚车走路的人看一眼。

这种赶狗不出门的鬼天气，路上除了横风横雨之外，鬼影都见不到一个？不过，那披上胶液沾过的帆布的汉子都心里有事那样，脚步急急的行进着，还不时用手揩去从额头滴下来的水珠。

兀，他心里挺了挺，刚才还走在自己前面那家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路的前面是一片的雨蒙蒙，再也没有什么人在前面出现。

过了三岔路口，前面是一丛椰树，椰树下，是那间矮小的，几条漆着灰白柱子的婆罗门神龛，神龛里那个有三只眼睛的坐在莲座上的婆罗门神像，它那双眼，虽然微微弯了下来，却老瞪着外飘忽的雨丝风片。

老丁的脚步停了下来，在神龛背后闪出了一个大孩子的影像。

好在，这座神龛是空洞洞的。过去，神龛前面那两根柱子不时有蕉叶和花串缠着。近日，由于这一带的时局紧张，在庄口里及小镇上的印度人走散到别的地方去，这神龛很久没有人管理和用蕉叶和花串来装饰神龛了。现在看到了这座神龛的荒凉情形，使到进入来这个中年人心头漾起一阵子怅惘，也多了一份警惕。

「水紧啦！」

看到老丁把脚车向神龕的一条柱子一搁，那大孩子向四周张望了张望，冲到了老丁身边，有意无意的一说。

老丁紧张地，冒着不断的雨点，冲到神龕外面去，一会儿，额头滴着雨水地转过来。那个大孩子仍旧一动不动的靠着神座的边缘，神色紧张的瞟着对方：

「港口那个马来渔夫阿隆，几天前作业回来后就沒有出海过……」

老丁不等孩子说完，插着口：

「这个封港，谁敢出海？」

「不，不是这个，阿隆对人说，他的渔船有天碰到了……」

「鬼么？」

「不，有条不明旗号的电船在海外游动。」

谈话到这里，老丁意味到前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啦，那深夜的火光，那海面上的电船。

在大孩子方面，却是黑眼球向上下翻动，不时的瞅到老丁那绷着红筋的脸颊来，张开口歇了半晌，才骨碌的吞了口唾沫，放低了声线继续说：

「……不久前呀！芭尾那个高岗上就出现过一队什么……冒着雨在那儿经过，……那个在芭尾插着木薯苗的阿春看了这情形，赶快倒在一大块大石背下，等那队人走过了才敢喘着气的走了回来。」

那孩子看到老丁没有答腔，又再补充几句：

「阿春说，那一队套上雨衣的人，他躲在大石背后，不敢伸出头去看，认不清是什么人；不过他们行路的那种忒忒达达的步法，很重；跟我们平常轻轻走路的不同……他心里又慌张得忐忑忐忑，不过，阿春说，他似乎听出其中一个人说着本地人口音，听来很相熟，一时也记不起是谁。」

听那小鬼的叙述，老丁又紧张的问一句：

「那入山的一队什么，回来了么？」

这一回，倒使那小鬼怔住了，一时没有开腔回答，只是睁大了那圆溜溜的眼珠摇头。

老丁心想，那插木薯苗的农户一看见那队人的影子消失后，就亡命了似的回头转了，难道还在那儿等鬼子回头去抓自己。这怎能怪责那小鬼答不出。不过，阿春说到那队人渗杂着有本地人口音，看情形，有九十巴仙鬼子找到了鬼头带队，自己那个组织是攀过芭尾高岗，还有一段原始林，不是组织里有人当了汉奸，这弯弯曲曲，又高又低的芭路，鬼子怎么会找着？

想到组织里有鬼，老丁的头脑就胀大起来，他自己是在组织里受过训练的人，组织里的事和所在地点，连第三者都不能知道的，采用的是个别控制方法，现在听到阿春说起，有人懂得怎样去攀登芭尾的高岗。他心里一急，就冲着向那小鬼吩咐：

「你出来了这么久，得赶回去啦，免得引起他们疑心。」

在三岔路口，老丁自己就警惕地躲在椰丛背后一段时期，把脚踏车搁在椰树丛中，自己也蹲在椰树头的背后，用浸过胶浆的帆布蒙着头当作一种假象，好使过路人不会疑心。

终于等到雨停了，天色也完全暗了下来，老丁才挪起脚车，在给雨水冲击一窟一窿的泥路上，使到老丁踏在脚车上有如一条泥鳅在水沟中钻。

这样，辛辛苦苦走完了那段泥巴路，听到豪雨后的小溪流得汹汹涌涌，这小溪的溪流声，老丁是熟悉的。他记得那条小溪是打一个种着甜薯的斜坡后流出的，那过去的潺潺流水声，在豪雨过后，流水声就变成那么汹涌，使到老丁的心头也跟着起伏不停。

那片甜薯芭下的几块大石头是用来阻碍着斜坡的泥土不使它给溪水冲走的，在昏暗中老丁还认得出来，这几块大石上头的较高的斜地是自己过去跟阿周那老乡同住过的那间板皮搭成的木屋，现在消失得连影子也找不到。

老丁自从那次跟阿周分手，以后还经过这个甜薯芭几次，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组织里的交通员怀疑自己在忙乱中走错了路，就跨下脚车，沿着小溪边沿走了一段路，在迷迷糊糊中，认得出在石块旁边那一行列木薯苗是自己离开这甜薯芭没有多久之前，跟阿周一同插下去，意思是用来控制溪边的泥土，不使它松散给溪流冲走的。

大石块依旧是大石块，木薯苗依旧是木薯苗……可是阿周那间板皮屋不在了。这是红毛人胶园芭尾阿周开辟的甜薯芭呀，是一点不错了，但是阿周那间板皮屋呢？

老丁拉着脚车行走了一段路，心里忽然记起，过去这地方附近有个印度胶工喝下了树胶醋死了。说不定，这一晚那印度人的鬼魂作弄了自己。

呸，我老丁就不相信，真的鬼子的枪炮、刺刀都吓不倒自己，难道今晚却给野鬼吃瘪！

一想及这个，老丁那原本栗起来的皮肤反自然平伏下去，先把脚车就近的搁在一株还没长枝芽的树薯头上。老丁本身就成了深芭里的一匹野狼，向甜薯芭深处窜过去。他心里想，那个中年胶工不在家，还是生病？这么乌灯黑火，使人连他那间板屋都认不出方向。

老丁在黑暗中摸索，两支穿上破布鞋的脚渐渐沉重起来，像插在泥浆里的木棒样，很难移动。

这个在组织里当交通员的汉子除了意识到自己的鼻腔喷出一股热辣辣的气息外，还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脏急激地跳荡。

在昏瞢中，他只知道自己的脚步不停地在移动，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跑了多少远的路程。有点跟那推石磨老牛一样，只朝着石磨上头吊着的一盏火光不停转动，而实在是绕着一个中心旋转，转来转去，都没走出自己那发脚起点多少远。

那是一点绿色的火焰。

在前面，绿色火焰时明时暗的诱引自己，这个老「交通」员咽了口唾沫，有点温暖，觉得自己的存在，像一个被溺的人在黑海里抓到一根浮木那样，心头挺了挺。

可是，当自己的脚步一移动，给另外一排木薯苗的枝干一遮掩，自己的眼睛一晃，那淡淡的绿焰就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 章之十

兀，那还不是溪水的响声，自己老在这地区打圈圈子么？自己在这里绕来绕去这么久。

老丁越走动，心里就越发发出丝丝冷气。他觉得自己是绕着诸葛亮那个八阵图走动一样，老是找不到出路，他打心坎出来那股子冰冷，一直通到自己的四肢和自己的神经中枢。心里想，自己今晚会倒在这个甜薯芭里吧！真想不到，自己不在唐山死在鬼子的刺刀下，却死在这离开家乡千里遥遥的荒芭里，真不甘心。

迷迷糊糊中，这个中年交通员不知走了多久，绕了多少路。那昏暗的天穹下，现在有了微弱的光，老丁知道那是星星，自己的头脑就清晰了起来，终于向前面的一丛椰树林走过去，他记得那丛椰树的背后便是那小溪流入一条河流的地方。

老丁越行近椰树林就越发清楚的看到先前那消失的绿光越发向自己接近，他才省觉得一个人越是在匆忙中，头脑越是昏乱，会把一座山幻觉成一片树林，把一片海洋当成为一片原野，而不是给野鬼迷惑。

他长长嘘过口气后，胸膈便舒服了些，头脑回复了正常，记

得起在那丛椰树背后，有间小屋住着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本是大城一间银行的财副先生，为了逃难搬到这里来住，就在自己的同乡阿周那片甜薯芭开了一些地插些薯藤，打算日子久了也有点甜薯过活，而且在附近这丛椰树的斜坡搭一间小木屋去栖身。

这逃难者的故事，更一段一段的在老丁的脑海里翻腾起来，老丁眯着双眼，那银行财副的小屋就在自己脑海中出现过来。

他老丁记起那银行财副的木屋的建立时，自己跟阿周和几个甜薯芭一带的居民都赶来椰树丛的斜坡，替银行财副掘土、伐木、插柱头、盖茅草叶等工作。那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银行财副因为半辈子过的是笔墨生涯，没有气力去跟大家一同去做建筑房子的粗工，但看到邻居的人这样卖力的替自己建屋子，自己闲闲散散不去帮手也着实不像样。这样一想，他老就赶到镇上去买了一些白糖、咖啡粉和椰饼一类的茶果，回到椰树头，用几块石头堆成一个灶，生起火来烧开水，好得泡咖啡乌来慰劳这些邻人的热心帮手。

「来，来，请大家歇歇手来喝杯热的咖啡乌！这咖啡粉真新鲜，又香又甜。喝过了大家才有气力做工。」

我当时正从附近找到一株合适造屋子用的杂树，把它砍了下来，独自个儿拖到屋地上来，出了一身大汗，口正渴得要命，听到那银行财副笑口吟吟的请大家喝咖啡，我也就不客气的在泥地上抓了一个土碗，用手揩抹去那碗面的肮脏，从咖啡煲上倒了半碗咖啡乌，冒出阵阵香味。

那时口正渴，那热腾腾的咖啡乌，冒出阵阵香味冲到自己的鼻腔，诱发出自己的口馋，想一下子把那香喷喷的咖啡乌吞下肚子去。

可是，那时咖啡乌正泡好不久，还冒上一缕缕白烟，自己心急要喝，就撮起嘴唇想把热气吹散，好得容易喝下。天呀！当我吹散了咖啡乌表面的白烟后，发觉出一只只死蚂蚁浮在那咖啡乌

上面飘上飘下。自己的心就作恶起来，连口渴也忘记了。事后一想，大约是这个热心招待帮手起屋邻舍的银行财副平素没有做过这些炊煮工作，自己又有那么深度的近视眼，连千千万万只蚂蚁爬到白糖包上吃糖也不发觉，一骨碌的把白糖倒进咖啡煲去，烫死了多多少少蚂蚁在咖啡窝里也不觉得。

这件事一向放在自己心上，许久都不会忘记，更不会忘记那个泡咖啡的银行财副。

现在，出现中的那点绿光的方位，就是在椰树丛背后的斜坡上，一点不错，那是银行财副的小木屋。

老丁的心一兴奋，脚步就变得比先前轻松了许多。自己的视线也渐渐清晰，似乎连斜坡上那小木屋的轮廓在自己的影象中也形成起来。

可是，再接近几步，老丁的心又跳荡起来了。

照乡下人的经验，这海岸地带在雨季时，豪雨过后有阵子歇息时，总得有青蛙或其它爬虫类出来嘘气的呱呱声，因为这些青蛙或爬虫在下雨时，躲在洼里或草边太久，变得疲乏，一看雨停了，就跟农家的孩子那样，看到雨停风息，就走到屋外嘶叫嬉戏一样。

这一夜，却有点反常，经溪边到椰树丛，又从椰树丛到这小木屋所在的斜坡那一段不短的地区，都死寂得怕人。除了天角的微弱星光和那遥远出现的一点绿光，在老丁心中淡淡的发生一点暖意外，老丁感觉到自己正朝着一条冰冷、死亡的地段行进。

他那双手、双脚也逐渐给这种死寂及冰冷袭击得，变成断断续续的麻痹。不过，自己脑海中闪动着自己的老乡阿周和他的板皮屋的下落，自己那股强烈的探求意识就激动自己的双脚不能歇息下来。

木屋的轮廓越接近自己就越清晰。老丁认出这间小木屋，那一条柱头是自己亲自插下去，也记起那一枚铁钉是自己钉下去，可是，虽然只隔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谁能担保这小木屋里那个主

人是不是仍旧那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银行财副呢？那个连咖啡鸟上面浮沉着多少只蚂蚁也认不清楚的人。

不会，小木屋里有人。

火光还在。

那银行财副一定还在。

不过，老丁是在唐山受过游击队训练的人，总比一般人的警觉性高些。他正在昏暗中向那斜坡摸过去时，那木屋飘出的一丝灯光，蓦地熄灭了。这不能不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敢情那木屋里的灯光熄灭，是知道，最少是怀疑附近有什么不对的情况出现。

老丁就立刻蹲下身子，靠着斜坡的草丛掩护，竖起自己的耳朵，悄悄地去探测附近有什么风吹草动。

依旧是一片静寂。

显然，这斜坡上木屋的火光像鬼火一样，时亮时灭，多少表示了那儿有人存在或存在过。一间空屋子就不会有飘忽灯光的出现吧！

这种意识促使他老丁作进一步的行动。他轻微的咳嗽一声，看看对方有什么反应。

依然是一片寂静。

老丁意识到，那对着的木屋即使有人在内，起码不会是敌人。敌人到了这深入的甜薯芭，就不怕一个单独的像自己一样的来客到访，也就不至使灯光忽明忽暗。

一想到这些，他老丁那股子勇气就燃烧起来，一股力量从背后把自己推进一步，他放轻脚步走向小木屋的前门去，一只手扶了那片单板门一下。嘎的一声，那单板门就自动的掩开了一条缝，跟着是一阵子淡淡的椰油烟薰出来的气味扑入自己的鼻官。

这不时一种令人难受的沼气，也不是一种化学战争那种令人昏倒的毒气，但多少刺激了老丁神经中枢的气息，使老丁下意识的退回一步，靠着墙角掩护自己。

过了一会，那椰油烟薰逐渐给冷空气冲淡了，那空洞洞的

木屋，里面再没有什么声息，这情形使老丁想到这木屋不久之前还有人点着油灯。不过一下子又把油灯吹熄，所以椰油烟熏气味一时还没有消尽，还在播散。

唔，老丁猜想到，大约屋子里的人听到外面有什么声息，怕有什么风吹草动，一下子把灯弄熄也说不定。

老丁压低嗓音，喊出「财副」两个字。

屋子里空洞洞的，全没有人回答，倒是那开了一条缝的板门有丝丝冷风飘进去，将门板轻拍了一下板壁，这就更使老丁恐怖起来，连那刚踏进门口的一条腿也拉了回来，预备转身就跑。

这就是一个经验。

上几天，组织里那个炊事，惦挂着什么事，在一个晚上摸黑回到过去住的地方去，还没达到目的地，却给埋伏在路边的「鬼头」（警察局的暗探）一下子扑出来，抓到镇上的「出张所」去，此后无踪无影。

为了这事件，引起他所属那个组织连夜将基地撤走。

他老丁心知肚明，组织里出了事，那个失手被抓的每每挨不起毒打、灌水等毒刑，反而投降过去成为老狗向主人反噬，出卖组织的就不在少数。

一想到这点，他老丁就不敢再在小木屋附近摸索，回过头来走向椰树林去。他知道椰树林背后，是小溪出水的地方，那儿有堆乱石和草丛，真的遇到了什么「鬼」时，可以躲躲避避，暂时掩护自己。

自己心里正一动，耳畔就听到扑扑的一阵，像是风拍打着椰叶的声，但自己觉得没有风吹过来，老丁心里觉得奇怪，跟着是一阵哇哇的夜鸦惊叫的噪音，才知道刚才那阵扑扑的声音是那些夜鸦给什么东西惊吓，扑着翅膀冲出树林的声音。

妈的，这瘟乌鸦，吵死人！

心里正咒诅着这个时候扑出椰林吓人。不过，跟着几头又从椰树梢扑出，这就教老丁心疑起来了。照常理，这些树梢的宿

鸟正闭上眼睛入睡呢。干嘛这末匆匆忙忙的飞扑出来，是不是它们发觉有敌人来了？

老丁心一怀疑，自己就扑到椰树头有遮荫的地方去，自己摒着呼吸，把头伏在泥土上面，侧起一只耳朵去听，是不是附近有什么动静。

过了一忽，那些夜鸦飞走了后，椰树丛又恢复了原有的那份死寂了。

这个老「交通」看到四周都沉寂下来，心神镇定了许多，但那份警觉的本能并没有一时放松。他仍旧躺伏在椰树头，一动也不动。在白天他那双沈重得像抬不起来的浑浊眼，在黑夜，尤其是紧张的时分，它就变得像夜袅的圆眼珠一样，连很远的一根刺都看得出来。

在迷蒙的星光掩映下，一个弓起肩背的影子在溪口草堆中幌动起来。

老丁的心一挺，认出这个弓起肩背的影子就是自己要找寻那个银行财副的弯曲的背影。

老丁轻轻吹起了口哨。

他记得自己吹起这种口哨，对方会认得出是谁的口音的。他听到就会转过头来也说不定。

老丁在昏暗中瞪大了眼去看那个影子。对方似乎对自己吹出的口哨有点儿反应，脚步蹒跚起来，闪到一块大石边给凝结在一起，停止了幌动，像是给自己那轻轻的口哨声迷惑了那样。

不错，老丁在昏暗中把瞳孔收缩得更眯着对方。那弓起的肩膊，那颤巍巍的老态，不是那个银行财副是谁？可是，在这深更夜静时分，那老财副赶到溪口干嘛呢？想起这些，他老丁就继续提高了警惕，只匍伏在地面上，用两支手肘子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前爬行到那石块的地方去。

石块旁边那个弓着肩膊的轮廓更清晰了，使到老丁更有勇气的喊出声来：

「财副，是我老丁呀！」

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微微听到对方那长长嘘气的声息，接着是嘎着声「哦」了一下，这正是那个老财副的招牌，通常在说话之前，总爱这么哦一声：

「老丁么？给你吓得没命喽。你在哪儿啦？我这个开眼的瞎子，唉！真没有用。」

老丁从地上爬了起来，把两只手向上摇摆着，使到对方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当子，刚才还迷迷糊糊的露出光芒的星空，又给海面吹过来的雨云淹没了，使到这两个各自抱着惊骇的心的老朋友在充满湿气的昏暗中溶合着彼此的胴体，老丁的手碰到对方，觉得对方一身湿漉漉的，像被一阵豪雨淋过后那样，自己那手也变得抖擞起来。

对方对着老丁虽然没有嘘出声，却觉得老丁那只手的不停发抖，是代表了有着满肚子的狐疑，银行财副就先说出一个要点，抓了老丁的手一下：

「这里很冷，回去屋子说吧！」

回到木屋里，银行财副谈到近来几日这一带发生过的事：真骇怕死人。

这个红毛胶园的芭尾是连接着一片原始林，一向插上「公班衙山门」的木牌，禁止人们进入去伐木的。平常是一片死寂，连飞鸟都少见。可是近几日就不同了，时不时发现森林中有浓烟上升，又不时听到辟啪，辟啪的不知是什么声响……。

谈到今晚的事，老财副还一脸张皇的给椰油灯的火焰照幌出来，频频喘着气说：

「刚才不久，我躺在床上半昏半睡中，听到芭场上簌簌沙沙的响，我的睡意清醒过来，知道那不是雨声、风声。怕是山猪出动来偷吃木薯。翻起身来点上油灯，想开门出去看看。可是出到门口，又想到山猪的出动就不会这么轻微声。情况有点不对劲。」

「心头跳荡起来，就赶紧吹灭了油灯，虚掩着门，赶快走到芭尾去。老丁，你知道啦，那溪口有丛水草的地方，事急时可以躲一躲。」

望到了对方那一身水湿，老丁忍不住噗哧的笑出声来：

「难怪喽，看你一身水湿，原来是从溪口钻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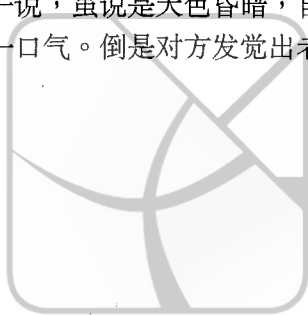
银行财副弯下头望了望自己那一身水漉漉，瘪着嘴说：

「给你吓破胆了，还来打趣人！」

「吃到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怕什么鬼？」

「还不是见过鬼的人就怕黑？一朝着蛇咬，三年怕芋茛这两句话你不记得了？」

听银行财副这么一说，虽说是天色昏暗，自己的心胸就觉到有点惘然，没嘘出多一口气。倒是对方发觉出老丁沉默下来，就补充说出过去的事。



## 章之十一

就是那么的鬼天气，一没有下雨，太阳光就毒辣的照到地面来，我趁着天晴，到木薯芭去锄锄草，却给阳光晒得昏天黑地，出了一身大汗，想回来挪条「水盂」（围腰巾）到小溪去冲个凉。

到了半路，忽然看到椰树梢的乌鸦群急激的向上空冲出，像是给猎人追射着那样。

心里想，天还没有变，又不是起风下雨，这些乌鸦飞走得那么匆忙，不是怪异？

自己这个念头还没有打断，蓦地从远处传过来一阵急速的煞车声：吱吱的嘶叫着，这荒凉的木薯芭一向是人烟少到，怎么忽然有什么车开过来，而且这种煞车声，不像是市面上那种轻型车那样微小，会不会是军警用的卡车？

我的心急激的跳动，连手心也冒出汗来了。事急马行田，自己只好找个掩蔽的地方避一避。

躲在一个有浓密叶子掩闭的木薯树下，竖起耳朵在探听，那几声煞车声过后，就没有什么声音激发出来了。那斜阳依旧的照

射到芭地来，反而反射出一种水气的蒸发，教人有点窒息。

在那当子，虽然芭尾跟芭头有着一个长着一丛椰树的岗峦隔着，我还约略地听到一种粗糙的叱骂人的声音，不过吱吱嘎嘎的，又分不清那是什么话，只感觉到有时高亢有时低沉。

自己一向在银行里做事，听惯和说惯的是红毛话，番话就不是这个腔调。几天来，听镇上回来的人说起，大城出现过什么鬼子兵，会不会这样快就开到这乡下来？这么一想，身上的毛管竖立起来，手心也冒出了冷汗，自己的头脑充满了血，变得昏昏沉沉的，远处传过来的声音也结成了一片迷糊，渐渐淡化下去。

过了一会，我那两条一向在翻风下雨时候闹风湿的腿，蹲得久，就从酸疼变得麻痹起来。自己那双手死劲的抓住一棵枯树的干才勉强支撑着身体，抬起头来向椰树梢头望了望，那一簇乌鸦老绕着椰树的叶子飞翔，打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没有飞入树梢去，也没有降落到地面上来。我想这正是鸟类的高度警惕性，它们时常防避敌人的侵袭，注视那一方面有敌人出现，所以在上空盘旋飞翔。终于，那几只乌鸦在半空中绕飞了几回后，又逐渐飞到树梢有遮阴的地方去了。

这乌鸦的启示，我那心里就安宁得多，加上我那小腿肌肉的阵阵子麻痹，迫使我离开那个枯树头，向小泥芭路走出去，想找个熟人打听打听附近有什么事情发生。

由于自己的头脑先前那种恐惧还没有完全消退，多少有点昏沉，在岔路口时给一个扛着芎蕉桐的印度人的伸出来的长蕉叶扫射到我的眼镜，好不容易一支手扶着眼镜不给它掉落来，这举动反而教自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记起再过一些时候是他们印度人的大宝森节，他们正替三岔路那座印度神龛粉饰和树起还吊着花芯的芎蕉桐。

那是阿苏，他记起我这个银行财副来，把弓蕉桐搁到地面上，跟我招呼一声。

「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啦？不久前，我听到一阵急激的煞车

声，像是重型卡车的轮子擦着地面的石头那样……」

不等我的话说完，那阿苏的乌溜溜瞳孔在我脸上转动了转动，咔嚓的吐了口嚼着槟榔留下的血红似的唾沫，清了清喉咙后，慢吞吞的说：

「还不是『敦峇鲁』（是新的主人意思，指日本）开到来一次。」

这印度人神色那种静谧，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一样，连多望我一眼都没有，就蹲下身体，把芎蕉桐重新扛到肩膀上去。

嗨！对我们唐人来说，一提起他们鬼子兵，谁不想到他们在我们唐山那种见人杀人，见屋焚烧那种种暴行。我们虽然身在州府地，但报纸就报导过不少罗。谁谈起鬼来不怕？起先我还打算到外边去探听探听，现在给那印度人说的『敦峇鲁』来过那种神态，自己的心就冷了半截，连小腿先前那种麻痹也给忘记了，只是呆呆的站在三岔路口望着遥远的木薯芭头的渐渐变色水平线上发呆。

「财副！」

有谁绕过椰树岗走出来，喊了我一声，我才发觉到那是在芭头种木薯的老沙。他喘着气对我说：

「这儿出了事啦！」

「什么事？」

我的心跳了跳，老沙继说下去：

「阿周那间木屋完旦了喽。」

老沙这家伙心一急就气喘得厉害，叽咕叽咕的喉咙涌出白痰。嘘过了气后许久才告诉我，阿周那间木屋给下乡清剿地下抗日份子的鬼子放一把火烧了。

「怎么？干嘛鬼子烧了阿周的屋？」

心一急，喉咙就有什么东西硬着，结结巴巴的说话得不清不楚，一支手搭在银行财副的肩膀，把它摇幌摇幌。那老财副也把身体靠近我身边，把手托了托眼镜的框子。这些小动作似乎把心

镇定下来。我透过了他那眼镜的玻璃片，看得出他那灰甸甸的眼瞳充满了惶惑。

那家伙又把眼睛除了下来，用手背揩了揩眼眶，经过了一连串小动作，才摇了摇头，嘘出气，说：

「阿周这次情形看来凶多吉少。唔……，给鬼子的枪托敲得七颠八倒，还给那个鬼头推到车卡上去，……」

银行财副弯下头更靠近我的耳边，压低声线说出一段秘密。那是木薯芭那个跛脚的印度人，在鬼头带着鬼子入芭抄山时，他正在木薯芭除草，看到一队鬼子兵汹汹涌涌的乘着卡车开到大路口，卡车停下。鬼子兵和一个印度人鬼头从车上走下来。

那个在芭场做草的跛子看到这情形不对路，鬼子来了非奸即盗，不会有好事做出来。他想回过头逃走，那条跛着的腿又不听使用。事急马行田，他只好放下锄头，躲到一堆生满了长茅的白蚁洞背后去避一避风头火势。

透过了那密密麻麻的茅草丛，他那只乌溜溜的眼珠永远跟着那队鬼子的背后，一直等到鬼子们的背影完全在进入红毛人胶园的背后，才把视线收回来，自己的心也逐渐宁静下来。心里想这些鬼子入芭就没有好路数，怕不又是下来清乡抓人？

那印度跛子心这样一动，就忘记了自己的危险，老蹲在白蚁洞背后，连大气也不敢透一下，只双眼频频望着那红毛园背后，看看鬼子们有没有回过头来，一下子，自己又想到大路口停放着那部卡车，放心不下，又回过头去望了望。

这印度跛子心里「哦」出了一声，原来卡车里还有人在，卡车外面流出一缕缕白烟。跛子心里想，大约卡车里有人抽着烟。

这一来，他就忘记了自己正注视那队鬼子的行动，而回心想着躲在卡车里是什么人。为什么卡车里那家伙没有跟着鬼子兵一同下来。

这印度跛子心里正在十五、十六的猜想着，这条芭路，是弯弯曲曲的连几片青芭才接近红毛胶园，平素很少人来往的，怎么

鬼子兵会走这条路。而且那跟着鬼子下车的鬼头，自己就从没有见过，显然不是这附近的人。

他心里正这样沉沉吟吟的想着时，就望到遥远的树梢头飘起一阵阵黑烟，同时有阵子汽油燃烧气味传入自己的鼻腔，使这跛子打了几个喷嚏后，又赶快用手捂着鼻子，怕再打喷嚏会给鬼子们发觉自己躲藏的地点，就惹起一身蚁。

没多久，又噼噼啪啪的传过来火焰燃烧着什么东西的声音。

那橡树梢头飘出的黑烟越来越浓。

跛子心里想，大约是什么地方火烧时，就望到先前从胶园后进入红毛园的鬼子兵，连同那个印度鬼头，押着一个看来很面善的中年汉子出来。那个印度鬼头不时用手肘去碰撞那汉子心头，吆喝着：

「说呀，那些山老鼠（指组织的人）躲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头家有多多军票给你。」

那中年汉子挨着他那手肘七颠八倒，眼珠泛青泛白的摇着头。

「说呀，说呀！」

其中有个戴着有后帔军帽，看来像银幕上的猪八戒家伙用一枝枪托去撞他的胸口，用什么中国话去喝对方。这个印度跛子在这里一带，跟唐人混得久了，对这两个字音多少明白。但那个中年人只是摇头，又挨了一个鬼子用皮靴去踢他的屁股。

这样缠了许久，终于挨到那停着卡车的路口去，那时卡车里坐着等候的矮胖从远处，看来像是个森林出来的阿冷乌登（猩猩），小耳背后有个肉瘤的汉子，跟那个印度人鬼头低声交谈了几句，就押着那个中年人上了车，跟着开走了。

这是银行财副复述那跛脚的印度人谈起的事。

那时，我一边听着，一边手心挤出汗。心里想，我那同乡阿周从唐山一过番，得一个兄弟提携，入到这个多见树木，少见人伦的海岸树胶园来做工，从当杂工，除草工，一步一步升到割胶

工的地位，少说也有十年八年，一向躲在红毛园里做工，除了过年过节，到大城去寄些信款回唐山给那守寡的妈妈外，连小镇也不出去，怎么会惹起鬼子的注意呢。

心里越是这么想，自己那结结巴巴的口腔就连一句话也噓不出，倒是那姓沙的财副，有时除了那黑胶框近视镜，用手指去揩擦那害上肉砂眼的近视眼出来的眼液，也不知道是不是泪水，只不时噓着气：

「这荒山野岭，平素连行人也不多个，那些鬼子怎么会开车过来？」

歇了一会，姓沙的又哦了一声，似乎发现了什么？

「那一定有鬼，一定有鬼！」

银行财副一再强调了「有鬼」这两个字。从他说到那跛子说出卡车里坐着那个像大猴子的家伙，我那一身汗就不止从掌心滴出，也从每一个毛管滴出来。

那猩猩似的家伙，阿周怎么会开罪他呢。那家伙似是城里一间会馆的杂役。自己过去不时到会馆去看报纸，跟那家伙有时谈到自己过去在唐山参加过游击队打鬼子的事。

我心里想，那有点像阿冷乌登的家伙，照理不是这种出卖朋友的人。他看到我不时到会馆看报纸，关心唐山的事，就时常跟自己接近，有时还邀请自己到咖啡店去喝口茶，要自己讲些在唐山参加游击队袭击鬼子的事。看来那家伙满腔热血，恨不得自己能回到唐山去打鬼子。

不过，以后一段时期，自己到会馆看报纸时，就很少碰见他张雷，以为他没有在会馆工作，到了别的地方去，不过也没有找到一个人问一声。

终于，有一天，我又碰到这家伙，当时他一脑袋子大汗，喘着气的回到会馆来，一看见了我，就赶紧抓着我的手，连话也没多说一句，走到隔会馆不远的印度人茶店去喝茶。歇了半晌，喘过了气后，他才告诉我，他现在替设在会馆二楼的南侨筹赈祖国

难民总会××分会作些义务工作，不时替筹赈会分会派派召人开会的信或是到四处贴贴标语，所以很少在会馆里。自然，也很少碰到自己。

那盅咖啡看来还没有完全喝完，那张雷就把咖啡盅向桌子一顿，抽起身到柜台付账，回过头跟我说：

「我还得赶到大草场去替他们布置呐！今晚，来了大坡的什么救亡剧团，要在这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戏呢。老丁，今晚见吧！那救亡剧团是从唐山来的呀，有什么金山……。」

尾声还留在空气中，那阿冷乌登似的家伙就一阵风地走得无踪无迹。

这件事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觉得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经别人扔下微小的火种，那蓬勃的爱国火花就不能遏止下去，张雷就是一个例子。

又有这么一天，张雷从外面回到会馆，看到我正埋头读报时，就拍了我肩膀一下说：

「我去跟座办交代一声，回头老地方见。」

在印度人茶店刚坐下，还没有吩咐备茶，张雷就一阵风那样卷了进来，坐在我对面。

「老丁，我想走了。」

「走？那儿去？」

「到坡底去学驾车。」

听张雷这个突然的提议，自己连眼珠都给凝结在一起，盯着对面那个猴子脸，许久都不能移走。

我口怔怔的望着张雷，老找不到适当的话去问他。对方却先也开了口：

「这几天的报纸，你没读到么？」

经对方这么一问，自己更搞得糊涂了。歇了半晌，自己才讷讷的去回答对方：

「鬼子不是天天想办法讨好美国佬，派什么来栖，什么野村到美国去谈判，想拖住美国佬，不让他们干涉，好让他们鬼子独吞下中国么？」

那会馆杂役撇着嘴唇，朝我一瞪。

「这关我姓张的屁事。」

张雷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倒给我越看越糊涂，歇了半晌，对方才揭开了谜：

「早晚我得离开这里。」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头挺了挺。

「找到好的头路？」

只这么含含糊糊的说，对方那猩猩脸上的一对眉毛蓦地挺了挺，提高了嗓子说出自己到坡底学驾车的事：

「筹赈会那个座办说，总会要召这里的罗哩车夫回唐山到滇缅公路，驱车到印度去接收什么军火。嗨，老丁，别看我姓张的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开起罗哩来却像一条水牛那么有力喽！」

顿时，这个像猩猩形象的会馆杂役，在我的印象中成了个巨人。

事后，我忘记了这姓张的什么时候走了，但记得那次在印度人茶店结账时是四蹲乌蜜酒的账。

## 章之十二

银行财副老沙无意中吐露出那个带鬼子人来抄山的是那个会馆杂役。

起初，自己就没法相信。自己明明记得那家伙早就离开这里到坡底下参加什么机工回国服务了，自己还记得明明白白，那个下午在印度人茶店请他喝了四瓶乌蜜酒。之后，就没有见到他了。

唉，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能担保一个人的心永远不变呢？说不定，那家伙离开这海岸后，到了别的地方，没有真的回到唐山。到了鬼子在这里登陆时，落到鬼子手里，反过来替鬼子引路，来洗脱自己过去对鬼子的罪过，这种事，在唐山就发生过多多少次。

想到这点，他老丁就觉得自己害了阿周这个同乡。不是自己过去太坦白对那会馆杂役泄露自己在唐山当过兵打日本，这次他就不会借自己去向鬼子邀功，带鬼子来抄山，阿周的屋子就不会被焚烧，本身就不会被鬼子抓去。

一想起这些，他老丁就脑袋冒火，想回到镇上去一把抓住那

家伙，剥了他的皮去喂狗，这个出卖朋友的禽兽。

不过，回心一想，那家伙当了鬼子的猎狗，阿周又落到他们手中。自己和组织的秘密就很难永远保持下去，在深芭里的组织会早晚有事。

虽然老丁一肚子气，想马上抓到那个会馆杂役把他消灭，可自己究竟是受过游击训练的人，对一件突然发生的事，看成淡薄，而不会立即在表面上爆发出来。

他一面对银行财副说话，一面装成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样轻轻淡淡的说：

「阿周那么老实，一个人爱关在红毛园里做工，连镇上也很少出，想是他们认错了人。

老沙也不时点点头，没回答。

顿时一阵阵海风，透过杂树林，向木薯芭吹过来，使到刚才还昏热的老丁脑筋清醒了不少，想到那队抄山的鬼子兵不会为了抓阿周这个老实人就入山来，显明的是那会馆杂役的情报，想用拔草寻蛇方法，引出自己，好得消灭整个组织。如果自己不小心，照着原意回到组织去报告，则围绕在自己四周的野狗，不难就嗅到自己的气息，追踪过来，自己反而在黑暗中出卖了自己秘密，连自己也不晓得怎么死去。

虽然，自己明明白白，老沙为了避难，辞了那份银行工到木薯芭来躲避，是百分之百的老实人，不会出卖自己，可是谁能担保一个水井不会泄漏秘密呢。

老丁就见机立断的，暂时抛开自己跟组织的关系，组织里的人看到自己没有回去，自然意味到出了岔子，会赶快的撤退。

「你怎么今天走到这里来？是要找阿周么？」

老沙无意中提到这件事，他老丁就打蛇随棍上的胡乱造个哄子，装得轻轻松松的说：

「近来没有做工，正闷得慌，想到这里找一个出海抓鱼的朋友，跟他出海作活，不想自己离开这里日子久了，连路也走错了

到这里来……呵呵！人老了，就不中用。」

银行财副这老实人也跟着陪笑了几声。

「看情形，天还没有大亮，还是回到我那间木屋歇歇脚，再走还不迟。刚好，上两天，到镇上去买了半斤咖啡粉，还不坏，老丁，相逢不如偶遇。难得你无意中到来，等我烧开水请你喝口浓咖啡！」

没等对方答话，银行财副就一片热情的拍拍客人的肩膀。老丁心里却十五十六的盘算着，怎样去摆脱这个老实人，自己能早一点摆脱缠烧，就多一分安全。

银行财副过去一直在城镇中过惯社交生活，现在躲到这多见树林，少见人的山芭，一遇见了有个相熟的朋友来到，就像花子拾到金一样，巴不得一下子拉着朋友回到自己那间板皮搭成的屋子去。

老沙在推开板门进入屋子之前，老丁先就机警的放慢脚步，闪身到屋子旁边，预备条后路。

银行财副一支脚踏进那一片昏暗的木屋，回转头来张望一下老丁，见鬼，刚才还好好的跟着自己回家，怎么一下子连影子都没了。

老沙心胆一寒，一身汗毛倒竖起来，以为这一个晚上自己真的遇见了鬼，要想开口喊，又像给什么捏住了自己的喉咙，噓不出声，只是吱吱呜呜的嚷着。

老丁在唐山是受过游击战术训练的人，在黑暗中训练成夜猫子似的夜眼，分辨得出黑暗中的微细东西，在银行财副一掩开了板门，闪身在墙角的老丁的眸子就闪进屋子里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过又怕老沙回头看不到自己时，会喊出声，那就会打草惊蛇，说不定还有什么鬼头埋伏在附近，就会为自己惹祸。

老丁一闪身过老沙背后，用手捏着对方的喉咙，压低了声调说：

「别嚷，是我！」

老丁又回过头，四周张望了张望，继续说：

「夜深、人静，一出声，远处也听得出。」

当时，银行财副虽然不知道老丁的过去底细，说的话却合情合理，在这马乱兵荒时期，深更半夜，大声吆喝，就会传到远处去，没事引鬼上门，那就自己作贱。

老财副沉默下来。

银行财副蹲在土灶前，发了火把水烧开，泡好了一壶咖啡乌后，顺手将烧没完的枯枝挪到灶外去，将火头扑灭。

这情形，看到老丁眼内，心灵一提，就装作一脸尴尬，用双手按着肚子，撮着口说：

「刚才还好好的，想不到一下子肚子痛起来，给根火枝我好得到河口蹲一蹲。」

老丁拿着火枝，走到搁着脚踏车那树头去，解下绑在车尾架上一些文件，用着火的树叶拌着一同烧毁了去。

把这事干妥，老丁装成一副轻松样子，回到小木屋去。对着银行财副那副碰着熟朋友的愉快心情，老丁双手捧着装上热腾腾黑咖啡的土碗，撮着嘴唇去啜那苦涩的黑咖啡一口后，咂咂咀，歪着头作出品尝美味的姿态。

蓦地哦了一声，老丁装出想起了什么重要事那样，把空下来的土碗向板桌上一搁，向对方说：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找寻的那个渔夫朋友，一定是住在渔村里的。财副，这附近一带有什么渔村没有。」

银行财副那对患砂眼病的眸子转了几转，他除下了近视眼镜，用手指去擦揩了眼眶一下，戴上眼镜，瞪着老丁：

「啊啊，这你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么？我老沙走难时才搬进木薯芭来没有几天，好不容易见有个人来往……。」

不等银行财副歇口，老丁就虎的从板凳上翘起屁股，用手拍了自己的脑袋一下：

「真的，自己老了，糊涂起来。离芭尾不远，那小溪流出口

处，对着的是出海地方。过去，那儿的几个离岛，可能就有渔夫住在那儿。」

老丁起初只是替自己圆谎，想不到这几句话触起了自己的灵感，改变了自己此后的命运。

那些离岛，过去自己住在阿周那间屋子时，曾经跟几个年轻人在晚上到那河口地方抓螃蟹时，游水到过其中一个没有人住的荒岛去。听几个人说过，离开那些荒岛不远处，就是公海，再过去便是暹罗地区了。



## 章之十三

这还是过去那条长长的海岸。

在雨季时节，就一连串下雨刮风的日子。

那个小市镇几间东歪西倒的板店，还是颤巍巍的斜靠在泥路的两旁。有几间印度人茶和吉埃店，甚至连那用镜框镶上店名的招牌，也歪歪斜斜的悬挂在店门的一角，算是应景。

不过，在小镇和河口之间那过去的一段路，有间用经过刨板机器刨过的木枋和板片搭成的太阳食堂建立起来后，这一带地区，过去是荒凉的郊原，现在一入夜了，就闪烁着电灯的光亮，渗着酒香，肉香这更反映出那个原有小镇的破落和衰颓，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是驻扎在这海岸一带晓部队来了之后的事。

以这海岸为名的造船厂，在河流入海的地方建立起来后，从新加坡、半岛其他地区的年轻的，中年的失业人士都把这个造船厂当作是个救济失业人士中心，蜂拥到这儿来当一份非熟练的木工或杂工，赚一份工钱好得买些日用品，还加上船厂发给的白米、木薯面和香烟的配给。

这样一来，这海岸地区比过去红毛时代，只有几个渔夫和胶工进进出出的，面貌全改过来了。

更令这海岸改变了面貌的，另一个主因是来自这海岸一带的森林。

这海岸郊区的发展高潮，是造船厂里当取缔役组长的关井在这里建立了这间太阳食堂。接下来，造船厂派人用罗哩运来大批的木枋、板片和白锌片，在太阳食堂附近搭起一座一座的棚子，外面则用白锌围绕着，只留着几个门口让人出入。在入门处插着两支太阳旗。

起初，那些过路的人经过这些木棚时，听到阵阵传出音乐播放声，也传出男男女女的嬉笑声，可是没有谁胆敢走进去看一看。

「哀哟！星加坡沦陷后，不是到处有木枋和铁丝网围绕着的『听讲站』么？不都是这个样子，进去容易出来难呀！」

有个大约是在鬼子在星洲登陆时，吃过那种检证苦头的人望了望这些木棚，赶快闪身过去，连多望一眼也不敢，事后还悄悄的劝那些有好奇心的人别进入这个外表美丽的「陷阱」。

虽然这样，但是那些跟在船厂做工的人有交情的本地人从船厂工人人口中听到不同的意见。

「这是游艺场呀！皇军从暹罗请来喃旺班跳舞，还有星加坡来的歌舞团呢！又有什么博彩场，什么字花厂，十二支厂……都有。我们花一点入门票钱进去，玩个痛快，有时在一个晚上博到奖金多过我们一个礼拜的工钱呐！」

之后，就有些有胆色的人经过这座游艺场时，听到微微传出来的「支那之夜」那样的日本歌声，花买门票的小钱进入去玩过后，出来就更替他们说好话了。这样，不止船厂里的工人，驻防这海岸的兵队员，连那些甘榜里的渔夫，森林里出沒的伐木人……在太阳下山后，都挤到这临时游艺场来消遣。喝酒、听歌、看喃旺舞、博彩……

这个一向冷落的海岸地带，经鬼子从宣传到实践这段时期，真的改变了面目，热闹起来了。

在那一年的天长节，连甘榜的孩子都在这临时的游艺场里庆祝天长节时，唱过「万岁歌」后，大家分得一包糖子，一个印上「天皇万岁」字样的汽球，高高兴兴的回家。

自然，也有来自森林的另一种唱反调的人，他们在临时游艺场里博彩输了钱时，就跑到小镇的茶店喝乌咖啡时把黑咖啡看作为「关西清酒」，喝过咖啡乌后，说着乱话：什么 B29 型轰炸机飞到东京湾啦；什么神风队全部埋葬入海底啦，什么希特拉自杀啦……

有些怕事的茶客，看着这个说乱话的胡说八道，一个一个抽身走了。留下那茶店老板，知道这些说乱话人的心情，也知道没有什么「鬼头」在附近偷听，也不时闭上眼睛假充打瞌睡，其实自己是竖起一只耳朵去听那汉子的说三话四。心里想这个代木场工作的汉子不时接近山芭里的人，说的话有些是比他们鬼子出版的「彼南日报」登出的快得多。他们山芭人有自己的收音机，传出的盟军反攻消息可能是真的。就像他们的海军头头山本五十六的舰队在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全军覆没消息，山芭人传出来的比鬼子报纸登出的快了两个星期多。

虽然闭着眼装瞌睡的茶店老板心里想听那家伙嘴巴说出更多的话，却心里又发抖，怕有什么「鬼头」经过听到，一把抓了那家伙不打紧，连自己也惹了一身野火。所以看到那家伙口没遮拦的，越说越不像样时，自己就劝他一声：

「看你醉成这个样子，回家睡觉吧，明天不用入山的么？」

茶店老板对这家伙一提起「家」这个字，自己就觉得失口。这家伙光棍一条，怎会有个「家」来？只好自己先就苦笑一下，当作借羞，不过那光棍汉子却一点不介意，啊啊笑起来：

「我大哥成这种贱命，有个「家」不害死人么？我们这种入山卖命工作，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有一根树桐压下来，把自己

扫下深坑去。阎王筹码会随时随地送到你手上，嘿嘿！还提这个么？」

这家伙听那茶店老板一提起「家」这个字，就记起自己今晚到这茶店来的目的，横了老板一眼：

「哦，忘记了问你一声，阿娇在么？」

老板那老是束成一束绉纹的眼尾，笑起来绉纹就更多了，长长的哦了一声后，把眼皮向上一翻：

「这婆娘，看什么时候哪！还不到了游艺场去混了么？还躲在这里孵豆芽么？嘿嘿！」

老板见这家伙提起那个在这海岸私赚的阿娇，心里觉得好笑。那娘子在辈分上可以当起这家伙的老娘了，不过在船厂里做工的和像这家伙一天躲在山场里伐木的人，就不计及这个了，只要有地方给他们杀杀火就好。

茶店老板只这么一说，回过头去望了望空荡荡的店，正打算吹熄了汽灯，门门时，蓦地那阴暗的角落传出声来，这教老板的心一抖。

那大哥成明明听自己说到那土娼到了游艺场去就一把火那样走了，现在还有谁在店子里未走。

他眯着眼向那角落一望，嗨，原来是个在渔寮当杂工的中年人。茶店老板一下子省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记起一个渔寮杂工便是，叫什么名字都不打紧。

那汉子没有注意到茶店老板的一脸惊愕，把咀角撇了撇：

「这家伙，我就不敢跟他多接咀。不是么？我有几次碰到他在游艺场那间太阳食堂跟一个印度暗牌（暗探）喝啤酒喝得颠三倒四。」

茶店老板没嘘出声，倒长长哦了一声。

渔寮杂工没有正眼望茶店老板，只鼻翘一张，哼出一声：

「跟那些鬼头在一起，还会是好人么？」

茶店老板依旧闭着咀唇，没有回答对方。但心里想，这大哥

成是口直心直的人，说他给什么鬼头收买，出卖别人，自己相信大哥成是不肯干这种事的。

看了渔寮杂工虽然没再开腔，却将那崩了的嘴唇撇着，有点不服气样子，茶店老板就说出了一个故事之前，先问了对方一声：

「过去在替城里警察局当鬼头的那个李其，大家喊他李鬼的那个家伙你还记起么？」

那渔寮杂工撮着那乌溜溜嘴唇，做成一个黑圈一样，哦了一声，把头垂下来，半晌，才又抬起头瞪着老板。

「你是说那有着一对三角眼，不时用眼尾瞄人那个家伙？」

「不是他李鬼，是谁？」

「似乎很久没见到他下来了。」

茶店主子哼了一下鼻音，使鼻翅张开，半晌还没回复原状，这神态使渔寮杂工有点茫茫然，许久都没嘘出一句话。

接着，茶店主首先打破沉默了：

「你就永远不会见到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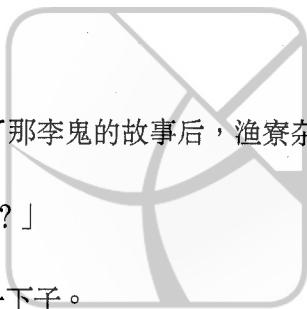
渔寮杂工怔了一怔，把视线从店主脸上收敛下来，向地面瞪着，像是地面忽然长出一株美丽的花。

茶店主向门外望了望，街上冷清清的，只有路灯的眼吐露出昏黄的光，闪入店子里来。

店主没开腔，走进灶下去扛出那几片门板，预备上门。

渔寮杂工照平常看到店主扛出门板，自己就先起身结账。这个晚上，却有点反常，店主看在眼里，也不去管他，管自己上门板。

## 章之十四



到茶店主讲完了那李鬼的故事后，渔寮杂工还有点不相信那个样子。

「谁消灭了李鬼？」

「你看哪？」

大家都沉默了一下子。

结果还是店主先揭开了这个谜。

「他们鬼子吃了这个哑亏，走进了那个绝谷，使到芭里的人在入路两旁堆满了引火的臭梃（胶丝）枯枝，那些抄山队入了陷阱，受到四面火攻时才发觉到这是李鬼上了芭里人的奸计，引诱鬼子兵抄山时好得一网打尽。」

店主反补充说：

「鬼子把李鬼看成为芭里人的间谍，不消灭这种叛徒去消灭谁？」

渔寮杂工听得频频点头，店主就更进一步说：

「芭里传出的消息，美国的麦什么查带的兵快就攻入东京啦，城里公班衙的人，鬼子兵队的走狗，就不想学李鬼那种下

场，不少人做了阴阳人，一方面吃鬼子的饭，背过面来，就借口找情报，向接近山芭组织的人搭钩，大哥成这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自然吃得开，你说有人在游艺场看到大哥成跟一个印度暗牌吃酒的事，是很自然的事，谁不想预先找条后路？」

店门上了很久。这个渔寮杂工还赖在木椅上不肯走。门外是那条静得连一阵风吹过也使店里人听得见的黄泥路。这个四周环境，使到这个肚子里有什么秘密总得找个机会发泄的店主，瞟了瞟那老弯下头瞪着地面的渔寮杂工，压低了嗓门说：

「不瞒你说啦，红毛的潜水艇也从印度洋驶过马六甲海峡把军火、药品运到这里来供给山芭里的游击队，预备他们的战舰开过来时，外攻内应了。」

听到这消息时，虽然店主把嗓音压得低沉，但一进入渔寮杂工的耳朵，就像一个旱天雷那样，使他惊骇得差不多要从椅子上弹起身来。」

「这是真的么？」

茶店主没有回答，反而问渔寮杂工：

「那个造船厂的日本总管还有替他们自己造谣么？」

渔寮杂工虽然那双沉郁的眼还瞪在茶店主的满布皱纹的脸上，看着他那全掉了牙齿，开起口来只是一个黑洞一开一合，但说的是什么，自己都迷迷糊糊，听得不明不白。

他只是想着上几个晚上的一件事。

那个晚上，自己在游艺场里输了半个月的粮银，打算回去渔寮睡觉时，天色没有完全变黑。从游艺场回到渔寮要经过一段有几块大岩石的沙滩和疏疏落落的椰子树林。

自己给前面的海风一吹过来，打了个寒噤，脑海却也清醒了起来，在转到一堆岩石的几株椰树的空隙中，像有什么东西幌动。

心一动，自己赶快躲到就近的一株椰树头去，把眼睛紧紧闭

上一会儿，再瞪开望时，在天色逐渐昏暗中，却多少可以认出那远处有人影闪动，渐渐认出是两个人影。

那儿又不是造船厂的宿舍，只是几个渔人住的甘榜，这时分，怎么会有人走动。

觉得越来越怀疑，会不会鬼子到渔村去抓人？

自己这样一想，就敏感的匍到地面上，轻轻爬到一块大岩石旁边去，以遮掩对方的视线。

对方那两个影子向着自己躲藏的岩石方面走去，越来越近，像是冲着自己来的那个样子。

渔寮杂工心里发寒，手心都淌着汗。

由于那两个人影越近岩石，就越接近这海岸地带那游艺场的所在地。游艺场高处的灯光飘过来，使到自己躲在黑暗的岩石隙罅，更容易认出那两个人影，一个是渔夫三苏丁，另外一个有点面熟，却一时省不起是谁。到他们俩经过了岩石后，那个有点面熟的人背影，厚敦敦的有点弓起，两支比平常人长些的手肘在走路时一摇一晃。这个怪相，使自己省起，是过去会馆的杂役，大家喊他「阿冷乌登」的家伙。

可是回心一想，那家伙在鬼子登陆后，就投身进去当了鬼子的走狗，四处抓人，带鬼子入山去抄山，以后就很久没有人见到他。有些传说，你被山芭人消灭了，有些人说，他跟了部队开到别的州府了。总之，这么一个鬼头仔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

这一次，又见到那个鬼了，这不教自己心头噼噼啪啪跳个不停么？

哦！自己心头哦了一声，终于给自己想起来了。过去那个鬼头给一个女人向宪兵部告密，说他私通山芭人。消息给他打听出来，赶快躲起来，想不到现在又出现了，真算得是冤魂不散。

这个茶店主年纪大，见识多。他说过，这些鬼黑夜来，白天去，真教人不可捉摸。

像那个「阿冷乌登」有时靠左，有时靠右，就是看风驶帆的人，现在看到鬼子在太平洋战区兵败如山倒，他又潜匿回到这里来，参加山里的游击队打鬼子，也并不是怎样使人惊奇的事。

那渔夫三苏丁一夜在海滩上跟那鬼头在一起出现的事，憋在心里一直不敢向谁提起。现在听店主说那些过去一些替鬼子当走狗的，回过头来买好山芭人，好得鬼子有朝一日学过去的白思华将军扛着白旗走进武吉知马的日军大本营时那样，他们又换一副「英雄脸相」，从地底钻出头来。



## 章之十五

雨季到了，海岸的雨就连绵下个不停。那时虽然不是雨季，但也时常下雨，所以大家说天也变了。

海岸地区游艺场的夜歌台和嘯旺舞舞台都显得死气沉沉，间中有些音乐师偶然拉动小提琴的弦，或是弹弹吉他的弦，看看台下仍旧是静悄悄的，就索性把乐器放下，走到别处去。

太阳食堂的电灯虽然亮着，但是由于场内的湿度太高，水气蒙上灯泡，使灯光多了一层晕，光线射到士敏土上，桌子上，椅子上都成了有气没力，半生不死的样子。

食堂里那几个侍应生，闲得无聊，不停打着呵欠，有些就钻到炊事房去跟大司务去赌「抓鬼」的把戏。

靠在窗棂的秀子，却跟他们抱着不同的心情。她不停把那对微微发肿眼皮的眼，透过玻璃窗去望外面那连绵不断的雨丝；更透过这些雨丝更远处，那想像中的海峡上的波涛。

每每当秀子向着海方面发楞时候，那个年纪比她大几岁的年子就像看到她的心在跳荡一样，走近秀子身边，低声说：

「老板娘，看你近来这个老是双眉深锁，这儿横风横雨，还

是到柜台去躲一躲吧！你那身体要紧。关井棣到苏门答腊出差，怕不一两天就回来，何必日想夜想？」

秀子转过头来，幽幽地瞟年子一眼，把嘴唇一抿，哼了哼鼻音：

「谁去想他，只是这种长命雨，教人心闷。」

秀子这么一说过，就仍旧垂下头去望着地下。那个年子还听到她低低的嘘着气。一年来，这个年纪比秀子大的女侍应生虽然身份跟这个老板娘不同，不过时常在一起，看她一个人那么孤寂，就时时接近她。但也知道这个妮子的个性强，对同情她的人反而表现出一片冷意，要理不理的样子。

这个摸透了老板娘倔强心理的女侍应生，知道自己越对她亲切，她就越表现得冷落。因此，自己就故意掉过头去，向炊事间张望了张望那些围绕着大司务赌钱的几个侍应生。自己也作出要参加进去玩那个模样。

垂低下头，但用眼尾瞄着自己的秀子的心却十五十六的跳动，怕这个一向同情自己的年子真的离开自己参加炊事室的「抓鬼」赌博时，自己就更感到孤寂了。一想到这些，就急速的抬起头，微微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年子。

其实对方只是装腔作势吧了。

事实上，她那两条腿连动也没移动，听到秀子喊出自己的名字，也就转身过来，虽然没有开腔，但那凋谢蔷薇似的浮肿脸上的双眸子在秀子那长发掩覆的点点雀斑脸上一溜。

沉默了会儿，年子终先开口：

「虽然，外面谣言满天飞，我想美国的海军还在菲律宾作战，未必一下子就会飞到这半岛来。」

一提起登陆那件事，这个当时只是黄花少女时代的军酒保太太，那浮肿的眼就涌起了火辣辣，像火栗那样，狠狠的瞪着这个同情自己却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年子。把她看成为当日第一个在胶林里蹭躅自己那个鬼子。

那绷满了红筋，滴出血来似的金鱼眼，那乱草似的落腮胡，就像饿鬼道放出来的那样，疯狂的压到自己身上……。

到那闪闪生光的刺刀形象重新在自己脑海里出现时，这个军酒保太太的神经中枢一震动，眼前的景物又回复了正常。

面对着的只是那个一绺绺发，涂上厚敦敦白色粉团似的年子。

她从过去的恨，回复到目前这种现实的景象来。

自从自己的身体被鬼子摧残了后，从一个地区拖拉到另外一个地区，从一个海岸拖拉到另一个海岸，在不同的慰安所里被当作人球那样，给踢来踢去。

这是「秀子」成了自己的幌子以后的事，阿萍对这些往事，就像一根牛筋索子绑着自己的心头。在黑夜，在白天，只要一阵风，一阵雨触到自己的心灵，这根索子就抽个不停，使自己抽搐起来，使自己暗自里淌泪。

更大一次的痛苦，是在离故乡不远的慰安所当营妓时，认得一个在慰安所当杂役的印度人。这印度人过去是在橡胶园当除草工人，他认得出自己。在没有别人在场时，向自己说出我那守寡的娘，在我给鬼子抓去之后，给鬼子踢得死去活来，没多久就流血过多死了的事。

听到那个印度人说出自己那妈妈的结果后，我却没有再哭过，只是对人间充满了仇恨，把自己看成为一块烧着的炭，到那里，烧到那里。

终于自己从阿萍变成了秀子。自己的身体给一个一个外型不同，内里却永远是跳动着疯狂兽心的鬼子摧残得像一条死狗。

自己抱着一个报复的念头，对那些野兽更疯狂地应付，以为这样会把自己躯体中那种病毒传到对方身上去，使他们感染、死亡。

可是，这只是自己的幼稚想头，自己还没有犯上严重的性病时，就受到军医班的医疗，又每周到诊疗所去受检验和预防梅毒

措施。

这样，一个想用女人的天赋武器杀人的念头，结果是归于幻灭。

秀子那充满了仇恨的思想和人生观感，终于改变过来，那是遇见了部队里那个关井少尉以后的事。

那时，这海岸的造船厂建立起来了，是为了收容那些当地的失业年轻人，同时为了对支援日渐扩展的南方军的输送物资问题，利用本土的造船原料——木材，也着实造出一些机动木船，在马六甲海峡一带岛屿进进出出，不过更令鬼子耽心的，是森林里那些游击组织也跟着膨胀起来，会吸收船厂里和附近海岸地带的抗日分子进去。

鬼子就使用了在侵略中国时那种以毒引毒的政策，在海岸地带的小镇与造船厂之间那段郊区，成立了一个赌博、贩毒的中心的海岸游艺场，关井少尉给部队派遣到这个游艺场的太阳食堂当起军酒保来。

第一次，接待这个军酒保时，他那矮小个子的黄脸孔，那两撇小胡子，跟那一只微跛的脚走起路来，左右脚脚板向中心插入那种姿态，十足的日本人那种韵味就教对日本人向来充满仇恨心理的阿萍有说不出的反胃。不过，日子一久，又觉得这个矮小个子的微跛的小胡子有时教自己陪他喝酒时，只瞪着自己，喝完酒后，甚至连碰自己身体一下也没有，就离开了慰安所走了。跟别的鬼子要这样、那样蹂躏一个军妓的不同。

这小胡子的孤癖和比别的人多份幽郁的，更加令自己对他多一份关心。慢慢地抹去了过去那些络腮胡子，刺刀、军靴……在自己心坎深深刻上的痕迹。

到了有这么的一天。这个永远有一险幽郁的小胡子向白己提出，要自己离开这慰安所，跟他到太阳食堂去管理那食堂的业务时：

「我会替你向上头请求到，使你离开慰安所，到太阳食堂去

管理那儿的业务，我会时常离开这里出差到别的地方去一个时期，不能没有个人代理我的工作。」

秀子自己两年来过惯了这种营妓生活，也生出了厌倦，听关井这么一提起，也就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下来。

在太阳食堂里，那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年子是把自已看成为一个「人」的人，不时跟自己说些体己话。秀子也就没有在慰安所过活时那么寂寞了。

不过令秀子最感动的，是年子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家破了，鸟窠也摧毁了，一只离巢乳燕任风吹荡，能够找到一枝枯枝躲躲总是好的。」

这改变了秀子的另一段生活。



## 章之十六

这么一个晚上。

那个军酒保从城里回到海岸自己那个家后，就一直喝着关西清酒。

住的是靠近河流出海处的一座浮脚楼。关井推开窗户，让面对着的海风吹过来，把窗帘飘拂到他那瘦削和留着小胡子的脸颊。

他那双沉郁的眼永远瞪着窗外那灰暗却镀上破碎银片似的月色的海面出神，活像海面出现了什么怪异的现象。

不停地喝着酒，也不停地嘘着气。

秀子已经睡过第一觉了，躺在床上睁着还惺忪的眼，望到关井那微弓着的背影，给夜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灯光晃动着，靠近窗棂，像贴上去的一幅春画。

过去，秀子虽然对鬼子恨透了，但对这个永远带着浓重伤感气息的军属，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久了，也多少受着些子感染。知道关井心里一定有什么难解决的事。不过，自己不敢又不想去挖开他的心去看，只好淡淡的一说：

「什么时候了，还没睡？」

「睡不着，望望月亮也好。」

虽然开声了，关井仍旧没有转过脸来瞟秀子一眼。

一阵酒臭跟着窗外进来的夜风，向秀子方面飘过来。

一阵叹息，不知是来自床上，或是来自窗前。

「秀子，你听我现在说的中国话跟过去说的中国话怎么样？」

一天，到海滩散步时，关井笑着对秀子问这句话。

秀子一怔，一时答不出声。干嘛呢，关井这么说出没头没脸的话。

自然，关井从慰安所把秀子带了出来，使秀子替他管家和管理太阳食堂，不再受到那禽畜一样的鬼子兵蹂躏和当作为纯泄欲的工具。秀子对关井抱着感恩的心态是有的，那只是一种奴隶对新主子的感激吧了。

她秀子记得过去看过荷里坞拍摄的描写阿拉伯王宫里的女奴故事，觉得自己就跟阿拉伯的女奴差不多，只是替主子服务。现在的关井对自己来说，是阿拉伯皇公的化身。不过，秀子更永远记得年子对自己说过的那段话：家破了，窠也覆了，一只乳燕能够有段枯枝栖栖身，总得令自己感激的。关井就是那段能避风和雨的枯枝。

渐渐地，由于这个同居者跟别的日本人那种动不动就瞪眉突目，吆喝叱骂什么「马鹿」、「马鹿」的不同。跟自己说话时，虽然说的渗杂着日语汇的中国北方语言的居多，秀子对他了解得较多，也就慢慢使自己对关井的印象跟其他的日本鬼子之间有点距离。

而更令这个一向对日本人仇恨很深的秀子对关井变成好感的，还是因为他不时存着一种深邃的忧郁。

即使如此，秀子无论是跟年子谈起，或是自己独自个儿沉思时，总觉得自己对这个同居者只算得是个不令自己嫌憎的性服务

对象者吧了，离开爱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这个中年人忽然向自己问到他所说的中国话的熟练成份，是什么意思，一时倒使秀子怔起来，以为这个同居者有什么阴谋要套出自己的话。

秀子错愕起来，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去回答他，只淡淡的笑着，用脚尖踢着海滩上的小石子，当作一种掩饰，一下子撮起小口哦了一声，用手指在抚摸那个踢着石子的脚趾。

「什么，踢伤了脚趾？」

秀子皱着眉头，捏着脚趾，摇了摇头：

「没什么，只是踢着一块石子。」

瞅了关井那挺起的浓眉毛上，额头的绉纹更多了，那忧郁的眼神越来越浓。

关井不开口笑还好，一咧开了口，他鼻翅两旁的苦泪线更明显的，像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样，就完全不像个英勇的皇军那种气派。

「秀子，你没开口，我就猜出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关井难得开口笑了笑，秀子的心就十五十六的跳了起来，忖想自己有什么秘密给关井发觉。不过，他还装成什么事都没有，只淡淡一笑，用手捏着的脚趾，没有放开，借势的坐在沙滩上的一块大石上面，掩饰心头的忐忑忐忑跳荡。

关井也斜着身子，傍着秀子坐了下来，轻轻用手指撩开给海风吹拂，撩到咀唇边秀子那丝丝长发。

看到关井那分深厚的关心，秀子觉得自己过分的敏感，事实上关井是随口问一问自己吧了。

笑了，秀子难得笑得这么自然，关井也笑了。

不过，关井笑容一敛，额头的小绉纹一收束，他那股幽幽脸色又浮动出来，问道：

「你听到过重庆的电台广播么？」

关井一提起中国的重庆政府名称，秀子脸色就沉了下来，以

为日本鬼子想从自己身上试探出这里的华侨是不是跟重庆政府有关连了。

没多久以前，年子告诉自己一个鬼子在新加坡听到牛车水出现了「陈诚」时，搞起了满城风雨的故事。

年子告诉了秀子，一个朋友从星加坡回到这海岸来时传出的故事后，嘘了口气说：

「从那里的鬼子宪兵队得到的情报，说有个名陈诚的人在牛车水给一个登记户口的甲长向上头告发了。鬼子就大惊小怪起来，以为中国重庆政府那个陈诚将军到达星加坡，策划当地的华侨抗日军向日本队作战，就动员了宪兵队和中央警察局的特高科人员连夜到牛车水那一区去大包抄过来，那个喊陈诚的人被拉到宪兵部去审来审去，原来是在珍珠巴刹卖肉的一个肉贩，只是姓氏和名字跟中国政府那个陈诚将军相同吧了，嗨，从这种践着等发当毒蛇的情况去看，可知道鬼子的失败心理多么严重了。」

现在，关井又向自己提出重庆政府这个问题，自己起先以为关井怀疑自己跟山芭人有来往，知道重庆政府的什么海外广播，可是心跳过后，看到关井又垂低下来，轻轻地叹气，看来不是对自己有什么怀疑。

这样一想，秀子怕自己因关井提出重庆政府几个字，脸色变了也不自觉，会令关井多一份怀疑，反为犯不着。

秀子站了起来，把嘴唇一撇，冷哼一声：

「什么鬼重庆，跟我们屁事，我们这里的人连这「重庆」名字也没有听过多少次啦！」

看到秀子起始时那股子惊慌神色，知道这妮子跟一般中国人一样一提起日本人就恨入骨髓，总希望唐山有人到这里来解救自己，关井这次一提及「重庆」两个字，就难怪秀子脸色立刻沉下来，以为自己是特高科的人，想试探这里唐人对中国军队的心里有什么反应。

关井哈哈的笑出声来，虽然跟其他的鬼子一样，有唾沫星花

透过了小胡子掩蔽下那长短不一的门齿，喷射出来，不过，经关井那只有右手轻轻拍了自己肩膀一下，秀子总知道关井并不像别的日本人那样对自己抱着恶意。

「秀子，咱们同居了这么久，你总知道我关井不是吃特高科饭的人吧！」

其实，关井不说，秀子心里也明白，年子常常从大司务听到不少消息，传给秀子知道。

最显着的，是船厂的那个大包工阿秋给组织派人揪了出来消灭，是因为他向造船厂总管告密，说组织里有人到船厂里做「卧底」。

其实这件事，还没发生之前，大司务就在年子面前透露过了，而且有人在事前也偷偷叫阿秋到坡底避一避风头火势，等事情冷了些才转回来。

唔，一个人死期到了，要避也避不开，阿秋自己恃着跟组织有来往，过去又替组织立过功，为了造船厂在月底发粮，发米粮香烟津贴快到手，想等过手了才请假到外坡去。

他关井对大司务阿忠那样跟组织的眉来眼去，早就知得一清二楚，还让他在食堂里工作，可知关井就不是特高科的人，秀子也是心里明白。

关井说过了话，脸上那刹那间的笑意敛下来，换回原有那点子忧郁，唉声长嘘起来。

「不瞞你说啦！我关井雄英，就跟你们中国人一样，都是被迫害者。我们被征到华北来，只是受到那些黠武者的驱遣，去侵略别人的国家，摧毁别人的家园……像我关井雄英这种抱着痛恨军阀的人就不少……不过，在狂风暴雨来临时，我们在爱国、效忠天皇大旗下，一方面又受到刺刀和牢狱縲绁的威胁，又没有鹿地亘、池田幸子他们那样幸运，找到门路，逃避征召令，到了香港，绕道后门到了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去……。」

虽然自己听关井说的什么鹿地亘，什么池田幸子这些人就不

知是什么。不过，年子近来，时时向自己谈到有些日本人绕道广州湾、河内进入中国后方去，不时在重庆对外电台替中国宣传的，大约是指这些人了。

看关井的常脸上那片忧郁脸色，怕不是存着反抗疯狂军阀到处侵略别人国家的心理。虽然如此，秀子一瞥到关井那身军服；那对领章，自己心里就不好过，一头有着斑驳毛皮的老虎，总不能替牧人去看管羊群吧！虽说这头斑驳猛虎有时把羊群看成为自己的兄弟，想跟羊羔一起玩，但它那身斑驳的毛皮进入羊羔的眼帘，就吓得羊群四处躲避了。

秀子就抱着这种矛盾心情，跟关井同居了一段时期——没有情爱，却也没有强烈的恨。

趁着海上吹过来的黄昏前的风，配上夜汐还没有泛滥起来时那种宁静，海滩变得更平。偶尔有几头海鸥在海面掠过，溅起了海面上的水花，也溅起了关井的心潮。

对面对着陪自己有一段时日，但一直没有好感过的思想幼稚、矛盾的异族女性也渐渐松弛了戒心，反而有时向她发泄了自己内心的苦闷。

有一次，他谈起过自己过去的事：

「在濑户内海过活时，我就有过一次逃避兵役的机会，可是当时我正结婚不久，不想拖累了爸妈和我那新婚的妻子的前途，我终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踏上了一艘开往中国东北的运输船，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在谈到鹿地亘那些反战份子在自由中国活动时，他那留上小胡子的瘦削脸那股子忧郁神色不知在什么时候，换上了兴奋的绯红神色。

对关井谈到过去在濑户内海的生活和他那新婚妻子，秀子感到一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对自己没有什么感受，也就没有留心去听，不过，一经说出日本人的反战份子时，秀子就像注射了一根兴奋药液那样，瞪大了自己那双微微浮肿的眼瞟着对方，使关

井觉得她那一兴奋起来，双颊上的雀斑痕迹越来越明显。

「日本也有反战份子喽！」

「自然！在东北的关东军有些不是在作战时，不明不白的失了踪的就不在少数。」

「他们怎么喽？」

「谁知道！」

秀子过去只读过几年小学，对什么东北，关东军……等名词就不很明白，经过关井一个名称，一个名称的解释后，她才哦的噓出声来：

「这样，说起来，有些日本鬼子也跟这里的什么组织那样，躲进深山大岭去了。」

关井对秀子那一肚子怀疑，没有正面去答覆她，只用自己那忧郁的眼瞪着对方那颗布着雀斑的脸，活像她脸上出现的不是乌色斑点，而是一朵美丽的花。

作为一个唯一的听众，秀子只撮着小咀，堆着一脸迷惑神色望着关井。

关井没有进一步去解释那些离开队的反战份子的结果，却把话头岔开了：

「呵呵！这就是我想把中国国语学好的主要原因。」

顿了顿，关井又把那沉郁的眼朝女的望一望，看她抬起头来，似乎引起了兴起的望着自己，关井继续说下去：

「说句老实话，鹿地亘虽说好运气，能够乘搭飞机抵达重庆机场。如果没有他太太池田幸子会说出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到飞机场时不容许他解释是日本的反战份子，到重庆来，替中国政府作国际宣传的，先就会给忿怒的中国人冒头冒脸的把他夫妇俩当作奸细，打个半死了，还会有以后一段新闻么？」

关井将鹿地亘那些反战份子的逃离魔爪和进入抗日中国大后方的经过告诉了秀子后，自己就感慨万分的叹息着：

「有人性的日本人不少，像鹿地亘他们那样幸运的究竟不

多，在华北时，那些自行失踪的反战份子，似乎找不到几个像鹿地亘他们那么幸运……。」

不等关井把话完全说完，秀子也随着叹口气说：

「这样看起来，日本人虽然生长在那破碎，狭小的几个海岛上的民族，也不全部长上獠牙，要喝人血来养肥自己的野兽了。」

关井伤感地长长的哦了一声，却没有回过头来望望秀子的表情，只把视线朝海洋方面望过去。

海岸地区到处散播着谣言。

有些是从造船厂传出来的，有些则是从山芭里通过谣言贩卖者带到海岸一带和小镇上来。

盟军的太平洋战区统帅麦克阿查在马尼拉设立了作战总部，开始在菲律宾各地消灭残余的鬼子军队。

美国的 B29 型重轰炸机不分日夜的轰炸东京、横须贺等重要军事、政治基地。

美国舰队在太平洋西海岸大量结集，分别向马来群岛、爪哇海峡挺进。

海岸的造船厂的非战斗部队已经趁黑夜乘着那些建筑好但还没有正式下水的机动船撤走了。

谣言满天飞。

在游艺场，在小镇的巴刹、茶店等公共地方散播得像毒雾一样无孔不入。

过去，那个替皇军宣扬功德的淡米尔杂货店主也挤到那海南人开的茶店去跟茶客大声、细声的谈起来：

「这些是造船厂里那个管工传出来的，还会假么？」

对这个一向替鬼子歌功颂德的吉埃店主没有好感的几个老茶客，看到那吉埃店主挤入来。在往常，大家看到他出现，就有了戒心，怕他替鬼子当鬼头来打听什么秘密，都会先后借口走了。

可是近来就不同了，这个吉埃店主似乎整个人变了，看到鬼

子兵或船厂里的什么穿军服的军属经过自己的店子时，就不会立刻放下买卖，赶到门外去弯腰打躬了。

这个家伙真的敏感，日本皇军在这海岸一登陆，这吉埃店主就第一个报告参加了军宣班主催的和语讲习所。还不到两、三星期，就会说出一口流利的日本语，带领在海岸附近那些在红毛胶园作劳工的淡米尔族人到竖起日本旗的草场上向东方遥拜，唱天长节歌。

现在，看到时势变了，他就摇身一变的，把过去一看到那支剖开的咸鸭旦旗就赶紧肃立弯腰的态度，经过宪兵或警察出张所时，对那支同样的咸鸭旦旗正眼不去望一望，挺直了腰行过。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势不同，态度也变了。

这家伙，由于巴结了那造船厂的总管，常常进入造船厂去收账，就给他带来了许多廉价的乐观消息，连那些过去取笑这个「黑皮肤的东洋人」的人都围拢过来，听取他的消息。这个吉埃店主觉得自己的形象在这海岸一带的人脑海里变了，成了个巨人那样感觉到有点飘飘然：

「清水呀，那个造船厂的厂长见到了我进去，还递了一根「沙古拉」香烟，替我点上了火……」

那些听众知道这家伙吹牛，渐渐散走了。

在海岸游艺场里：

几个造船厂里的组长照往常一样，黄昏过后，还是三三两两的到太阳食堂来吃中华料理，喝什么朝口啤酒或日本清酒。

他们一喝了酒，话头就多了，吱吱嘹嘹的说他们本土的话。年子和其他的下女虽然陪他们一同喝酒，看到这个情形，觉得自己那仅学会的「阿里加多」、「御饮阿告沙衣玛斯」，几句应酬话，派不上用场。他们一到来，就疯狂的喝着酒，不像过去那样，用他们那魔爪似的手摸这个，捏那个……，似乎忘记了身旁有下女陪伴着那样。有些，瞪大了那血红的，差不多滴出血点来的眸子，老望着游艺场大门外那支高高吊着的太阳旗。

这支旗杆在他们的眼里，有天成了一根燃烧后的大木杆，成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黑炭块。那面旗的赤色咸鸭蛋黄给夜狼衔走，留下一片空白……

这情形，进入年子们的眼睛里，都觉得这种不寻常的局面，令人惊奇。可又谁敢偎到豺狼身边，问它一声半声呢？

这些酒客，想是用酒去冲洗太多的心事。桌子上的酒瓶越堆越多，有些更歪斜斜倒了下来，掉到土敏土地面上，砰的碎了。

这情形，进入年子的眼帘，透过视觉神经，到达脑门子，便也逐渐发酵起来，也散播出去。

另一方面，则是年子从这里的大司务阿忠那儿得到的来自山芭的消息，经过集体加工的消息，透过那些日益颓唐的日本人军属传到造船厂及驻海岸防卫军队方面去。

这样一来，使到这里的正规军人也好，军属也好，一息一息变成了灰道人物。

有一次，因为身体疲倦，秀子没有来食堂上班，年子从阿忠那儿听到一个消息，憋在肚子里不舒服，趁着那晚上客人来得少，赶到秀子跟关井同居的那靠河口的一座水楼去。年子知道关井这几天出差到苏岛去，秀子一个人在家，所以放心去把自己隐匿在脑海中的秘密消息去告诉秀子。

「你没有来食堂几天，外面搞得满天神佛，你都闷在鼓子里喽！」

秀子为了有几个月身妊，精神疲乏的盯了盯年子，没有开腔。

年子是个直性人，有什么秘密总是收藏不起的，看秀子那软皮蛇样子，自己就索性说出来：

「你想船厂里那个姓唐的包工头，十来天没到食堂来是一回事？」

秀子那微肿的眼向对方一瞅，噱叱的笑出声来：

「我为什么秘密，那姓唐的怕不又找到什么秘密的享受，

就不到食堂来喝酒，有什么出奇？」

说实话，这姓唐的包工头，秀子记起他那对门牙特别阔板，撑出到咀唇外面去。那双深陷入眶内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跟人说话时溜来溜去。

还有一点，这家伙时常陪着造厂里那些头头来喝酒，吃中华料理，跟关井也看来很熟络的一个中年人。

不过，自从关井出差了后，就很少见到那家伙的影子。这一天不是年子又提起他来，自己可能把那家伙忘记得一乾二净了。

为了怕年子难为情，秀子多少陪着笑的说：

「你对那家伙有个好印象吧？」

年子那两个阔大的鼻翅微微张开一下，吟吟地说：

「那家伙完了！」

「什么？」

「被消灭了！」

这倒给年子这几个简单的字句吓了一跳，秀子睁开那浮肿的眼，闪出惶惑的神态问道：

「山芭里的人真的开出市镇上来？」

年子摇了摇头：

「这兵荒马乱时世，山芭人消灭什么人就算不得是新闻了。」

看年子那份闲悠悠神态，原本对秀子扳不上关系的包工头，反而钻进秀子的脑门子，作怪起来，使秀子的好奇心燃烧起来，抿一下咀唇，盯对方一眼，鼓起腮帮子说：「你这个人越来越走板了，过去就不是这个样子，谈起话来吞吞吐吐，有头没尾的令人掉进黑水中一样。」

其实，近年来年子跟秀子冲在一起，彼此之间像长在河流出海的岬口上那两株怪柳，平时，各自站在自己岗位上，挺拔峻峭，一遇到海风横刮过来，不是你倒身过来，就是我横身过去，靠在一起，互相拥抱的汇成一股力量去抵抗暴力，虽然，在风暴

过后，彼此之间，又回复过去那样，自己又安自站立起来了。

年子看到秀子撮起小咀，作出生气样子，自己就赶快把头掉过来，就近秀子耳根，低声说：

「是宪兵队把他消灭的！」

这简单一句话，倒使秀子心头一震，她那浮肿的眼瞪得大大的盯在对方脸上，表现出不相信那种神色。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那姓唐的包工头从各处造船厂招到年轻人来做工，替他们搜罗物资，做鬼子的狗腿子，还不时介绍花姑娘给造船厂的什么组长、主任。就说到在太阳食堂里，秀子就看过那家伙混在宪兵队头头那里细声说话大声笑那样子。年子告诉自己说那家伙给日本人消灭，怎样也不使自己相信。

秀子那种沉默情形，看在年子里，知道对方越不开腔，越是怀疑自己的消息不正确。

年子这个直心眼的人，看到别人不接受自己的意见时心里总不好过，不过仍旧作出轻松的态度，好表示出信不信由你那样，把嘴角微微翘起来，脸颊上涂着一层层三凤白粉，在年子把嘴角翘起，搔动了一边脸颊时，那多皱纹的脸颊的白粉就纷纷的掉下不少。

秀子觉到对方那种残花败柳的形象，心里不好过。自己对她一腔热情告诉自己的秘密消息不相信，会令对方更痛苦，所以轻描淡写的回报一声：

「鬼子怎会在这紧锣紧鼓时候去消灭帮自己手的狗腿子呢，外面的谣传就难教人信服。」

看秀子这开口说话时，老瞪着自己的脸，年子发觉到自己脸颊上涂的白粉太厚，容易掉下来，自己赶快用手指在脸颊上按了按，想把残粉压在颊上不继续掉下。

「听阿忠说来，起先我也不相信，鬼子怎会把替自己做工的狗腿子消灭呢？这不是自己砍掉自己的腿么？」

秀子听到年子那转变的语气，觉得年子同意了自己对这突然消息的不相信，也哦的一声点着头，听年子继续说下去。

「阿忠说，组织里的人认为像阿唐那些走狗，一向来是帮鬼子的忙，替他们找工人，找物资，找花姑娘……但这种狗腿子同时又私通那些潜伏在鬼子周围的抗日份子，或是替组织传递情报，或是替组织找寻医疗用药物，替组织服务的两面人。鬼子对这种两面人的行为，过去因为要利用他们帮手，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不去管它。最近，他们知道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作战舰队在太平洋被消灭了后，盟军一步一步迫到东京本土，这里的鬼子死期不是日渐迫近了吗？」

「他们盟军一开到，那些过去替他们工作的狗腿子就会把矛头掉过来攻击自己，向盟军提供鬼子过去的罪行。他们先下手为强，把这些汉奸走狗先行消灭，省得他们又在新主子面前揭发自己的暴行。」

「上几天，那些出海作业的渔人就在海面上发现过不少流尸，怕不是他们鬼子想消灭罪行的证据。」

秀子虽然仍旧没有回答，但频频点着头，看来是对年子带来的消息有点认可。

## 章之十七

月亮上升。

在亚热带地区的月亮，虽然不像沙漠地区那样，晚上从沙漠蒸发出来的热气，使空中充积着水蒸气，月亮就经常像阿拉伯女性那样蒙上轻纱一样的晕圈，但也往往月的光亮使人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

秀子给一阵子狗吠声吵醒，睁开那惺忪的眼向窗外望望上空那朦胧月色，透过窗前椰树大叶子的罅隙，射进寝室后，那变成一堆光，一堆暗了。

女的想起了什么，向寝室里的另一寝床望了望，依旧一片空荡荡，看来关井是没有回来的喽。

秀子心里记起，食堂打烊了后，关井陪自己回到海滨的住所后，就匆匆忙忙开车走了。关井虽然跟自己住在一起，而且又跟别的日本人那种凶神恶煞的不相同，不过，自己知道日本人的多疑性格，你向他多说几句话就会引起他们疑心，以为自己对他们行动怀疑。因此，秀子就从来在关井出门时不敢问他一声。

过去嘛，秀子只把关井看成为一个不是兽性十足的雇主，而

把自己当作为一个不会动不动就受到主人拳打脚踢的奴隶，只此而已。

近来，却有点不同了。

望到关井那张寝床空下来，自己的心就十五十六的跳荡着，在这时局瞬息万变时代，关井会不会给山芭人消灭呢？秀子的心就一直这么矛盾地想着。

事实上，太阳食堂那个大司务阿忠就时常把芭里组织要消灭什么鬼子、汉奸、走狗的消息带到食堂里，向几个同事传播出来。大家心里明白，阿忠这家伙是走阴、阳两界的神秘人物，他传过来的消息，有时在过了一个时期后实现了，但有时却结果相反，就以那个被人称作杀人王的清水洋文来说，组织传出的消息，几次要消灭那个鬼子，但他仍然大摇大摆的在大城里出现，年子有次跟造船厂总管到大城去一次，就在一间叫「吾妻屋」的酒馆里见到那鬼醉得烂醉的对着酒馆门口那盆青葵拉开了裤钮，站着撒尿，搞到酒馆里那几个下女哇的掩着脸孔，走开。

秀子想到年子说到那个清水的故事，自己的心头就放宽了下来。秀子心里想到那个恶迹昭彰的清水还能活着，关井这末个随和的人，芭里的人总不会怎样去对付他吧。

这样，秀子在迷迷离离中，像睡着了，却又发觉自己孤独地躺在床上，连眼皮也没有阖上。

一阵狗吠，从远处传过来，只是低沉地呜呜的哭着，这叫秀子的心上上下下的跳荡，想起，这是鬼哭声呀，像有谁凑近秀子身边这样说。

这就更使那秀子用劲的睁开那浮肿的眼皮，趁着从窗外射进来的月亮的光，向房子四周一瞥，依旧那么空荡荡，这叫她那皮肤更栗起来，透出一丝丝冷意。

躺在铺着浮水胶泡的垫褥上翻来覆去，秀子竭力想把眼皮合拢起来，那浮肿的眼皮就老跟自己作对，老是睁得大大，望到房子里四周的空荡荡，望到窗棂透进来的月色的一片冷冰冰，自己

想起过去那鬼子怎样摧残了自己，怎样用皮靴踢自己的妈妈掉下坑沟……这些血仇，一幕一幕的涌上脑海。可是到自己给关井从慰安所里带出来，住到这海岸以后，对这个一向没有印象的日本人渐渐关心起来，这不是一种矛盾么？

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把过去对鬼子的凶恶脸相和他们的残暴行为忘记得一乾二净。秀子想了许久，还是想不出一个道理来。

朦朦胧胧中，秀子觉得自己被一阵风暴卷来卷去，一下子又像被掉入黑暗的冰窖里，使自己给冷气透进每一个毛孔里去，使自己从惊骇中省悟过来。

是一阵子酒臭。

酒臭从那儿吹过来？

那是接近窗户的关井寝台，在迷迷蒙蒙的月色下，有堆大风吕似的东西堆起。

海风透过窗棂，把寝台上那风吕似的东西身上的酒臭吹过来，吹到了秀子的鼻腔，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倒教自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是关井从外面归来了吧！心这么想，回顾一下靠近自己床边的门户依然紧紧闭上，纹风未动。

是妖魔摄进来的么？

秀子心头一凉，眼前就一阵子乌云似的掩过来，什么东西那样捏紧自己的勃子，要喘气也喘不出。

「娘惹，娘惹……你怎么啦？」

在朦胧中，秀子使劲地睁开那压得沉重的眼皮，仿仿佛佛地见到自己还躺在床上，没有给巨石压扁，也没有给巨人的手掌捏死。

对着自己的，是那个鬓边永远戴上一朵白花的女性，在仿仿佛佛中逐渐凝成一个形象——那是马来族下女。

秀子哦了一声，用一只手压着褥子，想爬起身来，那拱着的

大肚子却像堕到水底的大石鼓那样，老是翻不起身。秀子以为自己还是掉在黑水里，用一只手揩擦一下眼眶，就更清晰的看到对方那狭长长脸鬓边插上一朵白的鸡旦花的形象。

「哦，花丁玛，是你呀！吓死我喽！」

花丁玛那形象逐渐在秀子脑海中从无数散点凝聚起来。秀子才长嘘过气，问道：

「我在什么地方喽？」

看秀子那惊悸的眸子向四周睃来睃去，像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出现那样，对一切都那么茫然。

「娘惹，你怎么啦？」

面对着自己的花丁玛看到秀子那失神丧魄的情形，有点中邪样子，就撮起嘴唇盯着秀子，自己那两条腿不停地发抖。一下子又回过头去张望了张望那片还紧紧闭上的板门，不知怎样的打算，又喊了秀子一声：

「娘惹，你怎么啦，没事吧？」

跟着，花丁玛把板门的洋锁转开。不过，她还站在秀子床前，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花丁玛，你怎样进来啦？」

秀子逐渐醒过来，加上花丁玛扭开了板门的洋锁，给外面进来的晨风一吹，阳光随着门隙闪了进来，照出那马来下女的两颗黑眸子闪烁不定，充满了惶惑，憋着气的对着自己，一句声都没嘘出。

歇了半晌，看到秀子眼神回复过来，花丁玛那忐忑的心才放下来，嘘了口气说：

「我正在发火烧水，听娘惹吱吱嘎嘎的叫喊着，怕发生什么事，一下子从窗口冲进房间来，连敲一下门都没有时间。啊啊，真对不起。」

这马来下女跟日本人在一起久了，学会了这种道歉的话。

经过了早晨阳光的晃照，以及心神镇定后一个时期，秀子的

脑神经也逐渐回复正常。记起刚才自己像给什么人追逐到一个悬崖似的地方去时，敢情是梦魇？自己现在不是好好的躺在有褥子的床上么？自己觉得那被什么东西捏着的脖子，现在还隐隐作痛，梦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望了望站在床前那哆嗦着的马来下女，她那苍白得惊人的脸色和那溜动的黑眸子就够吓人。秀子心里觉得可怜，就连想问她怎样跨过窗口进入房间的事也不想提起，只淡淡的笑着问：

「我真的发着梦么？没吓着你吧！」

花丁玛看到女主人那逐渐回复正常的神色，没有进一步去怪责自己，那颗惊骇的心宁静下来，只把黑眸子在眼白上泛动了泛动，重复地说：

「没有什么，只听到娘惹呜呜地叫，像遭遇到什么危急的事那样嘶喊，怕娘惹有什么危险，所以从窗口跨了进来，也就吓了你一跳，不打紧吧，娘惹！」

事实上，秀子对梦里那种情形也是迷迷糊糊，像自己站在悬崖边缘，又像自己给谁掉进黑水里，都记不清楚？只是一片模糊。自己又怎么能对对方说出来呢？只好迷迷糊糊的唔的一声，不再说什么，又把眼皮垂了下来，装作成还没完全清醒那样。

「娘惹！娘惹！」

看到秀子还像半昏不醒那个样子，这好心肠的马来下女就接着说：

「听甘榜里的人说，这座水楼的主人过去一次吃过饭后，到海滨散步，之后就失踪了几天，害得他的家人到处找寻，结果还是大城里派出的警长跟村长到海滨、山卡去找，结果，找到了一具躺在海滨岩石旁边，口腔塞满了泥沙的人，就是这失踪的人，但也再不会醒来了。」

花丁玛长长的嘘了口气，继续说：

「噢，噢！娘惹，你没事就好了，多么吓人呐！」

秀子也哦了一声。自己脑子里还塞满了恐怖，却又不想将噩

梦告诉对方，怕把那可怜孩子吓坏，只是含含糊糊地说：

「没什么，只是近来心神不好，也许是晚上陪人客喝多了点酒，就胡思乱梦起来，一闭上眼变得满天神佛……唔……！」

秀子又嘘了口气，不再去望对方。

「娘惹，要不要找个『波武』（巫医）来看看。我们甘榜里那那督真灵验呀！去年我妈妈心气疼得缠床缠席，那老那督来看过一次，喝下他一瓶圣水，就好了。」

秀子苦笑地摇了摇头。事实上，自己这种心病只是自己知，何况对那些骗神骗鬼的「波武」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过，又不想令对方不好过，只胡乱地回她。

「这只是噩梦，少喝点酒就没事了。」

到花丁玛回身走出去后，秀子回头瞧了瞧关井那寝台上有一堆什么东西，现在却消逝得无踪无影。

不过，自己在窗外有阵子晨风掠过寝台，吹到鼻腔时却又清清楚楚的觉得那些晨风，除了带着海水的咸味外，还明显的夹着一些子酒臭。

难道有人把酒倾倒入海面上去，连海风也薰着酒臭不成？谁有这么多酒。

这真是鬼，秀子的心又挺了起来。

秀子又把视线放到那敞开的窗棂方面，窗帘给晨风飘拂得摇摇曳曳。这些都触发了秀子脑海中的阵阵思潮，想到这所房子是一般传统的马来式的浮脚楼，窗户离开地面不过四、五尺高，关井那军酒保过去在夜归时，就有过搬过一块垫脚石到窗口，轻轻弄开了窗门的闩子，推开窗门就可以扳了进来的经验。

可是，这一次，他那寝台是空荡荡的，只留着丝丝的酒臭还没完全散失。

这在秀子脑海中，成了个谜。

会不会是那家伙的鬼魂回来过，又走了？

## 章之十八

这时候，虽然不是雨季，但海岸一带的气氛却沉郁得惊人。

在过去，只要有一抹黄昏景色，食堂里的红红绿绿的灯色一亮，就闪动着多多少少的发光紫酱脸，晃荡着綑綑的酒香了。

近日来，却沉默得怕人，连那红红绿绿的灯色像凝冻在一起，没有一点生气，甚至过去在海岸游艺场当字花厂师爷的贾乃谦，大家喊他贾师爷的吃香人物在这时候走进走出这间食堂，背后簇拥着向他讨「贴士」的赌徒们，都很少出现了。

现在想起这个贾师爷的，不是那些财迷心窍的赌徒，而是这间食堂的女老板秀子。

秀子跑进那间放日本清酒和太阳啤酒的柜台后面，向那个正在用白毛巾揩抹酒杯的年子身边走来，瞪开了那微微浮肿的眼向积着厚粉那下女的脸一瞪，低声问了一些话。

年子把手中那块白巾向空中掸了掸，向柜台上一丢，眼珠向四周一溜，低声地：

「你怎么会忽然问起贾师爷来了？」

真的，年子知道自己这个女老板一向是不到游艺场去赌博

的，怎会忽问起贾师爷来，是不是秀子闷得发慌，想向那字花厂师爷讨个字来买，当作消遣消遣。

年子心里这样想，还没进一步去问。秀子却苦笑出声来压低嗓门说出自己的心事。

「我想贾师爷会多少知道一点关井的消息……」

说到这里，秀子的喉咙像有什么东西哽着，说不下去。年子却记了起来，过去那个字花厂师爷混着大城里华侨协会的几个头头，到食堂喝酒，跟关井和造船厂里的总管们蘑菇蘑菇个半天。有时还深更半夜，关井还陪同他们开车到大城去。这些事，她秀子是知道的，所以这次在年子面前透露了这一点。

年子还没开口，先就哦了一声，然后说：

「时势不同了，鬼子的头头都忙着走路，那些汉奸走狗还不赶着去钻洞么？谁还敢在风雨来临前夕，到处抛头露面？」

听年子说得这么严重，秀子那浮肿眼檐镶着的两颗黑眸子在眼肚上泛上泛下个不停。

谣言像春天的野火一样，在海岸地区到处飘荡，一下子飘到半天高，一下子又沉灭下去，但太阳食堂还是照过去一样，每天过了中午，秀子就照例到食堂来发单购买什么短缺的东西。那个大司务阿忠，也像过去那样，在笨厚的嘴唇边叼着廉价的朱律烟，大摇大摆的从巴刹买了当天用的蔬菜、鲜鱼、鲜肉、趁上那个马来人沙都的三轮车，回食堂来应夜市。

不过，近来他阿忠的神气就跟过去不同了。过去嘛，每次阿忠从外面进来，望到酒厅里有人坐着，不管是那个船厂里的总管好，日本技师好；甚至是部队里的官兵，那些跟日本人混惯了的华侨协会头头，即使是看到他的一个半个背影，自己就腆着个大肚子，背起市篮。不进入酒厅而绕着太阳食堂的外围篱笆，走远路进入食堂炊事间的后门去。阿忠的副手厨师，当案板的阿福看在眼里，心就觉得怀疑，这么个大胖子有近路不走，甘愿走远路，还背着菜篮喘气，真教人不解。可是一想起阿忠是自己的顶

头师傅，自己向他问及，引起他的不快，反为不美。

不过，终有一次，自己撇不住气，而爆了出来。

那一天，阿福正蹲在食堂篱笆外面的空地上，收拾铺在草蓆上晒太阳的红豆，怕天空一暗下来就会下雨。

阿福正把红豆放到纸袋里，想转身回去时，看到大司务气喘喘的背着菜篮走过来。阿福走过去想替阿忠把菜篮背进炊事间去，这好意却给阿忠拒绝了。

「不必，我还挪得动。」

不过，结果阿忠还是替阿福抱着那包红豆，由阿福替自己背起菜篮沿着草地走到食堂后门去。

是太阳西斜时分，这里没有多几个人走路，阿福就趁闲问了问大司务：

「干嘛，你老有近路不走，走远路。绕篱笆入厨房后门这段路连三轮车都怕不易转身，不肯入来哪！」

阿忠长长的哦了一声，把那笨厚嘴唇一抿，打鼻孔冷哼一声：

「嗨！傻福，你以为我阿忠生成牛命，不怕走远路，不怕气喘么？不过，看那些死鬼的哭丧脸，心就不好过，宁愿绕路行，不望他们那死鬼脸相。」

接着，阿忠就将一段往事告诉了阿福。

## 章之十九

那时节，我还是在大城里过活那段日子。大年初一过了没几天，一个表叔故世了，摊尸在牛车水那文仔大难馆里等拣日子出山。

当时，我们都知道山下奉文的部队占据了岛城后，纵容他们的部队大杀三天，到处抢劫、强奸。作为亲戚，我就不敢晚上到大坡去大难馆坐夜，怕入夜后回到小坡居住的地方不便。

自己自作聪明，打了个如意算盘，以为在中午时分过吊桥到大城表叔的治丧处去，向表叔家人吊唁一番，赶入夜之前回到小坡来，一方面不怕鬼子留难，一方面对表叔家人情至义尽。

那时，我正跟小坡雀仔于一个朋友租住一间房子，要落坡就得跨过吊桥。在鬼子占领大城初期，我们听到不少传说，在桥头有鬼子兵站岗，动不动就把过桥的人扔到桥下去，让河水冲出海去。因此，我们无事不登三保殿，平时不敢到处走动，自然更把这有鬼子兵站岗的两座石屎铁桥看成为奈何桥了。

不过，心想那故世的表叔是我阿忠过番时就跟着表叔学做厨这门手艺，现在他老人家百年归寿了，作为一个亲戚兼徒弟的

我，不到丧家去坐坐夜，还算是个人么？想了再想，还是在白天到文仔大难馆表叔的治丧处送几块钱白金，尽一尽心意，免得给人闲话。

还好，我阿忠福至心灵，听在唐山走难过番的人说过良民证的故事，自己就在鬼子入城，在星加坡设立八个检查站，说皇军要那些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得携带三日米粮到指定的附近集中地点去听取训话。自己在小坡爪哇子那个集中听训中心呆过了三天三夜后，经过那长长木桌旁边坐着的几个唐人、印度人、马来人和鬼子。每个在听训站，事后才知道那是检证站，连鬼子什么人没有站出来说过什么训话，只在出口处经过那长桌旁边几个本地人和穿军服的鬼子兵时要鞠几个躬，走出闸口，由守卫的鬼子在染上蓝水的木印章在每人胸前或手臂上大力的打上一个「检查济」字的印，自己才能走出闸口回家。

事后，才知道那是个鬼门关，走出了鬼门关，才算捡回自己的一条命。回家后，把那戳在白背心上的「检查济」三个字剪了下来，外面用玻璃纸套上，当作是「良民证」，遇到有什么鬼子或鬼头检查时挪出来当作挡箭牌，也着实好用。现在要从小波渡过淡水河到大坡牛车水去，这种自制「良民证」正好派上用场。这样一想，就心安理得的将那玻璃纸包裹着的印上「检查济」三个蓝字的白布片用别针别在恤衣的前胸部份，趑马前进去过桥了。

当时，赤道太阳吊在中天，焦热阳光遍洒淤黑的河水，蒸发出阵阵教人窒息的沼气。虽然滚滚流水照往常一样，流到星加坡海峡去，但由于东亚战事发生后，世界各地通航到远东的海船就不到这个海港停泊，绕道到别的港口去，所以海面一片冷静，而那些靠接驳洋船货运为活的舢舨不止不在星加坡河上出现，连那些小舢舨也不多见一艘。

那时衔接着吊桥头两边的吻基的商店、仓库的门紧紧闭着，几只一向在吻基的土敏土地面啄取掉落的米、豆碎粒的野鸽都不

见了，大约到别处去觅食。就更显得这仓库地区的繁荣时代已经进入衰落阶段了。

静静的河流，流出呜咽声；这情况看了教人心胆发毛。幸而那时是中午，还有几个行人，还没到达桥头，我就留心到在我前头三几个人的情况，打算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就把脚步拐过水仙门的横子去，不硬冲过桥，等看到他们都一个个安全的从桥头另一端走到马路上，自己就鼓起勇气，装成若无其事那样子，跟着他们的脚跟走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蓦地背后传来一阵喊声：

「古鲁，古鲁！」

自己那颗心一跳，记起不久之前从一个喊「冯仁增」的人编那本「日语一月通」里学会过几个日本语汇和散句，明白「古鲁」在日本语是「来」的意思。

我的脚迟疑了一下，停顿在桥的中心，像给磁铁摄住那样，动也不敢动。

喝声过后，石水泥石灰结的桥柱旁边，闪出一把光亮亮的刺刀，跟着是留有后帔军帽的鬼子兵，瞪大了那一对牛眼冲着我骂：

「马鹿！马鹿！」

自己心里有数，当时停在桥中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先过桥的几个人早已消逝得无踪无影了。

接着，那鬼子把套在枪杆上的刺刀向我眼前一横，晃动了晃动，差点没割着我的鼻子。

当时，还以为那个鬼要检查什么「良民证」，自己就把胸膛挺起来，好让恤衣上那片「检查济」的布片就近他，给他看过后，好自己上路。

吓，他妈的！那鬼子的一双牛眼连望那个检证一下也不望，一只毛茸茸的兽爪却向我胸膛一抓，抓着我的头去碰桥柱，吱吱哇哇的跺着脚骂，把唾沫星子喷了我一整脸，又用那笨重的军靴

去踢我的屁股，把我当作一头垂死的狗。

那个鬼的兽性爆发过后，喘了喘气，把手中那支步枪向桥柱一搁。过后抓我到铁桥中部那露空的地方，教我站着让直射的阳光晒到我脑袋和肩膀上，热辣辣的连头发也给烧焦出焦味来。鬼子自己挪回步枪，照旧躲在桥柱背后有遮荫的地方去抽烟。

这个经验，使到我想起了在巴刹卖肉的那个张屠来了。这家伙合该倒霉，有次经过有站岗的警察出张所时，忘记了向那站岗的马打行鞠躬礼，就被拉到太阳光下去晒太阳了半天，差点没有发昏。

敢情自己今天又犯上了那天魔星，遇到了鬼子给他折磨不成？

给热辣辣的热带阳光，晒得头昏眼花，五孔生烟。眼前一阵子模糊，但仍旧觉到有几个后来过桥的人，到了那鬼子躲藏的桥柱前，就深深的弯腰鞠躬，然后向桥的一段走过去。

「这样，你以后又怎会给释放了呢？」

阿福那傻小子直肠直肚，听故事遇到什么触着心，冲口就问。

大司务冷哼一声，鼻翅一撇地。

「那鬼子这么好死，会释放我？」

阿福给大司务那圆碌碌的黑眼珠一瞪，全身发毛起来。牙龈上上下下的啃着，害怕对方会吞了自己那样，老把眼珠闪来闪去，不敢嘘声。

看傻小子那个样子，阿忠觉得心里好笑，便不想再折磨他了，继续去说自己的故事：

「不知是我阿忠机警，还是我们姓陆的祖宗积过阴德。我虽然给焦热阳光晒得满天星斗，昏昏瞥瞥，一身软丝丝的没劲。但昏花的眼却看出了一辆军车从大马路方面开过来，到离桥头不远便停在路边，那个躲在桥柱旁边的鬼却给阎王放监了那样，匆匆的抓了枪杆子，向军车方向走过去。」

这事看在眼里，自己福至心灵，知道大约是站岗换班，就趁接岗的人还没有出现，自己蹲下身去，假作昏倒在桥面上，好得不会招惹鬼子的视线，跟着用手肘爬行几步，到桥边去，一闪身到了桥下，离开了那部军车的视线……」

不等我把话说完，那傻小子又赶着插口问：

「这样，那一天你就没有赶得及到大难馆去替你那表叔坐夜罗！」

听阿福这么一问，阿忠就噗叱的笑了起来，拍了那小子的肩膀一下：

「能够捡回这条命，算是咱姓陆的家山有福了。还顾得去替死人守丧礼？我那表叔是明白人，他不会怪我这个表侄失礼。如果他真的死后有灵，到了阴间他还庇佑我逃脱了这次的灾难哪。」

看到那傻福听得入神，这个大司务就学了在电台讲「三国志演义」的李大傻说到张翼德唱断长坂桥一段时那样，大喝一声，继续说：「这之后，我阿忠一看到那豺虎凶相的鬼子、汉奸们的脸相，即使是背影，就一肚子气，不想经过他们的面前，甘愿走远路，绕后门，这不是你阿福常常看见的么？」

## 章之二十

海岸造船厂的工人数目，一天比一天减少。在船厂里管理的头头们眼看这种情形，也不敢向工头们盘问，怕会惹起了什么事发生。

太阳食堂那个军酒保关井雄英在一次到外地出差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那些从新加坡或是半岛西部如巴生、槟榔屿等地来船厂做工的，一时走不开，虽然照旧上班，但都是拖着疲倦的身体，懒洋洋的将家生袋装来的几件家生搬进搬出，看到监工的鬼子经过身边时，就随手挪出手锯把一段废木锯来锯去，或是拿起虎头钳将钉歪了的铁钉拔出来……。

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时，就小声说，大声笑的吱吱喳喳，那个监工的鬼子看到这种情形，就只眼开，只眼闭的绕路走过去，不敢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打人、骂人。

那个开「山大王」（山门运载木桐的机车）的张三牛是第一手资料的传达者。

这天，他从山门把一车「正蚁」（一种硬木的名称）载到船

厂的锯木部时，兴奋地把廉价消息告诉那个电锯头手。

那正在磨锯片的电锯头手似乎听惯了这些廉价的乐观消息，只顾抽着那根「樱」牌卷烟，只微微抬起那对沮丧的眼，向张三牛一瞟，要理不理的：

「巴杀里早就有种种谣言散播了，连那些吃公班衙饭的都不怕人的传来传去。」

三牛以为自己带来的第一手消息会令对方喜欢得惊愕起来，相反地给对方泼了一阵冷水。但是，三牛这个人向来重视自己的话，对方越不相信，就越加重自己的语气去说服对方：

「这是组织里那老马亲自对我说的，他们那里有收到菲律宾盟军总部发出的无线电，一点不假。」电锯头手虽然在长长的吸了一口烟后，把烟蒂扔了，回过头来望了望三牛，仍旧不开腔，只从衣袋摸出那包「樱」牌配给烟，递给对方一根，还替三牛擦了根洋火，把香烟点燃了，但对姓张带来的好消息，仍旧是一片麻木。

张三牛抽了口烟后，更兴奋了，噼噼啪啪的，像一连串爆竹那样，从口中噓出：

「呵呵！东京快给炸成平地了，唔，唔，真是天理循环，几年前，他们鬼子的神风队东炸西炸，炸夏威夷，炸新加坡，炸香港……嘿，嘿，曾几何时，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古人说的一点不错！」

张三牛越说越兴奋，似乎忘记了这是造船厂的火锯部，连电锯头手的存在也给忘记了。

不过，在电锯头手方面，还不时伸长脖子向四周了望了了望，多少有点顾忌那样。

一会儿，电锯头手微微哼了哼鼻音，咀唇一抿，低声地向对方嘟哝了嘟哝。

「他们在太平洋西岸那几个小岛，离我们一万八千里，就算给什么空中霸王炸得溶溶烂烂，还是跟我们扯不上关系，管他

呢！」

锯木头手那脸上一股子冷冰冰，似乎从北冰洋冷冻了几千年那样，就教三牛糊涂得那个。心想自己传播这种独家消息，是组织里那个老马亲口说的，是一百巴仙的货真价实。过去嘛，谁人传播山芭出来的消息，不是抓去砍头，就得给抓去灌胡椒水，放飞机，挑指甲……等残酷刑罚，逼使你带路入芭去清乡。现在，时势不同了，海岸的驻防部队，调动的调动，出差的出差，只留下那支给风吹日晒久了的撕破了一角的剖开卤鸭旦旗还颤颤的蹲在旗杆顶上，让风飘日晒。

造船厂厂长，那高级的几个组长，很久都没有露面了，几个监工的鬼子虽然还没有走，但不敢跟过去那样，动不动拿鞭子去鞭挞造船工，而且还不时远远离开有多人聚集的地方，三牛看在眼里，才敢明目张胆的到处传播从山芭出来的廉价乐观消息，想不到电锯头子却这么冷冷落落的对付自己，怎不教三牛生气？

不过，当电锯头手向三牛说起自己亲自看到的事情来时。三牛自己那一肚子闷气都平复下来了，自己觉得从山芭里传过来的消息就比电锯头手看见的事平淡得多。

「我虽然在造船厂里锯木，但我的家人不想跟我在一起，怕这海岸地区发生了什么乱事，不比在乡下那样容易找到躲避地方，所以我的堂客带着孩子住在离这里有一段路程的娘家，每隔一些时日，我才回乡下看她们一次，也顺便把船厂配给的日用品，像石枧，香烟等带回去，好得她们拿去卖了可以帮助家用。

这一次，更从渔村买了几斤江鱼干带回家去，车包上的东西一多，那辆老甲在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山路上走起来，就像缺少了条腿的跛子那样走路歪歪撞撞，比过去车包上载东西少时慢得多。

刚好那一天，只是下午时分，天边簇涌起一堆堆黑云，快要下雨那样。

心一急，踏起那辆老爷脚车来就更加吃力。这还不算，脚车

那条纹着齿轮的链子用得久，就变长了，一用力踏，就不时滑落下来，迫得要下车去把链子钩搭回去才能继续上去，链子反反复复的滑落，就使得脚车跑得更慢。

脚车经过那高高低低的斜坡，那些没有开割胶汁的树胶园的生满了丛草的小路，想用劲的踏快些，又怕那脚车链子卡啦一声掉落下来。真是急惊风遇到慢郎中，使到我越走越心慌。

天空上的黑云，一息一息的向地面压下来，虽还没有掉下雨来，风势却阵阵吹过，心里盘算，今晚要赶快回到家去办不到了，不找个可以躲风避雨的地方不行。

心里正在彷徨，山芭路又黑暗得像泼了一滩墨水，教人分不出那儿是路，那儿是石堆，那儿是草丛，结果，蓬的一声，那辆脚车前面的实心胶轮（日治时代，脚车没有内胎的橡胶制成的实心胶皮）给什么东西绊倒，连人带车都翻倒在山坡下。

事急马行田，人到了绝望的境地，求生的意识就更加敏感了。我把瞳孔收缩起来，向四周搜索有什么可以躲避即将来临的风雨的地方，正像一头失落在黑暗中的孤鹰想找一个枝栖过夜那样。

火，火！一点火光进入了我的脑海里，就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那样，自己那昏乱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

有火光，就有希望。

虽然，那微茫的火光在遥远的前头出现。这火光就足以使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山芭路的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到处是草丛，怕那实心胶轮再碰到什么东西，把脚车链弄断，那更吃不消。只好双手把着手把，推着脚车走那段崎岖不平和黑暗的芭路，望着有微光的方向走过去。

当时，天色虽然昏暗，只是偶然洒落几点雨花，夜风却一阵强似一阵，使到我的脑筋一时比一时清醒。我推着脚车绕过一个一个小岗峦，前面那一闪一烁的弱光，却也跟着我的脚步那样，

越离越远。火光的颜色，有时灰暗，有时淡绿……。

这情况，使我的皮肤发出阵阵寒意，心头就的的答答的跳，我的头脑给夜风吹得越来越清醒，记起过了这山岗，便是面对着那一片海洋。海水冲积着山岗下，便是那有名的死亡滩。

本来这个海滩的土名是叫巴株白爹，因为那儿堆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白石。鬼子来了后，把从各地抓到的嫌疑替红毛做过工或是在唐山见过鬼子杀人的几百个人，加上抗日罪名，用罗厘运到这海滩来，一轮机枪扫射，让那些尸首给海浪冲到大海去。之后，唐人喊这地方做死亡滩，而甘榜里的人则因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白石那被射杀的人的血染过，即使潮来潮去，或是雨淋日晒，再也不能冲走那些污渍，就把从前的「巴株白爹」改喊作「巴株马拉」了。

还有，除了这经血污染过的沙滩不能回复过去那种白色外，连那沙滩有个用木材和水泥结成的，过去给渔夫上上落落的小码头，经过日久没有人使用和维修，给海涛腐蚀以及蚝类寄生，变成为一座荒废的桥头。

为什么连那些抓鱼人和来往这海岸一带离岛的人都不使用这个小码头呢。嗨，总之说来话长。

原来，这个海滩经过了那次血的洗礼后，有几条渔船过去靠这个小码头起落的渔夫，先先后后，无缘无故的驾着渔船出海作业后，再也不回来，又没有人发现他们的尸首或渔船杂物，总成了个谜。

另一方面，接近这死亡滩的几个甘榜的住民。在风雨晦冥时，常常听到有什么呜咽声，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起初还以为有些看不开的女人在那阴暗晚上，到海滩去寻觅短路。那些年纪老迈的住民，证明过在红毛时代，就有几个寻短路的人到海滩去投水，有些尸首被找到，有些却给海水冲走。

那些胆大命长的村人虽然带着火把，随着有呜咽声过来的地方走过去。在岩石间，在水松树梢找寻，看有什么人躲着，但都

失望了。最后，不知谁人说出，那些呜咽声是冤死的声音，所以哭哭啼啼，若断若续，一经那几个有胆色的人到处找寻过后，那呜咽声又沉寂下来了。

甘榜村长从远处带了巫师来，在海滩上洒圣水，镇上那几家开店的唐人就用钱到大坡去聘请了那些戴着红结顶帽子，穿上八卦道袍的闽南道士带着法器到海滩里，敲起法器念放生咒的正一道士来作法。

洒圣水洒过了，念放生咒的念过来了。沉静了一个时期后，又有人听到如泣如诉的呜咽声了。

镇上、甘榜里的人看见什么法宝都掣起过了，一点效力都没有。就没有办法，在晚上走路时，只好拐弯，走远路，再也不敢经过死亡滩了。

现在，那点微弱的燭火进入了我的脑海。带那风雨来临的前夕有燭火出现，就不能不教人怀疑，那些青绿色火焰是不是到处飘的鬼火？

一想起了这些，我那两个膝头就发抖了起来，一股子麻木就从两条小腿肚逐渐向上冲，跟着整个人就像给犹太人把耶稣真主钉在十字架上，让它麻木和发抖，一直到整个身体被钉在大石上、麻木以及让它一直到死亡的边缘。

而遥远的微弱火光似乎是操纵自己的命运那样，把自己引诱到无穷无尽的地方去，想要走回头路，又离开有人居住的地方那么远。

矛盾思想在我脑海里互相冲击时，那空下来的耳腔忽然听到一种类似马达发动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播过来，声浪从轻微变成清晰，这又使到我的头脑又多了一种昏乱。

马达声，一起一落的连接下去。

那遥远的火光，也一时灰暗，一时碧绿的互相交替着，而且时飘时沉。

这情况连续了一个时候，幸好那一晚的风雨下得不大，而且

下雨的时间不长。不过天色跟夜色缠在一起，使我还能在歇雨烟期间注视到远处那阵子火光的忽明忽暗，像是有节奏一样，使我歪着身子，躲在岗峦的一株椰树丛中，不经不觉的睡着了。



## 章之二一

另一个故事，是死亡滩的冤魂迷人的消息，在海岸一带传播开来。

一个下午。

造船厂的锯木头手到镇上一间咖啡店喝茶时，听到几个马来渔夫正谈到一件令自己迷惑的事。

一个上了年纪，头上扎着一条暗色头巾，脸孔绷着粗筋，给店外射进来的淡淡残阳反照出会滴出油珠的光亮的渔夫模样的人，卡啷一声把叨在咀角的罗咯草吐到地上，没开声，先就将油渍的脸抽搐起来，使到脸颊上、额头上的粗筋更充血，活像一条条想跳出来的蚯蚓。

这渔夫的脸部表情，使到同桌几个人都怔了起来，把眼光集中在他那油渍发亮的脸上。

坐在一角，悄悄地弯下头吸着那渗着植物叶子粉的黑咖啡的锯木头手，也给这些人的紧张神色感染了，微微抬起眼色向他们一瞟。

在几个张开了口，表现出惊讶的神情时，那个一脸粗筋的老

渔夫终于开口了：

「我阿布没有看见什么人真的着了鬼迷，不过却看到一连串的怪事。」

「怪事？」

「？」

几十只眼珠都集中在这老渔夫那多筋的油光脸上，谁也再噓不出声，把眼珠向老渔夫脸上转来转去。只有那个年轻的沙勿把那对黑眸子盯着那渔夫那一脸粗筋，像这些粗筋快就变成蚯蚓跳了出来那么诱人。

阿布没对这个大孩子感觉出有什么恶意，也没有对谁特别注意一下，只泛泛地把那深陷了眼眶的眼睛向着吊高的油灯望了望，反向大家问出下列这个问题：

「有人到过珊瑚岩么？」

这问题，倒把大家怔住了。谁到过这鬼地方？大家连珊瑚岩这三个字从来没听人说过，连那个老坐在角落里顾喝黑咖啡的锯木头手也错愕地抬一抬头，瞟了这老渔夫那老在抽搐的脸一眼。不过，很快地又垂下头去吸啜那杯老是喝不完的黑咖啡，一下子又像轻轻的叹着气，可是，大家都聚精汇神的去听老渔夫说话，没有谁人关心角落里锯木头手这个人存在过。

珊瑚岩。

「珊瑚岩」这三个字变成了千千万万条蛆虫在这班人的脑海里钻来钻去。

大家沉默下来。

歇了半晌，倒是一个年纪最大的舵手阿勿的记性好，他想起死亡滩的尽头，阿布那家伙居住的那个小岛的更偏向东北方那儿就有几个散落的离岛。敢情那儿就是阿布口中说到的珊瑚岩不成？这老舵手冲着阿布作出肯定的语气：

「你住的那个渔村小岛不就离珊瑚岩不远嘛！」

阿勿那种坐实语气，一时倒教这一脸粗筋家伙应付不来，只

把自己那对深陷的眼向上一翻，现出变成灰色的眼肚白，成了个瞎子那样，冷冷地哼了口气：

「谁知道呐！我阿布在这海面混饭吃了大半世，何曾看见过珊瑚不珊瑚？……」

倒是那个大孩子沙却心直口快，就冲着阿布说，要他转不得口：

「是你老刚才说出『珊瑚岩』这三个字。」

跟着几个口没遮拦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集中朝向阿布说话，倒教阿布不能不回答了。

「那我也只是听人说起的。他们传说，在平时，那儿只是茫茫大海，跟别的海面没有两样，只在好天气时有人会看到那儿有些红色东西在水面上出现。」

说到这里，这个老渔夫又卖关子了，歇下口来，从衣袋摸出一口罗咯草，叼到嘴唇上去烧。

这短暂的沉默，使到那几个听众更心痒痒起来，把眼睛紧紧盯着这阿布，怕他溜走了似的。

嘘出了烟缕后，阿布继续说下去，使大家舒了口气。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个人这么传出，就有多多少少好事的人赶到那海面去。呸！那只是一片茫茫的海，什么都看不见。」

「不是我阿布吹牛，我阿布上几代就一直在这一带的小岛住下来了，谁都没有确实实的见那珊瑚岩出现过，只是那些见识多，年纪大的人指示过，那些珊瑚岩大约是在这海面的东北角，再说就不知道了。」

阿布以为这算得是解释得详详尽尽了，可是那几个在一同喝茶的渔人却越听越糊涂，把脑袋摇来晃去地叹气。

老舵手阿勿却忍不住这家伙的不着边际的解释，瞪了他一眼：

「刚才还是你提出什么珊瑚岩的名字来，一下子又颠三倒四

的岔到别方面去，教人听了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经过阿勿几个人的一番指摘，这个一脸粗筋的老渔夫虽然发觉自己一时口快，泄露了秘密。想把说过的话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自己只有硬着头皮，把故事继续说下去。

那时正是阿玛打月（回历第九个月）的一个迷朦的黎明。

海面上的曙光还躲在灰暗的背后，扭扭捏捏不肯露面。

阿布跟他那大儿子，驾着祖传下来那艘比自己年龄还衰老的破渔船，从甘榜前面的河口开出，想趁别人还没出海作业之前，先捞他一个先头，会捞到比别人多的鱼捞，好用来应付开斋节的开销。

阿布开动了新加装在船尾的舷外摩多，驶到离岛外面的海洋上去，那时天色是还昏昏沉沉的晨曦中，阿布把摩多停了下来，较定了船舵，停顿在海面上，回过头来瞟了瞟靠着船舷的儿子三苏丁一眼，看到那孩子老瞪着远远的海面出神，像有什么奇怪东西引诱了他那样。这老子肚子烧着一把火，从口腔喷射出来，冲口骂着：

「睡了整夜还不够么？还在发呆不去下网！」

三苏丁像聋子一样，没回过头来，只呆呆地凝望着前面的海洋，像灰暗的云海出现了什么美丽的花朵那样儿身子连动也不动。

三苏丁这孩子给灰暗凝结成化石了么，还是灵魂儿从躯体向云堆飞了过去，气也没嘘一声。这一般死寂，教他阿布生气了，把定了舵后，虎的从舵仓站起身来，想从背后抓三苏丁一把，掴他一个巴掌，好使他在出海作业时不再作梦。

不等阿布的掌风到，三苏丁那孩子哇的一声喊出来：

「爸，你看前面的是什么？」

这一喊，倒使阿布那枯柴枝似的手掌在冷冰冰的晨曦中给凝结成为冰手，停在空中不动。

到这时，阿布自己的头脑清醒过来了，自己这条旧渔船在朦

胧灰暗中从河口开出，没有认清方向走到过去经常出现鱼群的地点，反而给夜汐冲到这「死亡滩」尽头的海面来了。

阿布的心头一冷，就像害了发冷症的病人那样一身发抖。

是鬼火么？

阿布心里这么想着，又不敢向前面的儿子去问。

他阿布记起自从登陆的鬼子兵在这海滩大量的用机枪射杀了几百个阿冷支那后，这海滨一带就不时出现怪事了。

之后，那些深更半夜听到鬼哭，有夜归的人看到海滩上飘忽着暗绿色的火光……的种种怪异的事不时在这里出现。

故事一经传开来，这附近一带的渔船，除了有急事去冒险，就不敢贪近路走靠近珊瑚岩这水道出海，甘愿绕过岬口的另一头的远路去出海，免得冒这个不需要的风险，假充英雄。

更有一次；一条出海作业的甘梦船，在一阵突发的暴风雨中跟前头一同出海作业的船队脱了节，给海浪冲走得无踪无迹，害得那渔船的主人到镇上的警察局去报案，寻船和寻人。

这件渔船失踪事过了几天，一直有如石沉大海，没有迹象可寻，那甘梦船舵手的老婆从大城请了个莆田道士，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捧了一头白鸭到河口去替被认为改世的林非招魂。

当时，莆田道士口中念念有词，右手拿着铜锤子敲动左手的铜锣，叮叮当当的引了附近甘榜的孩子涌到河口看热闹——莆田道士表演的法事。

到莆田道士歇了口没念经，就将桌子上放好，脖子系着红线的白鸭放到海滨去让它浮水，自己就散放着白溪钱，背后由林非那六岁的孩子扛着一枝青竹枝绑着写上林非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时辰的引魂幡回到丧家去。

这次招魂法事上演了没有多久，这里的渔村又出现了另一桩怪事。

「这里的道士先生真灵呀！那天在河口演出过招魂法事后，真的把那老舵手的鬼魂招回来了啦！」

「你白日见鬼是真。胡说八道什么？」

镇上有几个人这样争论着。

在另一方面，老舵手林非那贴上白纸的丧家，真的人头挤拥起来了，像出了什么那样。

本来，事情过后，林非那番婆跟甘榜里的人早就把渔船和林非的失踪看成为一项事实。经过莆田道士在河口作法招魂后，就在家门正正式式的上了孝。想不到，有个下午：林非拖着—把竹扫帚似的瘦削躯体，歪歪撞撞的回到甘榜来，吓得几个女人，孩子高声喊着「见鬼，见鬼」的声音、「哦！那老舵手的鬼魂真的回来了！」

那时，林非老婆正帮邻舍到亚答芭去砍亚答叶回来作盖房子用。听外面的人声，赶了出来，问个清楚。

「真的呀，林非那个鬼魂正靠在甘榜入口那株椰树干喘着气呐！」

林非老婆的皮肤发起栗来，一对失神的眼在惊吓过度下赶紧的闭上，口中喃喃的念着：

「死鬼，你不要回来吓人呀！毛头这么小，你别吓他呀！」

这个舵手番婆经不住一同在亚答芭砍亚答叶的同伴催促，说道：

「你就回去看看吧，说不定非叔真的没有什么事，回到甘榜来罗！」

林非番婆赶到甘榜入口那株椰树头时，还心惴惴的躲在身后，偷眼闪闪那歪在椰树干的一堆破碎布料盖覆着的東西，虽然那堆东西像个人体倒在树头上，不过那颗人头给一块石头遮了半边，只伸出两支枯瘦有点变成死灰的脚。但林非番婆一眼就认出那堆破碎布是老舵手穿的那件衬衣。到那给石块遮住半边的脸翻转过来的时候，林非番婆禁不住嘘出声来，那家伙不是林非还有谁。不过，那脸容一片苍白，比过去更瘦，两只眼眶更深深的陷下去，跟那枯墓发掘出来的骷髅头一样；要不是他那双眼球时不时

转动一下，就教人想起这只是一具僵尸。

之后，这个唐人渔夫总算捡回一条老命了，神志还是那么浑浑噩噩。一到了刮风下雨时，他那一把枯柴似的瘫痪躯体就在板床上翻动，咿咿唔唔的哼着别人听不懂的字音。有人推测他喊出的是过去大城里的什么大人物的名字，都是在鬼子在海岸登陆时，给集体射杀的人。这么一来，吓得林非番婆知道林非中邪，到处去求拿督公给圣水林非去吃，替林非求解穰。

虽然如此，这个渔夫还是三天好，两天坏的，瘫在床上呜呜咽咽的下去。日子一久，连他的番婆、孩子都不去管他。让他嚎嚎嚷嚷，哭哭啼啼；反正他那半身不遂的躯体永远不能离开那副板床，只不时嚷着鬼话，说有人在海底的洞穴里等他。

这个老舵手的故事结果如何，大家也不再去注意，让其渐渐淡化下去。

不过，在这海岸地区遇鬼的故事，似乎以一个故事的化出，又导致了另一个故事的化入。

海岸一带传出了又有什么神神鬼鬼的出现。

对这些神鬼出现的谣言，由镇上的警察出張所不时派遣警车到海滩一带巡逻以及大城里海事局的缉私船经常在海岸一带出现加以增强的渲染。

## 章之二二

看到灰暗的海面上有闪闪烁烁的，却给厚敦敦晨雾掩蔽了光芒的火光，一下子出现，一下子隐没时，就教阿布想到一般人传说的鬼火来了。

阿布想起自己这条旧船船底似乎是给暗涌冲激得摇摇晃晃，这正是一般人知道接近珊瑚岩水域的应有现象。那儿的暗涌特别汹涌。

不过，自己作业的目的地不是这里的珊瑚岩，怎会船被冲到这里来？说不定连这条船都着了鬼迷吧！不久之前，那个唐人渔夫不就给鬼请到海底洞穴去赴宴么？

想到这些，阿布胆子就发毛。

可是回心一想，一般人说鬼火是暗绿色的，而海面出现的却是一闪光，一隐没的白光。

海面的晨曦也慢慢地从暗灰色出现了暗红。阿布那混乱的脑海也渐渐明白了，对着海面的亮光，不是什么鬼火，而是一种信号。过去，阿布跟过一艘拖网船开到深海抓鱼时，在太平洋就看到过有艘远远看成是一个灰点子的什么国的战艇就这样发出过讯

号。

这时候，阿布忘记了要责骂三苏丁的话了，反而走近三苏丁身旁，低声问：

「你看到么？是什么东西？」

三苏丁迷惑地摇着头，依旧没开腔说话。

现在倒轮到阿布心里发慌，以为这孩子中了邪，气喘喘地问：

「我老年人眼花，看不清楚，那儿是不是有一条船？」

对方依旧沉默，只是摇了摇头。许久了，这年轻人才耸了耸肩膀，把视线从远远的海面收回来，低声道：

「我就觉得奇怪，看来看去还看不出那是什么。」

阿布本身就更迷惑了，不再说什么。沉默中，他那听觉却更加灵敏，似乎有波波的声音，不是海水激荡渔船的声浪，而是从海岸另一边传送过来。

看这情形，使阿布记起几天前自己在镇上听到一些谣言，说到鬼子的祖家受到什么司令下令陆战队占据了东京湾的桥头堡，鬼子政府的陆军部长要从各占据区撤回他们的兵队回去保护他们的唐山的事。

从这海岸近日的种种迹象看去，那些传说似乎不尽是谣言喽，阿布心里一层一层的推算下去。

「那是车声。」

海岸传过来的机车开动声吸引了三苏丁的注意，使他回过头去望了望离开海面很远的海岸。初时，只觉到那海岸是一片灭蒙蒙，渐渐儿却有几点火光闪动。

「不错，那几盏闪动光亮的，可是车灯！」

听三苏丁这么一说，阿布的心跳动得更厉害了，他就听别人说过，鬼子的行军行动，是不给人知道的。他们发觉出自己两父子在这里时，说不定会开机关枪过来，把自己俩父子扫下海底。

阿布那求生意识一强烈，就用手推动三苏丁一下，低声叫他

把身体倒躺下船舱。自己就弯着身子回到船尾处把那还发动着的舷外摩多停下来，不使它发出声音。

歇了半晌，看到四周海面还是一片死寂，没出现什么特别事情，阿布就压低嗓门吩咐儿子：

「用木桨把船划动，向没有火光一头的滩头划过去躲避一下。」

锯木头手虽然一向弯下头望着自己桌子上空着的咖啡杯，但是却把一只耳朵竖高，留心听那马来渔夫说起在死亡滩海面遭遇的故事，将它跟自己在那天晚上看见的情形比较起来。

锯木头手像一堆废物那样，一直堆在茶室的角落里，连灯光都照不到，自然更引不起其他的茶客的注意了。他听到那马来渔夫说一句话，自己就默默地点了点头，想到那马来渔夫所遭遇的，正是自己所看见过故事的连续。因为自己所看见的事件是在晚上发生，而那马来渔夫所遇到的却是第二天破晓时分的事。

锯木头手的心头像几头小鹿在蠢动，有几次想把自己所见到的怪事告诉在座的几个渔夫样子的茶客，说话刚溜到口边，又给吞了回去。自己深想一层，在这个兵荒马乱时候，鬼子又不讲什么理的。自己虽然把心中的话说了出来，一时快意，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人把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鬼子的特高科拔草寻蛇来找我，要自己找出什么证据，空惹一身蚁，正犯不着罗。

这一连串自己听到的和自己亲眼看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憋在肚子里老是不舒服。现在听到三牛传出组织放出的盟军在东京湾登陆的消息时，锯木头手就再也憋不住了，将闷在肚子里的很久的亲眼看到的事以及从马来渔夫口中说出的遭遇串合起来，告诉了三牛，这更教三牛听得越来越迷惑。

幸好锯木头手在刀房里磨刀时，没有什么人出入刀房，所以锯木头手一直谈到口唇乾焦，歇了歇吞下口唾沫时，三牛就急不暇待的接口下去：

「这样看来，死亡湾对着的海面真的有条船在放讯号，而不

是传说的鬼火了。」

「谁说那是鬼火？」

锯木头手瞪了三牛一眼，反问一声，倒教三牛那张开了的阔嘴巴，许久都合拢不来。

过了半晌，三牛那双斗鸡眼微微垂下来，望了望自己双脚，嘘口气说：

「镇里人都这么说，甚至连那个孟加厘马打，没有顾忌谁那样，在咖啡店就说出出张所加紧派巡罗车到海岸地区去巡逻，还通知海岸一带住民晚上不要点灯。」

总之，这一件神秘事件，经过不同的加工以三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在海岸一带传播开来。

在巴刹传播出来的消息是：

死亡滩附近一带渔村地区居民，在黄昏过后，尤其是风雨交集时，不少人听到幽灵的呜咽，跟浪涛拍击着礁岩一样，时断时续。使到海岸地区的居民一入夜了，就不敢外出。

一种是从渔村传播出来：那些还要出海谋生的渔夫，正发动邀请离这里不远那蛇岛的一个巫师到死亡湾来祭一次海。这请巫师祭海，是根据阿布及他的儿子在死亡湾海面的遭遇，经过加工、渲染，成了水魅在这海岸的出现后，将阿布父子看到海面的怪船讯号，改成为鬼船和鬼火的连接出现，显示出这海岸一带快就有什么怪事发生，会夺去出海作业的渔人生命的前奏。因此，渔民们正在到处发动募捐，好得到蛇岛去请巫师到来祭一次海，替这里的居民辟邪。

最后一种，是山芭传放出来的盟军 B29 型重轰炸机的炸弹把东京炸成平地消息，经过谣言工厂的加工，将这山芭消息跟死亡滩海面出现鬼船的事联系成为有机体，说这里的鬼子防军趁黑夜，从这海岸地区乘运输船回国，避免在白日航行时受到盟军飞机的追袭。

## 章之二三

秀子居住的那海岸地区，四周的气氛，就像在雨季来临的前夜那样，虽然雨点没有降下，暴风也没有吹到，但围绕着你身边的，都是一层层看不见的雾，又有冰块一样的寒冷，压到你喘不过气。

秀子那带有几个月身孕的身子就更不能适应这种一片死气沉沉的气压了，不时要走进冲凉间去冲过凉，心头才觉得爽快一些。

这一天下午，海岸的残阳还没有将余晖敛尽，秀子洗过了澡，打算到镇上的樱花美发屋去洗个头，然后到食堂去上班。

秀子站在浮脚厝的窗前，伸长脖子朝向椰林外的由大路进入甘榜的栅口，像等待什么那样。

甘榜入口的栅门，老是一片沉寂，除了栅前那几株椰树大叶子的阴影在栅门上晃来晃去外，连狗也没有看到一头。心里想到，前一天自己早就吩咐过那替关井开车的马来车夫阿勿，在今天下午这个时候，开车到甘榜来载自己到镇上去洗头发，时间过了这么久了，阿勿那鬼的影子也见不到，搞什么鬼？

秀子那脾气正待发作，偶尔有一阵微风，从海面吹过来，拂着自己的脸，教她打了个冷战，也使自己那焦灼的心冷静下来，头脑也清醒了许多。

她感觉到自从种种谣言在海岸一带传出了后，秀子自己就渐渐跟大家有了距离，尤其是关井雄英出差到苏门答腊后，在日常接近自己的人，包括食堂里的日常顾客和食堂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年子那个跟自己像姐妹一样的下女还不时关心自己和劝导自己之外，都跟自己越离越远，即使为了工作向自己交代时，他们也只是冷冷的瞟了瞟自己，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敌人。

这件事，年子知道了，也悄悄的劝过自己：

「时势变了，也难怪他们。你现在的身份，谁不知道。关井不在这里，自然就把仇恨的眼光集中到你身上来了。」

秀子经年子一解释，也渐渐明白过来。现在连那个车夫阿勿也不听自己的使唤了。

年子说得对，时势比人强啦！

终于太阳食堂停业了。

在太阳食堂停业前，秀子听从那字花厂的贾师爷提议，在食堂门口的黑板上贴上一张写着「修整炉灶，暂停营业」的红纸。

事实上，偶然有人经过食堂前，望了望这几个大字，心里就笑了起来，知道这只是一般酒楼茶室停业的门面话，有这些字样出现的酒楼饭店实际上是歇业走路了。

食堂里一片冷清清，只有几头野猫不时从板隙钻进钻出，大约是想找寻有什么残余食物留下来。

接着，是连经过食堂的人也少了，偶尔有人经过食堂，望了望那用红漆涂的「太阳食堂」的招牌，哼了哼鼻音就走了过去。

秀子方面，只能一直躲在那靠近马来渔村的甘榜住家，没有出来。还好，港口造船厂不时由运输车将米粮、食油等的给送过来。住在同甘榜那个下女花丁玛就不像食堂过去那些下女那样「大难来时各自飞」，还每天到秀子处替她煮煮炊炊和洗涤楼

板，使到秀子心坎中感激这个好心肠的马来少女。

秀子住的那间浮脚楼，一边靠近马来甘榜，一面对着的是马六甲海峡，望到的是海面上的朦朦的烟波，听到的是海风吹动椰叶的呼哨声，不像过去在食堂时那样望到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充满仇恨眼色，听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谣言，使自己心绪没有一时安宁，闲居在甘榜里虽然无聊，倒也觉得心安理得的过日子。

花丁玛每日到秀子处替她做完了工，就回到自己的甘榜过夜，第二天才回过来。这女孩子很少说话，脸色也一天比一天沉郁下去，秀子也不在意。

不过，最令到秀子担心的，是肚子里那个婴胎不时作动作动，她的心也就不好过起来。想到这没出世孩子的爸爸怎么样了。

她记起，在食堂里看到有些人聚在一起说话，一见到自己出现，就显出慌慌张张神色，把话头截断，分别走散过去。秀子自己想到，大约他们谈到有关关井的事，知道自己跟关井的关系，怕自己知道，所以把话头截断也不定。不过，自己又不能走过去问他们，那会更引起他们害怕。

自己想来想去，只有年子跟自己合得来，所以就跟年子谈起这件事。

虽然年子跟自己像两姐妹那样，平常把自己的秘密跟她提起。她总会安慰自己或是指一条行得通的路给自己去走。

秀子终于一次跟年子谈起食堂里的人时常聚在一起谈什么话，一见自己出现就借意的散走的情形，告诉了年子。

「他们过去都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见了我，把我看成了敌人那样，真教人不明白。」

年子望着这个腆着大肚子，浮肿脸上的雀斑越来越明显的秀子，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却又不能说些什么话，只有不时轻轻嘘着气。

年子这种态度，进入秀子眼里，就更教她心里难过了，扯了

年子的手肘一下，那浮肿的脸眨了眨，向四面酸了酸低声说：

「是不是我有什么开罪他们？」

年子长长嘘过了气，吞吞吐吐地摇了摇头：

「其实你也跟我们一样给鬼子踩在脚下，只是跟关井……」

说到这里，年子又把话头截断，只在叹气。

秀子听到年子说到关井，她那浮肿的脸就充血起来，生气地说：

「连你年子也误会我秀子会忘记了仇恨，真的爱他们鬼子么？」

「不，秀子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覆巢之下无完卵，像我们这种女人不陪他们上床，还能生存下去么？嗨！」

说来说去，年子老是吞吞吐吐的，令秀子没法从她口中打听出自己想知道的事。

幸好，当时食堂里还没有顾客进来，柜台后面只有秀子自己和年子两个人。秀子只好斩钉截铁的进一步去问：

「是不是他们知道关井的消息？」

年子听秀子这么一问，她那扑满白粉的脸颊抽搐了起来，将脸上的残粉扑簌簌的掉下几点，眼眼皮一睁，对着秀子张开了口，许久才嘘出声：

「谁告诉你？」

年子这种不答反问的神态，秀子心里也猜测得七七八八，知道大家的远远离开自己是关涉到关井的事了。

秀子幽幽地垂低了头，凝望着自己那日渐涨大的肚子，叹了口气说：

「我就担心这个累赘快就到来，不知怎样……。」

不过，更令秀子放心不下的，还是这间太阳食堂。虽说当年由造船厂的关井英雄从驻扎这里的鲤部队那儿获得各种配给的方便开设起来，但还是用秀子自己的名义申请商业登篆的。

当没有旁人时，秀子一想到万一关井那家伙出了什么事，自

己带着这么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就成为没爪螃蟹一样，不知怎样活下去。

到食堂歇业后，秀子像囚犯一样，天天躲在甘榜里时，就不时想着那歇业后的太阳食堂变成了什么样子。

更令自己想念的，是从食堂歇业后就跟自己分了手的年子，一直过了这么久就没有再见过面，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她想起，倘若找到年子，她一定会陪自己到太阳食堂那旧地方去看看，酒橱里的什么色酒还在啦，什么香烟还在啦？……。

现在嘛，独自个儿困在甘榜的浮脚厝里，虽然船厂按时按候派人送什么食粮配给来，自己还有得吃活得下去，那个关井雄英还在时，一直替他们夫妇开汽车的车夫阿勿，早就连车带人都不见了。现在自己腆着这么个七、八个月大的肚子，怎么能从甘榜走到外面去呢。

天天这样吃过了饭，秀子就挨着窗棂去望海，去望云望天。

海面有时飘过一条船，一片帆影，秀子的心就跳动起来，想到关井会不会在这条船上。到那条船，那片帆影飘向更远的海面去时，自己才像给戳破了的橡皮球一样，回到床上倒下来喘气。

她秀子有次跟关井到大城出差时，到首都戏院看过一出叫「蝴蝶夫人」的电影，回来后，自己就缠着关井问：

「那个日本女人天天带着那孩子到海滨去找什么呢，又不见她们带着什么东西回去。」

关井老是苦笑着：说得含含糊糊：

「咱们日本人就有那副德性。」

现在躺在床上的秀子就渐渐了解到当日那蝴蝶夫人的心情了。

## 章之二四

「阿萍，阿萍！」

还是跟过去那样，秀子一空下来，就老挨着窗棂，望着遥远的海面发呆。外面有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阿萍，你在这儿发什么呆，我还以为你出去了？」

事实上，「阿萍」这个自己过去在学堂读书时，老师替自己改的名字，很久就没有人这么喊过自己。就连自己也感到失落了。所以凭着窗牖发呆的秀子虽然听到有什么人喊「阿萍，阿萍」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可是老觉得「阿萍」是另外一个人，跟自己很陌生那样，也就不掉头过去，只眺望着那变幻瞬息的海面烟波。

「阿萍，你这家伙真的越来越聋了。」

终于，秀子认得那是年子的沙嘎喉音，就赶快掉过头来，把眼光移向发出声音的方面。

秀子远远的看到椰树丛外有条颀长的身影，不是年子是谁？

外面的天色快暗下来了。那个替自己煮炊的马来下女已经回去自己的甘榜了。秀子只好挪动那笨重的胴体，走起路来气嘘嘘

的开了房门走下浮脚厝，向着椰树丛提高嗓门去回应年子一声。

对方知道了出来开门的是自己要找的人，也就加快了脚步朝秀子方面走过去。

「年子，想死我啦！这么久没见到你。」

开了门见到年子，像一个孩子见到了散失了很久的妈妈那样，秀子一把抓了年子那痴肥得松弛的手臂：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年子？」

面对着的颀长胴体的女人没有像过去到食堂上班时那样涂着厚敦敦的水粉，使到只算是进入中年的年子枯黄的脸颊类似历尽风霜的中年妇人，朝着秀子楞了楞。过后，她就警觉地抬起那双浑浊的眼，向屋子四面望了望。觉到除了篱笆边那几株大红花迎风飘拂之外，一片沉寂，连常见的猫也不见一只。

年子气喘喘的，一脸惶惑，一把拉了秀子的手肘走向浮脚厝去，回头顺手把木门关上。

看年子这种举动，教秀子发楞起来，没有嘘出声。

「阿萍，这是什么时势了，还喊我作「年子」，是怕我命长么？吓，阿萍，你真是越来越胡涂了。」

这没头没脸几句话，使到房子的女主人哭笑不得，想到这个到访人客过去对自己那么要好，怎么一下子就翻起脸来，这教秀子怔了起来，睁大了眼发楞。

这个来客一把抓了自己的手，低声说：

「快，赶快把重要东西收拾好，跟我上路！」

这举动，使到秀子更发傻了，望着对方那枯黄脸色。想像起面对着的，是这么一个过去有许多不同名字，在新加坡贡锡街时有个「楚西」名字，到槟榔屿去捞时则改成为「素云」，到了这海岸地区后，依照鲤部队里一个台湾籍军属的意见，收了一个有日本民族意味的「年子」这个名子。长久以来，年子把自己当妹妹看待，连自己过去在学堂读书时，老师替自己改了一个「汪桂宝」这个书名也告给秀子知道。所以经年子一骂，自己赶快改

口，喊她一声「阿宝」，而不敢像往常一样喊她年子了。

「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七搭八搭，教人摸不着头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啦？」

年子依旧沉默着，秀子又进一步去迫她：

怎么啦，这么紧张，难道食堂里发生什么事不成？秀子心里这么盘算着，还没开口，年子又推动了自己的肩膊一下，比以前更低声的说：

「时间无多啦！」

阿宝那两个微微张开的鼻翅哼出了两条气时就张得更阔，鼻孔更大。那混浊不清的眼珠向阿萍那雀斑脸上一瞪，使到阿萍双颊潮红起来，茫茫然地不知怎样去做。

「组织里的人就开到镇上去啦。还不快跟我走，呆在这里等候当「敌产」被他们接收？」

阿萍虽然年纪比对方轻得多，但却比对方镇定，冷冷地哼一下鼻音：

「我们妇道人家，又不曾替鬼子杀人，谁当皇帝，不是照旧纳粮，嘿！怕什么？」

阿萍冷冷地说了这几句话，使到阿宝那枯黄的阔板脸充血起来，鼻翅一开一合得更阔大，哼着声：

「哼，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何况这里的人都知道你是萝卜头的女人，还不当你是「敌产」去办么？」

跟着，阿宝说出了镇上那个华侨协会的麻皮三给几个鬼子兵拉上军车去的消息。

「嘿嘿，鬼子们对谁不是一样？过去要华侨协会的什么会长，委员去开什么庆祝会，研讨会，不都像是抓犯人上路那样押上卡车去么？有什么出奇？倘使押麻皮三上车的是山芭人就大锅了。」

阿萍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倒教对方五孔生烟，瞪大那混浊的眼，向阿萍脸上一盯，像喷着火去灼阿萍那雀斑脸，使脸上的

雀斑像浮凸出来。

阿宝一张大了喉咙，声调就更沙哑了：

「时势不同啦！你还以为当汉奸走狗的只怕山芭人么？」

看阿萍一错愕，阿宝的气顺了上去，继续低声说：

「你还记得么？鬼子南进前，那个在大城里骗小贩，靠勒索过活的刘大炮，鬼子一入城就第一个走那个叫什么筱崎的日本人路线钻入宣抚班去替鬼子跑腿，手臂套上一个写着「嘱托」两个汉字，坐在中峇鲁检证站闸口的长桌旁认人，遇到那些倒霉的，被这家伙认为抗日份子，向坐右旁边的宪兵打个眼色，便被抓了上车。」

说到这里，阿宝把那刘姓嘱托的事搁了下来，嘘口气对阿萍说：

「那时你还在这里学堂读「小狗叫、大狗跳」的小学生，比不上我这匹野马，在战前，我就到了大地方去捞了，也就对那些汉奸、走狗认识得多，知道他们臭空的多。噢，噢，越说越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嘿嘿，像刘大炮那一类的狗腿子，鬼子上场时，捧臂吸屁，什么坏事都敢做，可是到了鬼子兵败如山倒时，不也一个一个被鬼子消灭了么？据阿忠说，组织的人开进市区，有很多事要办，像接受警察局啦，组织什么人委会啦……对这些汉奸、走狗的鸡毛蒜皮的事，认为是无足轻重，慢慢去处置不迟，不过，鬼子对这些就不放心了，怕这些狗腿会在鬼子被缴械了后，反过来咬他们，或是向盟军揭发鬼子过去的暴行；就先下手为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先去消灭，免得养虎为患，有一天对饲养它们的主人反噬。」

阿宝说出这番道理，使阿萍这个唯一的听众不停地点着头，表示赞同的意思。

当阿萍垂下头，抿了抿嘴唇想说什么时，阿宝瞧到她脸上的雀斑痕迹更明显，知道她心里很不好过，就再催促了阿萍一下。

终于，阿萍开口说话了，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们女人要活，跟了他们日本人，总不算得是罪过，而且我阿萍又没有害过人……。」

不等阿萍把话说完，阿宝先就伸长脖子，回过头去四周张望了张望，把嘴唇凑近阿萍耳边，低声说：

「就有些谣言涉及关井。」

这一句话就教阿萍心动，脸色也沉下来。



## 章之二五

一天，阿忠从镇上回来，就问着阿宝：

「近日你见过秀子么？」

看阿忠这么一问，阿宝心头就挺了挺，心想阿忠这粗汉一向来对鬼子都没有好感，怎么蓦地问起那军酒保的姘头来呢？阿宝胡乱地摇了摇头，没正面去答覆对方。

阿宝一沉默，倒惹起那火爆性格的阿忠把话匣子打开了；

「原来那瘸鬼不是出差到别处去！原来是一种烟幕。」

「那个瘸鬼？」

阿宝明知阿忠指的是那个军酒保，却故意装作不知那样摇着头，使到那火爆家伙不得不揭开底牌：

「收起秀子那个关井呀！」

哦的一声，阿宝还是装成一点关心都没有的样子。这种以退为进的方法，使那个有事不能藏在肚子里的阿忠一五一十的把有关关井雄英的故事说了出来。

×

×

×

这个传奇故事在咖啡店传播出来，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接近死亡滩那儿的岬角山谷里有个炭窑。

炭窑里一个烧炭夫，一个晚上闹肚子，赶到河流出海的地方去撒粪。还没有赶到河口，忽地听到一种似是马达开动声，波波的从远处逐渐传送过来这儿是鬼子巡逻地区，说不定那是鬼子的摩多船开过来，自己给他们一发现，说不定会一枪扫射过来。不久之前，一个渔夫的渔船摩多坏了，回到海岸时已入夜了，不是给一艘巡逻艇误会他是山芭出来的人，一枪射杀，尸首掉到水里，给冲到大海中去得无踪无影。

烧炭夫想起这些，连屎也不敢撒了，怕鬼子发觉自己，只好躲到一块大石旁边，连气也不敢喘一声。

可是，那马达声似乎跟烧炭夫作对，越来越大声。烧炭夫越害怕就越听得清晰，差不多使烧炭夫昏了下去。不过，马达在清晰开动中却逐渐停顿下来，终于完全停止了。一会儿，马达又开动了，而且像是从近处开向远处那样，马达声逐渐消失。跟着是沙沙的像是有人走路的声音。烧炭夫害怕有人来，心一急，又昏了过去。

烧炭夫从恐怖中慢慢回复过来，才知道自己仍旧躲在石鼓背后没有给什么人发觉出来，倒是从水边到达河岸那段沙砾路上，在迷迷糊糊的月影下，有几条幢幢人影在晃动。烧炭夫一阵寒冷打心坎发泄出来，越把身子向石块隙罅去钻，怕那几条人影向自己方向走来。

那几个家伙跑在路上，像是用脚趾碰撞着沙砾那样，丝簌丝簌的，显然是几个日本人走路的姿态，更令烧炭夫印象深的，是其中一个胴体短小，一支脚微微的瘸着的汉子背影一摇一晃的移动。

那家伙的背影，对烧炭夫很熟悉似的，可一时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事后，烧炭夫一次到镇上咖啡店喝茶时，听到老渔夫阿布谈

起在珊瑚岩的怪事时，心里就十五十六的翻动着，像是阿布说及自己的事一样。不过他这个人怕事，就没有答嘴。

烧炭夫回到炭窑里，倒在床上翻来复去，想到老渔夫谈的珊瑚岩水域遇到的怪事跟自己在死亡滩所亲眼看见的怪事串在一起去比较一下，似乎这两个不同的故事，发生故事的地点又不相同，而事实上是同时发生的同样故事，出事的地点，也是在同一水域的两头，一头是阿布口中所谓的珊瑚岩，一头是烧炭夫自己所见的死亡滩吧了。

烧炭夫经过长久的猜想，在这段水域中，在这么的深夜，那些鬼子的鬼鬼祟祟行动，似乎怕有人会碰见到。就事先制造出大量的神话，说死亡滩闹鬼啦，经过珊瑚岩会中邪啦……好使人们不敢到那水域去妨碍他们行事。

烧炭夫认为自己的推测，虽不会完全对，但总不会离事实太远，不过，回心一想到另一方面，如果说鬼子要趁黑夜举行什么军事行动，那又不像，自己那晚所看见的几个人影，就不是穿着军服的兵队，而且有个令自己有深刻印象的是个瘸子，这就更令烧炭夫怀疑了。那时虽然海岸一带时常谣传鬼子的海军在什么地方全军覆没，有什么地方受轰炸……但在这里的海岸造船厂还照常开工造船，海岸游艺场依旧每晚灯光灿烂的开放。

烧炭夫虽一肚子怀疑，总也不敢对别人谈起。

不过，到了八月中旬，连那个警察出張所的印度暗牌也证实了鬼子的海岸防军要离开这里到大城集中回国的事，而且表示他们那出張所早晚就要关门。

烧炭夫知道那印度暗牌的消息不假，在咖啡店喝茶时自己一心爽就把过去见到的怪事向几个茶客说了出来。

阿忠说过了烧炭夫的故事后，却故意向跟自己在山芭里邻居的阿宝卖个关子：

「阿宝，你猜猜，那烧炭汉心目中怀疑自己所看到的那瘸子是谁？」

阿宝这个心直口爽的婆娘看到阿忠这样闪闪缩缩，心里有气，白了这家伙一眼：

「我又不是生神仙，怎会知道他是谁！我不会猜谜。」

阿忠过去跟这婆娘在食堂里是同事，时常说笑惯了，知道阿宝不是真的生气，就继续把故事说下去，不过又把话头岔到别的地方去：

「你还记得那个过去送木炭到食堂那三轮车夫么？」

阿忠提起那送炭的三轮车夫，倒使阿宝脑海一下子浮起那满脸污渍的大孩子来了。这家伙时常把招牌搁在额头上，使人一见到他是从炭窑里钻出来的，一脸花斑，更衬得那镶着黑眸子的眼肚白的黑白分明，活像个出窑的大阿福。提起他，阿宝心里觉得好笑：

「丑大阿福怎么啦？」

「那送炭的孩子听他老子托人带个口信，叫他歇工回甘榜去了，省得在这里惊雨惊风……。」

其实，这对阿宝全没关系，阿宝只胡乱地哦了一声，阿忠则觉得自己的话还没说完，就像有什么东西哽着喉咙那样不舒服，又向阿宝发问另一个问题：

「你想，什么人替那三轮车夫到处送木炭？」

不等阿宝回答，阿忠自己先说出了：

「就是我先前说的那个烧炭夫！」

阿宝那混浊的眼虽然微微睁了睁，只算得是对阿忠的话作出一个反应。事实上自己对什么烧炭夫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阿忠却越说越兴奋，说道：

「不久以前，那家伙替三轮车夫把木炭送来食堂时，忽然神秘秘的向食堂外面张望张望，低声问我：『喂，大司务，这几天很少看到那个瘸腿的军酒保，是不是调回造船厂工作了？』

「那烧炭夫这冒头的一问，倒令我错愕了起来，心想这个烧炭夫跟这食堂的头子全拉不上关系，怎么忽然问起他来。自己只

好胡乱的应着：「他们日本人不时出差到别的地方去，谁敢问他们一声。」」

当时那烧炭夫的一脸炭屑的咀脸有什么变化，就没有办法分辨得出。只是他那闪闪缩缩的眼色就教人感觉到有点儿不平凡。

×

×

×

阿宝终于抽丝剥茧的向阿萍说出下列的话：

「这里的人都传开来了，说关井雄英这个人还潜匿在这里，没有真的如他公开宣称到别的地方去出差。」

阿萍越听越糊涂，她那颧上的雀斑就越来越明显，想从颧骨上跳出来，她两只手紧紧抓住阿宝的肩膊，不停地发抖，却一句话都没说。

她那手心不停地泌出一滴一滴的冷汗，差不多染到阿宝的两肩上去。

阿萍那浮肿的脸，听着阿宝谈到关井时，一阵红，一阵青，渐渐消褪了，留下来是一片苍白，甚至连嘴唇都变成了灰色，许久才说出：

「关井没有走，躲到那里去了？真教人不敢相信。」

阿宝冷哼了一声：

「他们鬼子会对你说真心话么？」

阿萍肚子里有着关井的血液流着，明白自己跟阿宝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动乱时候，阿萍只能憋在心里，没敢向阿宝表明。不过，她永远记得，阿宝对自己的行动是好意的，到鬼子全部撤走到大城去时，这里成了真空地带，自己会成了「敌产」，那种结果是想像得出的么？

## 章之二六

谣言像风吹燃烧着的野火，到处停留。也到处熄灭。

有些消息是从山芭里传放出来，有些则在那早就瘫痪的造船厂中之还没有散走的工作人员之间传播开来的廉价乐观消息。

这些都跟春天的野花一样，一片万紫千红。综合起来也不外下列两项：

1· 盟军的陆战队已经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登陆，接管日军撤走后的防地；

2· 防守海岸的鬼子兵趁黑夜撤走，怕民众报复；

警局前的旗杆留下光秃秃的一段，那面剖开的咸鸭蛋旗帜给撕碎成片片。

这些廉价消息，使到那个烧炭夫，同时担任了地下组织外围任务的汉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记着组织里宣传队那首「迎接明天的太阳」那首歌。

有几次，他想起那天晚上自己到河口撒粪时见到的事实告诉上头，使组织记上自己一功。可是，回心一想，自己以为那是鬼子在撤退前将宝贵的掠夺品秘密藏起，万一自己所见的只是一个

假象，反而给组织认定自己撒谎，受到处分，反为不值。

这个担任组织外围的烧炭夫又想到另一方面。这件鬼子藏宝的事只有自己知道。他们鬼子一撒走，就没有第三者知道了，等到红毛回来，事情冷下来了，自己慢慢儿找到那些秘密宝藏，将它移走得神不知，鬼不闻，然后带回唐山去或是远走高飞到别的州府去，就算鬼子有日回头过来，也不知道谁偷了去，只能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吧了。

一想到这个，这个烧炭夫就在微笑中睡熟了。

到这烧炭夫醒来时，太阳光已经照进公司屋来，灼着他那永远有炭屑围绕着的眼眶，他虎的从板床上跳起身来，到水井边想摩些井水漱口。

静止的井圈里的水面晃照着他那炭屑斑斑的脸，使这烧炭唉声呵气起来，自己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哦的，心坎里喊出声来。自己觉得还没找到那个马来渔夫，问清楚那珊瑚岩究竟在什么地方，怎样去找寻它之前，难怪自己还是过去那个一脸炭屑的烧炭夫了。

在渔村里，阿布正在椰树头摊开那破渔网去晒太阳，望到那个烧炭的支那人向着自己招呼，那绷着蚯蚓似的粗筋的脸却多了一层迷惘，心里想这个支那汉子虽然在镇上的咖啡店碰过几次面，也懂得那咖啡店头家喊他作阿水，可跟自己一直扳不上什么交情，怎么今天会到甘榜来看自己，向自己打招呼哪！

阿布也知道这里的阿冷支那没有入芭的，在外面就替组织当什么外围。今天阿水那家伙会不会带组织的人来抓自己呢！不过阿布心里明白，自己又没有替鬼子做过什么害人的事，就不必害怕谁来。

阿布想到这点，心就镇定了许多，也就微微举起一只左手当作回答，心里一直在嘀咕着，猫上瓦坑有条路，那来人不会没情白事到渔村来的。不过在他多筋和给阳光晒得焦枯脸上就不容易表现出怀疑神色。

在烧炭夫方面，觉得自己来得突然，多少有点尴尬，首先从袋子里摸出一包土制的用木瓜叶卷成的卷烟，请老渔夫抽一口，作为一种内心不安的掩饰。

阿布对来客这种见面奉烟的殷勤，心里就更多了点怀疑，虽然对那根土制卷烟瞟了瞟，喉咙有点发痒的，很想接过来抽一口，却还是踟蹰了踟蹰，那只蠢蠢欲动的手不敢立刻去接。心里只想着，阿冷支那这么殷勤的对自己，会不会是一种引诱。

阿布麻木地对着那烧炭夫，一时不知怎样去应付。烧炭夫看在眼里，自己也替对方着想一下，自己这么冒冒昧昧去找阿布，又不是有网抓鱼或向他买鱼，忽然去渔村找他，难怪对方看见自己有点愕然了。

一想起这点，烧炭夫就四面睃了睃，看到没有别人了，就单刀直入的向对方表明自己这次到渔村来找阿布的原意。

这个老渔夫通常在白天时候老是半合拢着的倒毛眼，听到那烧炭夫的提议，就一下把那倒毛眼张大起来，瞪着对方那铺满炭屑的皱纹脸，不停地摇晃着头，连那根纸烟的蒂烧到自己的手指才感觉到手指灼痛、赶快扔去烟蒂。双手空下来后，就向着来客面前摇晃着：

「不行，不行呀！他们皇军知道了，我阿布还有命么？」

瞧到阿布那一脸惶惑的情形，烧炭夫心里觉得好笑。深想鬼子真的还在这里的话，我阿水也不会这样傻，拿生命去搏，在老虎头子捉虱子，嫌命长么？

阿布那满布粗筋的脸，一紧张就抽搐得歪歪斜斜，把那双倒毛眼半闭着，不敢去正面望烧炭夫。

烧炭夫也开始踟蹰起来，心想只能在鬼子撤走，红毛还没有开到来这段真空时间，自己找到那鬼子在海底的藏金秘密，就神不知鬼不闻，到组织的人发觉时，自己也上岸了。不过，自己只知道珊瑚岩这个秘密，但真实的方向就不得不靠这个马来渔夫指引。马来渔夫那种死硬不肯应承，那条路就永远走不进去。要放

弃嘛，自己又不甘心，看看到手的宝物化为水，那真的是自己这条贱命永远不能翻身了。

烧炭夫想了又想，说了又说，一直不能说服那死硬的老渔夫跟自己合作。最后，这烧炭夫似是泄了气，认失败的向阿布说：

「你不肯合作，我阿水就不能找到那珊瑚岩的方位，这寻宝计划只好放弃了。吓，真是一个人的命运注定是富贵或贫贱，没法改过的。明明发见了金宝，也拿不到手。」

烧炭夫把香烟盒子放回袋子里，举起右脚装作转过身来样子，还长长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的说：

「咱们穷人真是命生成，看到的是宝，拾到的是草，有什么好说？」

这几句话，似乎一条刺戮到那老渔夫的心，「刹」的一下子把那半闭上的倒毛眼瞪大起来，盯着烧炭夫正待转身的背影。

阿布这种神态进入烧炭夫的眼帘。烧炭的阿水心一动，想着这尾鱼终于上钩了。他把那正在转向的脚趾转向到阿布的前面去。对方也有着相同感应那样，把头微微凑向烧炭夫站着的位置来。

两个人同时沉寂下来。

烧炭夫把头凑近阿布耳边去，低声地：

「只要你用船载我到那死亡滩的尽头，那天晚上你看到有闪光的地点去……以后，有什么事，让我阿水一个人承担起，不会连累你。」

说到这里，烧炭夫的嗓门压得更低：

「有了好处，我阿水天理良心，总得对得起你阿布！」

听到烧炭夫说把找到的财宝肯跟自己对分，老渔夫的腰巴挺了起来，眨了阿水一眼：

「这时候，天光白昼，来往人多，等入夜了……。」

说到这里，阿布的话低沉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不过，他那种气咻咻的神态，就显明地表示了心的激动。

## 章之二七

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海面是一片死寂，连白色的浪花都没有涌起。

靠了老渔夫在黑夜航行的经验，顺着水流在海洋上歪歪斜斜的把着舵盘。为了减轻那条小渔船发出的杂声，尽量缩减摩多的速度，跟用手划桨行船差不多。

虽然在黑暗中，海面上一点光亮都没有。但一向小心的老渔夫还是尽量压低声音向坐在船头的烧炭夫讲话：

「我们没有赶时间，这样慢慢的行驶，就算海面上有什么船经过，都不会发觉我们。」

「这兵荒马乱时候，谁还在这时候出海？」

烧炭夫轻轻地笑着。他自己觉到故意压低笑声了，但在寂静的黑夜，海面上又没有暴风雨来临时那种浪涛奔腾。老渔夫一听出他的笑声，就吓得赶快把马达完全停止，使到那条渔船受到船底的暗涌激动得摇摇晃晃。

老渔夫把头歪过来，就近烧炭夫身后低声说：

「别出声笑！在黑暗中会给别人听到，就麻烦了。」

知道这是老渔夫的小心，烧炭夫自然不敢再笑，连话也不敢回。

船继续在黑漆漆海上缓缓地爬行，跟一头乌龟走路一样，歪歪斜斜让海水冲激。

这样呆了一段时间，在茫茫黑海面飘荡，烧炭夫感觉到船走了很长久。他不时低下头望着那流动的水面，似乎连水花激起船底的声音都听不见，只像那条船在一个漩涡里转来转去，完全没有前进一步。他心里发闷，又不敢开口问老渔夫一声。

终于，老渔夫低低地嘘了口气，喊出「到了」两个字音。

船顿了顿，像是船底给什么东西阻住了。

船完全停了下来。

烧炭夫一怔，睁开眼向四周张望了张望，只是一片迷迷茫茫，也微微听到海风吹拂着海水，发出了一阵阵呜咽声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想向老渔夫一问这是什么地方，又怕他老骂自己毛燥，向别人暴露自己的存在。只好竖起耳朵去听，眯起眼睛在昏暗中探索，想摸出一条线索来。

哦，自己低沉地嘘出一声，在微微茫茫的昏暗中，仿仿佛佛出现一些什么影迹。

靠了自己过去摸黑的经验，在昏黑中把眼睑皮阖下来，定了定神，再睁开眼皮向面前一望，那你就会发现出光前的一片昏暗，会微微现出一个阴影或淡淡的轮廓。

不错，烧炭夫这次总算认出面前那黑黢黢的东西，原来是伸出海面的一堆岩石。

这堆岩石，使烧炭夫记忆起很久很久以前自己所经历过一段故事来：

那时，烧炭夫还是个大孩子，自然是远在鬼子到这儿来以前那个时候。那时候，这个海滩就比现时这海滩广阔得多，沙滩上出没的螃蟹也比现时多得多。一个晚上，跟着几个朋友到海滩去

抓螃蟹。螃蟹虽然用八只爪横行，在沙滩上却比这些抓蟹者用两条腿走路的快捷得多。这些抓蟹人为了追赶螃蟹，一时就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路，连潮水逐渐涨了，淹没了他们那赤裸的脚板，浸到了他们的脚背也不知道，这潮水一直淹没到了他们的腿肘子，才教他们惊慌起来。有谁撮着咀，哦了一声，四周的夜汐已经向他们包围了起来。他们想掉过头回海岸去，又怕潮水比自己的脚步更快，就踌躇起来了，脚步也像给潮水胶黏着那样不能动。

幸好他们几个人人急智生，看到前头有堆黑石影子，高出水面。他想出了一个应急办法，那就是爬上石堆上去，等潮水退走了才回家。

在迷离的星光下，潮水终于退走了。这几个抓蟹者从石堆上溜下来，踏过还渍着水湿的沙磧，嘘着气的赶回家去。

走了一段路，那当时还是大孩子的烧炭夫阿水哦了一声，惹起了走在前头的同伴回过头来，望了望这大孩子一眼，却没有嘘出声，只心里骂这个大孩子不知搞什么鬼。

「哦哦，我忘记了拿回那枝蟹签！」

一个年纪大的同伴笑出声来，啊了一声：

「我以为什么，这大惊小怪起来，一枝臭铁枝值得几分钱？  
呐！丢了也吧！」

当时这个烧炭夫没吭声，只狠狠的瞅了对方一眼，心里这样嘟哝，自己这枝蟹签是花了几天时间磨利的哪，你知个屁！只这么对那前行的几个家伙这么一说：

「你们先走一步，我回头赶过来！」

奇迹就在这个当年还是大孩子的烧炭夫阿水爬上那堆大石上，拿回自己留下那枝蟹签之后出现了。

那时天空渐渐从晦暗变成了曙红，阿水这个大孩子站在岩石上，遥望着海面上那瞬息变幻的晨曦，想着躲在这晨曦背后的是那颗血红的太阳，心里觉得好玩，也就忘记了去追赶比自己先走

的同伴了。

阿水站在岩石瞪大了眼凝望着海角那从晦暗渐渐变红的云霞，那个含羞的朝阳却老不肯露面。相反地，他阿水却无意中看到那渐渐变得光亮的海面出现了一堆什么东西。阿水把手中捡回的蟹签搁到岩石上，用一只手遮住额头，好使视线集中起来向海面遥望。

哦！苏苏！

阿水撮了撮口微嘘出声，那浮出海面的奇怪东西又很快地给几个白浪湮没得无影无踪。

海面变得更清晰了，只是一片白茫茫，也更广阔了。

这海面的怪现象，一直放在阿水心上，不敢对什么人谈及。不过，也忘记了是什么时候，阿水终于跟一些甘榜里的老人谈起那一次在海滩上抓螃蟹时自己见到那种怪事。

一个连牙齿都掉光，无论走路或坐着时，那个满脸皱纹的脑袋都跟颈巴平衡，说起话来哼哼唧唧教人听不清楚的老拿督，咧开了咀，像是笑又像是哭那样瞪着阿水说：

「这算你走运呐！那珊瑚岩几十年才得出现一次呀！」

这个据说曾经跟东姑乌打到天定州和红毛签过什么约的老拿督，在几十年前就看过那珊瑚岩在海面露过一次面，在当时，这个老拿督那时年轻，好奇心重，又恃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当时脱去了衣服，潜下水底，看看这个珊瑚岩究竟怎么会这样有灵性。老拿督潜到水底去半天才回到海面上来。

之后，老拿督除了有次害了大热病，胡言呓语时，提起过自己年轻时在那珊瑚岩洞看过什么奇怪东西。可是到他大病好了之后，有人想知道那珊瑚岩清楚一点，问这老拿督那次究竟有什么怪物。老拿督自己又怎么能回到海面上来。这老拿督一听别人问起这个就中邪了那样，口中喷着白沫，昏了过去，害得那些好奇心重的人赶快请巫师给他喝圣水，搞得天翻地覆，此后就再没有人敢拿这件事去问老拿督。

这珊瑚岩下面是什么，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成了一个谜。

这些前前后后的传说集中到烧炭夫阿水的脑海中，现在又跟近日在这海岸谣传鬼子祖家吃了败仗，盟军的战舰飞机天天在太平洋一带出没，截击鬼子的运输舰船。鬼子们害怕在南洋群岛掠夺到的财宝运回祖家时不安全，就想找个神秘的地方暂时把这笔财宝藏匿起来，等战事结束后，才找个机会回来再把这些财宝带走。自然，像珊瑚岩这种神秘地方是最理想的了。

烧炭阿水将这些前因后果联想起来，自己心中就肯定是事实。

到这地步，这个烧炭夫想起身边多了这个带路的阿布，事后会传了出去，把鬼子藏宝的秘密宣泄出来，自己不只不能一个人把藏宝攫走，说不定会惹起一身灾祸。阿水一想到这点，就利用了对对方那种害怕心里，指一条黑路给老渔夫阿布去行，对阿布说：

「把船儿驶近沙滩去，我阿水不怕死，独自个儿游水到那堆大岩石上去看个究竟，回头再告诉你，省得把你这老人家拖到危险里去。」

烧炭夫这几句话，正说中了老渔夫的害怕心理，自己连声不迭的点着头，把小船向沙滩划过去。阿水那两条永远给炭屑渍着的腿肘子跨出船舷，插进还有积水的沙渍上，一阵寒意从脚板直冲上神经中枢，使这烧炭夫打了个冷战。

阿水撮着嘴唇，用牙齿去咬了咬，想把寒意驱走。

心里想，这时节只是初秋天气，离开雨季还有一段时日，海水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么冷了？

噢一声，这个烧炭夫又想起这当子，天色还没大亮，就难怪冷了夜的海水那么寒冷得刺入骨髓。

他没有掉过头去望了望把船停泊在沙滩边缘的老渔夫现在做什么。自己只有跨开大步，跳过那片浅滩，打算从陆地走多一点路，到接近那座大岩石时，才插脚入海水上去，那就不会冷得太

久在水中，可能爬上岩石面上，好侦查海面那座珊瑚岩有没有露面。

老渔夫阿布似乎这一天起身得早，那浮肿的眼眼皮老睁不开，一身疲倦得想躺到船仓去睡一觉，等阿水从那堆岩石上回头。

× × ×

从海面飘起一阵轰山裂海似的闪光，接着是轰隆轰隆似的爆炸声。

这海岸一带的居民，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黑夜，在这方向相同的海面，从以东京湾为基地的日本神风队冒死轰沉从地中海开过来不久的红毛旗舰太子号和驱逐舰击退号时的印象还没有完全遗忘。

「是爆炸声，又是一次神风队的敢死轰击么？」

「嘿嘿，即使有神风队出现，已经是在这儿的海底了。」

在海岸一带的居民，这一次都抱着跟过去不同的乐观心情，跑到空旷的地方去了望上空那阵子火光和一连串的爆炸声，有人这样嘘出声：

「就没有看见有什么 B29 型的轰炸机出现罗！」

「难道山芭传出的消息是假的么？」

海岸上却围拥着不少看热闹的人。

「哼哼！就是一阵闪光，一连串的噼啪的爆炸，就完了么？那儿又没有什么火油缸。会引起这样的爆炸。」

「船厂那儿是军事目标，却没有受轰炸，真搞什么鬼？」

空地上的好奇观众这样七嘴八舌的说这个，说那个，把头摇来晃去凝望着天空。似乎过去的战争旧经验教这小镇居民聪明起来。

海面上那一阵子闪光和轰隆爆炸声过后，又回复了先前那一

股子宁静。水静河飞，就不像是什么轰炸机下弹那个样子。

站在空地上，海滩上的天空眺望的人也逐渐散走了。

先前给火光和爆炸声吓走的几头海鸟又转过来在海面上绕来绕去。

海面上仍然是铺上一层层烟水气。

一个到沙滩去捉小螃蟹的小孩子，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那样匆匆忙忙赶回甘榜去，喊着：

「爸，在大岩石旁边有条船沉了呀！」

那孩子的爸爸跟着孩子的指引，走到石堆旁边，发现了有条半沉半浮的破船，给海潮冲激到石堆旁边，搁住了。

是破旧的小船，给波浪漂上漂下。

跟着甘榜里的人都蜂拥到沙滩上来看了。有谁这样喊出了一声：

「哎唷，这渔船旁边还有个号码呢！」

接着，几十只眼都集中到那给海水冲湿的船边用白漆印上「K203」的号码。

「唷，那是阿布的渔船！」

有人认得这渔船号码是阿布注册的。

「阿布的船怎么会破碎成这个样子，连船边那副摩多都不见了，像给什么炸毁了那样。」

「阿布呢，船里又没有人。」

这样大家七嘴八舌的嚷着。

「喂，喂！阿布的儿子来了。问问他就知道他那老子到了什么地方去。」

「三苏丁，三苏丁，这「K203」号是不是你们的船啦？你爸爸又见不到！」

阿布的儿子三苏丁跟着甘榜里的甘榜头邦格鲁（村长）冒着一脑袋大汗从人隙中钻了出来。

兀！

三苏丁失了神那样瞪着那搁在乱石边的那艘破船，眼瞳像失了神一样停着不动，许久都不嘘出声。

「三苏丁，这 K203 的船不是你爸爸的么？」

三苏丁似乎成了个聋子，在身旁有人吊高嗓门问他，他也听不见，那双失神的眼瞳，只瞪着面对着那白蒙蒙的海面，口中都嚷着：

「哦，那死亡滩，死亡滩！……」

他记忆起，过去跟着爸爸出海抓鱼时，经过那辽阔的死亡滩，对着有一堆大岩石。

现在么？

只是一片苍茫的洋海，海面上是茫茫烟水气。

三苏丁像一具木头那样，楞着望了望乱石边那艘给海浪冲激得上上下下的破船，一下子又张望着面前那迷迷离离的海面。

哥隆，哥隆，是波浪冲激着船舷木片的声音，对三苏丁来说，是那么熟悉的。

## 章之二八

黎明前，天空是浓得分不开的黑暗。

阿萍胡里胡涂的跟着阿宝走了一段芭路，到达了木薯芭的一间小木屋。

阿萍看到这间空荡荡的小木屋，只有一张板床，和一些破旧的木凳和一张桌子，板床后面有个用石块堆成的土灶，灶上堆积着不少灰尘，像很久没有人用过。

看到木屋里这冷清清的设各，阿萍那双浮肿的眼四周瞅着，漾起一脸惶惑神色，还没开口，阿宝就猜到阿萍心里的不满了，先就解释着：

「阿萍，这是什么时候啦，躲过一天得一天，等到红毛大兵真真正正的回过来，那什么都不用怕了。还好，芭头还有几棵木薯树，可以吃得一头半个月……」

阿宝这个走惯码头的女人，虽然在这多见树木，少见人伦的荒芭，但她有分极高的警觉性，把头凑近阿萍的耳边，低声说：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时常伴着你。不过，过几天，我一空下来，就会来看看你。」

阿宝交代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的想推开门走了，却一下子又回过头来，压低了嗓音向阿萍吩咐：

「晚上睡觉时要提高警觉呀，一有什么动静，就得溜到芭尾的丝茅芭去躲，天亮前拉一把尿就不值得了……」

阿宝走后，阿萍这个随时会成为「敌产」的可怜女人，在这荒废木薯芭成了个无主孤魂。

这个恍恍惚惚的人，只懂得肚子饿了，到芭头去拔起木薯，放到土灶上的锅子煮熟了吃。

天黑了，就倒到板床上去，不管睡得着还是睡不着，得合上眼皮。

阿萍这样昏昏瞢瞢中，不知过了多少时刻，多少日子。

她只知道天黑了，是夜；天亮了，是白天。但她总不敢忘记阿宝临走时的几句话：听到有什么动静，就得溜到丝茅芭去躲。这样，不管是夜猫子在树上嘶叫，或是山猪、野狼在芭场出动，就害到她阿萍几次溜到丝茅芭去躲。日子久了，阿萍那种警觉性也麻木了，倒下床去就闭上了眼，不去想它。

阿萍这样天天过着半昏不醒的生活，巴望阿宝能来一次，好得向她探听一下外面的情形，省得自己这样半生不死的，躲在木屋里见不到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谈谈。

阿萍这样希望了多少次，也失望了多少次。

一天，阿萍正到芭尾那条溪流汲水，眼看天色沉了下来，快要下雨的样子。自己只好加快了脚步，把装在油罐子的水搁在肩膀上走回木屋去。

阿萍顺手掩上木门，还没有把水罐放好，屋顶的亚答叶给雨水噼噼啪啪的敲响了。

阿萍有了几个月身孕，又跑了一段急路，有点子上气不接下气，把水罐向泥地一搁，就倒身到板床上去，喘起气来。

呼的，有什么响了？

她那浮肿的眼皮，给什么东西吹着，勉强睁开。

屋子外面的雨下得正大，风也刮了进来。

女的眼睑虽然睁开，可四周是黑油油的一片，教人分不开那些是门，那些是树木。阿萍还以为自己进入屋子时没有把木门的闩闩好，给外面狂风吹开。

她摸了下床，正想把门闩上，却在黑暗中，听到有什么声音——哦的叫了起来。

「啊啊！有人么？」

这时，她记起阿宝吩咐过自己的话，遇到有什么动静，得赶到丝茅芭去躲，可是面对着的人声，已经太迟了，而且雨又下得那么大。

心一横，什么都不去管它。阿萍只有站在木门边，瞪着眼向黑暗中望过去。

外面闪着光，想是雨幕背后的闪电。过后，却闪进了一条人影，对方也哦出了声，想是发着抖那样。那家伙的哦一声后，颤抖着说：

「外面雨下得那么大，想入来避一避，想不到有人比我先来了……哦哦！」

听到进来的人声，吱吱嘎嘎的，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的熟悉的人声。

阿萍一肚子惊吓，连声也不敢嘘出。不过，在黑暗中站得久，自己的眼瞳就逐渐从对方的人影中，认得出是个熟悉的人。到她那颗惊骇的心逐渐镇定下来后，就更看出对方是什么人了，只差没喊出声来。

时间一久，那进入木屋避雨的人也逐渐看出对着自己的是个女人。没有进来时，听到有人声，就以为自己踏进了敌人的陷阱，而疑神疑鬼起来。不过，一下子想到对方既然是个女人，则自己也感到了一股子尴尬，怎么自己会进入一个女人的屋子里呢？他那两条腿就站在门槛边发抖起来，入来好还是出去好，一时把握不定，只有牙龈互相啃着那样：

「想不到这屋子有人，……唔，唔，雨又下得那么大，怎么好呢？」

对方那发抖的口音，倒教阿萍的心镇静了许多。加上雨停后门外闪进来的水光反映，阿萍更容易认出进来的那个汉子，真的是个熟人。

阿萍撮起口来，喊出：

「呵，呵！你，你不是……阿福？」

虽然阿萍在木屋里是站在暗处，从外面进来的汉子一时还看不清屋子里的人的面貌，只听出是女人的声音，现在听对方喊出自己的名字，就更宽心了，像心头解了一个结那样，把还滴着雨点的眼皮睁大开来，撮起那笨厚嘴唇哦出了声：

「啊，啊，是头家娘……你啊！你又是到这间破屋来避雨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罗！」

阿萍长长的嘘了口气，没有正面去回答他。

阿福这汉子，过去在太阳食堂替自己工作时本来有点子傻里傻气，所以大家喊他「傻福」，这家伙也从不回别人一声，他就有这点好处。

阿萍想到阿福那份忠厚，就更放下先前那份恐惧心理，趁个机会问了问他外面的情形如何：

「我跟年子……。」

一说到年子，阿萍就省起阿宝吩咐自己的话：在这兵荒马乱时期，喊出一个日本女人名字，就会为自己惹事，所以这次自己一不小心，口中溜出「年子」两个字，就赶紧把以下要说的话吞回肚子里去，只茫茫然的望着对方那个傻里傻气的阔板脸，不再说话。

幸好对方还跟过去那样忠厚，没有发觉阿萍心里想的是什么，只含含糊糊的问：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当时，门外的雨势渐小了，泼进木屋的雨水的反光却越来越

亮。亮到可以看见对方那个圆卜卜的脸型。

阿萍看到阿福那老实的脸相，自己就放心的说出，是阿宝把自己带到这木薯芭来暂避几天，等外面平静了，才回到镇上去。

说到镇上，阿福那一块扁平的白面粉搓成的阔板脸，一下子就抽搐起来，那平扁鼻梁上那双乌溜溜眼珠在女的雀斑脸上瞅了瞅，不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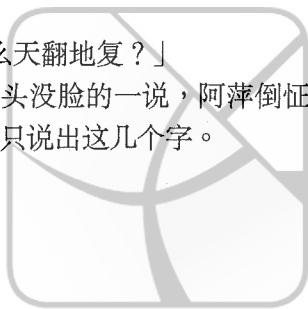
还好，阿萍知道这家伙一向那股傻气，不会把这举动放在心上。

这样，又歇了半响，阿福才张开了那两片笨厚的嘴唇说：

「你躲到这荒芭来，就不怪你不知道外面那种天翻地复了。」

「天翻地复？什么天翻地复？」

听那家伙这样没头没脸的一说，阿萍倒怔了起来，瞪着对方那团白粉搓成的脸，只说出这几个字。



## 章之二九

起初回到山芭里的几天，实在心闷得慌，看到家里那点子咸鱼干快吃完，屋子背后那几畦甜薯藤菜叶子也给老妈子捻得七七八八，只剩下一些枯藤和老叶板在田地上。

一天，老妈子抱了一撮甜薯叶回来，嘘了口气说：

「这几天什么都吃穷吃光了，再下去……。」

说到这里，老妈子斜乜着那对老花眼，闪了闪阿福那副阔板脸，傻里傻气的只老瞪着门外那条黄泥路，老不开口。

老妈子虽然年纪大，但脑筋比儿子灵活得多。她听在巴刹卖菜的老邻居说过，马打厝（警局）留下来看顾警局的孟加厘警员都走光了，只留下马打厝前面那支光秃秃旗竿，让风吹日晒。似乎老等候什么人接收。

她老想起，镇上那些鬼子自从听到他们祖家的天皇宣布向盟军投降的诏书后，他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怕在这海岸的小地方遭受地下抗日组织的报复。

她垂低了头，偷闪了儿子一眼。看到儿子那一脸茫然的神色，自己就不忍心赶他到镇上去打听什么消息，去买什么东西

了。

阿福这孩子虽然比别人的头脑迟钝，不过他自己总知道虽然没有替什么特高科当走狗害人，但多少是替鬼子办的食堂做过二手厨师，就不能不算是落过水，惹起抗日组织的不满了。

阿福的妈想到自己守几十年寡，辛辛苦苦挨大了这个儿子，有了三长两短，自己以后要怎样过世呐。

她那双斜乜的眼，不时向儿子那颗弯垂下来的脑袋闪来闪去，一下子又瞟瞟在灶头那块空下来的米缸。

阿福头脑虽然迟钝，但也发觉出老妈子那股心焦的情况。他一下子又把颈子伸直，瞪了老妈子一眼，提高了嗓子说：「听大家说，镇上的马打厝的头儿和船厂里的几个日本人都趁红毛还没开来，摸黑走了。我想到镇上去一次，探听一下消息，顺便到港口的渔村一次，说不定有人出海，能买到一些鱼鲜回来……。」

阿福这样自己提出，倒使老妈子那焦灼的心放了下来，不过没吭声，只瞟了瞟儿子一眼。

当然，做妈妈的，谁想儿子出事呢？何况自己这个儿子傻里傻气，不懂事，过去又吃过鬼子头路，自己迫他到镇上去买东西，万一出了事，自己就没有面子见他那死鬼爸爸了。现在他自己提出要到镇上去一次，那就卸去自己这份耽心。

不过，她一想到那些到深山打山猪的人回来传出的消息，说山芭的抗日组织放出的口气：凡是替鬼子做过工的，组织都会对付他们，要清算他们。

这样一来，老妈子就变得更三心两意了，轻轻喊出：「阿福呀！……」

这个心事乱如麻的妈妈才开口说出“阿福呀”三个字，又接不下去了。

虽然阿福这家伙傻里傻气，思想又迟钝，不过自己觉得既然说过要到镇上去一次，就不好反口，赖着不走，那还成什么男子汉。所以，他就装成一脸轻松地：

「妈，甘榜里那三苏丁昨天不是到镇上去过，还买了一些木薯面条回来，不是平安无事么？」

妈只垂低了头，没有再说什么。

阿福一下子就挺起胸膛，走出屋背后拉起那辆渍满了泥巴的脚车，连嘘出声倒没有，就朝芭头拐过去，倒是老妈子放心不下，霎的抬起头来，望着儿子的背影，忍不住喊了阿福一声。

虽然老妈子再没有继续出声，阿福也猜到老妈子一肚子话要说什么了。

他没回过头来，只低声说：

「妈，放心好了，我阿福虽然傻，看到前面势色有什么不同，我会躲起来……」

× × ×

镇上，一片死寂，连野狗也见不到一头。

阿福远远地看见马打厝前面那枝光秃秃的旗杆，自从旗杆上那面太阳旗不知给什么人除下来后，这枝旗杆变得更瘦更孤零了。围着这枝光秃秃旗杆的，是几株椰树，椰树梢过去结得累累的椰果，不知给谁采得一干二净，只留下零零落落的椰果蒂扔在地上，显出一片零乱。

阿福把脚车搁置到椰树头，自己就躲在椰干后，偷闲着在旗杆后那座阴沉沉，连鬼影都没有一个的马打厝。马打厝前面那张柜台，仍旧搁在那儿，却缺少了生气。

虽然如此，阿福这家伙还是心头忐忑，闪身回到椰树头抓回自己那辆旧脚车，闪闪缩缩的想拐过椰树背后那座小桥溜走。心一急，那脚车前轮给什么东西绊着，使到阿福的脚步也顿了顿，头脑也像有什么东西刺激着，一连打了几个喷嚏，阵阵臭味攻到鼻腔上来。

阿福的心急激的跳动，凝神一看，是一簇簇金头苍蝇冒冲出

来。

啊了声，阿福认出这是一具尸体，已经发臭了，所以苍蝇都密集过来。

这情形，使到阿福抓着脚车，见路就跑。那时正是过午了不久，阿福慌慌张张的在椰树行列间穿来穿去，像有什么东西衔尾追过来，回过头一望又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影，只是椰树叶子给风吹得簌簌沙沙，阿福的一颗心发毛，一条左脚跨过车包，把屁股稳坐在车包上，右脚就踩着绞链的齿轮，左脚又踏了下去。那辆旧脚车就插穿在椰树行列中间摇摇晃晃，一下子还没掉下来。

阿福那颗忐忑的心跟脚车一样摇摇晃晃，不知走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小镇边缘那间吉埃店（杂货店）还半掩着门，那个印度老板伸出半个头来望着外面那冷落的老街。

阿福远远望过去，认得那个印度店主，心就轻松了很多，正想加速去踩踏脚车的齿轮，好赶过去跟那印度店主打个招呼，说不定他店子里还有些东西适合自己去买。可是对方那个印度店主或许因为年纪大，眼花了，看不出迎面来的是什么人，在这死寂寂的小镇中，说不定会碰到什么鬼，就赶紧把头缩了回去，一下子把板门掩上。

看了这情形，阿福心里纳闷，自己想到跟那印度吉埃店主交情了十年八年，虽说有时赊欠他三元几块，但总是事后还清，有赊无欠，干嘛今天见到自己，像见了鬼那样，闭门不迭？

这样一想，阿福也傻了那样，怔了怔，跨下了脚车，瞪着那两片紧闭着的板门。

「毋都，毋都！我是阿福呀！」

这傻小子有点不甘心那样站在吉埃店门口这么喊了几声，向小镇另一头望过去，就完全是一片死寂，冷静得怕人。

阿福回心一想，差不多就呵出声来。细看这镇上的一片死寂寂，也难怪毋都看见自己出现，害怕得像遇到鬼一样，赶紧关上门来了。

阿福在吉埃店门口呆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什么动静，正打算跨上脚踏车离开，那吉埃店的板门又吱的一声，开了一条缝，这一次，阿福就更清楚的看出那个乌油油的脸是谁了。

那从门缝中露出一副雪白牙齿，嘘出了一口长气，瞪着站在门前，一条右腿还站在地面，一条左腿已经跨上车包的阿福：

「嗨，嗨！我还以为山芭的人出来了呢！阿福，又见到你了！没事就好。」

阿福看到毋都这个情形，知道这印度吉埃店主躲在门后偷窥自己，后来听到自己的口音，才敢把半边门掀开了，好让自己把脚车推进去，那吉埃店主随手将门闩好，又透过那两片门隙向外面了望了了望，然后把一只耳朵就近门板上去，听听外面有什么声音没有。

吉埃店主上演这场哑剧，倒使一向率直的阿福呆得成了白痴那样，呆呆瞪着毋都那种神秘行动。他那迟钝的眼瞳不停眨上眨下，又不敢开口去问。

歇了半晌，印度店主哆嗦了哆嗦，凑近阿福身边问：

「阿福，这里的人早就走得清光了，你还敢留在这里？」

阿福怔了怔，只这样说：

「都走了，他们到那里去呀？」

印度人没回答他的问题，只顾自己说：

「昨晚天黑了，我正在灶下煮面条时，听到街上轰隆轰隆似是车辆经过的声响，可一下子又沉寂过来，唔……。」

印度店主说到这里，抬高了头，把鼻孔憋住那样，嘘不出声。

透过门隙，闪进几片渍血似的残阳，更增加这幕哑剧的恐怖性。

这样沉默了半晌，阿福终于憋不住，开口问：

「怎么会这个样子，连一条狗都看不到。」

印度店主长长嘘了口气，说：

「鬼子一走，镇上就传出山芭里的人要出山了，谁不怕？」

印度店主又继续说：

「你经过马打厝就明白了喽！那儿空框框的，鬼都没一个，谁不要命，那些马打都走的走，躲的躲了。这样一来，这小镇不就变成死镇了么？」

阿福看出对方害怕成这个样子，知道不会从对方探听出什么消息了，只好改了口气向他问：

「店里还有什么食的东西留下来？我家连江鱼乾都吃光了。」

说到这里，阿福靠了门缝溜进来的微弱阳光，照晃到放在店内的几个货桶都是空框框的。

吉埃店主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阿福这个人虽然蠢直，但还记起上几天，自己来过镇上一次，还看到货架和货桶上装上有不少红辣椒乾和江鱼乾。只是过了这么短短几天，就变成一个个空桶，教人不相信。阿福失望的垂下头来，想拉起脚车走路。

毋都看阿福这个样子，心里不好过，轻轻拍了阿福肩膊一下，没有开腔，只把眼珠溜动溜动。阿福多少明白他老的意思，就是想移动脚停了下来。

毋都那家伙像一条泥鳅一样，翻了翻身，向店后钻进去。

半晌，吱的一声，店的后门一推，就见到印度店主手中多了一片切断的蕉叶包裹着的東西，塞进阿福手中，轻声地说：

「先拿这两尾鱼乾回去，还吃得两三天，这时世呀，过一天得一天喽！这本来是留着自己吃的。」

阿福摸了摸裤袋子，问对方要多少价钱时，印度店主却用那只是多毛的手接着阿福那插进裤袋的手，说道：

「今日不知明日事，谁知道明天还有命没有……等太平了才算呀！」

不错，阿福记起来了，从大城传过来天皇的投降诏书和各地

的日本防军调走了后，香蕉票（军用票）就变得没有人要了。

上几天，阿福到大城去，袋子里还有不少香蕉票，看到街头有档卖鱼粥的正忙着做生意，引起自己口馋，就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吩咐卖粥的煮碗鱼粥，信口问一声：

「现在一碗鱼粥多少钱啦？」

卖粥的要理不理的说：

「一千块！」

阿福摸摸自己的袋子涨卜卜的，最少有五、六千块香蕉票，就嘴角噙着微笑，等卖粥的把鱼粥捧过来。

这样等了半天，那些比自己后来的，吃过了粥，抹了抹嘴走了，自己还坐在凳子上老挨着等鱼粥吃。那个卖粥的老家伙就只顾煮粥、切鱼和收钱，没看自己一眼。

阿福憋着一肚子气，吊高了嗓门喊：

「唉，怎么啦，我在这儿等了半天啦，人家比我后来的都比我先吃，走了。」

同时有几个坐在不同桌子吃粥的，白了阿福一眼，只顾垂低头吃自己的粥，倒是那个卖粥的连眼也不望他一眼，只从鼻孔哼一声：

「现在是卖二千块一碗了。」

这情形，教阿福再不敢使什么脾气了，嘟长了嘴说：

「二千块，就二千块吧，我还有事要办喽。」

过去的事在阿福的脑海里缠来绕去，现在看到这印度店主毋都这样大大方方的送了自己两尾鱼乾，给他钱都不收。说不定大城的鬼子撤走了后，就没有人肯收这些军用票了。这怎么能怪做生意的人把货物藏起来，多少钱都不肯卖呢。

这样一想，阿福倒同情起这个吉埃店主，把打算移动的脚步停顿下来留心的听取那印度店主说完昨天晚上镇里出现的事。

×

×

×

听过阿福说过在镇上听那印度吉埃店主看到及遭遇到的事后，阿萍就心里打鼓，躺在板店上，眯起双眼去想。

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过世了，一根浮萍，让风飘水流，自己又腆着这个大肚子，要怎样过活下去呢？阿宝虽然对自己好，处处关心自己，这次把自己带到这个荒芭来，也只是暂时的躲风避雨，总不是个了局喽，更何况阿宝现在又跟着阿忠参加了什么抗日组织，天天不是开什会，就到处宣传，连她自己都没有个好的安排，就更不必会顾到自己了。

想到自己的前途，阿萍觉得给什么人扔到黑水潭去，两个鼻孔给水窒息得喘不过气，肚子里那小生命却不时用小手拉动自己的心头那样难过。

她想起阿福那天在小镇得到的消息，是开到大城的盟军那些戴绿帽子的挺空部队，有些坐了吉普车到了镇上。

嘿！咱们老百姓不管是红毛、黑毛，他们来当皇帝，自己照样叩头、纳粮，不去管它。最牵动阿萍心事的，是阿福那傻小子带给自己的口信。

×

×

×

从镇上的妇女协会排了一天戏，又踏入一段芭路的脚踏车，回到山芭时，阿宝已经疲倦得像泄了气球那样，有气没力了。

虽然当时天色还没有全暗，但是疲乏的体力已经使到她的神经中枢机能弱化了。眼前一片灰茫茫，把木薯芭和木屋的轮廓混溶在一起，成了一幅平板的画面。

——真糊涂，到了自己住的山芭，才发觉出来。

这也难怪阿宝骂自己糊涂，平时自己回家，总会看到门口那道板门张开，像是欢迎自己。就算有时回来得晚一点，阿萍那条懒蛇也会在客厅里燃上了那盏椰油灯，好得照着自己进入去。

这个黄昏，自己进入木薯芭头就一片迷迷糊糊，直到自己的

脚踏车前轮碰到了门槛，自己才宁静下来，一只脚踏下了脚车。

面对着那一幕死寂气氛，就教阿宝迷惑起来。

这跟过去不一样啦。

阿宝拉着脚车，踌躇了起来。往常么，自己早就拉着脚踏车进入木屋去了。现在，那两片板门就紧紧的掩着，像是不欢迎自己进去那样。

屋内一片昏暗。

什么鬼？阿萍睡着了么？连椰油灯也没有上。

阿宝有点不自在的，把脚踏车就墙角一搁，自己朝门槛踏脚进去，用手向板门轻轻一推，那板门就吱的一响打开了，一阵热气从黑暗中向自己冲过来。

客厅是一片黑寂寂，像是一间断绝了香火的古庙一样，教阿宝的呼吸都窒息起来。

「阿萍！阿萍！」

阿宝吊高嗓门喊了一声，只是壮壮自己的胆。阿宝心里明白，这么面积的小木屋，自己一踏进去的脚步声，阿萍就会听到了。

这个黄昏，自己又累了一天，一身疲倦，阿宝已经一脑袋晃荡荡了。到打开了板门，看到屋子里乌灯黑火，心就更沉了下来，一急嗓子就更吊高了喊：

「阿萍，你在那儿啦？」

屋子依旧是空荡荡的，连回声都没有，这就难怪阿宝胆子发毛，吓出一身冷汗了，虎的一声，掉头走了出来，赶到木屋后的茅厕去看了看，茅厕的门也是虚掩着，没有人，只喷出一阵安莫尼亚气，向阿宝的鼻腔冲过去，却教她清醒了许多。

看情形，阿宝就觉得有点子不妙。阿宝心里想，阿萍肚子里那孩子快足月了，会不会有了什么意外，使到那可怜的女人在什么角落里昏了过去。

天虽然晚了，但还没有全暗下来。

阿宝从木薯芭尾，连那有条小溪流的山坡都找到了，只是见不到阿萍的影子。

阿宝心里一慌张，就连先前身体那一般子疲倦都忘记得一乾二净。

她记起自从自己把阿萍拖到木薯芭跟自己同住以来，这个失落了主张的女人就把自己看到了姐妹那个样子，自己一天到镇上去搞什么活动，回到家里，总看到阿萍腆着个大肚子不是蹲在灶头生火，就是揩桌揩椅，等着自己回家去，态度亲切得像孩子看见了妈妈回家那样。

只有这一天是例外，这就怪不得阿宝自己打脊椎骨冒起一股子寒意了。

她到处去找阿萍，都失望了，失神丧魄的回到木屋去，在冷冰冰的灶头好不容易摸出了那发潮了的一匣子洋火使劲地用火柴枝在匣边擦了几擦，才把搁在桌子上的椰油灯点了起来。

椰油灯一上了亮，就看到桌子上那盏椰油灯下压着一张纸条。

那张又皱缩又发毛的纸条上有几个歪歪斜斜的字进入到阿宝的眼帘。

哦了一声，阿宝认出那是阿萍的笔迹。

### 章之三〇

看过了阿萍留下那张纸条后，阿宝又回忆起过去那一桩事，那正是两天以前发生的往事。

阿忠从镇上回来到了阿宝的家，四周瞅了瞅，问着阿宝：  
「阿萍呢？」

「想是到溪头洗衣服去吧，她有什么地方可去，粗身大势行路又不方便。」

听阿宝这么一说，阿忠把半个身子歪近阿宝身边，还没开口，先就向门口偷了偷，低声地说：

「千万别让阿萍知道呀！」

看阿忠那么鬼鬼祟祟，跟他过去的心直口直不同，阿宝就心里有气，愣长了咀瞪着对方说：

「阿萍那可怜的身世，难道还有人不放过她么？」

阿忠看阿宝对自己这副咀脸，知道阿宝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就坦白地说出了：

「不是山芭人要制裁阿萍，谁都可怜她的身世，知道她被鬼子迫着扛着「太阳食堂」这副招牌，替关井雄英去卖命，其实阿

萍本身就没有直接害过人……。」

听阿忠这么一解释，阿宝心里就放松了许多，对阿忠就没有先前那种睁眉突目的态度。相反的，阿忠却进一步的说：

「这一次，却是大城里军政部派人下来找寻什么那些还没有向军政部报到，预备回国的失落的日本人，这就不能不牵涉到阿萍了。」

阿忠这末抽丝剥茧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倒令阿宝一刻一刻的心急起来，急着插口问：

「阿萍只是一个妇道人家，又不是他们日本人，像阿萍这种人在这里成千上万，难道他们军政部都逐一逐二去查么？」

阿忠就进一步说出：

「他们就想从阿萍身上打寻那个跛鬼的下落呀！」

「你是指关井这个人？」

阿忠点了点头，不作声。

「关井雄英不是在他们正式向盟军投降前出差到苏门答腊去了么？」

阿忠瞪了瞪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宝：

「这只是个烟幕，连他们上峰也给蒙闭住。他们鬼子自己也是尔虞我诈的。」

阿忠觉得说话得太久，怕阿萍会洗过了衣服从溪头回来，就到门外去张望了张望，再回来继续说：「关井那个跛鬼呀，说是出差到苏门答腊只是掩眼法，山芭里一个交通员就在大城一间酒吧碰见过他。他们这种人神出鬼没，自然连他自己的妍头都给瞒住了喽。」

阿忠说话多了，咽了咽唾沫再压低声音说：

「山芭里都证实了过去那造船厂的锯木头手和马来渔夫阿布分别在珊瑚岩附近看到的火光以及几个坐着电船出海的鬼子就有那个跛鬼在内。山芭里的人都猜想鬼子的祖家受到盟军的飞机、战舰的包围，要想将在海外各地掠取到的财宝运回祖家去是来不

及了。他们知道那个跛鬼过去在祖家是在什么内海一带干过养珠的工作，会潜水耐久，就利用他把一批夺到手的财宝找个有洞穴的海底捏藏起来，等以后日子过久了，才想办法起回运走。想不到这些鬼在秘密进行时，无意间给锯头和阿布等人在不同地方分别发觉出他们的秘密行动……。」阿忠说到这里，看到阿宝不时夹着眼，要信不信那个样子，虽然没开口反驳自己，阿忠倒先行补充的说：

「他们鬼子行事，就有个步骤。最先是散播死亡滩闹鬼的谣言，好使人们不敢到那一带走动，免得阻碍他们的行动。」

看到对方怀疑自己说话的神色渐渐放松，阿忠就加重语气又反问阿宝一声：

「你不是知道了么？我们还在食堂吃粮银的时候，镇上的警察出張所不是时常派出大队水警到港口一带巡逻么？话是说防御盟军的陆战队在港口登陆。嘿嘿！真的有敌人来时，这些人一听到枪声，先自昏倒了过去了。他们这样的装腔作势，不过是恫吓闲人不要到港口这些军事地带，免遭射杀吧了。这些都是首先布下的棋局。」

……………。

种种谣言在海湾地区散播出来，以后又加上阿布那条 K203 号渔船破碎的在海面漂流，阿布那个老渔夫却神秘失踪，更奇怪的，死亡滩前那堆大石无踪无影不见了痕迹……这一连串的神怪事件的发生，跟过去那造船厂的锯木头手见到的神秘事件连接起来，就使人猜测得到过去关井那跛鬼之所谓到苏门答腊出差，完全是个骗局，是一种烟幕。」

谈到关井那个跛鬼还在这海岸一带躲藏的事，阿忠更兴奋得喷着气说：

「所以罗。这几天，大城里的军政部派出什么便服的特高科人员到这里来侦查，不是要对付什么游击队，而是明查暗访那些躲藏在深林里的鬼子，怕他们躲起来化妆成为土着，混人耳目，

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就恢复本来面目去独自取得财宝享受，大约他们有了线索，知道太阳食堂那个军酒保，虽然跛了一只脚，但很会潜水，自然是藏宝的高手。他们想找出那跛鬼，就得先找到他那个姘头阿萍。因为他那姘头是本地人，关井那跛鬼容易冒认是本地人，遮掩他们的耳目呀！」

说到这里，阿忠噓了口气：

「他们一下子还没打听到阿萍是躲在我们这个木薯芭里。不过，日子一久，怕不会有日宣泄开来。纸终久不能包裹着火呀。」

阿宝听得越来越迷惑，不停的把那双浑浊的眼夹来夹去。

阿忠带来这些消息，加上自己日常在木薯芭出出入入，碰到有些陌生人面孔，就教阿宝提心吊胆。可又想到阿萍是自己邀她到木薯芭来跟自己同居的。向阿萍泄露这些消息，又怕引起那妮子一肚子不快。自己只有憋住了，不敢吐露出一口气。

## 章之三

现在，看到桌子上阿萍留下那张用炭枝写的字条，说是跟一个老朋友到附近小岛去住几天。

这张没头没脸，说得含含糊糊的字条，教阿宝越看越心惊。

阿宝心想这个粗身大势，快要临盆的可怜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真的给人带走，要胁她去找寻出那个关井。

阿宝越想越糊涂，思潮越来越混乱。她记起阿忠时常对自己提起过去这地区的一些私会党徒。在鬼子入城后，就趁火打劫政府仓库，还冒充是抗日的地下组织，向那些善良的人勒索，或是潜匿在边境地区从邻国走私货进来，有时给鬼子追杀得紧了，又掉转头来替鬼子当狗腿，带鬼子入山去搜捕地下抗日组织。现在眼看盟军快就打到东京去了，他们又摇身一变，从潜伏的走私巢穴的小岛，打着什么抗日旗号，堂堂皇皇的跟着盟军的尾巴混进那些成了真空地带的海岸。对那些受惯了鬼子气的甘榜居民，大吹大擂的说他们这些抗日部队是在附近的离岛掩护那些从印度洋乘潜水艇到这里来的盟军先行部队。

现在，这些家伙有的捡到盟军挺空部队的绿帽子，有的在杂

架摊上买到盟军作战用的涂上斑驳掩护用的军服，披到自己身上，到处去招摇，冒认为盟军特别部队的人就不少。

一只癞皮狗披上了老虎皮就够吓人的了。

一想到社会这些光怪陆离的群鬼，阿宝就害怕阿萍真的会落到这些魔鬼的手，要胁她去找寻出那个不露面很久的关井雄英；好得追踪到那埋藏财宝的秘密岩洞。

有关鬼子在这海岸地区秘密藏宝的消息，已经不算得是秘密新闻了。而且传播得广泛到别的地区去，不限于这海岸地区的了。

有些白天发着寻金梦的人，到处爬山，到处乘船出海的就不在少数。

阿宝看到桌子上阿萍留下的字条，心就十五十六的跳荡起来，她那发抖的手一把抓起那字条，向门外冲出去，连板门也忘记去掩上，朝芭尾阿忠他们住的公司屋走过去。想跟阿忠问个清楚。她想阿忠究竟比自己有头脑，会替自己出个主意。

## 章之三二

这姓张的，一天从那个暗空（地下娼寮）喝过了啤酒出来，迎面一阵晚风，使他那积在胃腔里的宿酒冲着鼻腔进入的冷风，打了几个酒噎，跟着是那剩余的酒精渗着胃液打喉咙冲了出来，像没有了垫圈的水龙头一样，洒了遍地，也洒湿了这个过去被人喊作阿冷乌登的一身粗毛。

到这家伙把宿酒吐过了后，他那沉重的脑海也就清醒了点儿，轻微地晃了晃眼，像有什么东西的影象闪动。他用手掌揉了揉眼眶，像揩去了玻璃片上的积水一样，清晰了许多。

哦！

他哦出声，一个背影晃动了下，翻过来对着自己，对方那形象进入自己的瞳膜内，逐渐清晰。这姓张的酒意又祛退了几分，跟着喊了一声：

「哦，肯那逊，我怎会到了你这儿了啦？」

肯那逊那发光的暗棕色脸相，那一头黑色鬈发逐渐在这姓张脑海里放大，又逐渐的化去。

这情形使他姓张的越觉得出奇，自己的身体就从一张沙发爬

了起来。

喝过那印度人递给自己一杯冷水后，姓张的头脑就更清醒了。

「到处找你，想不到你醉得像猪那样，躺在到宿舍的半路上人事不醒。嗨，嗨，好在找到了你，不然事就搞大了……。」

看到印度人那一脸惶恐，连说话的声调也抖擞起来。他姓张的还以为这家伙患上什么虐疾。不过，他只是迷惑地盯着对方，自己也不开口。

歇了会儿，那个喊肯那逊的印度人走出门外去四围张望了张望，转过身来压低嗓门凑近姓张的耳边说了一段话。

先前，姓张的喝多了酒那一脸红潮，给那印度人低声的说了几句话，脸色就泛起了一层死灰色，那微秃的额头给灯光一照晃，出现了一层薄薄的水光，那是汗渍给灯光一种反射，怔怔地问那印度人：

「是你亲自听到的么？」

姓张的明知自己这句话是问得多余，不过总觉得随随便便问一句，会使紧张的气氛冲淡下来，精神就不至于那末激动。

那印度人点了点头，接着说：

「在天天酒吧，我老爱躲在柜台背那张单座桌子喝酒。柜台上那盆凤尾草掩住了半个桌面，很少人注意到坐在那桌位喝酒的人。」

一向爱喝酒抽烟的肯那逊，这个晚上一紧张，连烟也忘记抽了，只顾把话像连珠箭那样说了下去：

「我躲在凤尾草背后悄悄地喝完酒，正想站起来结账时，蓦地听到有人操着生硬的马来语提起你的名字，向那掌柜的问你最近有没有到这酒吧来喝酒。」

肯那逊说到这里，那乌溜溜的眼珠就心神仿佛的向四面溜动，半晌才镇定下来：

「透过那丛凤尾草的空隙，噢，你以为那说话的家伙是谁？」

嘿，却是被人喊作『杀人王』那特高科的酒井，那家伙的两撇小胡子，使人梦见了就会心寒。」

「听那鬼向酒吧的人提起了你，知道一定不会有好路数，所以连夜赶来通知你一声，看要避一避什么……。」

姓张的听到这消息，脸色又从灰暗变成了一片苍白，不停用手抚摸那突出的半秃脑袋背后的肉瘤，可是脸上还装着若无其事的微笑。其实他那鼻翅两旁的苦泪纹一抽动起来就变成了半笑不哭那样，轻蔑地哼了哼鼻音。

「咱张雷替他们萝卜头干过不少功劳，怕什么鬼，山下奉文我不是见过？」

肯那逊看那姓张的说得那么轻松，倒错愕了起来，他那深棕色脸上的深陷下去眼眶，一转动那眼白中滚动的瞳孔就呆呆的盯在对方那苍白脸上，嘘口气说：

「他们日本人会跟你讲什么理，要杀，刀子一提，那你就得头落地，他们不会像过去的红毛那样傻，讲什么民主，要杀人得提堂审讯……呸！」

× × ×

这姓张的不是番薯头，难道真的要印度人点明，自己才知道那些萝卜头什么时候性起就什么时候杀人么？不过在那个向自己报信的印度人面前，装腔作势，表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吧了。这家伙每每心里一急，就不歇用手抚摸右耳背后那个赘瘤，觉得那劳什子充血得越来越大。

到肯那逊离开了自己的家后，这姓张的就脊椎骨一直发寒，到脑袋中枢去，他记起过去跟自己一起替鬼子入山掠人的豆皮宗一次给一个婊子向萝卜头告了一状，就在一次出发时，没有回来，大家肚子里一清二楚，那豆皮宗被消灭得无声无息了。自己会不会步豆皮宗的后尘，谁晓得！

在走投无路中，他张雷想起有个出海捕鱼的堂兄。这堂兄有条鱼船不时开到海上去作业，可以到他堂兄那条鱼船去避避风，过一天得一天，可是回心一想，这个堂兄弟就跟自己一样，来了这海岸地带混了十多年，还是光棍汉一条，到处为家，到哪儿去找他？

一想到这些，心就冷了半截，自己两条腿站在路上像生了根，要拉也拉不动。

唔了一声，他姓张的心灵一动，想出条苦肉计，自己装成给鬼子毒打，要自己带他们入芭去扫荡山芭里的组织。自己不甘心替鬼子当走狗害自己人，这次偷入芭来通知芭里组织，好得及时撤走。

这姓张的真的是贼公计，状元才，以为自己这步棋行得真高，使到自己一方面能够摆脱鬼子的对付，一方面又可以使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躲藏地区。

他拐过了几个芭头，几座山峦，朝着自己所知道的那地下组织的方向走过去。心头一轻松，脚步也就迅速了许多，心想，这真算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这海岸地区，风从海面吹过来，就永远带着冷意的，使这姓张的身体抖了抖，脑筋也就变得更敏锐。一下又想到自己这次单人独马入芭去，不是送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他不会忘记，鬼子入这海岸时，自己带领驻防部长入芭去搜捕一个姓丁的抗日分子，找不到老丁，就把老丁一个老乡的屋子一把火烧了，还抓了那老乡上车……。

自己这次事急马行田，想入芭去投效抗日组织，怎会瞒得过那姓丁的，岂不是白白送死。

这条路又走不通。

在一个三岔路口，他姓张的那双脚更不听指挥了，老是在一个树头下绕来绕去，不知道要前进或是后退。这样脚踏了一个时候，都没有下一个决心。

终于，身体给迎面吹来的海风冲击得震动一下，头脑却像受了闪电的刺激那样，清醒了起来。

他想到对着自己不远处，是一片海洋，那儿浪涛轻拍的声音随着海风传过来，拍打着自己的耳膜。

当时虽说是一个昏暗的雾夜，却在昏暗中飘起一忽一忽的闪光。

平时嘛，他姓张的一定会想到那是什么鬼火诱人。但在这当子，自己正是走投无路，就把这点微弱的光看作是生命里的一个浮标。在自己没有真正淹没在黑海里之前，还算是一个诱发自己更进一步前去的希望。

姓张的向着那像有节奏，一长一短闪动微光处摸索过去。逐渐接近那海浪听来越清晰的地方。在朦朦胧胧中他认出那是一条装有摩多的小船，给海浪上上下下的飘荡着。

他一时想不出这是那方面的，是海警出张所的还是一条普通的渔船。

这家伙在鬼子的特高科里混过的那段时日，学得不少在危急中保护自己的办法。这次他面对着的情况，先就把自己身体平躺到离那条船不远的沙滩上，侧着一只耳朵潜心去听除了那条船的声音传出外，还有别处传过来的声音没有。

这家伙把身体装成一具浮尸从海面飘到沙滩上来那样，躺卧在昏暗的海滩上不容易给别人发觉。看到没有什么动静，他又学着鬼子的潜行法，把手肘靠着地面移动，一步一步的向着停船的方向爬行过去。

他自己憋着气，不给别人发觉出自己的存在，一直静静地等待，等待那海中的船进一步的动静。

姓张的警觉地，像蚯蚓一样逐渐爬行到沙滩的尽头，那冷冻的海水接触到自己的肌肤，也微微听到一种像是海浪冲激着硬物的噼噼啪啪声音，他就意识到那条船是离开自己躺卧的地方不远了。

到了这境地，就更引起他怀疑，他先前，从远远的海岸望到那阵子的长长短短的微光，到自己爬近了那条船停泊的海面时，那微弱的光倒隐没下去。进入自己眼帘的，只是在灰暗的海面中出现了一条小木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那像一条鬼船一样，没有光，也没发出声息，这教姓张的想起自己工作的经验，凡是出现过分寂静的地方都潜藏着更大的危险。黎明到来之前，一定有更晦暗的侵袭。

他蹲到水里去，弓着身子，尽量使身体不十分在水面出现，双脚踏着水向那条船的方位潜行过去，接近到船尾的舵房部位时，发现出那断断续续的灯光，原来是出现在船的另一边，这难怪自己在远远的海岸时，看得到微弱的光线，到接近船身时反而看不到。

这时，他更明白了。这不是什么海警巡逻船，而是这接近公海的走私船的出没地区。他知道，出了这段公海，便是另一个国家的水域了，都是海贼出没的地方。

他的猜想没有错，那灯光是一种讯号、只当作是这条船停泊地点的指引。

这姓张的装成一个失事鱼船的罹难者，一手拉着那条船的锚，不使自己身体被海浪冲走，他摒着气息，装成一具浮尸的样子，静悄悄地去接近的那条船里面有什么反应。

### 章之三三

在昏暗的星空中，这个只把头颅伸出海面的张雷，他的身体在寒冷海水的浸没中，使到充血的脑袋清醒了起来。

他想起自己这个一向被人嘲笑为「阿冷乌登」的笨钝体格的会馆杂役，却有个比别人灵敏的头脑，而且比别人更有勇气，不怕被人当面吐唾沫，被人咒诅的，为了自己可以升官发财，去出卖了朋友，同乡……，那算得什么？

这有什么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大城里当华侨协会会长那个大家喊他老不死的什么鸟博士，不是说代表了这里几十万华侨的身家性命，跪向那什么军政部长跟前哭哭啼啼，向鬼子头子保证自己代表的几十万华侨向他们天皇效忠，帮助皇军去消灭那些地下的反日组织份子，之后取得军政部长的信任，委派他去当了猪仔头子，增加了「老不死」的权势和千千万万的财富么？这老不死的在大城开的那间赌场，就日入万金了。我张雷比起那「老不死」来，算得是什么？他心里暗暗骂着，那些人对有财有势的大汉奸，就跪下磕头，对自己这种小人物之同样替鬼子做事的就骂为走狗、汉奸。呸！我张雷就不服气。

我自己发了财，有很享受，管他什么走狗不走狗，汉奸不汉奸。嘿，有人怪自己出卖朋友。其实，像我张雷这么一个小镇上一间会馆的杂役的这种小人物，认识得几个人？不是向上头告发自己认识的朋友，怎么向他们鬼子交代，去取得他们的信用呢？

良心？什么良心？说出卖朋友，没有良心，那你就说我张雷没有良心好了。反正「良心」对我张雷来说，是一文不值，我只要能发财，有醇酒美人享受就好，何况自己替他们皇军立了功，就多了一分安全。

说到那红毛园的胶工老周被逮捕了，他那屋子也给抄山队放一把火烧了，就只能怪他不识相。不肯跟皇军合作，供出那个在他们唐山就参加过游击队的同乡老丁的下落，皇军生气起来，什么不敢干？这能怪我姓张的做鬼？我不向上头告发，别人不也一样会告发？自己捡到的大功劳，让别人去享受，我姓张的就不会这样傻。

想到这些，自己就更加心安理得起来，忘记了自己现在正在谁落难中。

不过，他姓张的想来想去，想不出是那一个臭婊向上头把自己告了一状，弄得那杀人王酒井到镇上调查自己。虽然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有这样大的脑袋，才戴这样大的帽子。自己替他们鬼子立过多少功，还怕去面对他们的调查么？不过，不过，光棍不吃眼前亏。……一想起这些，他张雷那浸在海水中的身体和四肢就一截一截的冷入心坎中去。

他张雷这样胡思乱想时，蓦地听到远处传来有划子拨动水的声息，跟着是断断续续人的谈话声。

这家伙过去是在会馆当杂役时，为了替会馆送信或其他的打杂工作，曾经跟那只隔了一段水程的暹罗边疆的居民来往，多少懂得了一些暹罗话，大约知道这几个在海上划船接近自己所在这条电船的人说的话是暹罗话，而且还掺杂着潮州话的腔调。

姓张的听到其中一个说的似乎是跟了那艘从北部开下来的货

船不久，就见到那条货船驶近了这海岸的水警缉私船，所以划着快艇回来的意思。

显然，自己靠着这条电船有人用暹罗话跟快艇的人答话：  
「那就赶快起锚回去吧！」

这声音是纯粹的暹罗人口音，跟先前那大约在快艇上的带着潮州腔调的人的语音不同。

到这个时候，姓张的福至心灵起来，怕自己靠着的这条电船真的开走了，留下自己在这黑海中摸索，则自己这一副心机是白费了，可能从假浮尸变成为真浮尸了。

一想到这点，自己就把那把持着船锚的手放开，让自己身体离开那条船远一点儿，还用脚拍着海浪，好引起船上的人注意。

姓张的这想头不错，真的得到了船上有人反应。那个先前说带着潮州腔暹罗话的人先喊出了声？人一急，每每是用母语冲口来，说道：

「什么响了？」

接着是有枝强烈的电筒光线射到他姓张的浸在海中的身影。他姓张的运作出溺水的样子，一支手在水面上摇晃着，装成啾唔喊救那样。

「是一个人！」

姓张的觉到船上有人看到了自己，就更加加强了一个被溺水的人呼叫的表演，在黑暗的海中滚上滚下。

接着，他看到船上有人抛下一条绳索给自己抓着。

这条神秘的电船改变了此后他姓张的命运，连他张雷的名字也改成了杜桂了。

## 章之三四

一想到社会这些种种色色的群鬼，在阿宝方面就担心阿萍真的会落到这些魔鬼的手，要胁她去找寻出那个很久没有露面的军酒保，然后追踪到那传说埋藏财宝的秘密岩洞。

阿萍虽然跟这些传说的宝藏攀不上一丝一毫关系，但这里的人谁都知道她是过去那个军酒保的战地夫人。现在这海岸地区有秘密藏宝的消息，已经不算得是一件秘密事件了。那个神秘失踪的军酒保，成了个被找寻的目标。阿宝虽然读书不多，但对银幕上那出「金银岛」里面的海盗头子是熟悉的。

在茫茫人海中，在这广泛的海岸地带，尤其是在这段，盟军还没有正式开入来，日军早已从散处各地撤退，集中到大的地方去的青黄不接时期，谁不想在这混沌中捞他一把！洋财？有些白日发着寻金梦的人，到处爬山，到处钻海的，拼命去找寻的就不在少数。

这样一来，想从阿萍这条线索去找寻那关井雄英这个问题人物的自然大有人在了。

阿宝记起上几天，到镇上去发动组织妇女协会时，跟那个过

去在太阳食堂做下女的小红碰了面。筹备会议过后，小红邀自己到她的家去聊聊。

这小鬼还是跟过去那样心急口快，心里有什么事就包藏不得，那小鬼招待自己喝了口开水后，就急不暇待的，告诉了自己那阿萍的消息。

这一下子倒教阿宝自己怔了怔，心想阿萍是跟自己同居在一个芭里，反而由住在镇里的人向自己报告阿萍的消息，不是奇怪么？

阿宝自己虽然口直心直，照过去那样，自己早就向对方说明阿萍是跟自己住在同一的山芭里，免得对方像瞎子摸象那样，说三话四了，可是自己从跟着阿忠参加了读书会后，思想上有了进步，对一件自己还没有澈底了解的事，就不敢随便给以断定。因此听了小红谈到阿萍时，阿宝只是静静地接受，没有表示意见。

到小红歇了口，拿起杯子喝水时，阿宝淡淡地回她一声：

「鬼子天皇的投降书颁发了这么久，他们各地的鬼子军队还有什么权力去抓人，何况阿萍又不是他们本国人，跟那个跛鬼关井不同，要向他们军政部报到，他们军政部要找阿萍干什么呢？」

听阿宝这鬼说，小红就瞪大了眼望着对方：

「要找阿萍的不是什么鬼子政府，是红毛的军政府的人呀！」

其实，阿宝自己也心知肚明，鬼子天皇宣布投降了这么久了，盟军也在各地接收了鬼子防军的防地。怎么还来找阿萍的麻烦？不过看小红提出的那么幼稚的话，自己就胡乱的应她几句话吧了。

在小红方面，却跟阿宝的思想不同，双眼直瞪着对方，说道：

「就是红毛的军政府的人呀！那些萝卜头都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谈他做什么。」

提起盟军的军政府，阿宝省起近日来，自己在几个场合中接触到过去常到太阳食堂跟日本人喝酒的本地人时，听他们谈起盟军的先行部队里看过去这里的人在内，现时看到是他们的新世界了，就想找几个在日本时代有地位的人联络起来，借他们过去在日本人势力下的旧经验，在浑水中捞他一笔的，也大有人在。说不定，阿萍那可怜人又给他们看中，想找她出来当个活招牌去骗骗红毛。

阿宝肚子里十五十六的想着，却没有出声。不过一下子又觉得小红的话不是完全空穴来风，自己一次出席文化人联合会的联席会议时，听到那个戏剧协会的小朱在会议后茶会时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谈起小镇上近日发生的怪事。这些事，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阿宝就不很留心去听，不过，那个不认识的人在谈话中几次提出「太阳食堂」的名称，因为自己过去在那间食堂做过工，就特别敏感的印到自己的脑海中。

由于自己的座位离开小朱的座位远一些，小朱跟邻座那个不认识的汉子说的话，除了「太阳食堂」几个字阿宝自己还听得到外，其它的话就不很清楚。

这件事藏在阿宝心中，一时抹不去。现在听到小红提起阿萍来，怕不就跟小朱他们说的太阳食堂的事有关连。阿宝就对这个题目向小红谈及。

听到阿宝说起太阳食堂的事来，小红就更兴奋了，两支眼直瞪着阿宝：

「这件事，你都知道了？」

「什么事？」

经小红这么一问，阿宝反有点茫然的向着小红。小红把眼睛微微皱眯起来，说道：

「你都不知道了么？太阳食堂门口贴了一张什么盖上军政部印戳的告示，说是征用这间太阳食堂充作军政府的临时仓库。」

小红这女孩子虽然年纪轻，但脑袋还不笨，轻轻地冷笑着

说：

「这不都是那些说是带盟军从潜水艇来这里登陆的那些二毛子的杰作么？他们红毛知道个屁。这些翻手为云覆为雨的家伙，就是百变的变色龙，日本鬼子来时，他们替鬼子开路去抓人，在太阳旗下大声呼喊，「打倒米字英！」，到盟军反攻回来，他们又摇身变回上山的猎狗，博取红毛信用，现在又是他们大开拳脚的时候了。」

说到这些变色龙时，小红那对清澈的眸子翻动了翻动，微微吁了一声，带着伤感的语气说：

「总之，咱们女人就永远这样受他们利用，当玩具之外，还有别的剩馀价值。有人说，那个太阳食堂过去的女老板呀被这样的随着盟军占领部队到这里的熟人当做一个桥头堡。利用她出名去向现在这个红毛军政府取回那关井名下的产业……。」

不等小红把话说完，阿宝摇了摇头：

「阿萍现时那个身孕快就到月了，他们怎会找到她？何况她这个时候连走动也不方便。」

虽然这是实情，可是阿宝又不想这个时候明白说出阿萍正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山芭里。

小红那小妮子看出阿宝对自己的话有点不相信，就加强了语气说出另一个故事来，还向阿宝问着：

「你还记得咱们太阳食堂里做厨的那家伙么？」

阿宝心头一怔，以为小红知道自己近来接近的那个阿忠，先就装成了迷惑的摇了摇头。

「那个大家喊他傻福那个家伙呀！」

听到小红点明了那个在食堂当二手厨师的阿福，阿宝才把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但那两颗混浊的眼珠泛现出的迷惑神态却越来越浓，一时就直瞪着对方，却沉着气不出声，猜想小红这妮子的搞什么鬼，颠三倒四的拖这个，拖那个，教人坠入五里雾中那样不清不楚。

到小红告诉阿宝那间印度人开的吉埃店不时有穿着盟军制服的本地人开着吉普车到来，阿福那个傻小子也时常呆头呆脑的闪进闪出，怕被什么人看到似的。

「还有呀，我的弟弟就亲眼看到过太阳食堂那个女老板闪身进入过那间吉埃店。我的弟弟过去跟我到过太阳食堂，他是认得她秀子是食堂的女老板。」

阿宝只是哦了一声，没有向小红再解释什么。

在阿宝心中，阿萍只是个给鬼子蹂躏过，又当作一堆牛粪那样被摒弃的可怜人，怎会在盟军登陆这海岸后，就向盟军搭上了钩呢？何况阿萍肚子那么大，连走路也不方便，一下子就搭上了门路，再在这里现身，有这个可能么？不过，阿福那傻小子傻头傻脑，不知天高地厚，说不定受了什么人利用去找阿萍出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自己带阿萍入芭时，除了阿忠外，就没有别人知道，更不必说到傻福了。一想到这里，对小红的消息，自己就更多了几分不相信。

可是回忆起自己带着阿萍初到这山芭来时，看到了那残旧的木屋，那积满了灰尘的土灶那种冷冷落落情形，她就皱束起眉心，加上自己又常常东奔西走，三天没有两天回去，那就难怪这妮子过不惯这荒凉的山芭生活。更何况她永远记着食堂里那些色酒，那些香烟……。这些东西还很值钱，阿萍永远记在心上的。这些蛛丝马迹，就使到阿宝的思想更加紊乱。

## 章之三五

一个晚上，阿宝出席了一个当地人民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回到山芭来，已经是深夜了。

入夜了的山芭路是不好走的，弯弯曲曲，爬高爬低，阿宝那种大水缸型的胴体，骑在那辆上了年纪的脚车上，颠颠簸簸，连尾椎骨也给弹得酸痛。加上自己过去年轻时在大地方跑码头惯了，对坐着老爷脚车黑夜走山芭路的技术自然比本地的年轻人差得多了。

阿宝一生气起来，就连脚车也不去坐，翻身下来，拉着脚车走路，自己的心却好过些。

可是自己的胴体那么笨钝，拉着脚车跑了一段路，心就跳个不停，频频的喘着气。而那段从镇上到山芭的芭路却老是跟自己作对，越跑越长，自己住的那间小木屋却永远见不到。就像「天方夜谭」里那盏神灯，自己跑动得愈久，那盏神灯离开自己愈远。

可是，正当阿宝拉着脚车转过一个斜坡要进入自己居住的那个深芭时，蓦地有条像是人体的影子从自己身边飘过，淹没到黑

暗中去。

「兀」的，阿宝差不多嘘出声来，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到这个荒废很久的木薯芭来呢？不是奇怪的么？这样一来，倒教阿宝想起阿萍怎么样了？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这几天，外面正谣传着上头要找寻那些没有向军政部报到的，被认为是「失踪」了的日本人，就有一个是关井雄英，会不会这些人想找到阿萍，好迫出关井藏匿在什么地方？

这么一想，阿宝就有一股冷意打背脊椎骨迫出来，使到自己发抖起来。

想到阿萍，又记起刚才从自己身边闪过那条人影，虽然在黑暗中认不清楚那家伙的面貌，甚至连那身形轮廓也看不出，却有一股骚味在黑夜的冷空气中凝结不散，一直冲入阿宝那鼻腔里，使她那两边的鼻翅一开一合，想这种是什么骚臭呢？

那是一种人身的体臭。

阿宝记起来了，过去在食堂里每每接近那傻福这个二手厨师时，就不时嗅到这类似的一种体臭，使到自己用手揉着鼻子走开。

敢情先前经过自己身边的人影，是傻福的影子。

阿宝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经不觉又回到自己和阿萍同住的那间小木屋了。没有错，那正是自己跟阿萍住的小木屋。

木屋的那片板门，虚掩着没有上闩。这是阿萍那家伙怕自己深更半夜回去时敲门，吵醒了她的，一向来只把板门虚掩着不上闩，自己也会把门一推就可以进去。横竖这小木屋除了土灶和瓦碗、瓦碟外，什么都没有，不怕什么小偷进去的。过去，自己回去，倒头就睡，也成了惯例。

这一晚，阿宝却多了许多心事，倒在床上，一时睡不着，又记起在入路时碰到那条人影，这么奇奇怪怪，就想问阿萍一声，又怕吵醒了她。憋在肚子里的事，不明不白，心里就不好过。

阿宝这样转辗反侧，那两片浮肿的眼睑，老是不肯合拢过

来。

对着自己那张板床的，是阿萍的睡铺。

看来，阿萍那家伙早就睡着了，阿宝猜想那妮子粗身大势，难怪她那末容易入睡。一躺到床上去，就像母猪卖了小猪那样放心了。

屋子里是静悄悄的。过去，阿宝迟一点归来，会有时听到阿萍那股子鼻鼾声。这一夜，却听不到她啊出气来，所以屋子里的岑寂更加深了。

夜越深沉，阿宝的脑袋越清醒。这搞什么鬼？阿宝心里正这样咒着自己。

野猫子在木薯头上哞的叫了一声，阿宝的心挺了挺；阿萍那睡铺上有什么东西翻动一下，阿宝的心也挺了挺，猜想阿萍可能跟自己一样，也没有入睡不成？

这样立心一横，自己打算让它睁开眼睛到天亮……却反而在失望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阿萍的床铺空着。

这情况倒教阿宝怔了起来。过去嘛，这个快要临月的女人，每天早上即使睡醒了，还躺在床上发呆，不肯起来。阿宝自己虽然没有养过孩子，总觉得有了身孕而且将要生产的女人的精神老是懒洋洋的不想起床。

干嘛呢，今天阿萍的床铺上空荡荡的。

阿宝一下子幻觉到昨晚在入路口碰到那个影子，是不是阿萍来呢。但是阿萍一向来身体就没有这种骚气，真教人想不开。

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听到几声呛哽，那正是阿萍蹲在土灶前生火给烟哽着的声音。

「阿萍！」

自己胡乱喊了一声，阿萍也回答过来。

阿宝知道阿萍还在木屋里跟着自己，心头就放松了许多，可是记起昨晚在芭路上碰着的那个黑影总是一条牵着自己的心的索

子。她翻起身，走到土灶前面望着那个腆着大肚子蹲在灶前，一手用一把破扇子扇风，一手捂着鼻子不给烟薰着的阿萍，问道：

「昨晚有什么人来找过我么？」

阿萍抬起那浮肿的眼向阿宝一瞪，轻哼一声：

「我们这里像个狐狸洞，谁知道我们！」

阿萍这末乾脆的一笔抹杀，反而引起阿宝更多的狐疑。昨晚那黑影飘过来的浓厚体臭，似乎还停留在自己的鼻腔内。

不过事情还逐渐冷淡下去。

阿萍的肚子也一天大似一天。



## 章之三六

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芭头的几株残留下来的木薯树，已经给自己拔起吃得七七八八。吃完了这些木薯，还有什么可吃呢？那个过去跟自己在一起的阿宝自己有事，很少回来，就更使阿萍成了一个无主孤魂。

这样昏昏沉沉的思前想后，阿萍不觉得什么时候睡着了，直到朦朦胧胧中有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她才胡乱的应了一声，却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睁开了眼，看到门缝漏进一丝丝的光线，自己心想，现在大约是深夜，月亮的光透过门缝进来。

「里面有人么？」

这句问话清晰地进入阿萍的耳内，她认出是阿宝那种嘎声，只好拖着疲乏的身体出来开门，还问了声：

「阿宝么？这么夜……」

对方吓了她一声：

「阿萍，在这白天你还在做梦！」

给阿宝这么一吆喝，阿萍的头脑就清醒了许多。到她把板门

掩开，看到屋外的残阳把阿宝的身影射进屋子里来，显得更加修长。阿萍撮起那失血的小嘴，嘟出声来：

「唉！阿宝，这几天到哪儿去啦，想死人了，自己整天的昏昏昏昏躲在这屋子里，不傻了才怪呐！你就怪不得我从门缝看见微光，认作是月亮了。」

阿萍一边说到自己的糊涂，一边谈起那天在这里碰见阿福的事。

听阿萍谈到阿福，阿宝那双混浊的眼珠就瞪得大大的望着阿萍问：

「那傻子什么时候见过你？」

「前天大雨时，那傻子误打误撞的冲进来避雨……。」

阿宝还没有回答。阿萍却发觉到对方今天的脸色有点不平常，像有什么紧要事那样，绷得紧紧。

阿萍想把阿宝那种紧张情绪冲淡下来，淡淡地说：

「这几天，你们到那儿去啦？」

听阿萍提出「你们」两个字，阿宝知道对方有意把阿忠牵涉在内。因为阿忠是山芭里的人。

虽然，阿宝知道阿萍的为人，而且又在这个青黄不接时代，自己总不好太坦白的说出阿忠的行动，也只有轻描淡写的回对方一句：

「他们在山芭里整天忙着开什么会，谁知他们干的是什么事。」

阿萍知道阿宝一向坦白，不过近来跟地下组织里的阿忠接近了，就变得有时候作出了某些保留。自己不去怪他，不过为了自己的未来，阿萍终于先开口问：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啦？」

阿宝茫然地把眼皮阖了起来，一些子又睁开，嘘口气说：

「看来，我们又得走路了。」

真的，天亮了这段短促的时间，又那么快的吹来另一股黑云

和风暴。

阿宝那股一向开朗的神色，跟着屋外上空的天色一样，很快地变得昏暗。

她把阿忠从地下组织里得到的消息，半明半暗的向阿萍透露出来，最后还说：

「看来他们要在这里正式出演胜利者的行动会改变了。」

阿萍顶着那个快要到月的大肚子，转动那发黄的眼珠，目瞅着阿宝那发胀的脸，一句话都噓不出来，而且眼前漾起了一阵乌暗，把自己掉了进去一样。

到自己从乌暗中挣扎出来，发觉自己躺在板床上，阿宝什么时候走了都不知道。不过，阿宝说的那一段话却永远的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阿忠说这次是一个斗争的结束，同时又绽开了另外一个斗争。他们不会跟过去鬼子登陆时那样，向深芭大山深入，使鬼子没法追踪自己，而是从小镇，原野把革命的火花播向更大的都市和海港。

阿萍记得阿宝临走时，对自己说要到大城去搞什么妇女活动。即使阿宝不抛弃自己，难道自己还挺着这么一个大肚子去追随着她们去呐喊么？

「嗨」的一声，阿宝这个无事忙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阿萍一想到这些，自己就长长的噓着气，眯着眼躺回板床上。

由于阿宝出门时没有将门栓好，板门给一阵黄昏的风噼噼啪啪的摇晃着，使到阿萍那昏沉的头脑一下子又清醒过来。

她记忆起前天傻福那家伙对自己说及有个穿盟军军服的唐人向那间印度吉埃店打听太阳会堂那老板娘的下落，说要帮助她重新开办那太阳食堂来招待即将到达的大量的盟军。

阿萍一想到自己的前途，是掉在泥淖里的一株野花，早晚会被给人踩死，说不定傻福口中的那个盟军会帮自己重新开起那间食

堂来，带领自己找到一条生路说不定。

小镇上那间印度人吉埃店对自己还有点印象，那是在镇尾搭成的一间小店。自己到镇上去找寻一下，总会找得着，说不定，那个印度人是自己的贵人也难说。



## 章之三七

跟着盟军先行部队在这海岸一带登陆的，有些是这里的熟人。这是在日本人初来时，这些人替日军带路入山，剿除抗日分子的地下组织，自恃立过功，就把自己看成为比皇军更有权力的人，不时回过头去反咬新主子一口，翻翻复复，惹得鬼子性起，要抓他们。那时他们知道鬼子是跟红毛不同的，他们不管你过去替他们皇军打过什么冲锋，立过什么大功劳，一声消灭就得把你消灭。

害得这些红过一时的汉奸走狗到处逃命，有些命运好的，逃命到这海岸附近的离岛去倚靠着那些恃着山高皇帝远的亡命之徒，靠抢劫来往暹罗的货船或出海作业的渔船，或是在走私中沾光当小卒过活。到了战事的末期，盟军的英国在印度作战部队组成什么一三六部队，招募在印度的一些华籍抗日分子受敌后登陆训练后，由红毛军官率领乘搭潜水艇从印度基地开到半岛来作敌后登陆，以便盟军正式开到这战场时作个卧底，内外响应，使鬼子更容易倒台。

这消息到了那三不管的半岛海面的离岛，那些在离岛过活了

一段时日的两头蛇们，认定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靠了他们过去在半岛的生活经验，知道这海域那些港湾，那些珊瑚礁有没有鬼子派出的海岸巡逻队出没，那些地方有什么埋伏……。

有些二毛子就凭这些知识和经验获取得盟军登陆部队的信任，扮成本地渔民或离岛居民掩护登陆先行部队在海岸地区取得了掩护点，这些二毛子就在日军退走了后，成了那真空地带的前站英雄了。

姓杜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是走在前线的英雄。

这姓杜的，又回到成为真空地带的海岸小镇来了。为了要在这海岸建立自己的立脚点，得找回过去这地方自己有过关系的人。第一个记起的，是过去跟自己在特高科工作时的同僚，那个通知自己逃离鬼子罗网的肯那逊的印度人。

到马打厝去找寻过，那只是一间空框框的平房，什么人都看不见，到造船厂去找寻过，那儿堆满了锯开的板枋，木条以及海滨堆积着不少木桐，还有些装好和半装好的木船身搁在船厂里发呆，连人影也没见到一个，只有几头野猫在木桐旁边钻来钻去，旧的运输车胶轮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喘气。这空框框的死镇，范围虽然不大，但由于没有人出入，反而显得空旷和荒凉，使姓杜的以为自己走错了另一个生疏的地方。

在这荒凉空旷的海岸，自己要找寻肯那逊，不正像在大海中找寻一个失落的贝壳那样困难么？

最后，这姓杜的想起那个印度暗牌过去时常到一个印度人开的吉埃店坐谈。到那吉埃店问一声，菩萨不在庙在，那总会有个眉目。

这姓杜的找到了母都那间吉埃店，看到那个印度店主正打开了门想望望街外有什么事发生，有什么人过路那个样子，一瞅到姓杜的一身草皮色查克，深怕对方要走过来把自己的店子当作敌产看待那样，慌慌张张的把门闩起来。

看母都那惊恐情形，姓杜的心理好笑，吊高嗓子说：

「母都，你忘记了我杜桂了么？我跟红毛头家回来了啦，以后就太平平过日子喽，还怕什么啦！」

听姓杜的提出自己的名字，吉埃店的板门「吱」的一声，敞开了一条车隙，露出半边乌溜溜的脸孔和一双溜动的大眼珠，跟着哦出一声：

「……杜桂是你呐！吓死我了，你这一身草色查克，我还以为是盟军到这里来查封敌产呢！」

杜桂见到母都那对乌溜溜的眼珠不停地瞪着自己，心里觉得好笑，同时也感觉出自己比对方高大了不少，就微笑地说出自己要找过去在警察局做暗牌那个肯那逊，想跟他在这地区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掩护了他们一三六部队在这里取得立脚点，替盟军先行部队作先锋。他们盟军统帅部想我姓杜的继续替他们服务。唔，我杜桂就不会这样傻，永远替他们做牛做马，所以我想找肯那逊帮手做些出入口生意。啊！啊！母都，朝廷有人好做官哟！」

看到杜桂那一身草青色盟军军服，母都感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不停地点点头，不敢嘘出一句话。可是一听到姓杜的提出找肯那逊那印度人帮手，他那黑眼珠就瞪得更大，不停地摇晃着头：

「还提那家伙么？咱很早就就见不到他了。」

「什么？肯那逊不在了？」

经杜桂一问，那印度店主就嘘出口气：

「猎狗终须山上丧。他常常带鬼子去抄山，山芭佬会放过他么？」

一提起山芭人，杜桂的心就沉了下来，面色阴晴不定，连话都说不出。不过，母都却不停的盯着杜桂那身上的草青色军服，嘤嘤咀那样充满了欣羨，喃喃地说：

「前两天呀，就有像你穿的这种军服的红毛开了吉普车到这一带来，还在那广场附近巡来巡去。大约到了那间太阳食堂口馋口乾，想下来喝什么酒，把车停了下来，叽哩咕噜了一阵，像是找什么人样子。」

「那食堂没有人么？」

姓杜的冷冷这么问了声，就引起母都更多的回答：

「开食堂的那个日本人关井雄英早就脚底溜油，把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军妓丢在这里，自己就跑了。上几天山芭人来过在这海岸一带想找寻那些空下来的屋子去组织什么人民委员会，事后有人传出，他们看到这太阳食堂里面还堆着什么洋酒不少，就打算把它当敌产接收。嘿嘿，在盟军还没正式开进来前这个紊乱年代，谁的手肘长，谁就抓到这快肥肉，有得好吃……。」

这也是姓杜的时来运到，无意中听到母都说太阳食堂这份敌产目前还没有什么机关在门口贴上「征用」的条子，正好自己趁机向自己那个顶头红毛上司讨个手令贴在食堂门前，把它霸占当作自己的食堂。

杜桂心灵一动，就问母都：

「那日本人留下的姘头哪，还在这里么？」

这一问，倒使这个吉埃店主楞了楞，把头摇晃起来。半晌，又瞪着那大黑眼珠望着姓杜的，哦了一声：

「过去在食堂里当厨子的一个傻小子昨天还到过我这里来过，问他一声总会知道。」

## 章之三八

虽然，只是黄昏时分，但市镇边缘那大家喊它拿督山的小山坡周围已经缀满了闪闪烁烁的彩色电泡，山上那间两层的拿督府就更加辉煌，宛如众星拱卫的月亮。

从拿督府下到山麓还有一段斜路，斜路夹道的凤凰木也吊上小电泡，这些灯光跟黄昏的淡紫混成了一圈圈的霞雾，使到远远前来的车辆感觉到进入宝山一样。

拿督府大门进进出出的人都现出一副喜气迎人的笑脸，有些跟拿督杜来——这是拿督离开了盟军部队后，听从一个星相家的意见，把名字改为杜来——那肥胖的右手握手时，对手紧紧捧着拿督的手，喊出「恭喜，恭喜」的声音。

拿督的喜事临门，那微秃的额头更显出一片黄光，双颊的肥肉抽搐起，使到那本来细小的眼更连成两条横线，装出的笑意，把嵌在中间的鼻梁也坎了入内。右耳背后那颗肉瘤却越来越发红，快要滴出血珠来那样。相命先生说这正是龙吐珠，是大富大贵的象征，所以拿督杜一高兴起来就用手去摸它。

不过，别误会那胖子的肥胖双颧会阻碍了他的视线。他那两

条横线内的乌溜溜眼珠不停地东睃西，好容易使对方误会他的视线失去了作用。

虽然因为要装出笑脸，把那细小的眼眯起来，拿督杜忙着跟到贺的客人招呼，但亨利那身崭新浅灰色西装从铁栅进来一閃动，就把拿督的视线勾住了。

这个在今晚婚宴扮演主要角色的拿督杜借口向一位正跟自己道贺的皇室拿督的耳朵咬了一下，就拐到刚才亨利到过的内室去。

那时，扮演拿汀（拿督的太太）的；是在同一出戏出演秀子那个可怜的阿萍，戴上老花眼镜来，那脸颊上的雀斑给掩住了，但那灰黄眼瞳却比过去更加迷茫，站在旁边望着那穿起白缎新娘礼服的女儿的修长的胴体，似乎捡回一份过去失落了很久的东西那样，使自己迷惘地站在一边发楞。

娜娜正弯着一条腿摆了个模特儿的姿态，一只手的手指轻轻捡起礼服的下摆，咀角正打算作出新娘应有的微笑仪态时，蓦地望到弟弟走了进来，接着是胖猪似的爸爸的半秃脑袋给室内的照明一晃，像一颗从滚油锅捞出的油煎饼那样，两个鼻孔喷着气。他急喘地向着儿子：

「亨利，怎么你一个人……。」这个一身洋派的儿子，没答腔，却耸了耸肩，瞟了房子里的人一眼，然后慢吞吞的说：

「假期酒店的管事说，那家伙一早出走了，午饭都没回来吃。」

这个教拿督杜像油锅里的生虾那样，不停地跺着脚：

「这怎么好，客人快到齐了，新郎还没亮相，这怎么行啦？」

听家主这么一嘘，连那沉埋在回忆中的丈母娘也把那浮肿眼皮睁开了来，却没开腔，倒是娜娜这个准新娘把那条半弯曲的左腿一下子伸直，站了起来，瞪着亨利说：

「哦：我记起来了，离这海湾不远，不是有条长长的海滩

么？关井这个人就跟他的妈一样，在海里长大的，到了外国，这爱海的惯性一直改不过来。」说不定关井到那海面去玩水。」

顿了顿，娜娜撇着嘴唇瞟了瞟做妈妈的，又回过头望望自己那一身白缎礼服，轻轻地自言自语的说：

「俗语说，山鸡孵出的是山鸡，凤凰孵出的是凤凰，一点不错。」

经娜娜无意的说出那未来女婿的姓氏是关井，阿萍的心扉似乎给什么牵动一下，使自己从迷惘中清醒了起来。

她忆起过去自己从慰安所过活时遇到那个瘸着一条腿的军酒保来。那家伙也是姓关井的……唔，日本人姓关井的多啦，这跟姓佐藤，姓山下，姓山本的一样，到处都可以见到。何况娜娜认识这个姓关井的日本人，是在夏威夷这美国的一州地方。过去，那跟自己同居的关井则只是日本四国的出征军人是跟这个美国夏威夷的关井是拉不上关系的。

这个现在被人称作拿汀杜的阿萍心里正想着过去那个瘸着一条腿的军酒保看到自己女儿披上婚纱跟一个美国的关井唱着婚歌，心里会有什么感想呐。

可是，那个瘸腿的军酒保本身就消逝得无踪无影，连自己手创的那间太阳食堂和还没出生的女儿都给这个姓杜的胖子当敌产一起接收了。

海风从遥远的海面吹过来，使这个用老花眼镜遮掩了自己那双浮肿眼盖的拿汀杜浸润到回忆的潮水中。

一朵黄花似的少女给那些疯狂的登陆鬼子踩在脚下，踢进泥淖中憋得半死，昏昏瞋瞋地给那个瘸子一把拖起，建立起那间食堂，还孕育了这个目前披起婚纱的女儿；自己在那瘸鬼失踪后，被地下组织里的人当球一样踢到荒芭去，之后，自己这个人球连同太阳食堂的洋酒，造船厂留下来的木材和卡车用的轮胎，都被目前这个胖鬼当作敌产接收，还在那山坡上建立起他的王国——拿督府来了。自己除了把那瘸鬼留下来的女儿当敌产奉献给那胖

鬼外，还替这家伙又养了这个连头发也染成红色，充满了洋味的儿子亨利。

这个胖鬼的王国一天比一天扩展了，他自己也从一个盟军的地下工作者摇身变成为什么出入口商，又被封为什么拿督了。

我阿萍自己么，只知道垂低了头，默默地给那胖鬼牵着鼻子走着那漫长的路，连回过头望那胖鬼一眼都没有，只觉得自己那对浮肿的眼，一天一天的朦胧起来，就不得不在鼻梁上套上一副老花眼镜，之后，对着镜子就看得自己的蓬松头发像撒上了蓝花一样，灰灰斑斑了。

这可怜女人心扉一抽动，鼻腔也长长的嘘出气来。那迷茫的眼一闪，却闪到随着儿子身后进来的胖鬼，只好赶快把视线拉回放到娜娜身上去，还含糊的自言自语地说：

「时代不同了，山鸡有时会变成凤凰也说不定。」

阿萍心里明白，在走投无路时，遇到这个当年靠了登陆先部队旅号的二毛子要找个别个立脚点，经那个印度店主的指引，把自己连同有了关井八个月身孕的未出世胎儿——那以后作为拿督杜女儿的娜娜——和太阳食堂一起当作敌产接收过来。这样看起，那胖子靠了自己这股子「敌产」不真的是山鸡变成了凤凰么？

她拿汀杜虽然一肚子苦恼，却想到在今日这喜庆场合坦白的把这些说得明白，是一种尴尬，倒不如含含糊糊的说的好的，不过这没头没脑的话就教娜娜听得一脑门子雾水了，只有茫茫然的望了望房子里几个人，没有吭声。

拿督杜么，虽然觉得自己女人今天的神态有点反常，却为了今天女儿从外国抓了个洋女婿回来，不止使自己这个拿督王国增光不少，而且借了这条门路可以更扩展自己的事业。这种兴奋使拿督的头脑更冲昏了，对拿汀杜的冷言冷语不去追究，只胡乱地问着亨利：

「打电话去大使馆问过冢本么？说不定关井开车到那儿找朋友也不定。」

看拿督急成这个样子，拿汀杜翻动那浮肿的眼向他一膘，冷冷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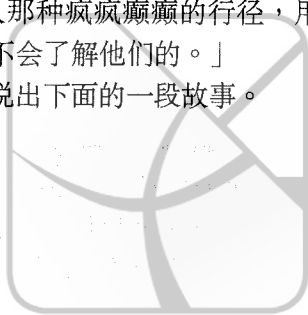
「关井又不是孩子，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还会去找朋友？」

经女的这么一挑，拿督那对本来给肥肿的双颧遮盖着的细眼，却瞪大起来，把眼瞳泛上泛下，却没有是什么话好去反驳拿汀杜。

一向站在这对主角旁边，一只手牵上白缎礼服下摆的配角娜娜却绽开了涂上银灰色唇膏的小口，噓了噓气去冲破那种冷场，说道：

「他们日本人那种疯疯癫癫的行径，用我们平常人眼光去看他们，你是永远不会了解他们的。」

跟着，娜娜说出下面的一段故事。



## 章之三九

是那么的一个周末。

关井森清早打个电话到娜娜的宿舍来，约定娜娜当天下午在宿舍等候他开车过来，接她去唐人街餐馆吃午饭，以后还有一连串的刺激周末节目。

娜娜空着肚子等候他开车过来，这样坐在宿舍大厅的沙发上，不管是什么台，什么节目，扭开了电视机，娜娜阖上了眼皮，只是胡乱听着电视机播映出的声音，来打发时间。

「哈，娜娜，周末呀，怎会这样空闲？」

在阖睡中，娜娜给谁的粗声大气吵醒了，一瞪开眼皮，看到那永恒晃动的电视机画面的晃动。

「You are good luck！」

电视机出现了一个猜中了号码获得 1000 元奖金的女孩子笑口吟吟的吻着司仪员的面颊的画面。

娜娜感觉到自己的肩膀给谁擦了一下，回头过去一望，原来是那个好作弄人的宿舍女伴还没有全乾的，给海水浸绉了皮肤的手。

「……还没醒过来么？天亮了！」

「嗤！苏丝你这死鬼。」

娜娜瞪大了那疲倦的眼，望了望站在身旁的苏丝，看她披上那件海浴外衣，知她正从海滩回来。

苏丝看到娜娜那身漂亮的衣服，像是等候什么人外出的样子，就不等娜娜开口，先就说了：

「等我洗过澡，换过衣服，请你到那新开张的台湾馆子去吃锅贴。」

娜娜把眼再向苏丝一眺，爱理不理的：

「你有心请客又不早约定，关井打了电话来约我到唐人街餐馆吃午饭呐！」

苏丝瞪大了那广东人特有的圆溜溜眼珠子，向一脸疲乏的娜娜一嘘，说道：

「什么时候了，还吃午饭？」

听对方这样一嘘，娜娜的心挺了挺，望了望腕表的指针，已经是三时二十分了。娜娜从沙发翻了起身，轻轻地骂一声：

「那死鬼，什么时候了，还见不到影子。」

听娜娜口中骂出的「死鬼」两个字，苏丝明白是指那个在门那阿拉国际市场售卖养珠那个姓关井的日本人来了。她一本正经的说：

「关井约了你么？我看你就不必老等候了，刚才我从维基基海滩开车回来时，就碰到关井跟几个本地人抱着滑水用具下水去滑水呢，他们日本人的性格，你们这些初来这地方的唐人知道得还少……嘿！他们要做自己心爱的事，就连自己的爸妈都忘记得一乾二净呢？」

苏丝是个来自香港的广东女孩子，说话率直和大胆。说起话来噼噼啪啪，像一个没有了垫板的水龙头那样，告诉娜娜有关那个日本人的事：

「这家伙一到了海滨，望到了水，就像一条鲟鱼那样想跳了

下去。听那国际市场认识这个关井的人说，关井的妈妈过去是日本濑户内海的养珠场的海女呢。她在海里生活了半生，难怪养出来的儿子就那么爱海的了。」

娜娜说出关井森这段故事后，拿汀杜这个当妈妈的虽然没有加口说什么，但她那脑海里老是涌起过去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个军酒保的形象来。

那个关井雄英虽然在一个战役中受伤，一条腿瘸了起来，走路一高一低，但那副含着一股忧郁的脸相，多少在娜娜那狭长脸上留下些痕迹。更有一点，娜娜在激动时，双颊就呈红起来，跟那军酒保一模一样。

娜娜谈起关井森的性格时，双颊就充血得像煮熟的螃蟹一样，忘记了身边还有爸爸、妈妈和弟弟一干人，不停地狂笑起来：

「苏丝那丫头倒没有说骗话，那一天我还是陪苏丝上了那间新开的台湾馆子后，还逛了半天百货公司，回到宿舍问了问那管宿舍的女工人，有谁找过我。那女工人只是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不是么？到第二天，关井见到我时，连上一天失约的事都没提起，像是完全没有这么的一回事。嗨，嗨，苏丝那丫头说得不错，他们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怪责起来，只有自己吃亏。」

听娜娜提起关井这青年日本人的个性时，亨利像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样，一句话都没说，回转身就想冲出房外去。

这情况进入拿汀杜眼帘，心里想这亨利真的是拿督养出的儿子，他做什么事就从不让别人知道。

她记忆起一次坐着拿督的马赛地轿车到新加坡时，把自己安置到那豪华的酒店套房后，吩咐那马来车夫：「拿汀休息过，你载拿汀到超级市场去逛逛吧！」

之后，那胖鬼就从酒店消失了，从没对自己说一声他到什么

地方去，见什么人或是办什么事，一向都是这副德性。

有次自己无意中问他一声，他那半秃的脑袋晃了晃，那堆满了脂肪的鼻子哼出声来，横自己一眼：

「咱们汉子做事，还要你们妇道人家查三问四么？只要有吃得饱，住得好，还有什么要求？」

经拿督那次一吆喝，过去那种种遭遇把自己揉合成为这么一种窝囊废了。偶尔望到窗外的几只小鸟在空中自由翱翔，感到小鸟比自己幸福得多。

日子一久，自己也麻木不仁，跟一具木乃伊差不多。

在新加坡那一次，拿汀杜自个儿到珍珠大厦超级市场逛了几个圈子，胡乱买了几个录音带，回到酒店来，躺在沙发上闭着眼休息。

门外有轻微的敲门声，使她从昏瞶惊醒过来，心想是那胖儿回来了，那家伙就自己有电脑片开门，不需要敲门。这样迟疑了一下，门又再响了，只是轻轻敲了两下。

「拿汀，拿汀！」

拿汀杜翻起身，就近房门听到有人叫喊自己，就从门上那小洞向外一望，是个穿制服的侍应生站在门外，低声地说：

「拿汀，有人送花过来！」

侍应生将一大束白玫瑰双手奉上给拿汀杜，接过了小账后转身走了。

白玫瑰一股幽香攻进拿汀的鼻子，使拿汀的头脑清醒了起来，想到这束白玫瑰是谁送给自己的呢？自己在这岛国认不到几个人，每次跟拿督出坡，只算得是那胖鬼身边的一件用器，谁也不认识自己。

白玫瑰的气息越来越浓，终于促使她拿汀解开了那包裹花梗的花纸，打算把花束放进桌子上的花瓶去。

包裹花纸一解掉，掉下一张小纸片，纸片写上「浅草吃茶」四个用原子笔的歪歪曲曲的字，倒有点熟悉，一时想不起是谁的

手笔。

拿汀杜记得「浅草吃茶」这地方是设在这间豪华酒店的地下室，自己曾经到那儿吃过几次下午茶，不算得是陌生。不过回心一想，为什么这个约自己到那地下室吃茶的人没有署名，不是一项怪异的事？

这个拿汀想来想去，都猜不到是那一个人要会见自己。不过，最后想到，既然有这么一束优雅的白玫瑰送来，虽说玫瑰有刺，总不会是有毒到害及自己。横竖这「浅草吃茶」是设在这间酒店的地下室，是一间具有日本风貌的咖啡座，出入的都是上流人，进入那儿总不会有危险吧。

多少崎岖的路，遭遇过多少的困难，还不至于倒下去。对这么一个小小约会还害怕什么呢？还有一点，那胖鬼把太太扔在酒店里管自己外出，拿汀正在无聊，有个机会或什么要见自己的人，即使给对方讽刺几句，还是值得的。

她正望着瓶里那束白玫瑰出神。

## 章之四〇

拿汀杜一腔惆悵的，打算结账回到套房去时，一个温柔的女侍应生有礼地拒绝拿汀杜的结账提议，说：

「你的饮品账已经有人付了，感谢您的光临！」

这倒教自己迷惑了，自己进入这咖啡座坐了半天，没有见到约自己的人出现，自己胡乱的叫了一客柠檬茶搁在茶桌上，动也没有动过。拿汀杜还以为受了什么人的作弄，到自己要起身结账，却又有人替自己先付了款，这末神秘，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回到套房去，拿督还没有回来，这就更教她那股子遐思延续下去了。

× × ×

这虽是下午斜阳放热时候。

在这位置在热带的日式茶座里，那四周盖密的空气调节的地下室，加上滴翠的长春藤和青葵的布置，显得阴风阵阵，使到拿

汀杜微微感觉到自己的衣服太少，却又不想回到套房去拿那件「毛海」织的外套。

那时茶座里没有多少客人，靠进门那珠帘旁边一桌有对外国男女坐着外，只有自己靠放着一盆青葵的桌子坐着，这容易看到有什么人掀开珠帘进来。

可是坐了半晌，那个侍应生也把自己要的茶搁在盆子上拿来了，但约自己的人还没有出现。

为了身上穿得衣服单薄，就感觉到这人客少，空气调节的冷气过份强，有股子冷意打心扉迫了出来，打了一个冷颤。

一下子，自己打过了冷颤后，脑海冷静下来，却从一株长青藤的叶子背后传出了低沉，却又教自己听得清晰的人说话声。

——你也不想想，那个一向是荒凉的小山坡怎么一下子建起那堂堂皇皇的拿督府来。他们在别处做了案子，把赃物运到这里来出手；从别的地方把毒品，假借盟军的幌子运到这里来作个转运中心，贩卖军火，这头接货，那头出货，不化一毛本钱，凭空赚上几倍暴利，这些事儿掀了出来，那一项都是该问吊的罪名。

传过来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但自己却明白那说话的意思，显然像是对自己说的，却又找不出那说话的人在什么地方。

在青葵和长春藤叶的掩映下，只有那些穿制服的侍应生在仿仿佛佛的照明下晃动。

你再也骗不了自己啦。还没有寒颤——但发冷，冷得你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穿得衣服太少和空气调节器的冷气太强，尽管你也不太相信。你的不幸是你自己找的。当时你对这个胖鬼没有半点感情。一种鼯鼠的本能使你四处为你低人一等的生活寻找出路。低微处境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使我们从实利出发去看人，使我们只追求别想我们有什么用处。你探询每个人和每一件事，你把他们象纸牌似的翻过来，希望找到王牌。你推开任何一扇半掩的门——你是囚徒，你不管管扇门通向天堂还是地狱。当你借口有朋友邀你到附近地方小住，你通过那印度店主的门路，找到了那胖

鬼。以为靠他那个先行部队地下工作人员的幌子，可以把你从死亡边沿拉了回来……。

这一连串的思潮在拿汀杜的脑海中浮动，使她回忆起过去，那胖鬼带自己到××军政府机关签了几张什么授权书去委托胖鬼自己替她管理太阳食堂的业务时，阿宝就通过过去在食堂做工的一个清洁女工对自己说，不要上了那胖鬼的当，但是太迟了。

这次「浅草吃茶」那个约自己会面，却又没有露面的神秘人物会不会是阿宝呢？

她的耳边不停萦绕着这句话：你再也骗不了自己啦。

× × ×

她用手帕揩了揩自己那双浮肿而又开始昏花的眼后，那个有着关井英雄形象的娜娜正嘟起那涂上银白色唇膏的小咀望着自己。

这个妈妈心里想，娜娜应该是自己生命史中第三位把自己从感情泥淖中拉起来的人。

拿汀杜眯着眼，想到娜娜跟那个美国籍民丈夫结婚后，会把自己接到夏威夷去居住。

不过，娜娜却不了解妈妈的心情，只是抿了抿小咀，笑一下说：「年轻人总比你们上了年纪的人头脑灵活，亨利一听到我谈起关井过去的事，就想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关井，不像爹地那样成了个没爪子螃蟹。只会搔头摸手乾着急。」

拿督杜正用香喷喷的手帕揩抹着自己那突出的半光脑门子，在拿督府人丛中钻来蹿去，那双细小的鼠眼向多处搜索。自己那双发出金光似的眼珠子一碰到了向自己打招呼的笑脸，眼珠子就停了下来向对方挤出笑意，还伸出那只肥胖手指的手跟对方的手握握，咀唇咧开着，不停地喊出：多谢，多谢赏光。

虽然如此，但他那发光的眼珠却不停地向前后左右睃来睃

去，像是要向每一角落搜寻小耗子的老猫那样。

「拿督！」

在人丛中，这胖子微微听到有人这样喊了自己一声，但回头四面望了望，总发觉不出那个向自己招呼的人是站在什么地方，站在那个方向。

不过，这个神秘的招呼，倒使这个喜气扬眉的老太爷的心忐忑忑的跳荡起来。心想，那会不会是自己那个洋女婿向自己招呼？

不会，倘使关井森回来了，一定会跟亨利在一起，怎会这样藏头露尾的见不得人。

拿督府这天的参加婚礼宴会的贵宾太多了，他胖子近来在社会的地位又越来越高，这样，跟这个点头，那个握手的就耗去自己不少时间，而且搞得自己头昏眼花。

他拿督杜真的这样团团转的跟大家应酬时，只觉得自己面对着昏沉沉的一片，连什么人的面孔都认不清楚。

终于，在自己正拐过玄关时，有一只手碰了自己的腰巴一下，轻声地说了：

「是拜神的时候了。」

这几个字，进入了拿督的耳鼓里，却令他怔了怔。那个说话的人的身影在人丛中一溜，消逝得无迹无影。

这个幽灵似的人简单的一句话，使到拿督着了魔那样，匆匆忙忙又从玄关回到大厅去，摆脱了几个来宾的应酬后，一直走到大厅后面那条走廊背后，那间供奉着加里女神的房子。这个女神据拿督的家人说，这个加里女神是拿督杜从印度基地带着，追随登陆的先行部队乘着潜水艇在这海岸登陆的第一座女神，除了拿督杜本人每日按时按候，进入供女神的房子膜拜外，连他的太太，那拿汀和儿子，女儿都不给他们进去的。

这些秘密，是拿督杜一次在外面吃了过量的酒，回到家里，拿汀服侍他躺在床上，拿出过去在太阳食堂时那分应付吃醉了酒

的日本官长时的按摩技术，替这个胖子按摩着脊椎骨时，这胖子心里一爽无意中说出了这段加里女神的秘密，在拿汀的耳背低声说：

「哼！大城里那个安达里。方就靠了供奉这个加里女神，使他一个晚上能够在床上征服三个女性，而且使这几个女性死心塌地替自己服务之外，还有力量驱使一个脱衣舞女在外面辛辛苦苦赚了皮肉的钱，回过头来供他姓方的挥霍，嘿嘿……打令！这就是女神的魅力喽！」

起初，他的女人以为这胖子吃多了酒说乱话，后来看他越说越不像话，更加疯狂的想把自己抓起来那样。这个过去虽然是日本人慰安所出身的女人，禁不住连脖子也胀红了，摆脱了这个半疯狂的胖子纠缠，溜出了寝室。

到那胖子喝过了一杯冷水后，渐渐的发出强大的鼾声时，这个上了年纪的风尘女人那跳荡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谁也不敢接近拿督杜供奉加里女神这间小房子了。因为拿督杜说过，供这个加里女神的祭品是活人的头颅呢。

听过了那幽灵似的人的一句无头无脑的话后，拿督杜怔了一会后，就向大厅后那条长廊走过去。

这个胖子绕着那供加里女神小屋子背后，就是这座拿督山向着海滩披斜下去的斜坡了。

因为那儿是拿督山背，不是人路，即使拿督府前门怎样闹热，背后斜坡一带还是静悄悄的。

拿督杜那凌厉的眼，看出在花架下的，正是名义上是自己的车夫老马，实际上是负责自己这个集团的一个主脑人。

一看到老马的背影，拿督杜心头就抖了抖，心想他老马正在大城里进行一项买卖，怎会一下子到这儿来呢，怕不是出了事？

他拿督正这么十五十六的念着。真不出所料，前头真的发生了蹊跷。

老马看到了自己，赶快到自己跟前，气急败坏了嘟哝了嘟

啖，使到拿督杜的面色也泛紫泛青，他那双凌厉的眼向对方一瞪：

「这怎么可能？上头一点消息都没有么？『料』已经出了厂到了半路，要追也追不回来了。」

老马那颗马脸拉得更长，冷哼一声：

「就是连上头都给瞒得密不通风。听说这是国际反毒组织的计划，所以连上头都不知道。」

拿督杜的心一急，就觉得耳背后那颗肉瘤发痒，他那肥大的手指不停地向耳后搔着。

终于，给他想出了方法，就咀唇凑近了对方的耳畔去嘀咕了几声。

老马瞪起那惶惑的眼向他胖子一瞪：

「这怎么行？还有自己的兄弟在那部车子里呀！」

听老马这么一说，胖子噗哧的笑出声来，拍了对方的肩膊一下：

「自我牺牲，总比整个机构弄垮了好得多。嘿嘿，老马，在这方面，你还嫩哪！」

×

×

×

在一条通往大城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宗稀有的车祸，当地的报章上在重要新闻版上，标出了这么的一条大标题：

「高速公路汽车神秘失火！」

这段新闻的副题则是：

「闯祸汽车撞入海中，司机失踪。」

豪华轿车遇祸被焚成为废铁。」

×

×

×

那个临时从大城调过来的缉私人员早就在渡海码头上布下了缉私网几个部下，有些装成为售卖报纸的，有些装成为观光酒店的招徕员……在几处出路潜伏着，一看到了出现的暗示，就向「点子」扑过去，执行指定的任务。

那头脑似的家伙频频看着腕表，一脸焦急的，不时伸直脖子向渡头的入口处张望。

这家伙一时跑到码头外面那个卖水果小贩处装成选择什么水果，一时又到附近的一间茶店装着喝茶，可是那两只猎狗似的黑眼子永远没有离开过码头外面那条汽车入路的每一部车子。

「太阳快西斜了！」

他只是无意的说出了这几个字，几十只乌溜溜的眼珠就集中了一个焦点上那样，使周围的气氛显出了紧张，不过很快地又松弛下来了。

这个缉私头脑似的家伙一下子似乎有什么感触，走到茶店的洗手间去。一会儿，就匆匆忙忙结账走了。

这家伙一离开，码头的几处的紧张气氛就沉寂了下来，连刚才那些在报摊上看报纸标题的人，穿上观光酒店服装的招徕员……等等一时都消失了。

码头外面又重新紧张起来，是一辆从北部开过来的出出租车车夫一脸紧张神色的对一个渡海轮渡的水手，动手动脚的描述在半途中看到两辆私家车相撞，一辆被撞得着火焚烧，一辆被撞得冲破了山坡上的围栏，掉入海去的情形时，口沫横飞，许久脸上还留着恐怖的痕迹。

开渡船的水手似乎对这个出出租车车夫说的恐怖故事，没有什么感动，只是轻描淡写的答一句：

「那高弯地区本来是个死角，所以政府在高坡上用铁皮围了起来，却不知多少次给那些粗心大意的驶车人撞断过去。」

## 章之四一

坐在这家名为健康中心的按摩院里频频看着腕表的一个熟客，对着面前那杯桶装啤酒的泡沫升起，以至逐渐消褪，成了一杯黄澄澄的颜色液体，甚至连啤酒的气味都淡化了，跟一杯白开水差不多。

这家伙跟过去不等杯口的泡沫消褪就大口大口的把啤酒灌到喉咙去那样完全不同。他那双由于脸颊肥肉多，显得细小的鼠眼只瞪着那满满的啤酒杯出神，跟一个阿拉伯魔术师瞪着自己的水晶球一样。

这变质的水晶球出现了几个自己的马仔给一群穿制服的和便服的警局人员用手枪指押着，在自己手下背后有条长大的影子，一闪动就化入了。

「妈的，阿龙他们真的倒运，连那个国阵刑警的底子都摸不清，这么把羊送入虎口……！」

这家伙一生起气来，那半秃的脑袋给健身中心那永远幽暗的灯色照射出的黄光更亮。他一气，把那粗大的拳头向桌子一拍，使到啤酒杯一震动，啤酒就流泻到桌子的垫布上。

吓得那个清理女工赶快走过来，把那杯完全没有喝过的啤酒移走，把桌垫更换过。

这清理女工知道这家伙今天心里不舒服，大约怪他那个相好的7号没有及时去招呼他。自己赶得向那个胖子陪着笑脸，说好话：

「通常7号这时候早上班了，说不定到发型屋去呆久了些也不定。」

过去遇到这家伙来访找不到7号时，自己就为7号向这家伙陪罪，说些好话，好使他杀火时，这胖子一出手就五块，十块的小账扔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却变了鬼，这家伙那油光脸硬梆梆的，全没半点笑意，似乎就没有发觉自己的存在那样。

清理女工心头一阵冷意打尾椎骨直冲起来。心想难道7号近日跟那个波达清痴缠的事给这家伙知穿了，吃起飞醋来不成？

这么一想，清理女工倒心头七上八落，不敢多说什么，只是蹑蹑着向这家伙瞟来瞟去。

终于，门口那片珠廉给掀了起来，一条阴魂似的影子一阵风那样闪了进来，走近那半秃的胖子身边，把嘴角凑近对方耳根去嘟哝了一阵子。

那胖子的一对鼠眼的黑瞳向对方那颊长脸一瞪，吁出声来：

「这样说起，傻狗得到的情报，是一点不错了。那家伙是来自美国的反毒同盟的人。」

那狭长脸汉子不停地点着头。似乎觉得这胖子得到的消息比自己知得更多，更清楚。

到那清理女工把一杯啤酒放在那狭长脸家伙面前时，那胖子挥了挥手，使这清理女工到街上去买包印尼出的丁香烟，意思是想支开她，好使自己两个人说话时，旁边没有别人。

「阿龙他们真的瞎了眼睛，连国际刑警跟外国买家都分不开，这样一来，我们这里这组织不是垮得清清楚楚，还怎么搞得

下去？万一阿龙他们真的招了出来，这一锅就够『杰』了。」

这胖越生气，那狭长脸汉子的脸就拉得更长，连气也不敢喘，只不停地点着头，像孩子们玩的叩头虫一样。

「嗨，阿马，不是我倚老卖老调侃你，真的有起事来，你就像叩头虫一样，挪不出一点头来。」

对方这狭长脸虽然给吸毒的痕迹腐蚀得像海滨的石头一样，只是模模糊糊，却也微微觉得自己呼出的气有点热辣辣的样子，只用一种苦笑去遮盖，配合着自己不歇息的点着头。

到清理女工把印尼香烟买了回来后，那胖子开了香烟包皮，抽出一根去抽，就把这包印尼烟搁在桌子上，放下了一张五十元钞票，跟着那后来的汉子一同走出了这玻璃珠帘幕的健康中心。

老马，这个圈子里的师爷把旅游公司送来的机票交给了那个胖子头头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起码是一时不必挨那胖子的臭骂。

虽然，自己吃胖子他们这个圈子里的饭，受他们的指使，挨他们的臭骂，有时事情做得不对，还得受他们制裁，那总是天经地义的事，怨不得谁。可是，这次，经来手证明那个外国人是欧洲一个大集团的买家，这次生意做得顺利，胖子他们这个圈子就像开到了个金矿那样，以后就不愁销路有危险了。还有的，阿龙他们的事，还是经这胖子家伙亲自批准了的。有什么差错，他怎么把这堆臭屎堆到我老马身上。这教自己这条气怎么能顺得下去？

这样，越想下去，老马的心越发不忿。可是他的愤怒冒头时，脚尖碰到了什么东西，使自己的头脑在混乱中倒清醒了点儿。

自己家里那一堆老老小小，大大细细的都张开了口向着自己嗷嗷地嘶叫。……更有一点，自己这半条命只是用白粉制成的索子悬挂着。这条白粉绳索一断，自己就掉下了无底的深渊那样，永远不能再见天日了。

老马到了这小镇的一间鱼寮，问起那个当杂工的阿生时，一个没有出海作业的印度老人正歪在灶头旁边嚼槟榔，听来人要找阿生，他咋咋的把噙在口腔里的槟榔汁吐在地上，翻了翻眼珠，摇晃着头说：

「渔船出海没有回来时，阿生这家伙就影子都不见了。怕不躲到阿娇那土婊家里去。不然，这家伙就会到那海南人茶馆去赌钱。除了好事，这家伙什么都干。」

听那个印度老人这么一提起阿娇，老马却有点猫猫意。过去到这里找阿生时，就见过那个涂了一脸红红白白廉价脂粉的土婊，虽说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在那昏暗的房间里，一开口，一眨眼还是那么惹火的，就难怪阿生这个干柴烈火的年轻人不是一天的缠到那婊子身上去了不舒服。

「哦，哦，你是阿娇，我还记得起她在咖啡店里租有个房子，在那儿我会找到阿生。」

老马正转身向外面出去时，先就嗅到一阵子酒臭，迎风吹向自己的鼻腔，使自己打了个喷嚏。

唔，真是一说曹操，曹操就到。

阿生这家伙不知在外面什么地方灌了几口黄汤，酒气薰薰的，踏着浮跌脚步，赶回鱼寮来想找个地板倒下来睡觉那个样子，一瞪到了老马，他那股酒意就驱散得七七八八了。

阿生怔了怔，知道老马这个时候找自己就不会是好事。过去，老马吩咐自己做什么事，都有个地方约定联络，不会白天这样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来找自己的，阿生这样心里一挺，连残留下来那一点点酒意都没有了，只瞪着对方，淡淡地问：

「你来了？」

干他们这种秘密工作的，老马那份高度的警觉性是有的，横了横那还在歪在灶头嚼咀槟榔的老印度人虽然把眼皮垂下，作着打盹样子，自己总不放心在那家伙面前跟阿生多说一句话，他拍了拍阿生肩膀，向他使了个眼色，做成轻松的样子，笑着说：

「找你请喝茶！」

这情形，进入阿生眼里，就越来越多狐疑，老马这家伙这个时候下到这海岸地带找自己，怕不有什么急事发生。这样一想，也陪着哈哈的笑出声：

「哈，哈，要喝茶，不是很容易么？」

话才说完，就跟着来客离开了这鱼寮。

出了门口，这渔村下午是那么一片死寂了。阿生就急不及待的低声问：

「出了事么？」

老马那狭长脸拉得更长，把眼色垂了下来，微点着头，却没有开腔。

开始时，老马虽说是邀阿生出来喝茶，却没有向小镇方向跑过去，反而朝着海湾的出口处方面跑，这使阿生心里愈弄愈糊涂，一下子倒突然地把脚步停下来，老马也跟着把脚步停了。

幸好，这时没有渔船回归，海湾是静悄悄的一片，只有残阳照射到海滩的沙砾上，激发出一阵阵腥味。

看到没有别人，老马找到了歇脚地点，那是海滩有丛槽莽树的下面，有几块大石，他们就坐了下来。

老马把心中想说的事说了出来，心里像放下一块大石那样，爽快了很多，望着那永远把头垂下来，静静听自己一个人独白的阿生一眼，吁口长气说：

「这是我们老板计划得周到。真的，他们的大人物头脑就跟我们的不同。这个巢破了，就得先行自己坚壁清野，不再给敌人找到自己的痛脚，一点点星火，就足以烧毁一大片广大的树林喽！」

到临走时，老马从袋子里摸出一叠红毛钞票塞到阿生的手心去，加强语气说：

「老板交代过，我们现在自己把各种火路截断，就算他们什么反毒组怎样严厉的渗入了我们的内部，还是要他们空手回去。」

残阳改变了方向，从没有树叶掩蔽的西方射过来，使到吃了酒后一身子热气更加焦闷起来，阿生才发觉到老马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自己手中还握着他留给自己的一叠钞票，他没有一张一张的去计算，约略猜想是有一两千块这么多。

海岸的下午阳光给沙砾反射出的热气，使阿生耐不住，站起身来。

阿生自己的心盘算着，这笔钱虽然不少，但要自己离开这份鱼寮杂工工作，到大城去过日子，就不容易找到另外的工作了。

要是自己不接受老马的意见，仍旧呆在这里做渔寮的杂工，会有什么后果呢？缉毒组的眼线到处放着，自己会逃得开么？这样一来，自己圈子里的人为了避祸，斩脚趾避沙虫，什么做不出来？

阿生想起，过去那拿督杜一家人移民到了外国去后，一个过去替拿督府做过花王的老头子一时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想回唐山又没有船费，只有暂时回到拿督府的空屋子前面一座花棚过夜。没有几天，人也不见，连他那个烂皮箱也不见了。

阿生想起这些，自己就毛骨悚然。

那个老花王只是一时没有人请他做工，又没有办法回唐山，暂时躲到那空下来的拿督府外面的花棚过过夜吧了，就这样去得不明不白，而自己就替他们干过不少危险工作，三更半夜替他们起货、送货，知道他们秘密比那老花王多得多，他们连那老花王都不放过了，会放过我阿生么？

不过，自己回心一想，既然他们把这么多钱给自己，只是希望自己赶快暂时离开这儿，免得给反毒局的人根据蛛丝马迹去进一步打击他们，说不定还是一番好意，教自己暂时到别处去做工，等风声沉寂后再回来。老马就对自己保证过。

阿生这样三心两意的紧紧捏住袋子里那叠厚敦敦的钞票，似乎想把钞票捏出液汁来。

他阿生就不经不觉的回过头，望着小镇另一头那个巴士站，凝下神来。

## 章之四二

「——罗拔，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你！」

在跑马场的茶座里，老马终于发现那个在报馆里编赛马版的笔名马又来的罗拔了。老马那副狭长脸的一片灰白色却还镶着一笑意，走到马又来的背后，轻轻拍了那马版编辑的肩膊一下：

「罗拔，这次大彩又赢了吧！」

一脸沮丧的马版编辑，回过头来望了望，认得这个时常在一间私人公馆出入的什么财记机构的公关主任来了。我的一声，招呼对方坐下，他自己依旧沉下脸，把面前那一叠撕破了的下注票挪成一团。

老马笑着说：

「我想向你这个财神爷求匹心水马去搏一搏，……。」

这个马评家苦笑了苦笑，连那副黑胶框眼镜差不多也给抖动得从鼻梁上掉下来。他赶快用手去托回鼻梁上去：

「咳，还说财神？今天赌了四场就输足四场，你看，这些就是今天的战绩了，不都全铺了草皮么？」

马又来那捏着纸团的手更起劲的，想捏死那团撕破了的下注

票的命那样，叹了口气：

「真是半生射鹰，结果给雕儿啄去眼珠。」

老马明白这个马评专家早就将祖传的那间轮胎店化光在赌马上，现在靠在报馆写写马评，赚些稿费，套句他们报馆佬的口吻「煮字疗饥」来过活了。

今天看到那马评家手上撕碎的下注票据，自己心里早就有数了。不过自己今天找这马又来，不是真的求他给个贴士，而是另有使命。老马等那家伙发泄了胸中的牢骚后，心胸中的气逐渐褪去，自己就把身体靠近那马评家，低声向对方嘟哝了嘟哝。

老马把事情说个明白，陪着笑说：

「今天，我老马真的替你当一次「运财童子」了，不是么？嘿嘿！」

老马一笑，那颗狭长脸就缩短了几分。这情形，倒令那马评家怔了起来。

老马看了看腕表，又瞟了对方一眼。这情况使那马评家的脸色更增多了几分沮丧。老马心里猜想，大约这个马场诸葛亮到了六出祁山的境地了。自己却不去撕破他的颜面，兜接了对方一下：

「要发财也不在一朝一夕。我们还不如到苏丝那儿去偎偎，那儿人静好谈心！」

不等马评家点头，老马吩咐侍应生结账，就带着这位在马场失意，在人海中成了个拾金的花子的马又来到了那间由苏丝主持的私人公馆去聊天。

这只是星期六的下午，那公馆里的几个经常到来赌「芝拉迷」或十三张的会员还没有到场，公馆里还是静悄悄的，只留着女工阿爱看门，连苏丝还上街没有回来。

阿爱从闭路电视看出了是老马这个熟客带着那一身霉气的报纸佬上楼，打开了门让他俩进去。

打私人公馆出来后，这个马评专家的心却沉重起来，自己那

双脚也像给什么东西缠系着那样，踟蹰起来。

心里想自己只有在跑马前到报馆去发赛马版的稿，对老马那家伙推给自己那份特写稿，自己这个只算是馆外人员的马评专家就没有权力发给排字房去排的。上头发觉出自己将老马那份写好的特稿发给排字房去排时，说不定一怒之下，连自己这馆外人员那份微薄薪水的头路扑去，反为不值。

这样一想及，他马又来在私人公馆到报馆那一段短短的路程，就变成了一条漫长的路那样，老是走不完。

事实上，他马又来早就到达了报馆的大门口了，自己反而望着那报馆门口挂着的××日报的招牌，就像齐天大圣在如来佛祖手中抬起头来望着五指山高不可攀一样。

这马评家偶尔一只手碰了碰那涨卜卜袋子里的一叠厚敦敦钞票，一股子勇气就升起了毛管顶尖，觉得自己也一下子成了大人物。

他加速了脚步直冲到编辑主任那间房子去。

编辑主任戴上老花眼镜，垂下那头蓬蓬松松花白头发，正埋头埋脑看着大版。

这马评家游魂一样站在自己身边半晌，那花白头发的老主任还没有发觉出来。

到那老家伙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夹着的烟蒂的火头灼痛了自己的手指，他才撮起那干瘪的口腔喊痛那样，抬起头来找烟灰盘，打算把烟蒂扔下去时，才发觉身旁这个幽灵似的家伙，倒使这老主任怔了起来，喊一声：

「罗拔，还没下班么？」

这老主任快口溜出了这几个字，就发觉到自己的失言。

这对着的幽灵似的高瘦个子只每星期到报馆来发一次赛马消息稿的馆外人员吧，怎会自己当他是报馆里的人员问他下班不下班呢，他老主任记起过去几年，一间特大型报馆的总编辑有次出席宴会时，胡里胡涂的跟自己同席的一位参加宴会者说些应酬话

时，问对方：

「阁下对我们的报纸有什么意见？」

一时倒令被问的同席者瞠目结舌起来不知所措手足，原来也正是这报馆总编辑的同事，大约因为报馆范围大，部门多，那总编辑虽然任了这个高职位十年八年，一直没法认识每个同事及他们的职位，所以摆了这天大的乌龙，使到整个报界当作笑话去宣传。

老主任幸好发觉得快，没有跟那特大型报馆的总编辑闹出的大笑话那样继续下去，赶快把口风转了：

「哦，今天跑马，大约是大有斩获了，想请我宵夜吧！嘿嘿！是不是罗拔？」

站着的幽灵似的家伙笑了笑，没有正面答覆他，却也订了个约会。

「金叶餐厅么？你先走一步，看完了这大版，我就赶来。哦，哦！别忘记今天是周末呀！」

这马评家也陪着咧开口笑：

「宵夜了，还有下台！」

他马评家也心知肚明这老家伙一肚子酒、色、财、气。你灌他几口「益梳」好酒，他可以把你当祖宗去拜……。

×

×

×

把最后那件干煎虾碌夹到老主任面前，又将留在瓶子里的妈爹尔拔兰池添到老主任的玻璃杯去，还不停地道歉：

「这里没有『益梳』，将就点吧！改天请你喝好的！」

看马评家这个晚上这么客气，老主任心里十五、十六的想，这家伙今晚这么客气，真的狗上瓦坑有条路，会不会今天真的在马场赢了钱，还是想问自己开口借钱。一时就想不出。

结果，他老主任都猜错了。

马评家看准了机会，从袋子里摸出一叠文件一类的东西来，搁在自己面前用一支肘子压着，堆着笑脸向着那一脸狐疑的老主任，吱吱嘎嘎地压低腔调说：

「朋友有篇通讯稿交过来，想拜托主任发一发！」

喊了一声，老主任那对花白眉毛轩扬一下，把闪烁的眼光向对方那堆着笑意的瘦削脸一瞪，嘿笑出声来：

「我还以为什么重大的事，嘿嘿……」

马评家趁老主任一开怀，赶快将那摺叠着的一份文稿展开送到老主任眼前。

「是财记集团送过来的，就拜托主任……。」

究竟是老主任吃惯了报馆饭，那虽然是上了年纪的老花眼，一透过那老花眼镜，瞅了瞅那文稿上几个大字，心就忐忑的一跳，还没有详细看那份文稿，先就沉下了脸，向对方那瘦削脸一闪，就将对方那脸上的笑意冻结了起来，连开了口还没有嘘出的话都在嘴犄儿边凝结着了，成了一脸怪相。

「又是那胖子搞的什么新闻，哼！」

老主任哼出了这几个字后，就把瞪着对方那瘦削脸的视线拉回到自己面前那篇文稿来，很快地看过后，把文稿向前一推，冷冷地哼了哼鼻音，抬眼向马评家一望：

「这些无头消息，怎样去发？上头查起，怎么个交代？」

老主任这种神色就教马评家冷了半截，可是他马又来偶然手掌碰了碰自己那涨卜卜的口袋，自己就一股子勇气向头脑上冲，连那一向怕正面看人的眼珠也活跃起来，对老主任说：

「就当是外国通讯稿发就得了，我们又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事情发生在外国嘛！报馆是有闻必录吧了！」

老主任跟这马评家相处日子久了，知道这畏畏缩缩家伙平素连正眼望人都不敢，今晚却这么有勇气的敢跟自己抬杠，不是奇事么？

「那财记集团的胖子总裁虽然不久之前移民去了外国，究竟

在这里过去是有头有脸的一个人，报纸无缘无故，没有什么根据发表他那失踪消息，会引起什么后果，谁担当得起？这会引起法律问题呀！」

听老主任这一提出法律问题，这马评家先就怔了怔，不过很快便平复下去，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大牛顺手放到那份文稿下面，仍旧向老主任面前推前一点：

「文稿是财记集团那公关主任送过来……嘿嘿！近来，游泳时失踪的事件多啦！主任，你还记得么？澳洲那个总理呀，不是在一次海浴中失去了踪影了么？澳洲出动直升机什么东找西找，依旧是没有结果么？只是一宗无头案！」

说到这里，马评家偷溜对方一眼，知道对方已经看到文稿下面那张大钞了，马评家就更放心的理直气壮说下去：

「虽说这则通讯稿不会有法律根据，不过文稿里说明是由那胖子总裁的日本女婿亲自驾游艇带他出海去玩时给大浪冲翻了船失踪么？女婿这直属系就是人证，而且文稿是由他们的公关主任送过来，我们有什么法律责任去负？」

马评家觑准了那一肚子酒、色、财、气的老主任在这「财」字关头再也硬不起来了。

「来，主任，再敬你一杯！祝你今晚大杀三方，满载而归！今晚过个好周末！」

老主任垂低了头，低声嘟哝着：

「公馆里阿张他们早就约好我一下班就去开桌了，难得周末这个好机会。一生人有多少个周末好享受？」

这个马评家看透了那老主任的心，又从自己面前取出另外一份文稿双手奉到老主任跟前，噙着笑说：

「他们的公关主任同时送来这份讣告。他们说刊登半版或全版都不紧要，至紧要当眼！」

看到又有广告登门，老主任那双老花眼皱眯起来，合成了一条缝那样：

「好，好，明天我休假，就麻烦你把这份通信稿给编辑许，广告稿给广告主任去发，准后天见报。」

这老主任就心不暇待那样，在两份文稿上签下了自己名字及日期，交给马又来去办。



### 章之四三

镇上这间茶店虽然也换过朝代了，就跟这个小镇经过了红毛、日本几个朝代一样。那个茶店老板曾也仍旧是海南人，不过已经不像过去那个一空下来老是靠着柜台打盹那个胖子了，而是个中年人。

进进出出的茶客，除了有过去那些本地渔夫以外，还多了一些从大城到海岸地区来往的各式各样货品的推销员，这样一来，这依旧是那间木板建立的店子，门口却比过去多了一些载着推销货品的货车，使到这古旧的小镇多了点生气。

这天下午，那驾卖茶粉的推销车又开到这小镇上来了，那个推销员照例下了车，入到茶店时先喊了一杯咖啡乌喝喝，天南地北的跟老板或茶客聊天过后，然后向老板兜接生意，问老板有什么货要添。

「嗨，近来生意真清淡，上次跟你买入的咖啡粉还没卖到一半，我看还是下次再添吧。」

那茶店老板一脸沮丧的摇了摇头。

幸好这个推销员真有耐性，一点都不着意的，照旧推着笑

脸，插科打诨地说：

「你说得没错，近来行情淡，不单是这近海的小镇说什么渔捞少，多行生意淡，其实大城还不是这个样子，到处杨梅一样花呀！」

这个年轻推销员心爽口快，笑着继续说：

「看来我快要转行了！嘿嘿！」

一个坐在茶店角落管垂低头喝茶的渔寮财副，大约是个常客，认识这个推销员那样，抬起头望了推销员算是代替招呼，问道：

「像我们这种文不文，武不武的，想做生意没本钱的人要转行，转什么行好？」

那推销员给这样一问，一时倒把眼珠凝结在眼白上，怔了起来，不过，很快地，眸子一转，笑了起来：

「可怕自己不是女的，是女的就转行去做不用本钱的生意。一方面自己风流快活，一方面有人大盘大钵把金银珠宝送过来，一生吃着不尽……」

不等茶粉推销员把话说完，却给渔寮财副嘘了一声：

「看你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付桃花运呀！」

这一嘘，连蹲在台头管收钱的茶店老板也扑嗤笑出声来。

茶粉推销员也尴尬地笑了笑。为了阻止那渔寮财副继续奚落自己，就把矛头掉过来向对方取笑一下：

「可惜我不像你财副那么深的文墨，不然，到大地方去摆个替人写信、算命的摊子，只要一张破桌，两张木凳放在于头路角，就会财源滚滚来！」

「你说啥笑话，街头写信佬会有这么好入路？」

答话的，却是很少搭咀的茶店老板。渔寮财副只有横了他一眼。

「嘿！不会么？」

这茶粉推销员似乎记起什么，蓦地离开桌子，赶到门口停泊

那辆载茶粉、羔嘔粉的货车边，开了车门。一会儿挪到了一张旧报纸，转回茶店在渔寮财副面前的桌子一搁，说：

「你是斯文人，你看这报纸刊登出写这段讣文的『人民秘书』收到多少钱，嘿！」

渔寮财副从衣袋摸出那副老花眼镜戴上，先咯了咯喉咙那口痰后，咿咿唔唔的哼着其中几句：

「……秉性聪敏，醇厚朴实，……年少梯航南渡，从事懋迁……艰苦奋斗，业务蒸蒸日上。老先生平素待人接物和藹可亲，谦恭有礼且热心社会公益，曾任社团、学校要职，蒙封赐……，哲嗣××（红毛名字，财副念不出略过去）……长袖善舞，……女婿美籍日人关井森……近日移居美国……。本期光享遐龄，安娱蔗境，讵料天不假年，遽尔仙逝……。」

财副这样摇头晃脑的哼哈着，不时甜着咀唇，咂了咂，像是舐去黏在咀角的糖汁，又像吟味这骈四骊六的好文章那样，不时皱眯了眼睛去默想，连站在自己身旁那个茶粉推销员的存在都忘了，更自然记不起那茶粉推销员先前问自己讲什么话了，只不停的咂着咀，嘟啾着：

「真的好文笔，现在学堂里的新学家写得出么？哼，哼！他们只懂得几个『那』，『么』，『了』，『的』几个教孙子记识的字，就替什么政客写写党争文章去捞钱吧了。还扛着个大招牌说什么『救党』，救『华人文化』去吓人……」看到这个街头摆摊的「人民秘书」的大手笔，他们不惭愧死么？」

渔寮财副这个落魄斯文人一想起那些所谓「新学家」就满肚子气，遇到有机会就嘘他们一口。这事入到茶粉推销员眼里，就知道这个老财副脑子里的病根，自己不能招惹它下去，只得把话头拉回，向柜台的茶店老板望了望：

「那财记集团的什么主任为了这篇讣闻送了那于头写信先生一百块大钱呐，你说这是不是好捞？可惜自己就没有这副文才。」

「这讷文里说的财记集团杜总裁是什么人呀！听大城的人说，过去是在这里发达起来的呢！」

茶粉推销员这么问了问茶店老板。茶店老板那微微突出的昏浊的眼轻轻向门外对着的远山望了望，那儿过去正是大家喊它拿督山的山丘，没吭声。他只淡淡的说：

「我承顶这茶店生意不久，不过听有个常来喝茶的退休校长说过，过去那座山有间什么拿督府，那个老拿督也是姓杜的不知是不是他。」

说到这里，这个到镇上不十分久远的茶店老板似乎有什么东西哽着喉咙，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 章之四四

斜阳把那一把野火烧毁了坐落在小山上的拿督府场地照射出黄金似的颜色。

在拿督一家人搬走后，过去这冷落的拿督府场地周围有过不少野狗、野猫进进出出。自从拿督府及周围花木给野火烧毁了后，剩下断瓦颓垣，加上许久没人清理的茅草、残树，衬得这盛极一时的拿督山顿时显得寂静、荒凉，连野狗、野猫也不在这里出现了。

这从外地初到这海岸地区接手管理这间小茶室的中年汉子每当残阳西下时，从柜台边抬眼望着对面山上那股暮色残阳，心头虽是忐忑忐忑的跳着，觉得一座山，一座房屋也跟个人那样有起有落，盛衰交替。

下午看到那茶粉推销员挪出一张报纸给渔寮财副去读，说是有个姓什么杜的过去就在这里发达过，使到这个新到这镇上接管茶店不久的中年人闷在肚子里，那个在夏威夷过世的是不是真的在这海岸居住过，发达过？

他约略记得，那个经常到来喝茶的退休校长说过这拿督山上

住过一位姓杜的拿督，所以给人称这座山为拿督山。可是到自己到这小镇接办这间茶店时，山上那座屋子早就没有人居住了。

这茶店老板想趁退休校长来喝茶时，问他个究竟。

平时，退休校长都在这黄昏时吃过了晚饭后，到茶店来喝杯茶，跟几个熟茶客聊聊天。

今天，却是例外。

天色越来越昏暗了，平素来惯那几个老客，都陆续来了，那个退休校长却老没有出现。

茶店主人心里觉得奇怪，心想退休校长这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定会有时着了风寒，躲在家里休息，也不是不可能。不然的话，他老上了大城去，一时赶不回来也不定。

这茶店主人正那么自开自解的心里想着这个那个，连那些结账出门的茶客把算定的茶钱搁在柜台前走了，他还没有省觉过来。

「唉，校长，今晚这么晚了，到大城去么？」

「啊，啊！正是，正是！」

茶店主人在迷离中，蓦地听到有人这样一问一答，他就从迷迷离离状态中清晰过来，看出一个瘦削老头子进入店堂时跟一个茶客打了个问讯。

「城里有啥新闻喽？」

「啊，啊！啊啊！」

退休校长就有这么一种习惯，在说话之前，老是这么啊啊一两声。

茶店老板懂得这退休校长的老习惯，在晚上不怕喝咖啡乌，别人怕晚上喝了咖啡会使脑筋清醒，不容易入睡。他退休校长正跟别人相反，晚上喝杯又浓又热的咖啡乌正好催自己好睡。

茶店主人正把咖啡乌送到退休校长面前，自己嘟着条黑嘴唇，似乎想说什么，都听到这退休校长一声冷笑。

这样一来，茶店主人那溜到了嘴门的话头，给退休校长那一

阵子冷笑截住了。他只好转动那双永远忧郁的眼向对方那瘦削脸一瞪。

「大城里的人懂得那家伙底细的人，读到了今天报纸登出那段讣闻，连牙齿也掉了。嘿嘿，真是一个人不死，天天会听到这种怪闻。」

那个第一个跟他退休校长招呼的，是一家开半边药材店的驻店医生兼配药的年青人听退休校长这没头没脸的说着话，先就怔了怔，却还没开口，退休校长就继续一连串的说下去：

「哼那家伙过去那份德性，大家还不知得清清楚楚么？嘿嘿，那段讣闻却替他死人脸上贴金，说什么「和谒可亲，谦恭有礼的慈善长者……嘿嘿，那些死在这家伙手下的人会从地底翻起来跟他对证么？那些文人手中一枝笔，比鬼子刀枪更可怕……」

听退休校长说到这里，茶店老板心中想说的话终于冲口说了出来了，问道：

「我正想问问校长，那家伙是不是这里拿督山……。」不等茶店老板说完，退休校长那双鼻翅哼了哼：

「不是那家伙是谁？」

那个药店医生也是从大城什么医学院毕业后，到这里来开店不很久远的，对茶店老板和退休校长谈起那个什么山上的拿督来的印象不深，不过却也插口说：

「听这里的人传说，那拿督一家人移民到了外国去，怎会一下子就死了呢？」

退休校长，横了横这个药店医生一眼，嘘口气说：

「阎王要你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何况照报纸的新闻说，是那家伙的日本人女婿用游艇载他出海去玩时给大浪冲翻了船，这种人……。」

不等退休校长那番牢骚话说完，这个年轻的药店医生就似信不信的说：

「这种事发生在外国，有时就不是真的像新闻所登出的那个

样子。哦，哦，校长：不知你还记不记得，上几年，这里有个有钱人到外国一个海滩去游玩时失了踪，他留在这里的太太向保险公司申请领取她的人寿保险金时，保险公司一直以没有看到那投保者的官方死亡证明文件，不肯将保险金发给死者的受益人，官司牵连了很久还没有解决的那件事么？这次那什么拿督的出事，谁敢证明这是真是假呐？何况相隔的是那么广阔的一条太平洋。」

这年轻药店医生的话有条有理，就教这退休校长不得不频频点着头，不再说什么牢骚话下去了，只不停唔、唔地应着。

× × ×

虽然海岸的雨季还没有正式来临，不过一到了九月或十月时，这海岸的海滨俱乐部的入门处那条横栅就放了下来加上铜锁。木栅旁边那间小亭子坐上个老是打盹的司阍。不过，近来到俱乐部来玩的车子少了，这个司阍也很少待在小亭子里，使到这个小亭子里面的一具电话机呆呆的搁在桌子上望着外面的来往人们。

一头鬃发，穿着运动衣的陌生青年人，却不像常来的那些发色金黄，碧眼的外国人，站在木栅前呆呆的四周眺望。来人却是有着黄色肤色的东方人，不过却跟本地人有点异样。

这时是雨季来临前，这海滨俱乐部到处静的怕人，只有入口进路那夹道的热带桄榔树微微摇晃着，像是向这个异国青年人致敬。

这陌生人悄悄地侧耳听着，看看有什么人走过来，可是他失望了。

他再也耐不住了，只好提高了嗓门喊出了「哈罗，哈罗」一声，过了一会，那对着的树丛又回过「哈罗、哈罗」的同样声音来，但那些大叶子的椰树依旧是静悄悄的排列着，连动也不一

动。

这个在木栅口站了半天的异国人发觉这不是夏威夷的维基基海滩，而是热带的一个半岛的海滩。他从裤袋摸出那本袖珍本「马来语读本」来，找到了那句长用的询问语，用生硬口音拼出来。

「阿打阿冷架？」

这样喊了几声，终于引起一个过路的孩子走过来，问道：「因仄，阿巴谋！」

不过，这孩子问的这句简单马来话，这个陌生人所懂得的马来字汇中似乎找不出来。他那浓浓的两条眉毛低压着的黑眼珠不停地在过路孩子的热带色彩脸孔上溜来溜去，只是口腔嘘出「阿冷，阿冷」这个熟悉的词汇。

过路孩子听他那种吱吱嘎嘎的口音和几个破碎的马来词汇，心想这大约是个外地游客，不懂得本地的说话，就用简单的英语问这位游客要什么？

陌生人听到马来孩子说出英语，他那浓浓的眉毛就挺高起来，脸孔绽开了笑意，用手指着木栅背后地方，用英语问孩子：「是溜水的地方吧？」

孩子点了点头，掉转头去吊着尖嗓，朝向入路侧旁那列桃榔树背后的地方喊出！

「伯仄，阿冷布爹拉登！」

实在说，这个陌生人虽然跟阿冷支那一样，黑头发，黄皮肤，但那一身运动装打扮和那挺高胸脯的神气，就跟过去常到这海滨溜水的外国人一样。

孩子没有再说话，就回身像头鼯鼠那样，迅速地钻进桃榔树背，朝那司闸住的屋子去，喊他出来开栅门。

「阿巴、阿巴？」

远远传来一阵沙嘎的声音，但桃榔树还是阴森森的遮掩着去路，看不到有人影出现。

马来孩子心里一急，嗓门吊得更高：「伯仄，马里啦！阿冷布爹谋马索打林。」

接着是几声乾咳，但仍然没有人影透过树林走出来，不过有什么树叶簌簌的拨动声。

「施亚巴，施亚巴？（谁来呀？）」

这样过了一会儿，那老家伙的咳嗽声越来越密，也越清晰，接着是，从远远的椰树丛中闪出了一个老头子的身影。

老司閤看到面前这个陌生人，身边又没有一部车子，穿的又是那么大红大蓝的古怪衣服，一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倒怔了怔望着来客，连咳嗽也忘记了。

老司閤不停地用手指揩擦那双昏花的老眼，想揩抹去什么障碍的东西，好得看清楚面对着这陌生者是怎样的人。心理盘算着这两天，吉隆坡总部没有电话通知有什么人要到来，自然他这个司閤不敢自作主张让这个陌生人进入俱乐部的沙滩地区去了。

这个陌生来客虽然吱吱嘎嘎的说些破碎马来话，但老司閤则一脑袋雾水似的，只站在栅栏旁边有时摇晃着头，有时说出「阿巴，阿巴」的短句，老是不肯将栅门的铜锁转去，让那陌生人进入。

这样一来一往的拉锯着，恰像动物园里那头水鸭和山鸡的碰头，一个咯咯的叫着，一个就呷呷的在嘶叫，彼此都不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

那个拉线的孩子不知在什么时候溜走了。

过了一会，那马来孩子又再度出现，背后多了个锡克人，老司閤认得那是巴吉星。这家伙过去跟一间德国人土库的经理开车。德国人回了唐山，介绍他到海滨俱乐部看管车房。那马来孩子知道巴吉星在日军占领半岛时期替日本皇军做过工，红毛回来了，又替军政府的什么机关开车，会说很多种外国语言，所以找他来跟这个陌生人传传话。

巴吉星第一眼望到这个黑发、黑眼珠的「阿冷布爹」，心里

有数这是个东方的「阿冷布爹」是个日本人。他认得出日本人那种眉目和神态，所以就恭恭敬敬的哈着腰，用生疏了二三十年的日本话向对方提出：

「阁下是日本人吧？」

对方轻轻地笑着点了点头，却用流利的美国腔调英语来回答巴吉星：

「不错，不过我却是来自美国的夏威夷。」

巴吉星一听到这家伙来自美国，脸上立刻绽开笑纹，使到围绕着下颚的那髭须也催动，赶快回头向那个司阍介绍这个美国来的贵宾。还替这个美籍日本贵宾翻译，说他们美国夏威夷就有着跟这里海滨俱乐部同名称的组织，他现在打算向俱乐部租一艘游艇出海去游玩。

老司阍皱着眉头，摇着头对巴吉星说，他要等到吉隆坡总部正式来电，才准许游客进入俱乐部范围和使用俱乐部内所有的一切设备。

巴吉星将老司阍的话翻译成英语给这个日本人听。陌生人听过，脸色沉了下来。

老司阍似乎想起家里有什么事要做，跟着马来孩子，回头走了。留下那个日本来客一脸茫然，站立木栅前面发呆。

这是这个日本人的性格，要想做什么，总是做到底。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办法，向身边那个还没有跟老司阍一同走的那个锡克人望了望，问道：

「这附近有什么抓鱼人住的渔村吗？」

锡克人点了点头，说道：

「多啦，多啦！过去这一带都住着渔夫，不过自从这个海滨俱乐部成立了后，将海滩一带布置过，就有不少渔夫搬走了。但有些离岛还有渔夫居住。」

听锡克人这么一说，那陌生人的笑容绽开了，浓眉一挺说：

「这就行了。」

看来，日本来客对这个锡克籍管车房的人很投缘，也许是美国人作风孕育了他。在那锡克人带领他从这间俱乐部入路转到另外的布满了热带海滨常见灌树林的红泥路时，那日本来客轻轻把一张十块钱美钞塞到那锡克人手中去。

大家都笑了。

那个枯瘦的中年渔夫把机动渔船开驶到一个长长沙滩面对着的海面，就把摩多停了下来。

没有太阳光，海面只是一片灰沉沉，教人喘不过气。机动船因为摩多没有开动，船底给那些暗涌摇晃得厉利，使到那个不惯乘船的巴吉星头有点晕眩，像是要把早上喝过的奶茶吐了出来那样辛苦，不停地喘着气。

「三苏丁，为什么船停了不开动拉？」

三苏丁那乾瘦的黑脸朝这个锡克人一望，爱理不理的，从袋子里摸出一根罗咯草叼到乌黑的嘴唇边，擦着洋火去吸吸起来。

嘘出了一个烟圈后，慢条斯理的说出：

「这海面，过去的人都叫它作死亡滩，就是这个地方。」

那时节，日本来客站在船头上东张西望，一下子又从袋子里摸出一张图样似的东西，埋下头去看。许久，都没有嘘出话来。倒是巴吉星这个锡克人给船下的暗涌摇晃得，胃脏要造反一样，想那个日本访客早点吩咐这个渔船主人将机动船驶回海岸去，就用英语跟他说：

「米士打，那船夫说这地方就是一般土人叫它作「死亡滩」呐。」

那日本人却摇了摇头，又埋下头来望着那手中那一份图样，像这图样有着美丽的花吸引了他的视线，老舍不得将眼睛从图面移走。

三苏丁这个中年渔夫抽完了那口罗咯草，把烟蒂扔到海面上去，让海浪冲走。

那日本人把手中的图样摺叠好，放回口袋去，用英语跟巴吉

星交谈了几句。巴吉星就翻译成马来语向三苏丁说：

「端（尊敬有地位人的称呼）说那儿有一堆珊瑚礁啦，这里却是一片灰茫茫的海。」

三苏丁抬起那昏瞶的眼向海面望了望，回过头向着这个锡克人，然后用手向另外一方有个小山坡的一头指了指，喀一下喉咙说：

「你见了咯，远远那个山影是拿督山，拿督山是在这死亡滩的尽头，过去这死亡滩和几个小岛之间，有一堆乱石，大家喊它珊瑚岩的。我在孩子时跟爸爸出海，到了这里多少次了。会有错么？」

「现在呢？」

经巴吉星反问，三苏丁那昏瞶的眼眨了眨，眯起来，似乎想着什么。一下子，又把眼睁开，向着巴吉星说：

「说起这堆珊瑚岩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了。」

×

×

×

那一天，我还没起床，用纱笼罩着头怕阳光射进来，省得自己翻起身，又得受老头子的吆喝。

不过，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什么人说话声，自己就掀开了盖眼的纱笼，望到门外那枯树头有两条人影闪动，自己把眼睛眯了眯，再睁开，就清楚的认得那个蹲在枯树头旁边跟自己的老爸在一起的，是那个永远渍着一脸炭屑的烧炭夫，鬼鬼祟祟的靠到老爸身边去嘟哝嘟哝，不知搞什么鬼。自己心想，这个阿冷支那就跟咱们抓鱼的一世穷，会有什么好门路送过去呢，且不去管他，依旧用纱笼蒙着头装睡，免得老头子见到自己醒了，教自己去干这个，干那个。

当晚，我干了一天活，回到家里倒头便睡着了。在睡梦中被很大的噼啪，噼啪的吵音吓醒，不过想到那时到处传播美国的

B29 型轰炸机轰炸海岸的鬼子防地，有些则传说，船厂里的鬼子自己将重要物资先行炸毁，免得落到快就在这里登陆的盟军手中。

想到这种种的可能性，自己又很快地安心再睡下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那绑在枯树头那艘渔船不见了，又看不到老头子叫自己起来出海作业，心想，大约是老家伙看自己没有起来，独自个儿驶着那条小渔船出海了也说不定。

可是一天、两天这样过去了，我那老爸和那条 K203 号的渔船总没有见到影子，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了我们那条 K203 号渔船的残骸给海浪冲到一块岸边的大石上，那具装在船边的摩多，已经跟船身脱离，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此后，过去在死亡滩对开那一堆，大家喊它「珊瑚岩」的石头就没有出现过。

× × ×

巴吉星将三苏丁说的故事翻译成英语告诉了那个日本游客。那日本游客静静的听着，一口气都没有嘘出。

一会儿，那日本人喊了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向巴吉星说：

「教那船夫把船开回去吧！」

巴吉星的心舒服了很多，连先前那种晕眩也忘记了。用马来话向那三苏丁说：

「端说今天没有带潜水用具来，改天带着潜水用具再来吧，因为那海面突出的珊瑚岩消失了，就得潜到水底去看才知道究竟呐！」

烟水茫茫，真是唯海无垠啊！

尽管巴吉星靠着船舷向坐在舵舱里的三苏丁说话，那个日本访客站在船头，左手抱着右手的肘子，瞪着一对微显忧郁的跟向

着茫茫的烟水眺望，除了海风吹来时，飘动一下他那头长发而外，像博物院那尊独立式的拿破仑的石像那样，显得比什么人都崇高，沉默着。

一下子，这外国人从袋子里摸出一个小簿子，接着把身子弯回来，蹲在船头，垂低了头，在簿子上急速的写着什么。歇了一会，又站起身来向遥远的那座小山望了许久，再垂下头向着手中那个簿子画来画去，活像孩子在一张墙壁上涂抹着圈圈那个样子。

靠着船舷的巴吉星看这情形觉得出奇，想这个家伙会不会发神经病，找三苏丁的渔船载到这海面来看什么，又对着这片茫茫海看了又看，在簿子里又涂涂抹抹，难道这家伙是个画家，他巴吉星过去就碰到这些神经兮兮的什么诗人、画家，摇来荡去，什么事都没有做。

他在这海滨俱乐部里管的是那座车房的车辆出出入入，空闲时就不时到处蹓跶，看过不少游客画家，背着装上绘画用的油彩和用具，挽着画架到海滩去写生，那种疯疯癫癫情况跟目前这个陌生人差不多，不过，对着的这个陌生人涂抹着的是手中那本小本子而不是一个画架吧了。自己心里正觉得诧异时，把自己的眼睛抹下来，沉思着对方这个家伙真的是搞什么鬼。

蓦地，那家伙开口了：

「你说对着的那远处的小山坡叫什么名字？什么山？」

巴吉星以为对方问的是三苏丁，回过头去望着舵房的那个中年船夫老垂着头抽烟，没有抬起头来回答。巴吉星才省觉到那陌生人问的是自己，因为他说的是英语。

巴吉星哦的回应着：

「过去我不在这里，不知这座小山叫什么山。不过近日来，大家叫惯了它做『拿督山』。」

巴吉星说完这几句话，就掉头去问了问船尾那个把舵的三苏丁：

「你在这里几十年，总得知道这个山叫什么名字吧？」

三苏丁这个中年渔夫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的，不过也回头过去眺望了远处的拿督山一眼，冷冷淡淡的说：

「过去有人叫它做武吉乌拉，因为它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蛇那样蹲在海湾的一头。我们抓鱼的就惯叫它做武吉吉只，为了它只是一座小山坡吧了。不过，自从这一带海滩闹鬼了后，我们就很少经过这里，甘愿绕个大湾跑远路，所以生疏了很多。」

提起那座拿督山一带闹鬼的事，就引起这个锡克人的一段回忆，噓了口气说：

「那就怪事了，大家都怕这海湾闹鬼，不敢在入夜后走过这海滩，但却有人划逆水，偏偏跟大家作对，却在那座小山上兴建一座大厦去住，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个锡克人说话一多，那靠着船舷的背脊抬起了来，用那只戴上铁手圈的手捋着他那结球的鬓发，帮助他的回忆，不时的嘤着咀。

「当时，我替那个胖子把造船厂里的木材和日本人留下来的卡车的橡胶轮胎等物资成车成车的载到山脚下，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只知道那胖子不时跟着阿冷布爹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山下山，以为是盟军回来接收什么日本人的敌产。」

「想不到，过了一段日子，我到外面工作回到这海岸时，就见到这座一向没有人注意的小山峦的一角已经建立起这么一座大屋子了。这就以后大家喊它作「拿督府」这个地方吧。」

说到这里，他停下了口，用那戴着铁手圈的抚摸着自已的头巾，像是帮助自己去思索那样。许久，又说出了：「像这个叫什么『拿督山』，离开镇市那么远，又那么荒凉，平常很少看到人迹的地方，却有人在这里兴建这么一间大屋子，真教人想不通。而且这小山对开是死亡滩……」

那个一向躲在舵仓里抽烟的三苏丁，垂低着头似乎在瞌睡那样，却一下子又抬起头来，睁起那昏瞶的眼向巴吉星一望，微微

翘起那乌黑的咀唇，带点轻视对方的态度，哼了一声：

「巴吉星，你虽然这么一把年纪了，但有很多事你还是不了解的。」

对方那种像教训孩子的语气，一时倒教巴吉星怔了怔，接着脸上热辣辣的像火灼着那样不舒服，好在这家伙有片乌油油的光亮脸色，不给对方看出自己的脸红，苦笑一下，没有答腔，倒是三苏丁却越说越起劲：

「死亡滩的恐怖，是过去了。这座拿督山却永远阴沉沉，一入夜了，谁敢在山下走过，就说谁倒霉，嗨，说来话长啦……。」

看来巴吉星那么牛高马大，提起有什么恐怖事来，却第一个从骨髓里泄出了冷意，使到全身发抖。他那只戴上铁手圈，多毛的手不停捋着胡子，似是想压下心里发出那恐怖。可是这些小动作越多，他那股子心潮就更加起落不定，脸色从黝黑泛成了苍白。

他记起跟自己在一起居住的那个打牛车的罗多星的小儿子一次为了追赶美丽的蝴蝶，误闯入那拿督山的范围，回来后就中了邪，一直疯疯癫癫的躺在床上没有起来，还得要他那老爸爸喂他吃，有时疯癫得脱光衣服到处跑，吊高嗓门喊着：「那里有火，那里有火！」

巴吉星把这个向三苏丁说出来后，长长的嘘出口气说：

「其实，那是在大白天，怎么会有火来呢？只是孩子中了邪，就这样一冲，冲到海滩外面去，就再也不回过头来了，害得罗多星也疯狂了到处找儿子，这不怪可怜了么？」

「你说起火光，我就亲眼看见过。」

巴吉星的故事引起了三苏丁这个中年渔夫的谈兴来了，他把那对昏瞆的眼大大地睁起，向遥远的山影望了望，回过头来对巴吉星说：

「有一次我这艘老爷船的摩多坏了，在海面上漂来漂去都遇

不到有别艘出海的船可以喊救一声，又怕潮水越冲越远，冲到大洋海去，只好自己死靠那几斤牛力用木桨去划，终于把这艘老爷船划回来。那时天空没星没月，只是昏暗的一团浓雾一样，幸好那时还没有风和雨。渔船虽然不时给海浪漂上漂下，却远远看到有个山影，自己的心就安了许多。」

由于自己从遥远的海面划着那笨重的旧木船回归，过份的消耗了体力，已经筋疲力倦得像条半死的鱼浮在水面上，除了那鱼鳃一开一阖的开动外，连鳍也不能拨动了。心里想，这海滩只有这个布吉乌拉小山是突出外，就没有别的高出海面的地方了，这布吉乌拉对着的是死亡滩，离自己住的甘榜就没有多少远了。

这么一想及，先前那股子困恼心情就摔到海底去，放心下来，不过这样一放心，连划桨的气力都没有了，只好靠着船尾把持着舵，使木船不至给海潮冲走，自己就瞌上眼盖喘息下来。

这样在朦朦胧胧中，蓦地给一种什么声音吵醒，睁开眼盖皮，向四周海面望了望，依旧是无星无月，一片昏暗，猜想是海面刮过来的风声，却没有感觉到有风吹过来，而那种声音却是波、波的，长长短短的有节奏，越来越清晰，终于认得那是一种机器的发动声音。

自己对这死亡滩是熟悉不过的，照过去情形，除了渔船遇到什么意外或急事外，一入夜了就不敢在这死亡滩一带出现的。自己这条旧船不是摩多失灵，也不会让船在这个深夜开进来，怎么会有另外一条船的马达声响着呢？是不是真的有鬼船出现。

这样胡思乱想着，头脑先前那份昏沉都给驱走了，我那双向昏昏眈眈的眼明朗了许多，望到那远远的山角闪起了长长短短的火光，像孩子们在开斋节时玩的火花一样，不过很快地又熄灭了，依旧在昏暗的海角出现那暗暗淡淡的山形。

更奇怪的，是先前那阵子的马达声蓦地沉默下来，这样一来，海的四围更死寂了，恐怖冲激着我的脑袋，使我先前那种清晰变成了迷糊……。

可是，到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却发觉到我驶的那条摩多失灵的渔船向着马达发动得波、波、波的很有规律，而且朝向南中国海方面驶过去。嗨，这不是十分怪异的事么？

这可能是山上那火光……

×

×

×

巴吉星弯下头去听得出神，说故事的三苏丁即一口一口的抽着罗咯草，一下子抬起眼睛望到船头那个一向被自己两个人只爱谈话，而给冷落的异国访客却弯着身子，把头伸出船舷外面，用一只耳朵就到海面去，像是聆听什么的响声。

三苏丁心里哦了一声，想起咱们渔夫侧着耳朵听着鱼群喋喋声那个样子，敢情这个家伙本来是个靠海吃饭的人。

海滩上，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聚集了这一簇簇的人流。

在积聚着砂砾和碎石的一株水杉树下，一部从大城开过来的黑色涂上白字「波里士」的警车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带头走出一个身裁高大的警官模样的人，跟在背后下车的，是一个便服的，胸前和一个肩膊都挂着大大小小的配上打光灯的摄影机和两个穿制服的马打，向那围拥成一个大圈子人影的海湾地点走去。

两个穿制服的马打一下了车，就冲过了那高大警官的前面，急行了几步，赶到人丛背后去，然后从人堆前面走出，两个人的手伸了出来，把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推赶回后面去，不停噉着口喊着：

「拉里巴拉肯西迪吉！」（向后退一些！）

那些看热闹的人看到这两个家伙那一身制服的出现，大家就退后了几步，没有开口，只把眼光集中在跟着这两个马打后面过来的那个警官和一个当摄影师的随员。

刚才还七咀八舌的，吱吱喳喳说话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锯

了咀的葫芦，沉默下来。

那个穿便服的摄影师装腔作势的，把挂在胸前那架配上打灯的摄影机的镜头盖子扭开了，对了对光线测量表，再就把摄影机镜头转了几转，把自己的眼睛凑到摄影机的反光镜去瞄了瞄。

这些小动作做过之后，自己就赶快缩回到那身躯高大的警官模样的人背后去，把他那本来短小的身躯显得更加渺小到差不多到消失了的程度去，不时抬起头来望望自己的长官有什么吩咐。

沙滩上散播着的人，给一阵风，一种潮水那样，吹到这株水杉树下，把人堆越推越大。

一个后来的挤在别人的屁股后，什么都看不到，伸长了脖子问着前面的一个人：

「找着了么？」

「我也是刚来的，什么都不知道。」

「……………」

在这个人圈里，只是你一句，他一句的，胡乱的问着。都没有一个话题的中心，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窝蜂似的赶到这海滩上来，有什么东西好看，打寻什么东西……。

这样七咀八舌的说着话，望望天色，望望海面，也望望这个海滩一头那座小山，小山上那座拿督府。

这些没有中心的话头，忽然给一阵隆隆的车声打断了。有人喊出：

「哦，是一辆卡车。」

「一辆黑卡车！」

人们的说话又集中到这开来的黑色卡车了，大家把视线集中到那绕过山角的那辆黑色卡车。

离开人堆有一段距离的海岸上，那辆黑色卡车戛然地停止下来，出现了卡车边沿涂上的那个红十字。接着车头的门开了，一个戴着口罩的穿长衣的人走下车来，把卡车的后门开了，跟着有两个戴上口罩的工作人员从后门溜了出来，正想回头把那部异床

移出来时，从人堆中赶出了那个高大身躯的警官模样的人急速的走到卡车方面去，似乎对那穿长衣的人说了几句什么，卡车后那两个工作人员又把昇床照旧塞回车厢去，一点表情都没有。

一会儿，那个矮小的，给几具摄影机和充电用的乾电池取得弯了腰的摄影师跟着两个马打也离开了人堆走到那警官的身边来。

首先开走的，是那一部后来的黑色大卡车，接着那警局的卡车也开走了。看热闹的人也陆陆续续向四方散走。

海滩上有几个看热闹的人望着这两部卡车离开，也抱着一肚子失望在沙滩上踢着沙砾，似乎想发现什么，没有跟着大部分的人回去。

海滩逐渐恢复了平静，一头野狗却在那个水松树头绕来绕去，还用自己的鼻子嗅嗅石头，嗅嗅树根。

结果，那头野狗终于钻进一堆乱石缝中，用前肘扒来扒去。一会儿，这狗子的尾巴高兴的摇动着，使那几个还在沙滩蹁跹的人奇异起来，站定脚去注意，看那头野狗挖出什么东西来。

「嘿！那头狗抓着了螃蟹？」

「不，是一头松鼠。」

这样几个人争辩着，吓得那头口衔着什么东西的野狗，夹着尾巴，不停地回过头来望望沙滩上那几个人，匆匆忙忙地向没有人的那头逃走。

一个大孩子蹲到沙滩上抓起一粒石子，向那野狗背后扔过去，那野狗「汪」的叫了一声，衔在口中那黑黝黝的东西掉了出来，在沙滩上滚动了滚动。

有个眸子很灵动的人，撮起了嘴唇，喊出声来：

「那是一个人头，乾瘪的人头呀！」

几个人想走过去看清楚，禁不住那野狗掉过身来，一口咬回那黑黝黝的东西，钻到那水松树背后的灌树林去了。

这正是残阳西照的时候。

几个孩子在这海滩上抓那些出洞的小螃蟹玩。一个孩子却发现什么那样，朝着沙滩一头的小山坡跑过去。背后那留在沙滩上抓单螯小螃蟹的几个孩子吊高嗓子喊他：

「马末，那儿高地没有小螃蟹啦！」

那喊马末的孩子连头也不掉过来，只提高嗓门回答：

「有只美丽的蝴蝶呀！真好看，还没有见过呐！我要抓它给仄姑（教师）。」

这孩子越走越远，向着那个海湾的小山方面跑，在沙滩抓小螃蟹玩的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停止跟着其他几个孩子去找蟹洞，跟着那喊马末的孩子背影走过去，大声在他背后喊：

「马末，马末，那儿去不得呀！那山上有鬼呐！」

可是马末像是听不到那样，或许给那只蝴蝶的色彩太美丽的吸引了，连头也不回，直向山上走过去。

在沙滩上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心一急，就衔尾追了过去。

「哎！什么啦？」

「还没赶到山脚，就听到马末这样喊出声来，像是向自己发问。」

没多久，他就看到马末气喘脸青的回过头来，瞪了瞪自己，接着对这大孩子说：

「在那丛凤凰木里有个黑黝黝的家伙啦……」

马末还没说完这句话，「哞」的一声，有具黑黝黝的毛东西向着山脚钻出来，一下子就消失了影子，却因为跑得急了，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在山脚下翻滚着。

「马末，你这家伙，真的疑神疑鬼，那是一头肥胖的黑猫呐！」

「你看，这是什么？」

那喊马末的孩子气喘了一会，想跑过去山脚看那滚动的东西

是什么时，那年纪大的孩子的眼睛明亮些，认出那圆溜溜的东西是什么动物的乾瘪了头颅，噤着嘴嘶叫起来：

「那是个乾了的头壳呀！」

这一喊，几个还留在沙滩捉小螃蟹的孩子就像一簇给火灼着的蜜蜂那样，向四面散走过去。

有个孩子的口里不停地喊出：有死人啦！

接着，从海滩传到小镇上去时，这种流言变成了：

在海滩上有人被杀死啦！

这些消息一传开，镇上那间警察派出所打电话通知了上头，城里的警察局知会了当地红十字会，派出了那辆黑卡车开到海滩上来，却什么都找不到，只是看到各地赶来看热闹的人。

「高佬蔡，到海滩半天，捡到了什么宝贝呀？那些找你买菜的人找不到你，都走开了。」

高佬蔡抱着一腔失望回到巴刹时，隔摊位的豆腐贩好意的告诉了他。高佬蔡睁大他那对沮丧的眸子向对方一瞅，吁出口气说：

「捡到个屁，都是大人上了孩子的当，连城里下来的「大狗」（警长）也上当了呢，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人死在那儿？不是那几个顽皮孩子说谎是什么？」

这个菜贩子正在吁出一肚子闷气时，那个比他阿蔡先行回来的杂货摊主却一脸严肃的瞪了卖菜的一眼，说道：

「也不要冤枉了那群在沙滩上玩的孩子，他们说谎话。刚才咖啡店做工的那个阿三，就说他们最后离开沙滩几个人看到有只野狗在灌树林挖洞，像是刨出了什么东西，看到他们几个人没有走，赶快夹着尾巴，衔着那黑黝黝的东西回身就跑，我看那就有奇怪。」

高佬蔡没有话好反驳他，只不停闪着那沮丧的眼，望着卖豆腐的，像希望他在说话上支持自己。想不到那卖豆腐的没向自己回望，却瞟着那卖杂货的说：「孩子们大都不会说谎。不过，可

能他们年纪小，认不清楚那圆溜溜的东西是什么。」

卖杂货的听豆腐贩赞同了自己的意见，心头一开朗，似是转开了水龙头一样，说话就滚滚的从口中溜了出来：

「不说起那拿督山出现的怪事，我也不想把过去的事提出来。好在，现在那胖子一家都移民到外国去了，那间山坡上的拿督府都抽空了，让风吹雨打，连窗户给野孩子用石头摔破了，也没人修理，就算这故事涉到那胖子的隐私，也不怕他回来向我报复了。」

说到这里，这卖杂货的向豆腐贩瞟了瞟，问道：

「你还记得过去有段日子时常到你摊上买豆腐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么？」

这一问倒叫卖豆腐的怔了怔，到他摊上来买白豆腐的人多啦，谁记得起那么多。不过，又不想马上回绝这卖杂货的，怕扫了他的兴头，只胡乱的点了点头。

幸好，那卖杂货的没有计较这些，就继续把话说下去：

「那老太婆是我的姑母。」卖豆腐的和卖菜的都同时哦的叫了一声。过后又沉默下去。他们心里想，那老太婆是你的姑母，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跟他们在巴刹卖菜、卖豆腐的拉不上什么关系，这家伙把那老太婆提出来，有什么意思。

看到这两个巴刹小贩对自己的说话没有什么反应，那卖杂货的就把眉毛一吊，一股阴郁的眼神射了出来，还把声线提高了：

「嘿，你们别小看了我那年纪大的老姑母，那个胖子有个时期很看重她呢！这是姑母在离开这里时告诉我们她所遇到的事和不能不离开这地方的原因。」

那个时候，替拿督做工的人每天工作完了，就得下山回到别的地方去过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上班。就算是连绵不断的雨季，大家也这样冒着刮风下雨赶来赶去，从来没有人留下来过夜，只有我当日是看顾光仔——光仔大了才改过名喊什么「亨利」的，这个红毛名字拗声拗气，我喊惯了他做光仔，一时改不

过来——，光仔吃过饭，总得缠着我，要我唱什么山歌呵他，才肯上床去睡，试过一两次，等光仔上了床，阖上眼皮看是睡着了，我摄手摄脚跟光仔的娘告假回家去：

「看来光仔睡着了，我想回家去一次。」

光仔的娘当时也答应着：

「阿婶你回家去吧！光仔每天晚上都睡得好好的，万一醒过来，娜娜也会照顾他的。你放心好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回到拿督府时，看到光仔的娘头发蓬松，满眼红筋，似是遭遇到什么困难那样歪在沙发上不停地喘着气，一看到我回去，就长长的吁了口气，说道：

「阿婶，你回来就好了，半夜阿光仔醒过来看不到你，吵了半夜，不肯睡，害得我频频扑扑得半夜没有阖上眼，辛苦死了……。」

光仔这孩子就那末缠人，拿督两夫妇又对我那么好，就叫我不敢时常下山回家了。

有一次，黄昏时雨下得很大，一直没完没了，等到天黑了，雨还没有止。那个做厨的海南人悄悄对我说：

「阿婶，多隆你跟我照顾一下，看有什么东西忘记收拾没有，我要赶着回去呐！」

看那海南厨子那一脸惶惑的神色，我就不了解，为什么这么大雨要赶回去，问他一声：

「这里有工人房，干嘛不在这里歇宿，这么风大雨大，怎么赶黑走路哪？」

那厨子的惶惑眼色向我一瞟，拉着一把雨伞就匆匆忙忙赶下山去了。

这件事埋藏在我心中一时拨不开。终于有一天，拿督一家人出城去没有回来，那花王也在外面除草，厨子蹲在厨房角落打盹，我嘘了这个机会，问他一声。

这家伙起初不肯说，只不停地摇了摇头。后来，似乎觉得我

这个老人家老实，不多嘴，他终于说出了下面一段故事了：

「我们入工时，头家娘就对我们说过，每天工作完了就可以下山回家去过夜，等第二天才回来做工。」

「起初，我虽然觉得每天这样赶早上山，赶黑下山很辛苦，又不敢直接向头家娘提出。后来，我无意中在巴刹买菜时，碰到一个过去在拿督府做过杂工的吉灵人，拖他到茶摊上喝杯茶时，他告诉了我拿督过去跟盟军到过印度什么地方，回来后就供了一尊什么喊加里女神，供这种什么神要不时用人头去上供才有灵效。所以怕人看到。因此，就四处散播，这个拿督山附近有鬼，好使大家不敢在入夜后在山的周围出现。」

「不过，这也是实在的，有人无意中闯进了这座山的范围中了邪，甚至不明不白的失了踪。」

「这之后，就算头家让我们在山上过夜，谁还敢冒这个险哪？」

听过那厨子一番话后，我就更加提心吊胆，每个晚上吃过了夜饭，陪着光仔听听收音机，唱唱玩玩，等他入睡，总不敢离开房门一步。

还好，头家娘对自己很好，那胖子拿督也看着光仔的面，不时给自己一些赏赐，所以呆得下去。

可是，事情要发生，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白昼，光仔放学回家，吃过了午饭，他的爸妈有事到镇上去还是什么，留着光仔独自个儿在家，扭开收音机听音乐，闷了。他就拿出那笼锦鼠来玩，看锦鼠翻千秋，一不小心，给锦鼠溜了出来，光仔就吊高嗓门喊我去帮他抓回那头锦鼠：

「阿婶，锦鼠走了，替我抓它回来呀！」

那时我正在冲凉间洗衣服，听光仔这样高声嘶喊，走到厅子上，看他沮丧的脸，差些吊下泪来，跺着脚，喊道：

「快呀，快就跳走了。」

望到他身边那个锦鼠笼子的门开了，歪倒在一旁，心里就明

白发生了什么事了，不过还是问了问光仔：

「什么事呀？」

「锦鼠逃走了！」

光仔看到我没有什么反应，就急激的跺着脚，号啕起来喊着：

「我要那头锦鼠，我要那头锦鼠！」

看到光仔那么大声哭出声来，我的心就激动起来了，问他：

「锦鼠逃到那里去了？」

光仔拖着我的手，一直走到他爸妈的寝室背后的甬道，然后到了一间经常给拿督封闭，而且吩咐所有做工的人都不能接近那间密室，甚至连每天扫地也只能扫除这条甬道接近寝室的一头。

到了那甬道上，我就给一种陈腐的霉味呛着，咳嗽了起来，脚也软了走不动，望着那紧密封闭的两扇柚木门，发呆起来，省起那间密室是拿督不给人接近的供奉什么神的密室，除非自己不要命了，才敢接近它。

我双脚发抖了，一直移不动，像生根了一样，站在光仔的妈那寝室背后，一身发冷。

光仔看到我不肯再走了，就大声的吵着，跺着脚，远远的指着那密室的门隙说：

「我那头锦鼠就从门下钻了进去，一定还在里面，它没有地方走出来。」

那孩子看到我只站着发呆，不肯替他去抓锦鼠，就扯着我的手，跺脚气咻的喊着。

「我要锦鼠，我要锦鼠！」

这孩子真缠得我喘不过气。看他哭得那么凄凉，就心软下来，找个借口去安慰他：

「你爸爸锁了门，把门匙带走了，怎么可以进去呐！」

光仔没有听我说话，老是跺脚号啕，到听我说起「门匙」两个字时，他那对小眼珠一亮，停止了哭号，拉着我的手说：

「那门匙，我知道爸爸放在什么地方。」

这孩子有股牛劲，就不容我不跟他走到他爸爸那间寝室里去，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把门匙，光仔高兴得跳蹦蹦着，把我拖到那间密室把门弄开了。自然，我替这顽皮孩子把锦鼠抓了回来。

到光仔欢欢喜喜的把锦鼠关回笼子里后，又小心地把门关好，将门匙放回他爸爸的寝室里去。

我想起拿督一向是禁止人们踏进那间密室去的，这次光仔把门匙拿出来，让自己开了密室的门替他抓回那头锦鼠。这事给拿督发觉，怕不……。

我的心一阵发寒：对光仔说：

「这件事给你爸知道，会剥了你的皮啦！」

光仔这孩子虽然顽皮，却也灵通，知道爸爸知自己弄开那间拜神房间的门一定生气，会剥了自己的皮。他想到这点，也气咻咻说：

「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开过那扇门，一定不让谁知道。」

孩子虽然这样保证，但孩子的话，说过就忘记，谁敢保证他会永远保守秘密。

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发寒，虽然自己进入那间密室替光仔捉锦鼠时，那间密室里除了桌子上有具木刻的神像外，什么都没有。干嘛拿督会把这间密室看成这么神秘的呢。

这一个晚上，我一直想不透，也就失眠了，睁开眼睛等天亮。

睡不着时，想到那海南厨子的一番话，自己就越发心寒。心想光仔一时即使害怕爸爸生气，不敢把弄开密室的门抓锦鼠的事告诉谁，但日子一久会忘记，说不定会把这件秘密泄露出来，自己反而更罪大了。

那厨子还告诉自己，说拿督亲口告诉过他、说他供的那座什么印度女神是用来保护自己这座拿督山的。有什么人进来不是中

邪就没清不白的失踪。

幸好，自己替光仔进入密室捉锦鼠时，没有人在家，可是，纸包火总有一天破呀！

这样想来想去都想不通，只好第二天向头家娘说：

「唐山有信来催我回去一次，说我来了新加坡几十年，唐山什么东西都变了，要我回去看一次我那八十多岁的老妈妈。咳，真的，也只有这一次了。」

头家娘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不过又不好意思阻止我回去看老妈妈，幸好阿光仔去了上学，没有缠住我，不放我走。头家娘还送了我五十块钱顺风，千嘱万叮我去唐山转一次就赶快回来。

天啊！其实，我只是躲到新加坡不敢回来吧了。

摆卖杂货的就有这个习惯，在说过一段话之后，总爱点上一口卷烟去抽，好使自己那紧张的神经系统松弛下来。

那卖豆腐的望了卖杂货的闲悠悠地抽着卷烟，就向他打趣几句：

「现在那家伙一家人都移民到什么威夷这个国家去了，还会回来么？那你的姑母就不必那家伙养的鬼去害她，通知她回来好了，也使我的豆腐多了个主顾，哈哈，高佬蔡，你说对不对？」

卖豆腐这个贩子时常那末爱玩笑。可是卖菜这个贩子那个狭长脸却拉得长长地，那沮丧的眼向他一瞅，轻轻哼着一下鼻音说：

「像胖子那种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他肯洗手不干，退休了么？这儿正是他们搞鬼的世界啦！日本来了，捞得风生水起，红毛回来了又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先行部队的地下工作人员，向这里接收敌产，向那里接接什么黑货，现在换朝了，又搞什么公会，预备进一步去捞个什么长来过过瘾了，他怎么肯一下子就这样收手移民到外国去？我看这只是他们这种人的一种烟幕，使别人迷惑吧了。过去，那家伙自我宣传说自己会养鬼，不外乎是恫吓别人不要走近他住的范围，免得自己的秘密泄露吧了。」

听到高佬蔡那高亢的声音，卖豆腐的知道这个直性汉子眼睛藏不得一根刺，对那胖子的所作所为积在心里很久，一遇到有人谈起那家伙，就像开了水管一样，将肚子里的不快，一股脑倒了出来，心里才痛快。

不过，卖豆腐的一向是深藏不露的人，而且自己又怕惹事上身，很少谈到别人的是非，现在看到卖菜的那种牛精颈，说得兴奋时连脖子都涨红了。虽然，那时候，到巴杀买菜买肉的人疏了。但也怕那姓蔡的高谈阔论惹起别人侧目，把自己拖下水，反为犯不着去背这个黑锅。他自己就借意的收拾好那块卖完了豆腐的豆腐板和豆腐巾，打算收摊回家。

那个会馆老座办又回到这海岸来了。

会馆座办记得自己只离开了这居留了几十年的海岸地区短短的一段时日，回过来后就感觉了那么陌生，像缺少了什么那样不惯。

他一肚子惆怅的踏进了那间过去习惯了来喝茶的茶店。

在这下午时分，茶店跟过去一样冷清清的，没几个茶客，只有那海南老板坐在柜台后微微阖上眼养神，到会馆座办那瘦长身影闪进来时，这老板一下子就把渴睡的眼睁开了来，哦了一声：

「座办，又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那孝顺儿子留你在香港住，不回来了。」

会馆座办永远是那么一派斯文的，慢条斯理地摇了摇头，苦笑一下，慢吞吞地说：

「离开了香港几十年，一切都变了，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就过不惯那种滚红滚绿的生活，天气又冷，过不惯，我总觉得这里一年到头不冷不热的好……嘿嘿，你说是吗？」

茶店老板记起这会馆座办的爱喝浓咖啡的习惯，不等他吩咐，就替他泡了一杯又浓又香的黑咖啡，放到座办桌子前面。

会馆座办照过去那个老样子，用茶匙搞动一下那杯黑咖啡，让沉淀的糖溶化起来。

这次他没有立刻就去啜黑咖啡一口，那双永远半眯着的老花眼朝向门外远处望了望，回过头来跟茶店老板说：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年纪老走错了路，觉得这里缺少了什么。可是膘来膘去，那远处的一座大家喊它「拿督山」的小山还不是蹲在海湾的一头不动么？不过，自己记得，过去那山头上不是这么光秃秃……哦，我记起来了，过去有一座屋子，都不见了，所以自己怀疑走错到别的地方去。」

那依旧靠在柜台抽红烟的茶店老板把眉毛一挺，向远处瞅了瞅：然后回望到这个老茶客一眼：

「座办，这难怪你觉得有些异样，你回去香港几个月，这里很多东西都变了。你提起那座拿督府，山上那间屋子呀！就历尽沧桑了。自从那拿督的女儿跟一个外国人结婚了后，拿督一家人就靠了那个洋女婿的关系，一古鲁移民到夏威夷去了。那山上的屋子留空着，给几个白粉仔弄破了门进去抽白粉，不知怎样有一天留下了火种，这样就一把野火把整座拿督府烧光了。拿督府外面那些凤凰木和什么花草因为很久没有人整理，变成一把把枯枝乱草，野火一起，就不等城里消防局的救火车开到来，先就烧成一片瓦砾了。所以你远远望过去只见那光秃秃的山头，看不到房子，就难怪你怀疑自己走错了路。」

——“拿督一家人移民到夏威夷去了？”

会馆座办心里这句话泛了起来，却没有真的向对方这个茶室主人提出。自己刚刚从香港乘搭马系统航机回来，在梳邦国际机场的移民入口通道就碰到那个杜胖子，怎么茶室老板说那胖子在几个月前移民到美国去了呢？

——在国际机场的移民入口通道，那个后脑勺堆积着堵起的肥肉不是杜胖子还有谁。虽然，那胖子留了长的发脚，但右耳背那颗肉瘤割不去呀。

会馆座办只把那天自己在国际机场见到的事，一幕一幕的在脑海里再现。

——那家伙穿着一套直纹棕色羽纱大衣，手里挪着一本护照之类的东西，在排队进入「外国旅客入口」的行列，这点可能是杜胖子吧？

当时自己是跟着那一条人流朝向有写着「本国护照持有人」入口处进行，跟那外国护照入口处的行列只隔了一条行人道。很容易望到对着的人流。自己正怀疑那个穿棕色大衣的人背影是那姓杜的，刚好那家伙回头望了望背后那跟着他的外国人一眼，露出了他那半秃的额头，使自己更确定了他是杜胖子无疑。

自己正想跟他招呼一声，却又给背后的人一挤，自己才发觉到已经进入那收护照的柜台了。

到自己的护照给移民厅的人查验过，盖上印戳后，走到检取行李的运输圈时，那个杜胖子连影子都不见了。

这只是几天前的事嘛，怎么茶店老板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外国去了呢？即使像杜胖子这种身份的人时常出国，把搭飞机看成为趁巴士那样随便绝不为奇。可是在机场的移民入口通道，那家伙却以外国人——持着外国护照的——身份回到这里来就教人想不通了。

会馆座办心里正十五十六的想着这些，想告诉那茶店老板，却一下子又把溜到口边的话吞回肚子里去，心想像杜胖子这种人，跟走江湖的歌星、舞女一样，手上有几本不同国籍和不同名字的护照就绝不奇怪。

看到会馆座办怔怔的对着面前那杯黑咖啡发呆，茶店老板觉得座办回转座山一转，归来后精神恍恍惚惚，正在奇怪，胡乱的一问一声：

「座办，咖啡乌不够糖么？」

会馆座办听茶店主人这么一问，错愕一下，苦笑着：

「够了，够了，年纪大的人不好吃太多糖。」

从茶店出来时，经过拿督山脚，拿督府入路的铁栅门虽然给谁弄开了，但还很有气派的瞪着通过那地段的来往车辆和行人。

天色已是残阳收尽时分了，会馆座办不时抬起他那对老花眼向山上瞟过去，一片光秃秃的。

这个在这海岸地带混过大半生的老座办的乾瘪咀唇，微微地嘟哝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两句旧话。

在海滩的另一端，则出现着另一种景象。

渐渐变成灰暗的晚霞笼罩在一堆乱石上，石上坐着一个渔夫模样的中年人。他那盖在头上的头巾一端，给海风吹拂得像狗尾草一样，呼啦呼啦的，使他不时用手去把头巾按一下，怕它给风吹走了一样。

海面吹过来的暮色越来越浓了。他眯起那深陷下去的眼望着对开的大路，那条直通市镇的大路。心想只要前面有什么车子，什么人出现，自己就会看得到。

他那支乾瘪的手的手指不时一紧一松，捏着什么东西那样。到他弯下头看一看自己那只手，什么都没有，不过，他没有失望，总想到那个日本游客再会把一叠美钞塞到这只手中。

面对着这大路也越来越昏暗了。背着的海风吹得越来越急。他还是静静的坐在石块上等待着。

· 过去还有出海归来的渔夫招呼他一声：

「三苏丁，出海归来了么？」

看惯了这家伙坐着眺望大略等待什么的人，日子一久也连招呼也不去打了。

——应该他会带着潜水用具来了。

这渔夫永远记着这一点，等待着，永远等待下去。

偶尔回头望过海面去：只是烟水交融的一片。

海无垠！

## 谢幕篇

这小镇甸的拿督山不知什么时候换上新衣裳来了。

虽然过去那座拿督府经过了那次火的洗礼后，初时那些崩塌下来的还没有完全烧毁的柱头横七竖八的架叠在那些土敏土凝结的屋基间，日子一久，长出的杂草野树淹没了那些峥嵘和显露凶相的柱础。不过，镇上的人都知道那过去的凶宅，谁也不想冒险爬上去看一看，偶尔有人从远处向拿督山一望，不过心里想：这座鬼山又高了些，而事实上，只是那堆荒屋基上的杂树长得更高了些吧了。

可是，现在却在拿督山下，那「拿督府」三个大字石屎结成匾额虽然给什么人凿成几段，变回石头，堆垛在山脚下，但那两条直柱还像两个幽灵那样，颤巍巍的跟拿督在往时一样，永远垂低了头站着，像等待拿督的幽灵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拿督府来一样。

不止这个。

这几天，这两个残存柱头的顶端却有一块用红漆和黑漆涂上一个大饭桶标志的白洋布条幅，还用黑漆写上「凡是吃饭的民

族，请投吃饭党一票」。

虽然，那经过拿督山的人不一定认得这黑漆的字的意义，但大家都认得那布条的饭桶的图样，知道那家伙是盛饭的东西。

这件事，在镇上那海南人开的茶店又成为谈话的中心了。

那个几代以来都是出海作业的马来中年渔夫就一次这样问过茶店老板：

「那拿督山自从拿督府闹过一次大火后，一直就没有人在山上再起过屋子，怎么这几天来，那山下的两条柱砵有块写着什么，我就认不出，但看到有个饭桶样子的图，是不是那儿有饭分派？」

这个中年渔夫的头脑记起过去发大水时，邦格鲁那儿煮了大锅饭，又煮好了一锅江鱼咖喱汁分派给给大水冲走了房子的灾民。可是，现时又没有刮风，没有下雨，更没有发大水，怎么会有人分派白米饭给大家吃呢？

中年渔夫这一肚子狐疑，一直找不到解答。这次趁茶店老板空闲下来，自己就跟他提起拿督山山脚柱头那块布条的几个大字。

那中年渔夫不停用手抓着头皮，表示出一脸狐疑那样：

「我就不明白，要派饭，又不是这个时候，而且邦格鲁那儿又没有什么宣布……」

听那马来渔夫这么一问，茶店头家噗嗤笑出声来，瞪了对方一眼：

「这不怪你们外色人，那布条是用他们的唐字写的，别色人怎么懂得哪？……」

说到这里，这茶店头家觉得喉咙有点干涸，咽了口唾沫，继续说：

「那是他们要组织什么党去参加竞选的标语啦！」

「什么选举？」

经茶店头家一解释，这个中年渔夫越听越糊涂，不停地用手

去抓头皮，把那只眼珠子泛上泛下的瞪着对方，不过，一下子那中年渔夫就张开了口，哦出声来，用一只手敲了自己脑袋一下，喊出声来：

「哦，我记起来了，在孩子时，跟我那爷爷到老街场就看到他们阿冷支那围在那里，有人敲锣，有人耍鞭子，不成他们今儿又来了。」

茶店主人瞟了瞟对着渔夫那种神色，知道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淡漠地摇了摇头：

「时代不同了，沙都，你说的是几十年前的旧事。那个时候，城市里的人都开到我们这些小镇甸来鼓励抗日，上演街头戏，大约你在孩子时代跟大人上街看到这些街头戏，现在还留在脑海里，误会这次他们下乡来宣传竞选，这是跟过去抗日时代那个样子不同。」

经茶店主人这么一指出，这个中年渔夫先前那股子兴奋又沉落了下来。

这个茶店头家像是接触人多，比一般乡下人见识广，看到对方那中年渔夫的迷迷朦朦，就益发显出自己的知识高超，冷冷地笑出声来：

「过去呀，我们受他们外国主子统治，抬不起头来，现在吗，我们人民自己当家了，所以大家都起来要参加竞选，好得出来自己做主人……」

自然，对方越听越糊涂，正想借结账，离开这个满口什么「自己做主人」一类新名词的茶店老板时。不意，在茶店里面独自个儿喝茶的，那个在一间渔寮做工的老财副干咳了一声，吸引了柜台前后那两个老板和茶客的视线，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

那老财副清了清喉咙后，哼出了声：

「小拿督在竞选大会说的话：『Policy is power』那句话真对！」

老财副杀出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而且又渗入几个英文名词，

就更加使到那正在柜台前后对话的老板和中年渔夫两个人的一脑袋烟雾了。

那正在说起什么「自己做主人」一类新名词的茶店老板的舌头忽然胀大起来，塞着口腔，噓不出声来，只瞪着那坐在茶店一角喝茶的老财副半晌，才问出一声：

「哪个拿督？」

对方泛起那混浊的眼珠子向茶店老板一瞅，带着怪责意味地反驳一声：

「在这里提起拿督这个名堂，除了拿督杜还有哪一个？」

经老财副这么一抢白，倒不好意思起来，趁着收了那个马来渔夫的茶钱，把头转向柜台那入银角子的台面空隙地方去。

那个中年渔夫看着对方两个人用的他们阿冷支那话对谈，自己听不懂，也就讪讪地溜出了茶店。

歇了一会儿，茶店老板忽然想起什么那样，抬起那对微突出的眼向茶店老板一瞪，问道：

「拿督杜不早就移民到外国去，而且又遇到意外死了几年，怎么会回来竞选什么议员？」

老财副「咳」的噓出口气：

「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牛皮灯笼，不点不明！我说的那个大家喊他小拿督的是他的儿子亨利呀！」

经老财副这么一噓，茶店老板那片布满了皱纹的老脸皮也微微感到有点子灼热，苦笑起来，轻轻骂着自己，当作是解嘲：

「真的，一个人年纪一大，什么都胡里胡涂了！你说的那个拿督杜的儿子亨利，不是跟着拿督杜一家人走了么，怎么又回来这里竞选什么议员？」

渔寮财副鼻孔一撇，轻轻哼了一声：

「老板，像拿督他们那种人移民到外国去当「三等公民」，他们甘心么？他们是过境蝗虫，飞到那里，吃到那里。现在看到这里独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了，又有机会去捞他一大把了，还不

指使自己的儿子回来挣个机会么？」

茶店老板哦的长长嘘了口气。

渔寮老财副也接着咽了口气后，又抬起眼来向对方一瞅，问道：「你还记得过去这里一带当杂工那个阿生么？」

×

×

×

是这么一个黄昏，老财副照例上街喝一杯夜茶，踢蹬踢蹬的趿上拖鞋，绕着小镇的外围走回渔寮去睡觉时，经过那座早荒废了的拿督府山下时，一下子就给那片新的景象摄得怔了起来。

一向来，这一带天色一沉就那么死气沉沉的。怎的今儿却有一簇簇人影在那儿骚动？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鬼？

老财副心这么一动，脚步也就顿了顿，想走前几步去看个究竟。

自己的脚步还没有移动，却远远有什么声音传过去。自己的心头一跳，又赶快把脚步拖了回来，心里想，这些怪事，自己又何必插脚下去，无事惹起一身蚁？

这么一想，自己就更加紧了脚步，连多望那拿督山一眼也不敢，赶快绕着泥巴路回自己那间渔寮去。

虽然那时天色还没有全暗下来，但老财副心里却也闪起了一幢幢阴影。

心一急，脚步就变成更沉重，觉得那段泥巴路老是走不完，而且远远那座拿督山阴影像是兜头向自己压下来。

踢蹬，踢蹬的，自己那对拖鞋在泥巴路上擦动的响声也越来越重。

兀地，自己的心头有什么东西牵了一下，他老财副就下意识的把脚步停顿下来。

真见鬼，自己背后那股脚步擦着泥巴路的响声却没有停止。是白日见鬼么？自己心里一想，心就更麻了起来，自己的脑

袋就更来得发胀，一阵子昏昏沉沉。

为了壮壮胆，他老财副故意干咳了两声。

背后那种脚步声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停顿，接着轻轻喊出「财副，财副」几个字。

老财副心里一挺，想到是不是背后有人喊自己？可是一下又记忆起过去这一带是那些不干不净，说不定有什么荒郊野鬼会喊出人的名字，到你一回应，就会把人迷得昏昏迷迷，跟着那声音走到什么荒郊山野去，消失得无踪无影也不是没有的事。

一想起过去的事，老财副连头也不敢回，使劲的拖起自己那沉重的脚步，想到绕过那丛椰树，就快望到自己工作那间渔寮了。

老财副又提高了乾咳声去壮胆，可是自己的破拖鞋却像给脚下的浮沙吸着一样，老是拖不动，急得自己的额角挤出一颗一颗的冷汗，而背后的脚步声却越来越响，差不多背后有人向着自己嘘着气一样，跟着嘘出一声沙嘎声音：

「是老财副么？」

这沙嘎声对他渔寮财副是那么熟悉的，一时倒教自己惶惑起来，自己也就下意识的把脚步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敢把头回弯过去望一望，去看什么人喊自己。不过，那颗跳动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心想一个人到了没有好躲避的绝路时，什么也怕不来了。

「噢，老财副，你还认得我阿生么？」

背后那沙嘎声的家伙终于急速着几步，走过自己的前头了，老财副把老花的眼眯了眯，就喊出声来：

「噢！是阿生，吓死我啦，不知道什么人喊我，老不敢回头望了望，原来是你。」

时间虽然接近黄昏，但空旷的海滨郊原的光亮还晃照着阿生那个庞大的胸膛是穿着一件印上一个饭桶标志的白线衫。

老财副记起这个渔寮杂工的老伙计，过去不时陪自己到镇上去喝喝黑狗啤，人也算义气，有一份好感。不过，上几年无缘无

故的失踪，又没有向渔寮主辞工就走了。事后，虽然渔寮的人都知道，阿生的家伙跟那个贩毒的集团有关，那贩毒集团一次失了事，阿生怕惹事上身，就预先走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却又见到了他，不教他老财副发怔么？

老财副对阿生过去的事虽然心知肚明，却不想太过表露出来，只胡乱说说：

「阿生，这几年在那儿发财啦！」

阿生还跟几年前那样豪放，苦笑了几声，就哈哈地说着：

「财副，我阿生这种人，袋里有几分钱，就狂嫖浪赌，还想发达么？嘿嘿，老财副，好容易找到你，我们俩到市上去喝喝酒吧！财副，人还没有死，咱们也得痛痛快快的喝他一两盅！我阿生还请得起。」

看到这个江湖浪子没有什么恶意，老财副自己又觉得酒瘾起了，也就回过头跟着阿生走向老街去。

× × ×

几杯乌蜜狗啤落肚，阿生白线衫胸前那个饭桶的形象一起一落，真的像跳跃出来，要冒上老财副头上，使老财副越来越变得渺小。

老财副年纪大了，乌蜜狗啤酒的力量使到他的头脑幌动得飘忽忽，那双老花眼更朦朦胧胧，连阿生那粗线条的耸高的颧骨都变得迷迷糊糊，只觉得对方那对凶暴的眼珠来去，对方衣服胸部那个饭桶图样一起一伏。

「咱们师爷说得好，凡是吃饭的人都站在我们吃饭党旗帜下来，投给我们吃饭党一票，我们就有了力量……」

看到坐在小酒馆中，自己那唯一的听众那双混沉的眼差不多要合起那个样子。阿生怕这老家伙真的禁不起酒力，昏睡过去，就歇了歇，跟着吆喝一声：

「老财副，你还记得起么？」

经阿生一吆喝，对方那双混浊的瞌睡眼皮赶快撑了起来，吃力地睃了睃阿生，也看清了阿生面上那突出的一对颧骨更耸高起来，自己连忙咽下了那淌在咀角上渗着乌蜜酒的口涎，苦笑地说：

「记得记得，你是说那个贩毒集团的师爷，老马那家伙……。」

一提起那贩毒集团的名字，老财副心头就震动，怕抓破了对方的痛创那样，自己脸色也从酒精荡红中一下子掉进冰窖里去，变成了苍白，再也不怕把话头继续说下去。

可是阿生这个江湖人一点也不介意，更哈哈的大笑出声，伸手拍了对方的肩膀一下，喊出声：

「老家伙，投票时，投了我们一票。我们小拿督，那个亨利呀，记得么？亨利说过「Policy is power」。意思是有了权力，就什么都有了，不必再去冒什么险去走私了。我们的师爷就是亨利这次竞选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呀！哈哈，老马说得对，凡是吃饭的，都要支持我们……大家才有饭吃！来，老家伙，再喝一杯！」

事实上，老财副已经给酒精醺得，一边脑袋倒在桌面上，咀角点点滴滴淌下了那混着乌蜜酒的口涎。

夜色越深，海面上的风不停的吹过来。

遥远的涛声也配合着这间小酒馆内的闹酒声，忽高忽低。

## 内容简介

这是反映马来西亚社会生活的小说。

……故事情节横跨战前、沦陷、战后三个时期的变动，其中有各民族扮演当时环境所需的角色，其间慰安妇的无奈、无助，内心的悲哀伤痛，字字血泪凝成的史篇。

作者也穿插一段诡谲难测的寻宝情节，使故事的发展推向另一个高潮。

还有那些发迹的社会闻人，却是大时代的骑墙派，变色龙，他们随着时局变动而变动，这些发迹史在作者灵活的笔端下无以遁形，他们活龙活现的形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